

羊脂球

卢昂的市区里混乱极了。

到处是那些从前线下来的溃不成军的残余部队，这些打了败仗的队伍像是散乱的游牧部落一样七零八落的。天天都有这样的队伍从市区里横穿而过，这些没有旗帜、也没有番号队伍在市区里疲倦不堪地挪动着。

好多士兵脸上都长满了长长的胡子，许久没刮过的胡子在尘土下飞扬，弄得又脏又乱。士兵们穿着那破烂不堪的脏兮兮的军服，有气无力地往前走，他们像是被战争打怕了，都弯着腰，漫无目的地机械地往前走。饥饿与疲倦使士兵们苦不堪言，许多士兵都因体力不支而倒了下来，然后被其他的士兵扶持着一步一步往前移。

大家都清楚，这次国民防护队的组成人员都是一些安分素己靠固定工作收入为生的人。他们中的一些素以机智出名的人都有点冲动和敏感，他们随时准备开小差。这些垂头丧气的红裤子步兵在经历了一场你生我死的肉搏战之后，侥幸逃了出来，同其他步兵混杂在一起，拖着笨重的脚步吃力地往前走着。

开战之前，卢昂市还成立了不少义勇队。他们用各种忠贞壮烈的名称为自己标榜，其中有：坟墓敢死队、死亡复仇队和失败必死队等等。

这些队伍的首领，本来都是一些经营粮食、尼绒、牛羊油和肥皂等百货日杂的商人小贩，当战争发生以后，他们都乘机利用手中的银元或者凭借关系，做了这些义勇队的军官。他们全身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以及立功受勋的各类红绒绦子、金线和奖章。他们互相吹捧、高谈阔论，自以为只有他们的肩膀才能支撑起垂危的法国。有时，那些过于勇猛、喜欢胡作非为的部下，对他们这些首领也是不屑一顾，经常同他们争吵对抗，颇令他们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痛害怕。

“普鲁士军队马上就要攻进卢昂市区了。”街上的人到处吵嚷着。

开战两个月来，市里的国民防护队在附近的每一个森林都做了仔细认真的侦察、巡逻工作。不时装模作样地放上几枪，但却不幸误伤了自己的哨兵。他们虚张声势，不时地为一只跳跃在灌木丛里的小兔子而小心谨慎地预备作战。然而现在他们却不知为何都回家了，那些枪枝、服装以及在城外三法里一带国道边上的吓人凶器，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杳无踪影了。

最后撤退的法国士兵在完成了掩护任务后也终于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移到了俄德枚桥，并且连夜渡过了塞纳河。黎明时分，一直走在最后的这位统领这些残兵败将的常胜师长，看着这美丽的塞纳河，想到一个久负盛名的好战民族今天竟然惨遭失败，不禁热泪纵横，万念俱灰。

当军队完全撤走之后，市区的那种沉静令所有的市民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与害怕。此刻，那臃肿不堪、大腹便便的富翁正在胆战心惊地等候着那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想到自己将同那些恶魔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他们就不禁浑身发抖，感到末日来临了。

空气异常紧张。市区里的街道上见不到一个人，所有的店铺也都关了门。偶然有几个胆怯居民沿墙匆匆而逃。

焦急不安的等待，反倒使那些没有逃跑而留下来准备负隅顽抗的居民期待敌人快点儿到来。

第二天下午，几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普鲁士士兵匆匆忙忙地在市区里穿行。没过多久，从汕喀德邻的山上便涌来一群人马，同时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也出现了另外两支侵略军。这三支部队在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汇合了；紧接着，日耳曼人的主力部队也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连续不断地涌来了，这些队伍步伐整齐有力，喊着口号，迈着方步，脚步踏得街上的

石板块囊囊作响。

那些像坟墓似的沉寂地空房子里不时传出一些陌生的口令，缓缓地传向空中。有无数双眼睛正在从紧闭的百叶窗里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都是些根据“战争法律”而取得生命财产权的人们。在阴暗的屋子里居民们被吓得不知所措，正同遇上了洪水横流，或大地崩陷，若是想对抗那类灾害，任何聪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逢安全受到威胁，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由一种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也必然跟着显现流露出来。地震能使房子坍塌从而覆灭整个的民族，江河决口能使哀尸遍野，洪水横流打了胜仗的军队可以俘虏并屠杀那些企图自卫的人，又能凭借枪炮四处抢劫，所有这些天灾人祸，都能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获得的对于天理和人性的信任心。

终于，人数不多的小支队开始毫不客气的叩开每所房子的门，然后又都消失了。这是占领以后的入侵行为，同时意味着占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承担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不过多久，当最初的恐怖和喧闹消失后，一种新的宁静的氛围又建立起来。在许多居民家中，普鲁士军官跟主人一起吃饭。这些军官当中偶尔也有几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出于礼貌，居然也为法国喊冤，说自己其实很不愿意加入这场战争，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正因为这种情感，他们博得了一些人的感激；并且以后，有人迟早还可能需要他们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少供养几个士兵是可能的。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呢？这样的干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但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这正和从前为他们城市带来天故荣誉的壮烈的防护时代一样。于是有人以法国人性情雅致为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场所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是许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所以大家在门外装做彼此不认识，而在家里却谈笑风生。从此以后日耳曼人每晚待的时间更长甚至于开始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竟慢慢恢复了它的非战时的和平状态。法国人还不大出门，而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好些身着蓝军服的步兵军官傲慢地拖着又长又大的军刀向咖啡馆里走，而他们对于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在空气中总有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那是一种弥漫开的外祸入侵的味儿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使得饮食变了味，使人觉得在旅途中走得太远，一不小心已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战争的胜利者开始索取银钱，而且是大量的银钱了，居民们始终照数缴纳，因为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一个诺曼底买卖人，越是富裕，那么他越是害怕牺牲，越是害怕看见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转移到另外一个人手里。

另一方面，因为对入侵者的憎恶，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开始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奋勇而战，甚至不惜生命，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靠近十字州的河里，也就是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那一带，时常有船户从水底打捞上日耳曼人的尸首。这些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或者一脚踢死，脑袋被石头碰坏或者从桥上被人一脚踹下来落到水里的。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所有这些隐名的英雄行为和无声的袭击，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但其荣誉却随着湍湍水流一逝而去了。

最后，这些入侵者虽然用一种严酷的纪律控制了市区，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市区实施那些久负盛名的在整个胜利路线上他们曾干过的可怕行为，因此，人们都渐渐胆了壮，做买卖的欲望重新

又在当地商人们的心里萌动了。好几个商人都在哈佛尔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合同，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防守之下，所以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先到吉艾卜去，再乘船转赴这个海港。

其中有人利用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威力，终于获得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于是，他们定了一辆由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去走这一趟路。到发车前已有十个旅客定了座位，并且他们决定在某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启程，免得惹人跑过来看热闹。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在星期一午后三点钟光景，成堆的乌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深夜也没有停止。

在星期二午前四点光景，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睡意沉沉，身子在衣服里瑟瑟发抖。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一些穿上长道袍的肥胖教士在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不过有两个旅客相认了出来，接着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天了。“我带上了我的儿子。”某一个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一样。”“那一个接着又说：“我们将来不回卢昂了，并且如果普鲁士人向哈佛尔进军，我们将来到英国去。”由于习性、品质相似，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计划。

这时候，却还没有人套车。一个手提小风琴的马夫从一间乌黑的房子里走出来，接着又立刻走进另一间屋子里。许多马蹄踏着地面，不过地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音，同时一阵叱骂的人声从屋子的尽头传了出来。接着一阵轻微的铃声丁零丁零地响起来，意味着有人正在触动马辔；那种丁零的响声不久变成了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声，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富有变化，有时候却也停止一下，随即又在一种突然而剧烈的动摇当中再次响起来，同时一只铁蹄着地的沉闷声音一直传到了外面。

门突然关上了。一切响声都停止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也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沉默不语，像僵尸一般呆站着了。

连绵不断的雪花像一张帷幕铺天盖地而下，同时耀出白光；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在那上面撒上一层冰苔；在被严寒埋没的市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们只听见那种雪片儿落下来的模糊的磨擦声音，说声音，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粒的交错活动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马夫又带着披风出来了，紧紧地牵着一匹不很愿意出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靠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挽革也是马具中的一种，是从马的身上直接和车身相联系的一种革带。在牲口身上的前前后后地拴满各种马具，他一手拿着披风，用一只手来干手工活计的他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才注意到那些纹丝不动的旅客，已是浑身雪白了，于是便说道：“各位为什么不上车，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这些旅客无疑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听到这话他们立即涌向车前。三个男旅客将他们的妻子都安顿在最靠前的位子，自己随后跟上；而后，其他旅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各顾各地就坐在剩下的位子上。

车厢底部洒满着麦秸，旅客们便将冻僵的脚埋在里边。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细声细气燃着了手炉之后，便列举出它的种种好处，反反复复地唠叨着那些她们熟悉地不能再熟悉的事物。

末了，车子套好了，因为雪天行车比较困难，所以在照惯例的四匹牲口之上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外大声问：“旅客们都上车了吗？”车里一个声音答道：“是的。”大家于是便启程了。

车子走得慢而又慢，简直全是小碎步了。轮子隐埋在雪里；整个车厢轧轧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大汗淋漓。赶车的那根长鞭不住地噼噼啪啪响着，肆无忌惮地飞向各方，如同一条细蛇一样扭曲散开，赶着那些步履蹒跚的牲口马受到狠狠的一击，

紧张地奔跑起来。

天色不知不觉一点点地亮了起来，那曾经被一个纯粹的卢昂士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细雪终于不下了。缕缕微光透过那行行披着雪衣的大树，撒落下来，使大地变得晶莹起来。顶着雪盔的茅屋，披着银盖的树丛，使这片原野变得耀眼起来。

车内，大家利用这个黎明时的黯淡光线，彼此好奇地打量着。

车前，最好的位子上，坐着鸟先生夫妇俩面对面地打着瞌睡，鸟先生是大桥街一家银行的老板。

他原是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做伙计的，靠购买老板的店底而且发了家。他用很低的价把很坏的卖给乡下的小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狡猾奸诈的坏坯子，鬼迷心窍、地道的诺曼底人。

他的偷偷摸摸的名声是人人皆知的，某天晚上都尔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含沙射影地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因为“鸟”字在法文中有其“同音异义”词，都尔内先生是个寓言家和歌曲家，文笔辛辣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那天晚上他看见女宾们都在打瞌睡，便提议玩“鸟跽”的游戏；有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原来是鸟钱。

这正是他们所谓舞弄词的小玩意儿。话就此穿过州长的客厅飞到了市区的各处客厅里，使全省的人张大嘴巴整整地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是以种种的恶作剧，兽意亦或是恶意的笑谈而出名的；只要谈到他，每个人都不能不立即加上这么一句：“他简直是妙不可言，这鸟！”

他短粗身材，腆着一个皮球样的大肚子，顶着一张夹在两撮灰白胡子中间的赭色的脸儿。

他的妻子，高大，强壮，大嗓门，而且办事风风火火，在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的店中，俨然是一个权威。

坐在他们夫妇旁边的是一个，属于高尚阶级的迦来—辣马东先生，他是个为人瞩目的人物，以棉业起家，经营是三个纺织厂，曾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为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反对派的领袖，按他本人的说法，他是只用无刃的礼剑作战的，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索取高价报酬。迦来—辣马东太太比她丈年轻得多，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妇”。

迦来—辣马东太太她和丈夫相比，显得娇小，玲珑，她年轻貌美，身上裹着披风，用一种沮丧的目光环视车内的悲惨景象。

他俩的身边是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两夫妇，她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极力用华丽的服饰包装自己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相似之处，他家庭曾有一段光荣史，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卜来韦家一位夫人怀了孕，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抚。

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也和迦来—辣马东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婚姻始终被认为是个谜的。不过伯爵夫人却是慷慨很大方，风度颇好，尤其是在接待宾客的时候，有传说说她曾与路易十六的一个儿子过有恋爱的经历，因此所有的贵族都待她如上宾，而她的客厅始终是当地的首屈一指的，是唯一保留着古老的恋爱风情的地方，要进去可得煞费苦心。

卜来韦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莫有五十万金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正规旅客，都是属于有稳定收入的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的，相信天主教的懂得教义的顶尖人士。

由于偶然巧合，车内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夫人的位子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默默地念着天

父和祷词，其中一个是一年老的，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曾经近距离地挨排炮的许多散子的袭击，另一个身体虚弱，闪亮但带病态的前额和一个肺病的胸脯，显示出那“忠贞”的信仰已吞噬了她们的肉体，使之成为真正的“圣徒。”

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男一女吸引着全体的视线。

男子很出名，是被人称作“民主朋友”的戈尔弩兑；好些被人敬重的人士却视他为祸根。二十年以来，他的火红色的长胡子浸满了各处民主派的咖啡馆里的大杯红葡萄酒，他父亲原是一个糖果店商人，给他的那份遗产是极为丰厚的，而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将其挥霍得一干二净了，焦躁地等待共和政体给予自己一个适当的地位来显示这无数量的革命饮料的业绩。在9月4日，他也许由于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自以为受命为了州长，但当他上任办公的之时，那些以主人翁姿态自居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无可奈何间他只好退位。此外，他还是个好好先生，毫无恶意而且肯为人效劳，这一次，他以一种无他人能比的热心布置了防御工事。他教人在原野上挖了好些洞，并砍倒了附近森林所有的嫩树，而且在大道上布置了好些陷阱，到了敌人将近之时，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赶忙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思忖着，自己倘若到哈佛尔将会更有作为，因为在那地方，新的防御工事は必不可少的。

那女人呢，则是尤物之一，她是以妙龄体胖而著名的，得了个与事实相符的浑名——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上下全是浑圆的，手指头儿是丰满之极的，在每一节的小骨和另一节接合处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串短短的香肠她肌肤光润富有弹性，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姿色令人过目难忘。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方，睁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方，一张丰满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嘴，窄窄的和润泽的使人想去亲吻，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在里面忽隐忽现。

此外，人们还说她是具备种种无从估价的气质。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以后，切切的密谈就从那些顾爱名誉的妇人道伴流动出来，后来“卖淫妇”和“社会的羞辱”这一类字眼被她们很响亮地说个不休，因此使她抬起了脑袋。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周，于是一阵深远的沉寂立刻又恢复了，大家全低着头了，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开心的神色窥伺她。

但是不久，三个贵妇人又重新拾起了话题，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好像突然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面对着这个不知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觉得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分结成一个整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要比自由爱情高贵。

三个男人看见了戈尔弩兑，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接近起来，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着钱财，禹贝尔伯爵用一种腰缠千贯的大财主的沉着态度说，尽管普鲁士人使他遭到了由于牲畜被虏和收获无望而造成的损失，但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迦来—辣马东先生在棉业当中经验丰富，已经小心地汇了六十万金法郎到英国作为战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协商过，向政府卖出了他地窖里的所有的武器装备，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大款，他现在就打算到哈佛尔去取。

最后这三个男人都使出一个友好的眼色迅速互望了一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有钱的，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是只要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使金币清脆作响的大富豪，所以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

车子走得很慢，到早上十点钟还只走了四法里。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于是大家渐渐不放心了，因为本

来应当在多忒吃午饭，现在眼见在黑夜之前是没法赶到的了。所以当车子陷到积雪当中需要两小时才能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找大路上的小旅店了。

逐步增加的吃东西的欲望令每个饥饿的人都心急如焚；然而没有人看见一家饭庄，一家店铺子，因为法国的饥饿队伍走过之后，普鲁士人就要过来，因此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被吓跑了。

先生们跑到大路边的农庄里去寻找食物了，不过他们连草包都没有找着，因为多疑的农民们，生怕那些什么也啃不着的军人一旦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物。

快到午后一点了，鸟老板声称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空得厉害。大家早已和他一样万般痛苦；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欲望终于关上了他们的话匣子。

当有人打呵欠时，另一个几乎立刻就摹仿他；每一个在轮到自己受到影响的时候也都打呵欠了，不过却因为自己的个性及社会的地位不同的有差异，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随即便伸手掩住那只呼出热气的大窟窿。

羊脂球一连弯了好几次身子，如同在裙子里寻找什么一样。她迟疑了一会，然后望了望同车的人，静静挺直了身子。冷漠苍白布满每个人的脸。鸟老板肯定自己可以用一千金法郎来买一只肘子吃。他的妻子抗议般做了一个手势，随后她不动弹了。听到说鸟老板夫人是地道的守财奴，伯爵说：“我在事实上觉得不好受，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每一个人也同样埋怨自己了。

此时尔弩兑邀请大家喝点蔗渣，但都冷冷地拒绝了他。只有鸟老板喝了两滴，道了声谢；这个，毕竟管用，让人暖和些，免得让人胡思乱想。”酒精使他兴奋起来，他建议照着歌词中的办法：分吃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是针对直羊脂球下的隐语，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感到刺耳。并没有人应声；只有戈尔弩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嘴角轻轻一撇。两个嬷嬷再也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藏在长大的袖子里双目低垂，无疑地把上苍派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

三时许，车子来到了一片，漫无边际的原野中央，四周不见一个村子，羊脂球弯下身子，从长凳底下抽出一个盖着白饭巾的大提蓝。

她取出一只陶质的小盆，一只细巧的小银杯，和一个硕大的瓦钵子，两只切开了的满是胶冻的、诱人的鸡装盛在那里，四周是胶冻，旁边的旅客侧眼望去，蛋糕，水果，甜食，这一切食物足够三天的旅行生活了，使人简直可以不必和客店里的厨房打交道。在这些食物包裹之间还伸着四只子鸡的翅子。她取了子鸡一只翅膀斯斯文文就着小荷那一种包吃，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羊脂球的身上，不久香味四散令人口水直流，而同时耳朵底下的腮骨发出阵阵响声。几个贵妇更“轻视”这个女孩了，衍生成为一种嫉妒甚至要她连那诱人的提篮都统统扔下车去。

鸟老板却死死盯着那只盛子鸡的瓦钵子。他说：“太好了，这位夫人真是先知。有些人素来就是考虑周到的。”羊脂球抬头对他说，“您吃一点吧，先生，从早上饿到现在够受的。”鸟老板欠一欠身子：“说句心里话，我确实受不住了。战时就该是战时的模样，对吧夫人？”末了，他向周围扫了一圈，接着说道：“在这样一种时刻，有人为自己帮忙直是件快事啊！”他将一张报纸平铺在地上为了不至于弄脏裤子，接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柄永不离身的小刀，扳开挑起那只满是亮晶晶的胶冻的鸡腿，咬开心满意足地咀嚼着，引起车内阵阵伤心的长叹。

羊脂球以那谦卑而甜美的声音邀请两个嬷嬷来分享她的便餐。她俩在含糊道了谢之后，立即接受了没抬眼便狠吞虎咽起来。戈尔弩兑也没有拒绝他身边这位旅伴的赠予，他和两个嬷嬷在膝头上展开好些报纸，构成了一种桌子。

几张嘴不住地张开合拢，吞着，嚼着，如狼似虎。鸟老板坐在角上吃了个痛快，他低声劝他的妻子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推辞半天，她终于抵不住腹部来不断的抽搐，便顺水推舟。这时鸟老板用婉转的语句，请他们的“旅行佳伴”允许他取一小块儿鸡给鸟夫人。羊脂球和蔼的微笑说：“当然，可以的，先生。”接着她就递过了那只瓦钵子。

有人拔开第一只葡萄酒瓶塞，却发现十分尴尬——只有一只杯子。于是只好在一个人喝完以后经过拂拭再传给第二个人。只有戈尔弩兑将嘴唇去贴到羊脂球在杯上吮过还没有干的地方，无疑这是一种献媚。

这时候，卜来韦伯爵夫妇和迦来—辣马东先生夫妇，被这些饮食男妇所包围，发散出来的香味使他们呼吸急促，这简直是当达勒所受的那类可怕的苦刑。忽然，厂长那年轻的夫人叹息了一声，使得好些人回过头，她脸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额头低垂，她失去了知觉。厂长焦躁不安，四处求援，但大家却束手无策。这时，那个年长一些的嬷嬷扶起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放到病人的唇边，让她吞了几滴红葡萄酒。贵妇人渐渐动弹了，张开双目，微笑着用柔弱的声音说：“我好多了！”不过，为了使这种病状不再发作，嬷嬷又说服她去喝一杯红葡萄酒说道：“这因为饿极了，没有别的原因。”

这样一来，羊脂球脸上发烧而且进退两难了，看着这四个始终空着肚子的男女旅客们吞吞吐吐地说：“老天，我本想将食物分给这两位先生和夫人，可是……”羊脂球深怕惹火上身没有再往下说。鸟老板发言了：“还用多说！在这样的情况里，大家都是弟兄而且应当互相帮助。赶快吧，夫人们，不必讲客套哟，请接受吧，当然，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得着一间屋子过夜？照这样走法在明天中午以前是不能到多忒的。”他们仍旧迟疑，没有一个敢于负起责任来说一声：“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伯爵站了出来。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这个胆怯的胖“姑娘”，以他那种世家子弟的绅士风度向她说道：“我们将感激涕零，夫人。”

万事开头难。一旦越过了吕必功河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提篮里所有东西都一股脑搬出来了，里面有一份鹅肝冻，一份山雀冻，一份熏牛舌，一些克拉萨因的丸子，一块主教桥的甜面包，一些迷你甜食和一只小磁缸装满了醋泡乳香瓜和圆葱头，羊脂球最爱吃生的蔬菜，这一点跟所有的妇人们一样。

吃了这个“姑娘”的东西再不和她说话就没有道理了。所以大家开始海阔天空的闲聊起来，起始有些拘束，但羊脂球很容易让人接近，大家也就随便起来。卜来韦和迦来-辣马东两位夫人本来就很圆滑，现在都和颜悦色起来，尤其是伯爵夫人，她那种一尘不染的贵妇人的和蔼谦逊使她更加娇媚。不过那个高大的乌夫人历来怀着警戒的心理，所以仍旧是顽固不化，话说得少东西却吃得多。

大家自然谈到战事了，讲起普鲁士人的种种耸闻和法国人的种种英雄事迹，这些逃难的男男女女对于别人的勇敢都表示了尊敬。不久大家开始说到自己的经历了，羊脂球用一种刚正的愤慨，用那种在姑娘们表现怒气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激烈语言，讲叙了自己离开卢昂的经过，她说：“起初我觉得自己待下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家里吃的东西很多，我情愿养几个士兵，也决不离开家乡。不过等到我看见了那些浑蛋普鲁士人，我就不由自主了！他们使我怒气冲天，让我怨恨得哭了一天。唉！倘若我是个男子汉，一定冲上前去和他们较量一下！那些戴着尖顶铁盔的‘肥猪’，要不是我的女佣人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我早把桌子椅子扔下去砸断他们的脊梁上骨。后来有几个回到我家里想要住宿，我瞅准时机，将椅子狠狠砸中其中一个士兵的脖子。杀死他们并不比杀其他人难！若不是有人抓着我的头发，那一个肯定让我给

结果了。这时我只得躲避了。后来，我终于找着了机会，逃了出来，现在我在这儿。”

大家开始对她交口称赞。在这些没有表示有什么英勇杀敌行为的旅伴中间，她的地位提高了。戈尔弩兑静静地听着她的叙述，一直微笑着，赞叹着，表达着他的心悦诚服，就像一个教士听见一个信徒赞美上帝。因为长胡子的民主朋友都有表达爱国主义的专利，就像穿道袍的汉人们都有传播宗教的专利。该轮到她发言了，于是他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语调，用那种只有从每天贴在墙上的宣言里才能学得来的夸张口气发言了，最后他用一段豪言壮语表达了对那个“流氓样的巴丹盖”的蔑视，结束了他的发言

不过羊脂球立刻生气了，因为她是波拿巴党，她的脸蛋儿红得像是一颗大樱桃，嘴巴噘得高高的，忿忿地说：“我倒要看看如果你们这些人坐在他的位子上会有何良策，那大概是很不错的，对呀！这回正是你们出卖了他，倘若人们都被你们这种胡作非为的人领导，那么大家只好离开法国了！”戈尔弩兑总是神态自若，始终自视清高地保持一种轻蔑的微笑，但是大家仍然觉得此时他那些骂街的字眼立刻要出口了。这时候，伯爵插进来打圆场，耐心地安慰那个怒气冲天的“姑娘”，他以一种权威的语调声称一切诚实的观点都是值得尊重的。伯爵夫人和厂长夫人，她们的头脑里一直都存在着正派人对于共和国的无来由地憎恨以及一切妇女对于神气活现实行专政的政府所抱的天然爱惜，于是都情不自禁地倾向于这个难能可贵的卖淫妇了，觉得她的情感和她们的很相像。

提篮空了。十个人不费多大事便吃光了里面的东西，一些人还非常可惜它当初没有被编得更大一点。谈话依然持续着，不过自从吃完了以后发言的热情降低了许多。

夜色暗下来了，黑暗渐渐变得更加深沉，人在消化食物的时候是更能感觉到寒冷的，尽管羊脂球脂肪很多，也不由得因寒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发噤，于是卜来韦夫人借给她自己的袖珍手炉以保暖，那里边的炭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回。羊脂球马上接受了这种好意，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脚快被冻僵了。迦来-辣马东夫人和鸟夫人把她俩的借给了两个嬷嬷。

赶车的点燃了车外的风灯。灯光是明亮而闪烁的，照得轺子两边牲口臀部的汗粒像雪花一样漂浮；大路两边的雪仿佛伸展在跳动的灯光下。

车子里什么也看不清了，不过在羊脂球和戈尔弩兑中间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正好被鸟老板所发觉，因为他正在暗中窥探，他确信那个大胡子突然向旁一倒，好像沉重地遭到某种没有声音的打击。

前面的大路上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了，多忒镇终于到了。他们走了 11 个小时，再加上牲口在路上吃了四次草料休息了两小时，总共是 13 个小时。车子开到镇上，停在招商旅馆的门口。

车门开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令所有的旅客心惊胆颤，那是军刀皮靴连接撞击路面的声音。一会儿就有一个日耳曼人的声音嚷开了。

车子虽然停了，但没有一个人下来，仿佛一下车就会遭到外面的人的屠杀。这时候，赶车的出来了，从车外取下一盏风灯向车里一照，登时照亮了车内那两排神色慌张的脸，因为受了惊吓，全都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

在赶车的旁边，灯光中站着一个人又瘦又高、金发的年轻日耳曼军官，军服像一个女孩子束腰般紧紧地缚着他的腰身，头顶军帽歪歪地倒向一边，使人觉得他像是一家英国旅馆里的小服务员。他两颊上长得过份的髭须直直地翘着，不断地向上收束，最后汇成一撮金色的毫毛，异常纤细，让人望不见它的末梢，那胡子像是压着他的嘴角儿，牵制着他的腮帮子，在嘴唇上留下一道下坠的痕迹。

他用阿尔萨斯口音的法语请旅客们下车，口气很生硬：“先生们、夫人们！各位请下车，”

两个修女柔顺的服从，正象她们听从一切征服力量一样，接着下车的是伯爵夫妇俩，然后是厂长夫妇俩，鸟老板紧跟其后。他的一只脚刚着地，就小心翼翼的向军官说了一声：“先生你好。”而军官却高傲得像是无所不能的人一般望着鸟老板没有搭理。

尽管羊脂球和戈尔弩兑离门口最近，然而他们下车却最慢。

而且在敌人面前显得既稳重又高傲。胖“姑娘”极力使自己显得平静，民主朋友则抬起那只具有悲剧意味且稍微有些发抖的手捋着自己火红的长胡子。他们都清楚在这种遭遇中每一个人多少都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因此便命令自己保持一点庄严的态度，对于他们同车的旅伴们的软弱样子，他们都同样的反感，因此她极力显出自己比她那些同车的爱惜名誉的妇人自负，而他呢，觉得应当以自己为表率，继续他那种已经由破坏大路开始了的抗敌使命。

一行人进入了旅馆的宽大的厨房里，日耳曼人叫他们出示了那份由总司令签过名的出境证，那上面记着每一个旅客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他久久地注视着这一行人，把他们每一个人和书上的记载作比较。

最后他突然说道：“很对。”然后就走开了。

此时，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大伙依旧都感到肚子很饿，就让人准备宵夜。安排那顿宵夜非花半小时不可，于是趁着旅馆里两个女佣着手料理的当儿，旅客们都去看屋子了。屋子是在一条长长的过道里，尽头有一扇玻璃门上写着一个表示某种意义的号码。

大家终于能够坐在饭桌上了，这时候，旅馆的掌柜亲自走了出来。他原是一个马贩子，现在是一个害着哮喘病的胖子，嗓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一直不停地呼啸着，带着痰响。他姓伏郎卫。

他问道：

“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是哪一位？”

羊脂球吃了一惊，转过头来答道：

“是我。”

“小姐，普鲁士军官有话要立刻跟您谈。”

“和我吗？”

“是的，如果您真的是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

她感到非常疑惑，思索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

“这很有可能，但是我不去。”

她的周围立刻骚动起来，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见解，猜测这道命令的真实来由，一段时间之后伯爵走近她跟前说：

“您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夫人，因为您的拒绝将会引起种种意料不到的困难的，这不仅对于您本身，而且对于您的所有旅伴们都是如此。人是不应当和比自己强大的人作对的。他这种要求相信是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肯定是因为一点儿遗漏了的手续。”

大家都赞同伯爵的观点，一致央求她，催促她，不厌其烦地劝导她，终于把她说服了，谁都担心因为一个冒昧的举动而带来种种意外地麻烦。最后她说：

“只是为了各位，我才愿意这样做。”

伯爵夫人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您真是太好了，我们谢谢您。”

她出去了，大家等待着她共进晚餐。

由于没有像这个“性情暴躁”的姑娘被人传唤，其余的人都有些愁眉不展，他们暗自准备着一些卑屈的办法，以便被传唤的时候不受刁难。

十分钟以后，她回来了，脸色绯红，喘得说不出话来，样子非常气愤，她哆嗦着说道：“哼，混蛋！混蛋！”

大家都急着想探听底细，她却什么也不肯说，直至伯爵再三盘问，她才非常庄重严肃地回答：“不成，这和各位都无关，我不能说。”

于是大家围坐在一个高高的汤罐旁边，热气氤氲的汤中有淡淡的卷心白菜的香味飘散出来，弥漫在空气里。他们都受了惊，但这顿宵夜却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汤的味道不错，为了省钱，鸟夫妇俩和两个修女都喝着它；其余的人则叫着葡萄酒；戈尔弩兑叫的是香槟。他去开香槟的方式很特别，先让瓶口早冒着泡沫，再凑近杯子细看，接着就举起来对着灯光来欣赏它的颜色。他那一丛胡子本来就保留了这种他中意的饮料的色彩，现在当他喝起酒时那胡子竟抖动着像是受到爱抚一般。他斜着眼满足地盯着他的杯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圆满完成他今生今世的唯一职责。他毕生只有两大件癖好：一件是浅颜色香槟酒，而另一件则是革命。甚至可以说他心里想使这两件癖好紧密相联，彼此水乳交融，所以免不了当他尝着这一件的滋味时联想到另一件。

伏郎卫夫妇二人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用餐。男的不断地喘着，那样子就好像是个坏了的火车头，他吸进吸出的气体太多，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根本没有余力谈天，不过他的女人却似那不知疲倦的麻雀永远是叽叽喳喳的。她讲她自己对于普鲁士人初到产生的印象，讲关于他们做过的事以及他们说过的话。她咒骂他们，因为他们令她破了财，更因为那次她的两个儿子被迫从军去了。她最喜欢与伯爵夫人聊天，因为和一个上流社会的夫人谈天在她而言是莫大的恩宠。

而后，她把音调降低说着那些微妙的事情。她丈夫不时地阻止她：“你别开口会更好一些，伏郎卫夫人。”但她不听从，仍旧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哎呀，夫人，那些人除了吃马铃薯和猪肉就是吃猪肉和马铃薯。您可不要误认为他们都是很清洁的。——哈，简直不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不客气地说，他们全都是四处肆意拉撒。假如您看见他们能够接连几天地辛苦操练；他们操演向来都在那边的一块地里。向前进，向后退，向左转，向右转。——假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种种地，或者修修路。那还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夫人，这些军人一点用处都没有。不应当由原来已经很可怜的老百姓养着他们，而他们所学会的只是屠杀？——我自己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只是一个没有见识的老妇人罢了。不过当我看见他们从早到晚在地面上费力地踏过来又踏过去，我就不由地暗自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好些人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做出种种的发明，而另外又有好些人却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来只为了可以害人！您说，杀人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吗？无论是他们普鲁士人，是英国人，是波兰人或者是法国人，假如有人对曾经害过他的人寻仇，那就错了，而法律会对他施以惩罚的；但当有人围剿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当作飞禽野兽一般开枪射击的时候，竟会有人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而把勋章赏给那些最为残暴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成，您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简直弄不明白！’

戈尔弩兑提高嗓门说道：

“在侵占和掠夺一个爱好和平的邻国的时候，打仗是一种野蛮而无耻行为；在为护卫本国领土和主权而战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神圣而崇高的职责。”

老妇人低着头说：

“对呀，与为捍卫本国利益而战意义不同。不过那些以发动战争来寻欢作乐的帝王难道人们不应当彻底消灭他们吗？”

戈尔弩兑的眼光立即明亮起来。

“太棒了，女公民！”他喊道。

迦来辣马东先生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中。虽然他非常崇拜那些名门将相，但这位乡下老妇人的“认识”却不由得让他有了新的思考：如此多的人手空闲着无所事事很快就会坐吃山空，若是国

家把这些人手充分利用起来，让他们各尽所能，那么将会造成何等的繁荣啊！这么多劳动力被弃置不用是多么可惜呀！如果把他们安排在大规模的工业上可能会用上好几百年呢！

而那鸟老板呢，早已离开座位找旅馆掌柜聊天去了，他的声音很低，但仍惹得那胖子掌柜不停地笑着，咳嗽着，吐着痰，他的大肚子也感受了身边那个人的诙谐，正一起一伏地有节奏地动着。后来掌柜从鸟老板那儿买进了六个半桶头的红葡萄酒，不过这要等到明年春天普鲁士人走了以后才能收货。

宵夜吃完了，大家也已疲乏不堪，于是各自回房休息了。

然而鸟老板早已觉察到了一些什么。他叫妻子先上床，自己却向将眼睛贴在门上的钥匙洞儿里向外望，过了一会儿又将耳朵贴在门上细听，这样不厌其烦地反复着，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证实他所谓的“过道里的秘密”。

将近过了一个小时，一阵声音传来，他立刻看去。果然望见了羊脂球，她披着一件蓝色浴衣是用山羊毛织成的，还滚着白花边，她的这种打扮比白天更加丰满。她手里端着一只烛台，正向过道尽头的那间有着很大号码标志的屋子走去。很快旁边又有一扇门被轻轻地打开了。几分钟以后羊脂球转回来，戈尔弩兑就紧跟在她后面了，他连坎肩都没顾得上披，让人很轻易便能看见他的衬衣上背着的那条背带。他们先低声交谈着，然后又都停着不动，羊脂球好象很坚决地把守住自己的房门。可怜的鸟老板一点也听不清他们说话的内容。不过到最后，他们的嗓门提高了，他才听见了几句。戈尔弩兑固执己见，态度很强烈，他说：

“我们进去吧，您还没有想通，这对于您来说是不算什么的？”

她像是生气了，回答道：

“绝对不成，这些事情在某些时候是万万做不得的，尤其在这儿，这是件非常丢人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无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忙问那是为什么。于是她更加气愤了，又提高了音调：

“为什么？您真得一点都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这个时候，许多普鲁士人都住在这个旅馆里，也许就在隔壁房子里，不明白吗？”

他沉默了。原来因为有敌人在旁边，他才不肯接受别人的爱抚，这位妓女的爱国廉耻心或许唤醒了戈尔弩兑正在褪变的人格吧，他仅仅拥抱了她一下就光着脚轻轻地走回自己的屋子里。

鸟老板浑身如同热火烧身，他离开了钥匙洞儿，又轻轻地在屋子里跳了一下，然后戴上棉布的睡帽，就去揭那床盖在他妻子粗壮身躯的棉被，一边拥抱着她，一边低声慢语地说：“你爱我吧，亲人儿？”

这时候，整所房子全都无声无息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在一个不确定的方位，也许是在地下室，也许是在阁楼上，又传来了一阵有力的，单调却有韵律的打鼾声，那种声音迟钝却又拖得很长，还夹杂着类似锅炉受到蒸气压力时所发生的震动。这表明伏郎卫先生睡着了。

旅客们原本打算第二天八点启程，所以准点钟就已经汇集在厨房了。而车子呢，顶棚上积满了雪，正被孤零零地弃在天井当中，没有牲口也不见赶车人的踪影。有人去寻找车夫了，可那是枉费精力，因为无论在马房里，在草料房里或者在车房里都找不着他。于是全体男人决定到镇上去。他们出门了，来到了镇上的广场，看见广场的尽头的礼拜堂，而广场两侧排列着许多矮房子，房子中有好些普鲁士兵。第一个被他们看见的正在削马铃薯皮；第二个，稍微远一点的，正在清扫一间理发店；另外一个长胡子满腮，正亲吻着一个哭泣不止的婴儿，并且将他搁在膝盖上轻轻摇动着以使他安静；有好些肥胖的乡下妇人，她们的丈夫们都是作战部队的，她们用手势指挥那些顺从的战胜者去做一些属

于他们的工作，譬如劈柴，给面包烧汤以及磨咖啡之类；有一个士兵甚至于在为他那衰老不堪的女房东洗衣衫。

伯爵诧异了。他看见从礼拜堂堂长的住宅里出来一个小职员，就走向他探问。那个受俸于礼拜堂的“耗子”回答道：“噢！那些人一点也不凶恶。据说，他们其实不是普鲁士人，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我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们的妻室儿女也都留在自己的家乡，还用多说嘛，他们并不觉得打仗很好玩。我确信在他们那边也有人正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哭泣哪，而且正和我们国家一样，打仗也会令他们的国家困苦不堪。目前，他们在这儿还没有怎么吃苦，那是因为他们都尚未做坏事，并且勤劳做工仿佛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一样。您可明白，先生，穷人们理应彼此互相帮助……毕竟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大人物哪。”

戈尔弩兑看见战胜者和战败之间建立起的这种诚挚团结的关系非常生气，他宁愿待在旅馆里闲坐着，所以就抽身离开了。鸟老板开了一句玩笑：“他们是在繁殖人口。”迦来辣马东则很庄重的说：“他们正在补偿。”但他们一时还是找不到赶车的。最后在镇上的咖啡馆里他们终于发现了他，这马夫正和普鲁士军官勤务兵同坐在一张桌子旁，像弟兄一样亲密，伯爵质问道：

“我不是已经吩咐过您8点钟套车的吧？”

“完全正确，但是我又收到了另外一种吩咐。”

“什么吩咐？”

“不准套车。”

“谁这样吩咐您的？”

“老天！普鲁士营长。”

“什么理由？”

“我可什么也不知道。请您自己去问清楚吧。他们不允许我套车，我呢，当然不敢套。事情就是这样。”

“是营长本人对您这样说的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先生。他是让旅馆掌柜代为吩咐的。”

“在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临睡之前。”

三个人忧心忡忡地回来了。

他们去找伏郎卫先生商量，但女佣人说先生自从害哮喘病以来都是10点钟以后起床，并且他郑重吩咐过禁止在10点钟以前把他唤醒，当然火警除外。

他们只有去见普鲁士军官这一条路了，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尽管军官本人就住在这旅馆里，但有关民间的事，他只允许伏郎卫先生与他谈论。如此，他们只好等候着。女客们返回到各自的卧房去，忙碌着做一些琐碎的事。

戈尔弩兑坐在厨房里那座生着一炉旺火的高大壁炉前，他让人从旅馆的咖啡座那儿拿来了一张小桌子和一罐香槟。于是他悠闲地抽着他的烟斗，在民主界中那东西几乎和他本人享受着同等的尊敬，仿佛它为戈尔弩兑服务就是为法国服务一般。那是一支海泡石烟斗，已经被熏得很厉害，像它主人的牙齿一样黑，但却香气浓烈，它打着弯儿，光彩夺目，和他的手配合协调，这使他看起来更加神气。过了一会儿，他不动了，眼睛一会儿盯着壁炉里的火，一会儿又转向酒杯上的那层泡沫。他每喝一口，就使劲吸着粘在胡须上的那些泡沫，同时骄傲地伸出几只瘦长的手指头儿，去搔脑门上那些油腻腻的长头发。

鸟老板打着活动一下的腿脚的招牌，走出去对镇上卖葡萄酒的小商人抛出了一些葡萄酒。伯爵和厂长开始谈起政治，他们正在预测法国的前途，一个认为要依靠奥尔雷阳党；另一个却相信定会出现一个陌生的英雄，在法国即将灭亡的时候领导人民走向光明：也许是一个改克阑，或茵·达克式的人物，或者是另外一个拿破仑一世吧？哈！倘若皇子不是如此年幼那该有多好！戈尔弩兑一边静听着这些话一边摆出精通命运学说的样子微笑着。他

的烟斗熏香了整个厨房。

终于熬到 10 点，伏郎卫先生出来了。立刻就有人围住他询问他车子的事；不过他只是一字也不改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军官对我说：“伏郎卫先生，明天如果有人使用那些旅客套车，您要制止。我可不允许他们未经我的吩咐就动身走。现在您听明白了。这就行了。””

这样一来，他们便真得要去见普鲁士军官了。伯爵教人呈上自己的名片，迦来·辣马东顺便在伯爵的名片上添上自己的姓名和一切头衔。普鲁士军官教人传话，说他准许这两位先生跟他面谈，但是得等他吃过午饭，也就是说在一点钟左右。

女旅客们都出来了，尽管大家心绪不宁但依然吃了一点东西。羊脂球仿佛生了病并且心乱如麻。

大家喝完了咖啡，这时候，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来传召那两位先生。

鸟老板也主动加入到这两位队伍中去，为了加强声势，他们又打算拉戈尔弩兑同走，不过他高傲地宣称自己从不愿和日耳曼人有任何的接触，然后他叫了一罐苹果酱就又回到壁炉边他的座位上去。

三个男人都上楼了，有人把他们带到了旅馆里那间最考究的屋子里，那正是军官要接见他们的地方。只见他躺在一张太师椅当中，双脚翘得高高地，搁在壁炉上，嘴里叼着一枝瓷烟锅儿的长烟斗，身上裹着的那件睡衣直耀人眼——这东西无疑是从某个奢侈的有产阶级废弃的住宅里偷来的。他既不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也不望望他们，简直是那种粗俗的得胜武夫的天生下流派头的绝妙体现。

一会儿，一个日耳曼人的口音的法语声音从他嘴里进出：

“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立刻动身，先生。”伯爵紧跟着便回答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成。”

“我是否可以请问您拒绝的原因？”

“仅仅因为我不愿意。”

“先生，我以万分的敬意恭请您查看一下您的总司令发给我们的护照，那上面很明确的表示允许我们动身到吉艾卜去的，我想我们没有做出某件要受您的严格处罚的事情吧？”

“我不愿意……没有别的原因……你们可以下楼去了。”

三个人只得鞠了躬退出来。

午后的情况是很不幸的。这个日耳曼人的坏脾气令人难以捉摸，大家胡乱猜测，各种奇异的想法搅得他们头脑都发昏了。他们全体都聚集在厨房里，虚构出好些可能的事情然后争论不休。日耳曼人也许要扣留他们做人质——不过有何目的？——或者拘留他们当俘虏吧？或者极大可能还是向他们索取一笔可观的赎身费吧？一想到这一点，他们全都惊慌得几乎要发狂了。那些最有钱的害怕也是最厉害的，他们有许多装满金币的鼓鼓的钱包，他们似乎已经看见自己受到威胁，不得不把那些钱交到这个高傲的王八蛋的手里以保住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挖空心思去编造种种合乎情理的谎言，把自己表现得很穷以隐蔽他们的财富。鸟老板取下了自己那条一直戴着的金表链，把它藏在衣袋里。愈来愈深的夜色徒增了他们的恐慌。放松点吧，这时候，离吃饭还有两小时，鸟太太就提议拿纸牌玩一局“三十一”，那可是一种排解烦恼的事，于是大家同意了。戈尔弩兑也加入进来了，出于礼貌，他事先弄熄了他的烟斗。

由伯爵洗牌来分，羊脂球举手就拿着了三十一。不久，牌局的趣味减轻了种种畏惧。不过戈尔弩兑发觉鸟老板两口子联合耍着花招儿。

正当要去吃饭的时候，伏郎卫先生又露面了，他高声宣布依然是那种带着痰响的嗓音：“普鲁士军官派人来问是否艾丽萨贝

特·鲁西小姐已经改变了她的主意。”

羊脂球僵住了，脸色苍白；而后突然又变成了深红，由于盛怒她变得呼吸急促，因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末了她终于压抑着愤怒嚷道：“您可以转告这个肮脏下流的普鲁士死尸，说我永远不会同意，您听清楚，我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

胖掌柜离开了。于是大家包围着羊脂，询问她，苦苦央求她透露普鲁士军官请她谈话的秘密。她起初是拒绝任何说明的，但是没过多久她又变得盛怒了，她叫唤道：“他要的，他要的。他要的是和我睡觉！”没有谁认为这句话刺耳，因为当时的确引起了公愤。戈尔弩兑猛烈地把酒杯搁到桌上，酒杯竟破碎了。公众愤怒地大声斥责这个卑劣的王八蛋，形成了一股共同抵抗恶势力的怒潮，仿佛那王八蛋强加在她身上的这种意志也加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伯爵用厌恶语气称这些家伙的兽性简直像古代的野蛮人。特别是那些妇人都向羊脂球表现出一种坚定的、充满爱意的怜惜。两位嬷嬷本来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出来的，这时候正垂着头默默无语。

第一阵愤怒平息了，他们照旧也吃了晚饭，但是既没多说话，大家不断比划着。

妇人们早早退了出来，男人们一边吸着雪茄，一边安排另外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牌局，还邀请了伏郎卫先生参加，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方便他们掌柜询问说服普鲁士军官妙计。不过掌柜只专注玩自己的牌，其余的一概不听，一律不答，不时还提醒着：“留心出牌哟，先生们，留心出牌哟。”他心情紧张得都忘了吐痰，那些痰在他的胸脯里不时拖拖上了几个延音符。他的肺叶呼啸着，发出哮喘症的所有音阶，无论是低而深的音符还是类似小雄鸡勉强啼唱时那尖锐而发聩的声音无一不备。

他妻子沉沉欲睡的时候来找他了，他竟然拒绝随她上楼。于是她只得独自走了，因为她是“干早班的”，历来都是伴着太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床的，而她丈夫却是“干晚班的”，经常和朋友们通宵达旦地熬着。他这时候朝她喊道：“你别忘了把我的蛋黄甜羹搁在火边。”接着又来斗牌局了。大家意识到无法从他那里探听出任何消息的时候，就说是该散了，然后每一个人都回到了各自的床上。

第三天，大家依然起得很早，心里始终抱着一丝幻想，能够立刻动身。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了，因为在这个乡村客店里终究是个是非之地，呆得越久越感到恐慌。

糟糕！牲口全被系在马房里，赶车的仍然无影无踪。由于无所事事，他们只有绕着车子来回兜圈子了。

夜是凄惨的，一种冷落的气氛由于羊脂球而弥漫开来，因为宁静深夜已经引得大伙儿深深地思虑了，如今他们原来的种种看法现在已发生动摇。他们现在差不多在怨恨这个“姑娘”了：她为什么不去秘密会见普鲁士人，如果她去了，那么在同伴们一起起床后就都能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这是多么简单的事啊？并且谁又会知道呢？她只须对军官说明自己仅仅是因为可怜同伴们的悲哀，就足够应付一阵子了。对她来说，那是很平常、很无关紧要的！

但是想归想，谁也没有表示出这类的意思。

午后，他们闷得发慌，伯爵就提议到镇外各个地方兜兜圈子，散散心。每一个人都细心地打扮一番，于是这个小团伙就出发了，当然戈尔弩兑仍旧例外，他是宁愿待在火旁边。至于两位修女，她们的白天时间不是在礼拜堂里就是在堂长家里。

一天比一天凛冽的寒气，像针一样残酷地扎着鼻子和耳朵，人的脚变得异常痛苦，似乎每走一步都要疼一下，后来走到了镇外，田野简直是白茫茫的一片，在他们眼里白色异常恐怖，使人感到寒入骨髓，愁上心头，于是全体人马立刻转了回来。

四个妇人领头走在前面，三个男人跟在后边，中间隔开了几

步。

鸟老板是深谙世事的，忽然他问这个卖笑女人是否想叫他们长久地待在这样一个怪地方。伯爵却始终是温文尔雅的，说旁人不能逼一个妇人作出为此痛苦的牺牲，而要她完全自愿。迦来·辣马东先生认为倘若法国军队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会从吉艾卜开过来反击，那么只能在多忒。这种见解使得另外两个更加惴惴不安了。“也许我们可以步行逃难。”鸟老板说。伯爵耸着肩头说：“在这样的大雪地里，您想徒步逃难？而且还带着我们的家眷？然后敌人立刻就会来追我们，不过10分钟他们就能赶上，我们只能作为俘虏被牵给王八蛋们摆布。”这话原是很有道理，谁也无法反驳。

几个贵妇人讨论着时装，但是有一种力量拘束着她们使得她们言不由衷貌合神离。

在街尾上，忽然出现了普鲁士军官的身影。他正在那一望无垠的积雪上行进，雪地上映出身着军服的长个儿蜂腰，那摆开双膝向前走的那种动作正是军人们的专利，他们极力保护那双认真上过蜡的马靴，不让它沾染上一点污泥。

身边走过几个贵妇人的时候，他微微欠一欠身子，用一种轻蔑的神态瞅着那几个男人，而他们呢，都极力保持着某种尊严，甚至不对他脱一脱帽子，尽管鸟老板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是要去揭帽子。

羊脂球连耳朵都绯红了，那三个有夫之妇认为从前这个王八蛋对待这个“姑娘”是带有骑士意味的。现在她们在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遇见他，都感到了一阵极大的屈辱。

如此一来，大家的话题转到他了，谈及他的姿态和相貌了。迦来·辣马东夫人原本认识很多军官并且能用内行人的眼光评价他们，此时她倒认为这一个一点都不坏，她甚至为他不是法国人而可惜，要不然的话他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轻装骑兵军官，那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所有妇人一定都会被他弄得神魂颠倒。

回到旅馆里，大家都手足无措了，甚至即使是某一个细微的事也会引来一些尖酸的语句。晚饭沉寂而短促，过后每一个人都希望以睡觉来消磨时间，便都上楼休息了。

第四天，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双目疲倦，他们心情焦躁的走下楼来。妇人们已不愿意和羊脂球谈天了。

一阵洗礼的钟声传过来了。胖“姑娘”原本有一个孩子，她把他养在伊勿朵的农人家里，一年见不着一次面，但她从不记挂他；不过现在想起这一个即将接受洗礼的孩子，她心里忽然想起自己的那一个孩子并且萌发了一种突然而来的热烈慈爱，于是她坚决要去参观这一场仪式。

她刚出去，大家便竞相打眼色，然后就把椅子搬拢在一块儿，因为他们都觉得迟早应当作出某个决定。鸟老板灵机一动，说道：“我们可以去向军官提议，只扣住羊脂球一个人而放走剩余的人”。

伏郎卫先生又肩负起这种使命上楼了，但是几乎是瞬间他又下来。日耳曼人是看得清人的品性的，他撵他出了房门。声称在他的欲望一朝未获满足，这班旅客一个也别想走。

这样一来，鸟夫人的市井下流咒骂声又爆发了：“但是我们不应该老死在这儿。这个贱货的职业本就是和一切男人都可以的，我认为她并没有权力来挑肥拣瘦。我现在倒是疑惑了：在卢昂她无论碰见谁都不推辞，甚至于好些赶车的她也要！是的，夫人，州长的马车夫！我对他很了解，他常到我的店里买酒喝。今天轮到她给我们解除困难，她倒撒起娇来，这个拖着鼻涕的家伙！我呢，现在倒认为这个军官很懂规矩。他也许很久不近女色了，我们三个无疑都有被他赏识的可能的。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而只满意于这个本来就属于公共的女人，这是因为他敬重有夫之妇哪。您仔细想一下吧，他是这儿的主人。只须张一张嘴说

一声“我要”，他的部下就会强抓我们，迫使我们服从。”

其余两个妇人都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漂亮的迦来·辣马东夫人的眼睛闪动着，她的脸色开始变得有点苍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军官强逼着到他那儿。

男人们本来聚在另一旁说话，现在都靠过来了，怒气冲天的鸟老板建议把“这个贱东西”的手脚缚住送给普鲁士军官。不过出身于大使世家并且洋溢着外交家丰采的伯爵，却主张动用脑筋，采用巧妙手腕，“应当教她自己决定，”他说。

这样一来，他们开始耍起阴谋了。

妇人们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讨论了一遍，每一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是很符合她们的身份的，尤其是为了说出在她们这种阶层看来最不顺口的事情，这些贵妇人都含混其辞，巧妙的使用种种玲珑动人的口吻。语言上含蓄谨慎，一个局外的人可能根本都听不懂。上流妇人身上那薄薄的羞耻心只能用来掩盖其外表，一旦遇到这种奇耻下流的事，她们便不禁心花怒放的，都是实在快活得快发了疯，都觉得这正合她们的劲儿，把爱情和肉欲合二为一，好像一个很贪馋的厨师正烹调肉汤给另一个人一样。

故事到末了总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快乐的心情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伯爵发挥了他那有趣而略带辛辣的诙谐语调，但是叙述得恰到好处让人只是微笑着。轮到鸟老板了，他发表了三五段生硬而猥亵的谈论，大家却也不觉着刺耳，后来他那些粗俗的意见竟也得到了全体的认可，他说：“既然那就是这个姑娘的职业，为什么她可以跟别人干而不跟这个干？”和蔼的迦来·辣马东夫人仿佛在想自己若是处于羊脂球的地位，那么她倒宁可拒绝别人而不拒绝这个德国军官。

他们如同对付一座即将被进攻的炮台一般耐心地预备包围的各种细节。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一个即将扮演的角色，都记熟了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将要依靠的论据，都很乐意地接受了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他们决定好了如何去进攻，如何采用种种阴谋诡计，为何冲锋，为何偷袭，去强占有生命的，在固有的阵地接待敌人的堡垒。

然而戈尔弩兑却不参予其中，好象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

由于注意力过度集中，大家都十分紧张，以至于羊脂球走进来都没听见。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以示提醒，所有的眼睛就都重新抬起来了。她已走了到跟前，人们都突然默不作声，一种尴尬的心理阻止着人们向她说话。伯爵夫人比其余的妇人更精通于客厅式的两面作风，她向羊脂球问道：“那一场洗礼可有趣味？”

胖“姑娘”依然是满怀感慨的，将到场的人的外貌和姿态以及礼拜堂本身的布局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她接着又说：“有时候，祷告很有好处。”

一直到晚饭，那些贵妇人都对她露出久违了的和蔼神情并且曲意逢迎她，目的就是向她劝导然后再增加她对她们的信任心和服从性。

一坐到饭桌上，大家都开始预先制定的种种接近的尝试。一开始是一阵关于献身精神的泛泛之谈。有人列举出许多古代的例子：茹狄德和何洛斐伦，随后象是不经意地又提到了吕克蕾和塞克斯都斯，以及克莱沃葩蒂——敌军将领们经过她的床上以后全都成为忠实的奴隶。这样一来，在这几个不学无术但却家资万贯的富翁的想象当中便又孵化出了一件杜撰的历史事件：罗马的女公民们走到迦布埃城，令汉尼巴以及他的将官士兵都酣睡在她们的怀里。他们论及到所有擒获了征服者的妇女们，说她们以自己的身体为战场，采用一种特殊的征服武器，以英雄式的爱抚战败了许多丑恶的甚至是可鄙的敌人，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牺牲于复仇、牺牲在献身报国上。

他们甚至于遮遮掩掩谈及那个英国名门闺秀不惜让自己先去感染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然后再去传给拿破仑，但当时由于一阵

莫名的衰弱，他在这次致命的约会中象是有神灵保佑似地躲过了暗算。

这一切的叙述非常缓和而极有分寸，有时候还故意摆出一种极端慨叹的姿态大谈竞争心。

总之，听了他们的话人人都会确信妇女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唯一任务，就是一种永恒的个人牺牲，一种对于不断委身于强横而暴戾的武夫的义务。

两位修女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完全坠入深深的思考当中了，羊脂球默不作声。

整个下午，大家都没有去打扰她，好让她独自静静思考。可是，以前大家都称呼她为“夫人”，现在不知道什么理由都改口称她为“小姐”了，似乎是打算把她从好不容易爬到的、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拉下来，使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她那卑贱的地位。

晚饭上汤之时，伏郎卫先生又露面了，依然重复着头天晚上说过的那句话：“普鲁士军官要我来问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问她是否已经改变主意了？”

羊脂球冷然回答：“没有，先生。”

晚饭进行到中间，同盟军的力量逐渐削弱了。鸟先生说了三句话，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每人都搜肠刮肚，希望举出一些更为有力的事例，结果仍然枉费心机一无所获。伯爵夫人事先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只是出于对教会的敬意，她请教那位年长的修女，问那些圣人们都曾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结果得到信息是那些圣人大多都干过一些在我们凡人看来是罪恶滔天的事情。可只要这些罪恶是为了增加天主的荣耀和保护他人的利益，那么教会便会毫不犹豫地赦免他们。这个证据可算是非常有力的，伯爵夫人一点也没浪费完全利用上了。于是也许是出于双方配合默契，或是某一方暗中献媚讨好——这种事情对于身穿教服的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也许只是偶然的巧合或者是仅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头脑简单而以助人为乐，总之这个年老的修女为他们的阴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原以为她腼腆害羞，是个少言寡语的人，谁知她胆子大得不逊于任何人，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言辞激烈，令人刮目，她声言决策定论者的研讨从来不会对她产生影响，她所信奉的教义坚硬就如铁打一样，她的信仰异常坚定，决不会动摇，她的良心始终平静如水，没有一丝的不安。她觉得亚伯拉第的献祭很普通，很平常，只要上天有命令，不管是杀父还是杀母，她都会毫不犹豫的立刻执行。在她的观念中只是出发点是好的，那么做任何事天主都会赞同你的。这位从天上而降的修道士具有着绝对的权威，于是伯爵夫人赶紧加以利用，以引导她对“但问结果，不顾手段”这句道德格言作一番具有感染力的注释。

她问那个老修女：“既然这样，那么嬷嬷，您认为只要动机纯洁，为了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会受到天主的支持的，是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太太？尽管某种行为理应谴责，但是因为激起这个行为的目的是好的，那么它就值得尊敬。”

这样她们继续谈论着，她们推测天主的意愿，猜想天主的决定，把这些实际上跟天主毫不相干的事情全都推给他去关心，去解决。

他们把谨慎小心地讲着这些话，既含蓄，又巧妙，令人无法辩驳。这个修女的每句话，都沉重地击在妓女愤怒抗拒的防线上，缺口逐渐扩散。随后，谈话转移了主题，手拿念珠的女人谈起了有关她那个教派的一些修道院的情况，谈到她所在的那个修道院的院长。

他又谈到仙泥塞傅尔——她那娇小的同伴。在哈佛尔有人找她们去照料分散在各医院里的好几百个正出天花的士兵。她描述了那些可怜的人详尽地说明了他们的症状。而这时候这个普鲁士

大坏蛋在路上扣住他们不放，所以那些他们救出来的法国士兵很有可能都会死亡！照料军人原是她们的专长，她曾经到过克里米亚，到过意大利，到过奥地利，她叙述了自己在那些地方战场上的经历。她如此这般表白自己是个听惯了铜鼓和喇叭的女修道士，这样的修道士生到世上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跟随战场，并且在战争的漩涡当中收容照顾伤员，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管制那些不守纪律的老兵，她们的力量超过一个将官，她们几乎成为一个军队中的无价之宝。她那张满是小窟窿的脸几乎可以作为战争中各种破坏力的一幅小缩影。

她说完之后没有一个人接着说一句话了，效果仿佛非常好。

饭一吃完，人们立刻都跑到楼上的卧房去了，第五天早上直到很晚才下楼。

午饭，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样喧闹，他们是想留着足够时间来让昨日埋下的种子发芽，成长，结果。

伯爵夫人向大家建议下午一同散步，于是，按照伯爵事先的安排挽起了羊脂球的手臂，两个跟在大家的后面走着。

他和颜悦色的跟羊脂球谈话，语气颇有长辈的风范，但又带着那种对妓女的轻蔑与不屑。“我亲爱的孩子”，他这样称呼她。他总是试图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依您之见，我亲爱的孩子，您是宁愿我们在这里束手待毙，饱尝普鲁士人的欺凌。而一点也不肯屈尊俯就，答应您生活中的一顿家常便饭？”

羊脂球无言以对。

伯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把尺寸把握地恰到好处，始终维护着自己的伯爵身份，但在必要时又大献殷勤，极尽夸赞对羊脂球表示出无私的“关怀”。他并且承诺，如果羊脂球答应了普鲁士人的要求，那么全车人都会不胜感激的。突然，他开始转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来称呼她，口气显得亲热而又随便。“要知道以后那个普鲁士人肯定会以此为荣的，他会向人炫耀他曾尝到过一个真正的美女的滋味吗？”而这在他们国内却是不可多见的。

羊脂球依旧无语，她离开伯爵加入到前面一行人的队伍中。

一路上，羊脂球是如此的惆怅、焦虑、无助。回到旅店之后，大家也是愁眉不展，他们不明白羊脂球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是好呢？他们都盘算着。

晚饭时刻，大家很有默契的围坐在桌边，静静地等着羊脂球。这时伏朗卫先生走了进来，通知大家可以先吃饭了，因为羊脂球身体不太舒服。在座的诸位全都屏住呼吸，竖起了耳朵听着。伯爵压低声音询问店老板：“一切顺利吗？”“没问题”。伯爵于是转过头来，朝着紧张的同伙们点了点头，诡秘地微笑着。全体人员长长地舒了口气，立刻喜色洋洋起来。鸟老板激动地站起身来喊道：“来吧，摆上香槟酒，今天我作东！”那店老板立刻便开了四瓶香槟拿来，鸟太太却如剜心头肉般的难受。于是那久违的放荡的喧嚣声充溢了整个小店。伯爵开始对迦来·辣马东太太产生而兴趣，而棉纺厂老板则向伯爵夫人殷勤献媚。

突然，鸟老板神态忧虑的嚷道：“静一静！静一静！”登时，店里鸦雀无声，大家都疑惑而又惊恐地望着鸟老板竖起耳朵，向楼上细听，随后恢常态带轻松而又俏皮地说：“还好，还好，一切顺利！”

最初大家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立即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个恶作剧被鸟老板，只见他连续上演了好多次，有时还会装模作样的以无限怜悯的口吻说：“唉，这可怜的姑娘，”但随后又禁不住心怀鬼胎地笑了出来。亦或“咬牙切齿”地说：“那个该死的普鲁士混蛋。”没有人愿意再去计较谁是谁非，根本连想都不曾想过。鸟老板喃喃的自言自语道：“但愿他们能让羊脂球

‘完璧归赵’。唉！”

虽然这些玩笑话趣味低下，庸俗不堪，但在座的仍不以为为是，全都兴高采烈，玩兴不减。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淫邪充满着整个空间。人性最起码的道德心，廉耻心早已荡然无存。

到吃饭后的甜食时候，几个妇人彼此挤眉弄眼说了许多聪明而谨慎的隐语。眼睛都泛着光芒，人们都感觉异常开怀。伯爵起初想保持着他那种大人物惯有的沉着风度，并且想袖手旁观，现在他寻到一个令人乏味的比喻，说这里像许多漂流在北冰洋的人正赶上冬尽春回，找到了一条通向南方的路。

鸟老板兴致勃勃的举着一杯香槟站起来：“为我们赢得解放干一杯！”全体人员立刻都站了起来一齐向他喝采。因为几个贵妇人的请求，那两个修女都答应用嘴唇沾一下这未曾品尝过的腾着泡沫的酒。她们高声说这酒跟柠檬汁很相像，然而它的味道究竟是比凉水要好得多。

鸟老板又简洁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儿没有钢琴，一点也不痛快，要是可以弹一首四人对舞的曲子该有多好啊！”

戈尔弩兑始终沉默着连一个手势也没有做，并且如同淹没在一些庄严的思想中无法自拔，偶而他会忿忿地捋着自己的长胡子那样似乎想要再拉长一点似的。末了，在12点左右大家即将分手的时候，鸟老板摇摇摆摆晃着身子，忽然一下子拍在戈尔弩兑的肚子上，然后结结巴巴对他说：“您一个玩笑都没开，今天晚上，您没有什么可说的吧，公民？但是戈尔弩兑突然抬起了脑袋，用那亮得吓人的眼光扫视了全体一同，并说：“我认为你们各位刚才做的那件事非常可耻！”他说完站起来，走到了门口又强调了一遍，“非常可耻！”说完便走了。

起初，他们如同被人迎面泼了一头凉水，鸟老板吃了一惊愣着不动了，不过随后他又恢复了常态，突然仿佛想到了什么极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趣的事儿，弯着身子笑起来，一再重复地说：“他们都太大意了，老朋友，他们都太大意了。”这时候，人们被他弄糊涂了，茫然地对视着，于是他忍着笑叙述了“过道里的秘密”。这样惹得大家都跟着哄堂大笑起来。那些贵妇人快活得有些疯狂了，前仰后合，甚至失去礼法地倚到了旁人的身上。伯爵和迦来·辣马东先生甚至连眼泪都笑出来，泪珠沿着笑纹在脸上慢慢淌开。他们简直意料不到会有这样一件事。

“怎么！您真的确定？他当初想……”

“我担保那是我亲眼所见的。”

“而她拒绝了……”

“因为旁边的屋子里住着普鲁士人。”

“不可能吧？”

“我向您起誓。”

伯爵笑得透不过气来了。实业家则用双手抱着肚子，不停地有节奏地抖动着。鸟老板接着说道：“各位现在应该明白了，所以今天晚上，他认为她并不是滑稽可笑的，简直一点也不。”

三个人又都重新笑起来，直笑得心里都特别好受，透不过气来了。

在这种气氛中大家分手了。不过鸟夫人的性格类似于荨麻，两夫妇刚一躺下去，她便向丈夫指出整个晚上迦来·辣马东那个娇小的坏东西一直都在假笑：“你得知道，妇人们一旦心里爱着军人，不管他是不是法国人甚至是普鲁士人，在她们眼中都是一样的。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怜悯之情，我的上帝！”

整整一夜，在黑暗的过道中间，传出一阵阵如同战栗般的轻微声响，仅仅只是能够教人察觉得到而已，像是一阵阵的呼吸声，又似一阵阵赤脚踏地声，或者是一阵阵令人难以捉摸的摩擦声。人们显然都很晚才睡着，因为有好些光线从各屋子门底下的缝儿里久久射向外面的光线就可知道。香槟酒自有它的威力，据

传言，它是专门扰乱人们睡眠的。

第六天，积雪在冬天明亮的阳光照耀下发出刺眼的光芒。经过众多波折那辆长途马车终于被套好并侯在旅馆门外，一大群白色的鸽子从它们的浓密的羽毛里探出脑袋，瞪着它们那玫瑰色的眼睛，悠闲地在六头牲口的脚底下溜达着，企图从牲口撒下的热气腾腾的粪里边寻觅适合它们的营养食物。

车夫披上他那件羊皮大衣，坐在车头的座位上神态安闲地衔着烟斗，所有的人全笑逐颜开，忙忙碌碌地准备着在余下的路途上所需的食物。

就要开车了，人们只在等候羊脂球。这时她终于出现了。

她似乎非常不安定，又有点羞愧，后来她胆怯地走向她的旅伴们，旅伴们却步调一致的转过身子朝向另一侧，好像都没有望见她似的。伯爵用庄严的神情挽着他妻子的胳膊，仿佛只有这样做他妻子才能避开那种不清洁的接触。

胖“姑娘”立刻茫然无措了，她停住了脚步，而后象是集中了全部勇气，才卑微地轻轻地问候着“早安，夫人”，走到厂长夫人的身旁，而那一个却只用头部高傲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同时还有一种纡尊降贵的眼光望着她。大家都像是有很多事要做，而且远远地离开她站着，仿佛她的裙子里沾满了肮脏的东西。而后人们都赶到了车子跟前，她独自走在最后，默默地重新坐在她在第一天路上坐过的那个位子。

大家都像是既不认得她又没看见她，不过远远地鸟夫人便怒眼相望，同时低声告诉她丈夫：“幸而我跟她不是坐在同一条长凳上。”

那辆笨重的马车再一次摇晃起来，新的旅行又开始了。

起初，没有一个人说话。羊脂球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同时心中又对同车的人产生极其愤慨的情绪，觉得自己从前屈服对自己是莫大的委屈，她被普鲁士人的嘴唇弄脏了，但正是这些使用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仁假义手段的同车旅伴把她扔到了普鲁士人的怀抱里的。

伯爵夫人扭过头来望着迦来·辣马东夫人，一会儿便打破了那种令有难堪的沉寂。

“我想您是认识艾忒来尔夫人的，对么？”

“对呀，那是我众多女朋友中的一个。”

“她是多么娇媚可爱哟！”

“的确令人喜爱哟！她是一个真正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但知识渊博，连嘴唇手指头儿上边都体现着艺术家的风度，唱歌能令人烦恼尽消，绘画又是那么尽善尽美。”

厂长和伯爵低声谈着，以车上玻璃的震动喧闹声中偶而会飞出来一两个名词：“利息率？分期付款，限期，超出期限半个月就停。”

鸟老板在旅馆里偷了一副旧纸牌，这些纸牌在那些不曾揩干净的桌子上经过五六年的摩擦已经变得油腻腻的了，现在他拿出这副牌，和妻子玩着一种名叫“倍西格”的斗法。

两个修女从腰带上提起那串垂着的长长的念珠，一起在胸脯上划着十字，她们的嘴唇一张一翕，起初只是微微蠕动，渐渐愈动愈快，如同为了一种祈祷的竞赛，催动她们模糊喃喃的声音，后来她们又不时地亲吻着一块金属圆章重新再划十字，再模糊地念着她们那种快速而不间断的咒语。

戈尔弩兑完全陷入了沉思，一点也不动弹。

就这样走过了三小时，鸟老板拾起了纸牌，说道：“我饿了。”

于是他妻子摸出了一个被绳子紧紧缚好的纸包，从里面取出了一块冰凉的牛肉。她小心地把它切成一些整齐的薄片儿，两口子就动手吃起来。

“我们也开始进餐吧。”伯爵夫人说。有人立刻表示赞同，于是她解开了那些两家共同预备的食物。它被装在一一只长形的陶质

钵子里，钵子的盖上刻着一只野兔，代表着盖在里面的是一份美味的野兔胶冻，这些棕色的野味和其他肉末相混，一些冻了的猪油透在它们之间，像是许多雪白的溪漳。另外有一块油亮的乳酪干用报纸裹着，报纸上的“琐闻”两个标题大字还清清楚楚的印在它那腴润的表面上。

两个修女打开了一段圆滚滚的香肠，那东西散发出浓重的蒜味儿。戈尔弩兑两只手同时伸进了披风的两只大口袋里，四个熟鸡蛋和一段面包分别从两只衣袋中取出。他剥去了蛋壳，须手扔到脚底下的表秸当中，就这样动口吃起来，好些蛋黄末儿沾在他那一大簇长胡子当中，像是点缀着许多黄色的星星。

羊脂球在慌忙中起床，也没有来得及准备，现在眼瞅着这些安安静静吃东西的人们，她气愤极了，因为愤怒而呼吸加速了。起初，体内蠕动着一股暴怒令她肌肉痉挛，她张开了嘴准备把到嘴边的话吼出来辱骂她们，斥责他们可耻的行为，但是嗓子因为愤怒而受到牵制，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一个人也没有望她，一个人也没有惦记她。她感觉自己就要被这些看重名誉的混帐东西那轻视态度所淹没了，当初，他们牺牲了她以求自保，然后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废物似的毫不怜惜地扔掉。于是她想起她那只曾满装美味佳肴的提篮，那里面本来盛着两只胶冻鲜新的子鸡，许多点心，许多栗子还有四瓶波尔多的名牌红葡萄酒，第一天就被他们通通饕餮般地一扫而光。末了，她的愤慨如同一根过度张紧的琴弦似的忽然中断了，只感到悲哀没来由地涌上来，她觉得自己就要哭出来了。她以惊人的毅力镇定住自己，如同孩子一般咽下自己的呜咽，但是眼泪还是悄悄地流出来了，润湿了她的眼睑边缘，不久一行热泪溢出眼眶，慢慢地沿着脸往下滑落，另一些眼泪又跟着涌出来，像一串串从岩石中过滤出的水，有规律地落到了她突出的胸脯上。她直挺挺地坐着，眼光呆滞不动，脸色严肃而且苍白，她一心希望没有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见她的泪水，不过伯爵夫人还是看出来了，打着手势通知了她的丈夫。她丈夫耸了耸肩膀，仿佛在说：“您要如何呀，这可不是我的过错。”鸟夫人得意的冷笑了一声，接着就慢声细语地说：“她为自己的耻辱而哭。”

两个修女用一张纸卷好了剩下的香肠，又开始祷告起来。

这时候，戈尔弩兑正等待着那四个鸡蛋在胃囊里慢慢消化，他舒适地向对面的长凳底下伸长着双腿，身子仰着，胳膊伸着，如同一个人刚刚寻到了一件很可笑的玩意儿一般微笑着，随后他开始吹起口哨来，那是《马赛曲》。

所有人面色都暗淡下来了。这首人民的军歌很明显引起同车的人极大的不满。

他们心里异常的烦躁，他们快要被激怒，急需要大嚷大叫来发泄一通，就像手摇风琴的声音引得狗狂吠一样。

他意识到了他们的感觉，更加不肯住嘴。甚至会连歌调也清晰的哼出来：

对祖国的崇高的爱，
快些支持领导我们雪耻的手，
自由啊，我最亲爱的朋友，
快来加入到捍卫你的勇士们中！

雪地平坦而坚硬，更有利于车子快速前进。在漫长的旅途中，旅客们愁容满面，车子颠簸响动。但一直到第厄普为止，不管是黄昏来临的那一刹那，也不管黑暗完全布满的时候，他都是这样顽固地不停歇地吹着他那单调的曲子，他仿佛有了复仇性的快感，而那些疲乏的人，尽管心烦意乱，悲愤气恼，也不得不从头至尾完全整整的倾听着他的歌声，并且每听一拍，那熟悉得歌词跃然脑中，挥也挥不去。

羊脂球哭了一路，偶尔在两节歌声的中间，传来一声伴音似的呜咽，那是她禁不住的一声悲啼。

蛮老婆子

阔别维尔洛涅已整整十五年了，直到今年秋天，我才重返故里。我是因为打猎而回去的，就住在我的朋友塞华尔瓦家里，他的庄园早年遭到普鲁士人的毁坏，如今终于修复好了。

这一带曾经深深的吸引着我。世上确有些美丽的地方，真可谓是赏心悦目，人们喜欢它们如同热爱人体的美一样。我们迷恋着大地，因为那里有我们熟稔的山泉、森林、池塘和丘岗，而它们往往能引发我们的热恋之情，仿佛在桃花园中偶遭艳遇一般，甚至常有这种情况，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造访了一片林子，一段河岸或一个鲜花盛开的果园，尽管这只是偶尔的一次，我们也念念不忘，那美好的感觉会永驻心怀，就像在春天的早晨，我们在街头有幸看到身着羽毛霓裳的倩女。事后，我们心猿意马，情欲亢进，似乎幸福已失之交臂。

在韦尔洛泉，我爱整个的乡村：那里有遍野的小树林，纵横的小溪像人的血管一样布满了这方土地。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捕着虾子，白鲈鱼和鳗鱼！那里有天堂般的乐趣！在清冽的溪水深处可以游泳，在小溪边的深草里还可以时常找到鹧鸪。

当日，我欢快地向前跑，轻快得像山羊，看着我那两条猎狗在前面高高矮矮的草里搜索。塞华尔这时正在右边百米外的苜蓿地里搜索。我穿过了那一带给索德尔森林做界线的灌木丛，望见一座已成废墟的茅顶房子。

蓦地，我记起了它的旧貌，最后一次我见到它还是在 1869 年，那时候这茅顶房子是干干净净的，围在许多葡萄棚当中，门前有许多鸡在觅食。世上的东西，难道还有比一座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更令人伤感的吗？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疲惫不堪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妇人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进屋喝过一杯醇浓的葡萄酒，塞华尔当时也对我谈起过那些住在里面的平凡而可怜的人的经历。老妇人的丈夫靠着私自打猎为生的，早就被保安警察打死了。我也曾看见过她的儿子，是一个瘦高个子，也似一个打猎健将。这一家子，大家称其为“蛮子”。

这究竟是一个姓，还是一个译名？

想起这些事，远远地我就叫了一声“塞华尔”。他迈着白鹭般的长步儿走过来了。

我问他：“那所房子里的人如今情形如何？”

于是，他便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开战那年，小儿子三十三岁，他参军去了，家里只剩下老母一人。乡民们都知道老婆子手里有些积蓄，所以并不觉得她有多可怜，她就守在远离村子的林边小屋内，日子过得很孤单。

老太太确也不怕什么，因为她跟亡夫和儿子一样，生得高高大大的，虽然有点瘦，但很强壮。她不爱笑，也不许别人跟她开玩笑。大凡乡下女人都难有笑容的，只有男人才有这种闲情雅致。女人们为生活所累，心眼儿变得闭塞、狭窄，因而总是郁郁寡欢。小酒馆还能为男人增添些欢闹的情绪，而他们的妻子却难以除却脸上和心头的愁云，她们脸上的肌肉已失去欢笑的功能。

不久，大雪覆盖了蛮老婆子的小屋。她仍像往常那样守在里面过自己的日子，她每周一次到村里买些肉和面包，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小屋。传说正在闹狼，她出门时总背一杆破枪，那是儿子用的，已经锈迹斑斑，枪杆也磨损了。她那副样子真是奇特：一个老婆子，高高的个头，背有些驼，迈着大步在雪地上走着，但步子却挺从容，黑色的帽子后面戳出一杆枪管，帽子深深罩住她的头，掩住了她那苍白的头发。

然而有一天，普鲁士人打过来了，这些丘八被分到村民家吃住，因为是按家产和收入分配的，而老婆子家被认为是富户，所以摊了四个。

这是四个壮实的年轻人，细皮嫩肉，生着淡黄色的胡须，蓝幽幽的眼睛，虽然饱受征战之苦，却保养的挺好，他们对被征服者甚是友好，住在老太太家后他们干这干那，尽量不打扰她，不使她破费。早晨他们脱掉军制服，在井边洗漱，刺目的白雪与他们这些北欧人白里透红的皮肤相映成趣。而这时蛮老婆子则忙着做早饭。然后，他们就打扫收拾厨房，劈柴，洗土豆，洗衣服，总之，他们忙里忙外，像母亲身边的四个孝子。然而老婆子总还是想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瘦高个儿，黑眼睛，雄鹰般的鼻子，嘴唇上一簇又黑又密的胡须，真是一个好小伙儿。每天她都要把这四个德国兵挨个地问一遍：

“您知道法国步兵 23 团开到什么地方了？我儿子就在那个团当兵。”

“不知道，实在不知道。”他们回答。他们深知她的苦衷，因为他们的家里也有老母，于是便更加照顾她。她呢，也对这四个敌人很好，因为国仇之类的情绪，那是上层阶级人物的事，乡下人才不管这一套呢。无产者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最大，他们一贫如洗，每一项新的征赋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们大批大批地被屠杀，他们是统治者的炮灰，那是因为他们国民的大多数；归根到底，残酷可恶的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最甚，那是因为他们最弱小，也就最经受不起这场浩劫。因而他们全然不理解战争的狂热，不理解贪功的虚荣，不理解所谓的政治手段，正是它把两个民族——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害得在半年之内元气殆尽。

一提起蛮老婆子家里住的德国人，村里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可交了好运！”

不料有一天早晨，老婆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望见了一个人正沿着平川向她住的地方走来。不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承担分送信件任务的乡村邮差。他把一张折好了的纸张抽出来交给她，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她拿来自己的眼镜盒，取出了那副为了做针线活而用的老花眼睛；戴上后她就读了下去：

蛮子太太，这封信为您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您的儿子威克多被一颗炮弹打死了。身体几乎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候就在

现场，因为我们在连队里总是并肩作战。他从前对我谈过您，嘱

咐我倘若他遇到什么不幸，我就立即通知您。

装在他衣袋里的那只表我已经取出了，将来仗打完了之后我会带给您的。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

这封信是写于三星期以前。

她看了并没有哭。只是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由于受的打击太大，连感觉都迟钝了，以至于没有感到太大的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已经被人打死了。”呆立了半晌，才慢慢恢复了感觉，然后她的眼泪渐渐自眼眶里涌出，悲伤开始漫延在她的心里了。各种难堪的，使人痛苦的心事，一桩桩回到她的头脑里。她以后再也抱不着他了，她那高个儿孩子，是永远也抱不成的了！老头子被保安警察打死了，几年后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她的儿子……他被炮弹截成了两段，现在她仿佛看见那悲惨的教人战栗的一幕：脑袋低垂下，眼睛睁大着，像他从前生活的时候一样“看着”自己长长的髭须。

在出了事以后他的尸首是如何处理的？从前，她丈夫的尸首被人送回来时还带着额头当中那粒子弹，那么她儿子的，是否也有人这样办呢？

正在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乱心的说话声音。是那几个普鲁士士兵从村子里走回来了，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抓紧时间仔仔细细擦干眼泪，跟平日一样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全都咧着嘴笑呵呵的，因为他们带回一只肥嫩的兔子来，这肯定是偷来的，后来他们打着手势比划着，示意这个老太太，今天他们可以改善一餐。

她立刻着手准备起午饭了，但是等到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丧失了勇气。尽管她并不是第一次宰兔子！那四个兵中的一个在兔子耳朵后头只一拳打死了它。

那小东西一死，她就开始从它的松软的皮毛里剥出鲜红的肉体，但是她望见了粘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变得冰凉凝固如脂的血，让她从头到脚都颤抖起来了；后来她眼前始终浮现着她那个被劈成两段的高个儿孩子的影子，他也是浑身鲜血淋漓，同那个依然在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

她开始和那四个士兵共进午餐了，但是她一点儿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兔子，并没有注意到她难以下咽的表情。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注视他们，一会儿就有了一个新的主意，然而她脸上的神情仍是那般镇静，所以那群普鲁士士兵什么也察觉不到。

忽然，她问道：“我们在一块儿都已经一个月了。可是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明白她的意思，于是他们都报了各自的姓名。这办法显然是不能教她满足的，她又叫他们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还注上他们的家庭通讯地址，末了，她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郑重地架了一副眼镜，仔细端详着那一行行不认得的字儿，然后把纸折好放到自己的衣袋里，盖住了那封为她儿子报丧的信。

饭吃完了，她对那些士兵说：

“我来给你们做点儿事。”

随后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

他们看见她搬上这许多干草来不免诧异起来，于是她对他们解释这样可以更加暖和些；接着他们就帮着她一起搬。他们把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成束的干草堆得很高，就像房子的茅顶一样，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用草墙围着的寝室，里面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就寝。

吃夜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细心人”见蛮子大妈还是没有吃一点东西，竟有些担忧了。她便托词说自己的胃有些痛。然后她燃着了一炉好火给自己烤着，那四个德国人就踏上那条每天晚上都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去了。

当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被盖好了以后，她上前抽去了上楼的梯子，然后悄悄地开启了那扇通向外面的房门，搬进来许多束麦秸塞在厨房里。在整个过程中，她赤着脚反复地走在雪里，从容得教旁人听不见任何声响，同时她还不时倾听着那四个酣睡的士兵的鼾声，宏亮而节奏不一。

等到她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充分以后，就搬出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把它燃着了以后，再把它分散着放在另外那些不计其数的麦秸上边，最后她重新走到门外望向门里。

几秒钟功夫，一阵强烈的火光从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闪耀起来，那简直是一大堆令人恐怖的炭火，整个房子变成了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焖炉里的火焰窜出那个窄小的窗口，朝地上的积雪投射出了一串耀眼的光亮。

随后，从屋顶上传出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那是一阵嘈杂的喧嚷声，一阵由于焦急发狂而发出的绝望的呼叫声。那块做楼门的四方木板往下面一坍，一阵旋风样的火苗顿时便冲上阁楼，烧穿了茅顶，熊熊焰火直冲云霄，烧红了天空，最后，那所茅顶房子彻底着了火。

房子里面除了猛烈的爆炸，墙壁的崩裂和栋梁的坠落以外，没有别的声响了。只见屋顶突然下陷，于是这所房子就只剩下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在一阵黑烟里不断射向空中一大簇火星。

白茫茫的原野在火光照耀下像是染上了一片红色的涂料，恣

情地闪闪发光。

干冷的空气中传来一阵钟声。

在那所烧毁了房子前，蛮子大妈站着纹丝不动，手里紧紧握着她儿子的那一杆枪，以防那四个士兵中的某人逃出来。

等到她看见一切已经结束后，就把枪扔进了火里，枪不知怎么猛的响了一声。

不多久，人们陆陆续续来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发现了这个妇人正坐在一段锯断了的树桩儿上，神色安祥，带着一种满足的意味。

一个德国军官，说着流利的法语问她：

“您家里那些兵去哪儿了？”

她伸出那条干瘦的胳膊指向那堆将要熄灭的红灰，洪亮的回答：

“在那里！”

大家把她团团包围住了。那个普鲁士人又问：

“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她回答：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说的话，认为这场大祸突然把她变成了白痴。后来，大家都围住她，询问她，她就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从收到那封信起一直到听见那些和茅顶房子一起被烧的普鲁士人的最后叫喊声一并说了出来。凡是她想到的以及她做过的事，她一件也没有漏掉。

说完，她就从衣袋里缓缓取出两张纸，并且因为要依靠那儿余火的微光来辨认这两张纸，她又戴上了她的老花镜，而后她拿起一张，口里喃喃地念叨着：“这张是为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侧着脑袋指着那堆残火说：“这一张，是他们的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名，您们可以照着上面的地址向他们家人报丧。”她从从容容地将这张白纸交给那个此时正抓住她双肩的军官，而她却毫不理会继续说道：

“您将来要把这件事的来由写出来，并且告诉他们的父母这是我干的。我在娘家的姓名是威克多娃·西蒙，到了夫家后旁人叫我蛮子大妈。请您千万不要忘了。”

这军官用德国话发出命令，立刻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拖到那堵依然火热的墙边。然后，十二个兵迅速地排列在她的对面，相距约有二十米。她一动不动。她早已料到将要发生的事，于是她静静的等候着。

一声命令之后立刻响起一长串枪声，接着又有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在地下。她是佝偻着身躯的，就像是被人斩断了双腿。

那位德国军官走到她的跟前看清她，她几乎被截成了两段，但在她那只干瘦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浸染着鲜血的报丧信。

我们的朋友塞华尔又继续着他的故事：

“为了报复德国人就毁了本地方的古堡，那原本是属于我的。”

而我却想起了那四个被烧在火里的人和痛失了孩子的母亲们，后来又想到了另一个靠着墙被人枪毙的母亲的壮烈行动。

末了，我拾起一块小石头，那场大火留在它上面的烟煤痕迹依然残存着。

一个女长工的故事

—

天气很好，田庄里的人吃午饭的速度要比往常快，然后就都来到田里干活去了。

女长工罗莎，独自待在宽大的厨房中央，陪伴着那些残留在壁炉中心的余火，上面的那口锅子装满了热水。她不时舀着水，慢慢洗刷着那些杯子盘子，偶尔停下来注视着那穿过没有玻璃的窗子而留在长桌子上的两束日光。

三只很大胆的母鸡钻到椅子下面来觅面包的碎屑。鸡窝的怪味掺杂着马房的发酵的温暖气息，都从那张半开着的门口一并透进来，而在这个酷热的正午时间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几只雄鸡在各处喔喔地叫唤着。

这女长工做完了她这些日常工作，又抹了桌子，扫净了炉台，并且把洗过的盘子搁在厨房后墙边的高架子上面，架子近边有一座木头挂钟发出清脆的嘀嗒嘀嗒的响声。做完这一切以后，她才透了一口长气，感到茫然无措，有点儿心慌，却不知道原因。她凝视着那几堵已经发黑了的粘土墙以及那些托在天花板底下的黑木椽子，和那些挂在椽子上落满了尘土的蜘蛛网，还有黑色的青鱼以及一串串的洋葱头儿，然后慢慢的坐了下来，厨房的地面上那层砸紧过的泥土里散发出的许多怪味儿，这叫她感到极不舒服，因为很久以前那种泥土就阴干了，许多散布在里面的东西，现在因为气温的影响都向外不断蒸发。这种蒸发物与那些由传自隔壁屋子里新结酪的乳浆的刺鼻气味渗合在一起。这时候，她想跟往常一样缝点儿东西，但是又感到浑身乏力，于是她走到了门框儿边去，想要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么一来，由于受到强烈的光线的抚慰，她的心理立刻舒坦起来，血液流动也顺畅了，很是惬意。

正对着门，有一堆正等候发酵的厩肥，它的里面不时地升腾出一道道细小却又闪亮的水蒸气。在那上边有许多母鸡正躺着打滚，其中的一只爪子还不停地轻轻刨着，试图寻觅到蚁儿。在它们中央站立着那只健美的雄鸡。它几乎每一瞬间就挑选一只母鸡作为目标，并且一边发出一声轻轻的召唤，一边围着母鸡转了一圈。那只偷懒的母鸡懈怠地站起来，用安定的神态来接待它，爪子屈着，用翅膀托住它了，然后抖一下自己的羽毛，立刻弹出些儿尘土，最后重新又躺在厩肥的上边，而雄鸡呢，正用啼鸣报告自己的胜利；于是各处天井里传来了其它雄鸡的回应声，这样从一个田庄转到另一个田庄，俨然是它们在互相传送这类爱情挑战。

女长工看着这些鸡，心里却空空如也；后来她抬了抬眼睛，终于被那些花繁叶的茂果树的光采吸引，沉沉的果实白得像是许多只着白粉的脑袋，弄得人头昏目眩。

忽然她吃了一惊。只见一只快乐得有些发狂的马驹儿，恣意地放纵着前蹄在她前面飞驰而过。它绕着那些种着树木的天井打了两个圈子，然后突然停住了脚步，接着转过头来，似乎惊异于自己的孤单。

她也感到了一种对于奔驰的渴慕，一阵运动的企盼，同时，也有了一种欲望：躺下来，伸展四肢，在温暖而且宁静的空气里休息。她走了几步，心里一直拿不定主义，她闭上了眼睛，却被一种兽性的征服意味摄住心魄。然后，她从容地到鸡窝里寻鸡蛋。一共拾到并带走了 13 个。等到她把鸡蛋都紧紧的搁放在柜子里的时候，厨房里的种种怪味儿又使她不舒服起来，于是她懒散地走出来，决定到草地边儿稍坐一会。

田庄里的天井被树木围抱着，像是睡着了。漫长的草长得相

当高，绿意昂昂，是一种深春的新绿，其中那些偶尔冒出来的蒲公英的光采强烈得耀眼，似在炫耀它借来的光采，果树的影子聚拢在树的脚下成一圆形，在房屋茅顶的脊上，长着许多尖尖的叶子，活像负长剑的蝴蝶花，略略冒点儿烟，好像马房和仓库的湿雾一齐透过那层麦秸而腾飞并弥漫到半空中了一样。

这女长工接着走到那间杂乱不堪的车房里，那地方排着大小不一的车子。在壕塹的空儿里，有一个碧绿的大坑，里面种满了香气四溢的紫罗兰，她从斜坡上望见了田野，那是一片广阔的大平原，其中全种植着庄稼，间或还有成簇的树木参差不齐的，在远处许许多多干活的农民矮小得像是泥人儿，一群群白马俨然是一些木偶玩具，正拖着被指头儿样大小的泥娃娃扶着的微小的犁头。

她到一个阁楼里毫不费力地搬了一捆麦秸，把它扔在那坑里，自己再在上面懒洋洋地坐下来，辗转磨蹭了几下，感到还不令她满意，又很麻利地解开了捆麦秸的绳子，将它们揉散成松松一堆铺开，自己仰着躺下来，双手垫在脑袋下边，又将腿直直地伸开。

慢慢的，她闭上了眼睛，在一种甜美的温馨的意境里打着盹儿。直到几乎要完全进入睡梦中时，她忽然觉得有两只手似乎在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胸部，于是蹒地一下跳起来。原来是雅格，他是田庄里的打杂男工，身体矫健，来自比卡尔狄州，最近这段时间，他极力讨好罗莎。这一天，他正在绵羊棚子里做工，一眼瞥见了她静静地如睡美人般躺在有遮荫的处所，于是小心翼翼的靠将过来，屏住呼吸，张开那双漂亮的褐色眼睛，杂乱粗暴的头发里边儿还粘着些麦秸。

他终于试着轻轻拥抱她了，但是她毫不犹豫地赏了他一个耳光，结实的如同她的身子一样；后来，他涎着脸儿讨饶。于是他俩并排地坐下来，开始友好地谈天了。他们谈到这种有利于收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庄稼的天气，谈到前景不错的年成，谈到了他们那直性子的老板，而后又谈到邻居，谈到附近所有的地方，谈到他们自己，谈到熟悉的村庄，谈到他们遥远的幼年时代，谈到他们的种种渺茫不可捉摸的回忆，谈到他们那离开了很长时间的、也许永远见不着的父母们。想到这一层，她完完全全感动了，而他呢，抱着固执的念头慢慢地挪近，靠紧她了，并且浑身颤栗着，整个儿受到欲望的侵扰。她慢慢扯着身旁一棵小草，说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妈了，这么久亲人们彼此见不着是很痛苦的。”

接着，她那失神的目光渐渐移向远处，向北穿过燃烧着火红欲望的天空，直飘向那个遥不可及的村子里。

他呢，陡然，如一只刚出林的孟加拉虎搂住了她的脖子，并且重新开始热烈的吻她；但是，她条件反射般举起她那只握紧了拳头，使劲地迎头打了他一下，以至于打破了他的鼻孔，有血从里面流出来了；于是他站起来，那颗沮丧的脑袋靠着一枝半枯半黄的树。这样一来，她却受到感动了，走近他身边悄悄问道：

“我可打疼你了？”

然而他却笑了起来，连树枝也跟着哗哗喧动了：“不疼，这一点不算什么。”但是由于她恰巧打在他脸儿正中。他喃喃地说：“好家伙！”接着就用赞美的眼神凝视着她，这完全是因为敬佩而产生的一种异样的亲热之感，他开始几乎真正地爱恋上了这个健壮勇敢的女孩子。

当他不再流鼻血的时候，他提议出去兜一个圈子，因为假如他俩再这样并排坐下去的话，他不敢保证不会再尝到这位同坐的硬拳头。但是她主动开始挽着他的胳膊，如同一对热恋着的伴侣傍晚走在大街上一样，后来她对他说：

“是不是呀，雅格，你那样子是看不起我。”

他开始抗议了。不是，他一点也没有看不起她，他是钟意于

她的，仅此而已。

“这样，你打心眼里愿意和我结婚吗？”她说。他有些迟疑。踌躇了一阵后，他趁着她出神地眺望前方的时候，就从侧面端详起她来。她的面颊绯红而又饱满，短袖的印花布衫衣绷出浑圆丰满的胸脯，嘴唇润泽丰满，精赤的脖子正渗出小汗珠儿。他觉得自己的欲望重新又燃起了，末了，他附在她的耳边喃喃地说道：

“是的，我十分愿意。”

这样一来，她主动把自己那双胳膊环住他的脖子，并且长时间地吻他，简直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从这个时候起，那种无穷无尽的甜蜜的爱情故事在他俩之间进行着。他俩在每一个角落互相逗着乐儿，趁着月光在一座麦秸子的掩护之下互相约会，并且倚仗着桌子的遮蔽，在桌下用各自钉着铁件的粗皮靴嬉斗着，快乐地笑声回荡在两人之间，虽然腿上都留下了玩耍中磕碰的痕迹。

渐渐地，雅格像是厌倦了她，试图逃避而不再和她说话，不再如从前想方设法与她独处。于是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她开始怀疑进而忧虑；但不久，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最初，她不免惊慌害怕，然后便是愤怒，而且这种愤怒与日俱增，因为雅格费尽心思地躲避使她根本无法找到。

终于，在一个宁静的夜，当田庄里的人沉入梦乡，系着短裙的她悄悄地走到户外，赤着脚，穿过天井，推开那扇破旧的马房门，雅格就睡在里面那个马槽顶上盛满了麦秸的大筐里。听见她进来，雅格开始假装打鼾；而她却不管这些爬到马槽顶上，跪在他的身边，摇晃着雅格的身体直到他爬出筐来。

这时雅格才问道：“你到底要什么？”愤怒使她的身体开始颤抖，她咬紧牙说道：“我要，我要你尽快娶我，因为你曾答应过和我结婚。”雅格笑了，“哼！倘若一个人把所有和他关系暧昧的女人都娶过来，那岂不大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掐住他的脖子，不等他分开她的双手就揪倒了他，扼他在地上，贴近他的耳朵大喊着，近乎疯狂地大喊着：“我肚子大了，你可曾听见，我肚子大了。”

他透不过气来，不停地喘息着；后来，他俩都一动不动默默地待在黑暗的沉寂里，仅仅听见某一匹马从槽里拖出麦秸然后慢慢嚼碎时牙床的声响。

雅格明白他比不上她的蛮力，于是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好吧，既然如此，我一定娶你。”

但是她一点也不信任他了。

“立即，”她说，“你立即当众宣布结婚的日子。”

他回答道：

“立即。”

“你向仁慈的上帝起誓。”

他迟疑了几秒钟，然后有了主意：

“我向仁慈的上帝起誓。”

这样一来，她松开那几个指头儿，没有多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从此她一连好几天她没法和他交谈了，并且那马房，一到夜间就被用钥匙从里面反锁好，她担心招惹流言蜚语，竟不敢闹出响动来。

此后，某一天早晨，她发现另一个打杂工友进来吃饭。她便问道：

“雅格走了？”

“没错，”另一个说，“因此我接替了他的位子。”

她全身发抖了，连从壁炉里取下那只悬着的汤罐子的力气都没有了。算到大家全去上工时，她心慌意乱的走到卧房里，然后把脸儿伏在枕头上，以免哭泣的声音被人听见。

一整天里，她都试图用一种不易引起旁人猜疑的方法去探

听，但心中却无法不去想自己的不幸，乃至认为她所遇见的所有被她询问的人的笑容都是阴险而别有深意的。此后，雅格音信全无，她只知道雅格早已离开得很远很远。

二

于是，对于她，一种无边无际的痛苦的生活开始了。她像一台机器似地工作着。“设若有人知道这件事！”这种恐惧伴随着她，充斥于她的大脑，以至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抹不去的烦恼使她根本无法去思考以后的生活，以至于明明感到恶运就会到来，也找不到任何避免的方法，日子一天天地接近，无可补救，像是催命的死神不可阻挡。

每天早晨，她起得总比其余的人早，而且用一种极其固执的态度注视着一小块梳妆镜，看镜中的自己，看日渐增大的腰，希望能知道今天是否会有人发现自己的秘密，这种心灵上的煎熬带给她的只有无尽的忧愁。

不仅如此，即便是白天，她也不时停下手中的工作，为的是把自己从上到下仔细地观察一遍，看看自己的肚子是否将围腰裙儿撑得过于臃肿。

好几个月过去了。一天天地沉默下去，以至有人问她一些什么的时候，她竟好似不懂，那慌张的神情，木然的目光，颤抖着的双手使得她的老板惊异地问：

“好孩子，近来你显得比以前迟钝了许多！”

在礼拜堂里，她总躲在那根粗大的柱子后面，她不敢去忏悔室，因为怕撞见了长堂的神父，她认为神父有一种超于人类的力量能够看穿她的心事。

饭桌上，同伴们投向她的目光竟使她惊惶得发晕，她始终认为心中的秘密已经被那个看牛的小子看穿，这小子是一个早熟而又狡猾的家伙，他那闪亮的目光总在她身上绕来绕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天早晨，邮差给他送来一封信。从来没有收到过信的她，紧张得竟然站也站不住了。也许是他寄来的，她猜测着，由于不识字，她对着那张写满了字的纸儿紧张得不住发抖。她把信小心地放在衣袋里，不敢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任何人；一次次停住手中的工作，凝视那些排列得匀匀整齐而且用一个签名作结尾的成行的文字，凭空想象着自己能一下明白其中的内容。终于当那种让人发疯的焦急与挂念使她无法忍耐时，她找到了本村里的小学教师，这位教师请她坐下然后缓缓地念起信来：

亲爱的女儿，我的身体不太好，于是请邻居邓都老板代笔写信告诉你，倘若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回来。

你母亲的代笔人凯塞尔·邓都

她默默地离开了，但是一到她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她两腿发软立刻瘫倒在路边，后来一直在这地方待到了黑夜。

回到田庄里，她向田庄的主人诉说了自己的不幸，田庄的主人答应让她回去一趟，而且她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在她不在这儿的时候，他可以重新雇佣一个做零工的女子来代替她的工作。

她的母亲确是病重垂危，她到家的那一日就死了；第二天，罗莎生了一个男孩子，只有7个月大，一副小骨头难看极了，瘦得教人看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并且他好像永远感到不舒服，他那双小手干枯得就象螃蟹的脚爪，而且经常痛苦地抽搐。

然而他还是没有夭折。

她告诉别人自己已经结婚了，但是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孩子，因此她想让邻居代为抚养，他们都允诺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她又回来了。

但是，从这时候起，她那饱受伤害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陌生的爱，如同昏暗的天空中的一线曙光。这是对留在她的家乡的那个瘦弱的小东西的爱。而这种爱愈来愈强烈，甚至成了一种新的痛苦，每时每刻都侵蚀着她，而其它的痛苦此刻都算不得什么

了。只因为她不能见到他的面了。

她强烈地需要吻他，这使她感到万分的痛苦，她要亲自抱着他，亲自感受一下他的小身体的热气。她夜不能寐，白天精神恍惚，因为她想他：到了晚上，干完了活儿以后，她在壁炉前坐下，像那些思念远方的亲人一样，呆呆地望着炉火。

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些变化，开始谈论她，说她肯定有了相爱的人，并且时常就这件事跟她打趣。他们问她：他漂亮吗，个头高吗，有钱吗，打算什么时候娶你，你们什么时候受洗礼？每当这时候她逃走，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哭泣，因为这些问题刺到了她心底的深痛，她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为了摆脱这些烦恼，她开始拼命干活。她一门心思的为她的孩子考虑，想方设法要为他攒多一些钱让他生活的舒适。

她努力工作，期望能增加她的工资。

渐渐地她把周围的活儿都包了，另一个女雇工不得不被辞退，因为即然她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儿，那么留着这个女雇工已毫无用处。她在面包上，在奶油和蜡烛上，在别人大手大脚喂鸡的粮食上，在那些被旁人毫不珍异的牲口草料上，她都精打细算。对于老板的钱也是一样，她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并且，买进的东西尽量讨价还价到最便宜的价格，而田庄里的产品，却想尽办法以高价卖出，把那些出售地产的乡下人的诡计发挥的淋漓尽致，买进和卖出，劳工的管理，伙食的帐目，这些事情只有她在意。于是，不长一段时间，她成了举足轻重的人了，对于发生在她身边的事，她那独特的监督功夫使得庄园内一点差错都没有，以至于在她管理之下，田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繁盛。附近方圆三四公里的地方，“瓦兰老板的女长工”成了一个永久的话题；而田庄的主人却自豪的见人便反复炫耀：“这女孩子吗，她可是个无价之宝。”

然而，光阴似箭，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工资却没有随之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加。老板接受她的苦工，跟接受任何忠心的女工人一样，认为这只是她们应尽的义务，勤劳只不过是她们普通的表示热心的方式。这时她开始苦涩地认为，老板肯定是靠她的劳动每月进了一百五十到三百个金法郎，而她的所得却始终维持在每年二百四十金法郎，没有增加的迹象。

她决意要求提高工资了。一连三次见到老板时，到口的语硬是咽了回去，谈起了别的事。她感到了一各乞求施舍的羞愧，认为这样做很令人难为情。最后，某一天，趁老板独自在厨房里用早餐，她迟疑了一会儿，然而别别扭扭的对她说她自己想和他进行一次特别谈话。他抬了抬脑袋，略微有点吃惊，搁在桌子上的双手，一只拿着餐用刀子举向上面，而另一只拿着一点吃剩下的汉堡包，他疑惑地注视着他的女长工。在这样的注视之下，她觉得惊慌失措，后来她改变主义提出希望有 8 天假期以便能够回家去一趟，因为她感到有点不舒服。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允诺过后，他也有些拘束不安了，就又补充了两句：

“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将有话和你说。”

三

孩子快 8 个月了，她一点都认不出他了。他彻底改变了，粉红色的皮肤，丰满的脸蛋，全身圆溜溜的，活像是个用生命的脂肪做成的小包球。他那些由于肌肉隆起发圆而张着的手指头儿，露出一一种满意的样子，从从容容地动着。她欣喜若狂，热烈得如同野兽擒获一件猎物一样向他扑过去，想拥抱他。然而这种热烈的举动吓住了他，他开始狂叫呼号起来。这时候，她感到伤心欲绝，眼泪静静地流出来了，因为他不认识她，更因为他看见他的乳娘就快乐地伸出她也是热烈地喜欢着的那只胳膊。

然而从第二天开始，他已经熟悉了她的脸儿，看见她也会裂

着嘴笑。她把他带到田里，发疯般地举着他奔跑着，在树荫下心满意足地坐着；抚摸他那浑圆的胳膊后她对他说着话，他是绝对听不懂的，然而她不在乎。她还是生下来的第一次，真正对一个人完全敞开心扉，她向他吐露自己伤心的事，自己的工作，自己对他的热爱，以及自己的种种设想，最后，她不住地用种种热烈的和兴奋的动作爱抚着小宝贝，弄得他极疲乏。

她抱着他不停地在手里揉着，给他洗澡，再给他穿衣裳，这些都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甚至于津津有味地给孩子收拾种种脏东西，这也令她觉得是幸运的，仿佛这种殷勤是确认自己母亲身份的一种证明。她长时间的注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竟是属于他的，她抱着他，他便会在她手里舞动着，这时她就会自言自语着：“这是我的小宝贝，这是我的小宝贝。”

在回田庄的时候，她简直是一路呜咽。就在她进门的刹那，老板在卧房里叫她的名字。她疑惑地走进了卧房，心中产生丝丝感动之情，也说不上什么理由。

“你就坐在这儿吧，”他说。

她坐了下来，没有照乡下人的样子和老板面对面而坐，而是并排着的，彼此都沉默无语，这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

田庄的主人是个45岁的胖子，死了两个老伴，他快活却又执拗，这种情况让他感到了一种对他而言不曾有过的拘束。到最后，她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僵局，于是开始用一种空泛的神情谈起话来，他有点口吃，目光伸向远外的田地里。

“罗莎，”他说，“你难道没有想过成家过日子吗？”

她脸色忽然苍白，如同死人一样，他没有听到她的答复，就继续说：

“你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女孩子，端庄贤慧而又勤苦俭朴。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婆一定是一个男人的福气。”

她始终没有作出反应，种种念头在她头脑里交替着扰乱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她象大祸临头一样呆呆坐着，竟没有想法子来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等了一两秒钟，然后继续说道：

“你是一个明白人，一个田庄要是没有主妇，总是不成的，尽管有你这样一个出色的女长工。”

话一说完，他便沉默了，不知道再说什么了，而罗莎却惶恐的注视着他，仿佛对方是一个杀人的凶手，而他只须略动手她就会立即撒腿而逃。

沉寂了约有五分钟，他又开口了：

“喂！你同意吗？”

她面带忧愁的回答：

“什么呀，老板？”

这种回答令他始料不及，于是他脱口而出：

“当然就是和我结婚呗！”

她震惊地站了起来，随即又重新坐下，这时候她好象骨头断了导致身子散架似的倒在椅子上，然后又一动不动了，那样子如同一个突然遭受重大不幸的人。最后田庄主人不耐烦了，他说：

“快点！大家仔细考虑考虑，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呆呆地盯着他的脸，随后，眼泪忽然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哽咽地重复着：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

“为什么？”那男人问，“快点儿，不要装傻。我可以给你一点考虑时间，明天给我答复。”

他逃也似的匆匆地走了，才觉得透了一口气，似乎刚才完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似的，现在他可以确信明天他的女长工肯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尽管他的要求出乎她意料，而对于他自己来说无疑是件不错的交易，因为他久已渴望找得一个理想配偶，他认为这个女工带给他的一定超过当地最好的陪嫁。

此外，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门不当户不对的烦恼，因为，

在农村里，所有的人几乎是平等的。田庄的主人像长工一样劳作，而男长工常常也会有朝一日变成田庄的主人，女长工过了一段时日也可以上升到女主人的地位，而她们的生活习惯也照旧着，并不因此而产生任何变更。

这天夜里，罗莎没有睡，她无力的倒在自己床上，感到异乎寻常的疲惫，以至于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胡思乱想着，竟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神情恍惚，如同有人用一种特殊工具分开了她的精神，又把它扯碎了。

偶尔也会有一点清醒的时候让她如同收拾残肴般考虑种种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时她不禁极端害怕起来。

她的恐怖扩散漫延开来，而在整个寂静的田庄之中，厨房那座大钟每次悠悠的响声都令她忧愁得更加厉害。她头脑空空洞洞的，恶梦一个接着一个，蜡烛也被吹灭了。这时候，她的精神完全紊乱了，那是常常发生在逃走的乡下人身上的精神错乱，——每当他们遭受到沉重的命运打击，一种疯狂需要就驱使他们像海船躲避当头的风暴一般的逃避当头的恶运。逃离成了他们唯一的方法。

一只猎头鹰喀喇喀喇几声叫，罗莎吓了一跳，从床上猛然坐了起来，发疯般摸着自己的头发、脸和身体。半天，夜游般迷迷糊糊地起床，出房间，下了楼，来到天井。清冷的夜气使她浑身一哆嗦，一个清醒的意识跳入她脑中：逃。月亮正在田地上空朗朗地照着。为着不教什么人恰巧出屋碰见，她猫着腰，没去开栅栏门而是爬上了土坎。好容易翻过土坎，一到田地里，罗莎就发疯般跑了起来。她不管什么田埂水坑，跌跌撞撞地跑着，喉咙里不时撕出一声尖叫。拉得长长的身影紧紧追着她，像个幽灵。一只夜鸟在她头顶盘旋了几回，发出几声怪叫。附近庄子的狗汪汪吠了起来。有一条跃过土坎，追上来咬她，她竟转身向那狗冲上去，一声怒吼，吓得那畜生飞也似的逃回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窝大大小小的兔子正在一块地里嬉戏，此时被这个狂奔的田野女神似的女人吓得四散奔逃，几只小兔子随着兔妈妈消失在一条田沟里了，而兔爸爸撑着几条腿儿不停地跳着，有时候，它那带着两只又竖又高的大耳朵随着跳跃而抖动的影子，掠过那将要落下的月光，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星星呢，已隐藏在天空的深远处了，几只早醒的鸟儿喊喊喳喳叫着，天快破晓了。这个体力衰弱的女长工已气喘吁吁，最后，当晓日终于刺破了粉红色的黎明的时候她才停住了脚步。

她脚已经发胀，一点也不听使唤了，这时她望见了一个死水塘，水塘很大，里面的水在红日的映照之下如同一湾血水，后来，她提起小步儿一跛一跛的走过去，用一只手按着心窝，预备将脚浸在塘里休息一下。

她在一丛草地上坐下，那双粗布鞋已经满是尘土了，她把它脱下来，然后又褪下袜子，伸出那双发青的小腿插到了那一潭平静的、间或也吐着空气泡儿的死水里。

一阵美妙的凉意直沁心脾，然后从脚跟儿凉到喉管里去了，她呆呆地注视着这个深水塘，这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阵迷蒙的感觉，急于想把全身浸润在水里，妄想让水来解除她所受的痛苦煎熬。她不必挂念自己的儿子，可以专心享受安宁，享受圆满的休息，就此长眠不醒。于是她站了起来，两只胳膊高举着，然后向前走了几步。这时，水已浸没她的大腿了，后来大腿传来许多火辣辣的剧痛，这让她向后跳了一下，水已经淹到她的身子了，她抬起头痛苦的叫唤了一声，因为从膝头直到脚尖儿沾满了乌黑的长条蚂蟥，它们在贪婪地吸着她的生命之血，现在它们浑身已经胀得饱饱满满的。她只能任由它们贴着她的肌肉而不敢去动那些它们，由于恐怖她大声叫唤求援。这阵失望的叫号终于引起了远处一个赶着车子的乡下人的注意，他走了过来，一条一条耐心地拔去了那些蚂蟥，然后找些青草把那些伤口压紧，并且带上这

女孩子一直送到她老板的田庄跟前。

她躺在床上足有 15 天，病终于好了，这天清晨正在她起床坐在门外的時候，田庄的主人忽然出现在她跟前。

“喂！”他说，“那件事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了，对不对？”

开始，她不想回答，可是过了一阵子，她见老板没有离开的意思，并用那副顽强贪婪的眼光盯着她，她才以苦恼的口气说：

“不成，老板，我不能够。”

现在他不由得生气了。

“你不能够，孩子，你不能够，到底为什么？”

她忍不住哭了，依然重复着：

“我不能够。”

他仔细打是着她，接着劈头对她嚷着：

“是不是你早就爱上一个人了？”

她由羞愧而发抖了，支支吾吾地说：

“可能是这样吧。”

此时这汉子的脸儿涨得通红，如同罌粟花般，压抑很久的怒火像喷射的火焰，冲震得连嗓子都发抖了。

“哈！你这个贱骨头终于招认了，那么这光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这个家伙身无分文，睡在露天里过夜，饿得快要死了或者只能赤着脚跑！你说，他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却什么也不答复，他又接着说：

“哈！你不肯说……那我来替你说吧，那是约翰·鄱德禹？”

她立刻喊道：

“噢！不对，不是他。”

“那么就是彼得·马尔丹？”

“噢！不是！不是的。”

后来他怒不可遏了，附近一带的单身汉子的姓名全让他数尽了，而她呢，透不过那层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半点余力否认，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不时拿围裙角儿擦着眼睛。像受虐的羔羊羸弱而又无力反抗。她啜泣着，楚楚可怜，但是他并不怜惜，始终用粗鲁的口气固执地数着，搜肠刮肚的想探听到她的秘密，如同一条猎狗锲而不舍地在一只窠巢里搜索，只是因为觉得它一心想捕获的野物就躲在窠巢里面。他忽然象发现新大陆般高声嚷起来：

“唉！不用说了，就是雅格！去年打杂的男长工；从前听人说过你们俩经常谈天，并且彼此允诺了要结婚的。”

罗莎急得无法保持呼吸的均匀因而更加急促了，一股热血涨红了她的脸儿，眼泪也静止了，点点滴滴地留在她的腮帮子上，像是在烧红了的铁上点缀着的许多水点儿却又不被蒸发，只是定格地凝在那里。她高声嚷道：

“不，不是他，不是他！”

“真的吗，不是他？”那个野蛮的乡下佬多少露出了狐狸一样狡邪的笑容，他心里多少感觉到了一点异样。

她忙不迭回答：

“我发誓，我发誓……”

她想要指着某个神圣的东西来发誓，但又没有胆量说出它的名字，他打断了她：

“可是你们经常去那些偏僻无人的角落，饭桌上他总是盯着你看。你肯定是答应他了，对不对？”

“不，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以仁慈的天主的名义向您起誓，即使他现在跪在我面前求我，我也决不答应他。”

她的态度是那么诚恳而坚决，以致于农庄主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他像自言自语的说：

“奇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你并没有遭遇到不幸，否则肯定会被别人发现。既然一切都很正常，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拒绝他的主人呢。看来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缘故让你拒绝我的。”

她又保持着沉默，不做任何回答，她痛苦得呼吸都困难了。

他又问道：“你真不愿意吧？”

她唉叹一声说：“我不能的，老板。”说完转过身就走了。

她以为已经从麻烦中解脱了出来。这天白天剩下的时间她几乎是平静的打发掉了，可是她仍然有些精疲力尽，困乏不堪，好像她就是那匹老白马，一大清早被套在打谷机之后，就没有停息地转了一整天。

天还不晚她便躺到床上，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

半夜里，她忽然感到床上有两只手在到处乱摸着，她吓了一跳，立刻惊醒了。她听出了庄主的声音，他在她耳边小声说：“别怕，我是来跟你好好谈谈的。”起初她感到很疑惑，直到后来他往他的被窝里直钻，她才明白他所谓的谈谈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浑身颤抖起来，黑暗中她感到如此的无助，尽管梦中惊醒，她依然感到昏沉沉地，而且此刻她全身裸露，她怎能容忍那个男人躺在她的床上，她当然得拼命抵抗，但她是如此的无力，她既得跟自己的本能作斗争，天性纯朴的人都有着强烈的本能，又得跟自己的意志力抗争，性格迟钝软弱的人意志力也很不坚强。她的脸到处乱转，一会儿朝向墙壁，一会儿又朝向外面，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愿接受农庄主人的强烈的亲吻。她在挣扎中累得疲惫不堪，她的身体没有意识的在被窝里扭动着。而他早已让性欲冲昏了头脑，变得非常粗暴野蛮，突然一下子掀开被窝。于是她彻底绝望了，再也使不出气力来抵抗了。在羞耻心的趋使下，她用双手紧紧蒙住脸，像鸵鸟一样，她已断了自卫的念头。

田庄的主人一夜都躺在她身边，第二天夜间依然如故，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子了。

他俩就这样同居了。

某天早上，他向她说：“我已经安排了我们的喜宴，下一个月就结婚。”

她没有回答。能说些什么呢，她也不抗拒。抗拒能起什么作

用呢？

四

他们终于结婚了，她渐渐觉得自己像一滴水落在一个摸不着边儿的窟窿里，永远也逃不脱了，种种不幸随之像乌云悬浮在她的头顶上，就好像摇摇欲坠的岩石一有机会便砸下来。她对她丈夫的印象如同一个被她抢过来的汉子，而他有朝一日必定会明白的。后来，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不幸固然起始于这个孩子，不过她的幸福也源自于那个带来不幸的孩子。

她每年都去看他两次，每次回来之后，她变得更抑郁寡欢。

然而她已经学会轻易的隐藏住自己的恐慌而回归自然，她的心变得像无风的湖面一样宁静了，尽管她的脑子里依然怀着畏惧，但还是过着一种满意的生活。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那孩子已有6岁。现在她几乎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了，这时候，田庄主人的心境突然变得暗淡起来。

经过两三年以来，他好像心里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和一种忧虑，精神上的痛苦一点点渐渐扩大。每天吃完晚饭，他沉浸在伤心的事情中，双手抱着头，坐在桌子前，非常郁闷。他开口说话更激奋，有时，可以说很粗暴；并且竟然像心里有一些反对他妻子的隐衷，因为他一直用强硬语气中带有忿恨地和她说话。

一天，邻居的一个男孩子来到庄子上要买鸡蛋，由于她正在忙于平日的活儿，对孩子不大耐烦，这时候，她的丈夫忽然走了出来，而且对她很凶狠的说：

“如果这孩子是你生的，你大概不会这样对待他。”

她一时很惊奇，没能回答她，而后，她回到了屋子里，同时揣着各种被人惊醒的忧郁。

吃晚饭了，田庄的主人没和她说话，不看她，并且好象厌恶她，蔑视她似的，总之，像是知道了点某些事情一样。

她觉得莫名其妙，晚饭后竟然不敢单独待在他旁边，她躲避了，并且一口气冲到了礼拜堂。

夜色降临了，礼拜堂里狭窄的中央一片晦暗，在很远处靠着唱歌台的地方有一路的脚步声在缓慢徘徊，因为掌管法器的同事正开始布置圣体龛子的那盏通宵长明灯。那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忽明忽现，但罗莎好象看到了一点点最后的希望，于是，她睁大了眼睛紧盯着它，跪下了。

这盏守夜的小灯伴随着一阵链子的响声升到空中了。不久，一阵木鞋有匀律的跳动声在堂里的石板地上响起来，同时还传来了一阵由于牵引绳索而导致的摩擦声，这时，那口大钟奏着了晚祷歌，音律弥漫在浓雾之中了。在圣器室管理人要出动时，奔到他面前：

“堂长先生在家吗？”她问。

他回答道：

“我想他应该是在家，每次晚祷歌奏起时，他就开始吃夜饭了。”

于是她浑身颤抖，哆哆嗦嗦地打开堂长家的栅栏门。

这教士的确正在吃饭。他看见了她便示意让她做下来。

“噢，噢，我清楚你来这儿的原因，您的丈夫曾经跟我谈起过。”

这个可怜的妇人感到浑身无力，一点儿勇气也没有了，教士接着说道：

“您需要什么呢，孩子？”

接着，他迅速地咽下了几勺美味的鲜汤，从嘴角边漏出许多汤，落在他那件紧绷着肚子的道袍上，油光可鉴。

罗莎不敢开口，也不敢恳求或者是哀求；站了起来，堂长却鼓励她道：

“勇敢一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默然离开了。

她回到田庄，简直想不起来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帮工们已经走了，男人在那片果实累累的稻田边上，干蹲着，等她。她笨重地倒在他脚边，眼泪婆娑的呻吟着。

“究竟为什么你这样恨我？”

他扯着嗓子粗暴的叱骂开了：

“我就有一个心事，我要一个孩子，真见鬼！男人讨老婆不是为的要两口子就这样孤孤单单蹲到老，我的心事就在这儿。母牛不生犊儿，简直就一文不值。老婆也是一样，不生孩子也如同废物。”

她终于放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地重复说道：

“可这不是我的错儿呀！可这不是我的错儿呀！”

他于是脾气略略收敛了一点，又说道：

“我没有怪你，但这终究叫人窝火。”

五

从这天起，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生一个孩子，是另外的一个孩子；口上也是逢人便说。

某个邻居家的女人送给她一个秘方：每天晚上给男人喝一杯水，水里掺上一撮柴灰。田庄主人完全照办了，但是依然未见成效。

他俩商量着，一致认为：“肯定会有其它的秘方。”于是他俩到处请教旁人。有人指点他俩说离他们的村子十法里以外住着一个牧羊人，于是某天瓦兰老板套上他的双座小马车，动身求教于他。

那牧羊人交给他一个大面包，面包里面夹着野草，外面则画了好些符咒，并且叮嘱他俩在晚间行房前后必得各吃一点儿。

他们把这块大面包完全吃完了，但是奇迹仍然没有出现。

某小学教师透露给他俩好些秘密，据说是些极其灵验的爱情秘传，当然乡下人是懂不懂的。他们又认真的试验着，但毫无用处。

堂长建议他俩到斐冈朝圣血堂。于是罗莎跟着一大群信徒一同膜拜在那修道院里，后来，她虔诚的祷告声，混在了那些乡下人心里生出来的粗俗愿望的乞求声中，她哀恳着正被所有的人目之所望的“那一位”给她再次生育的机会。这次又白费了。这样一来，她意识到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失身而遭到报应了，这种想法给她带来了漫无边际的痛苦。

她整日的忧愁而导致身体衰弱了，她丈夫也衰老了许多，正像人们说的“忧心忡忡”，她感到绝望，因而更显得憔悴不堪。

于是他俩之间渐渐有了吵闹。他不断的辱骂她，打她。整日的争吵着，到了夜间上床的时候，因为怨恨他气喘吁吁，各种侮辱和污蔑之词都加在她身上。

一天晚上，他似乎有些江朗才尽，再也不想不出折磨她的新花样来，于是硬是把她从床上拽起来，想把她拖到门外去淋雨。她并不服从，于是他掐住她的脖子。猛烈地挥动着拳头打她的脸。她即不还手，也不说话。这更加激怒了他，他跳起来，疯狂地狠命打她。她感到绝望了，反抗起来，猛的一推，他便撞到墙上了，她坐了起来，然后声嘶力竭的叫嚷着：

“我生过一个孩子，我能生的，是雅格的孩子，就是你认识的那个雅格。他说过要娶我的，可是他却扔下我跑了。”

他惊呆了，愣在那儿，跟着她一起激动起来，他自言自语的重复着：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她痛哭起来，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哗哗直流，她哽咽着说：

“我当初嫁给你就是因为这个缘因。但是我不能让你知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否则我和我的孩子都会饿死，你不会给我们饭吃的。你没有孩子，你不懂，你不懂！”

他依然没有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不知不觉咕哝着：

“你曾有一个孩子？你曾有一个孩子？”

她抽泣着回答说：

“从前你强逼我嫁给你，而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不愿意。”

这样一来，他下了床，把蜡烛点上，双手挽在背后，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她却始终倒在床上。忽然，她踱到她面前，说道：“那末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了，如果你真的曾经生过一个孩子的话。”她没有作声。他开始来回晃动了，然后又停住，他问道：

“你的小宝贝几岁了？”

她喃喃低语：

“现在快满6岁了。”

他又问道：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她悠悠地说：

“我怎么能够说出口啊？”

他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

“那么，你赶紧起来。”他说。

她费着好大劲才站起来，等她靠着墙立好以后，他突然笑起来，像在快活日子里一样的哈哈大笑，惶恐而疑惑，他便接着说道：

“那么，我们去把那孩子接过来吧，既然咱们不能生育。”

她惊诧不已，要不是因为她正疲乏无力，肯定早已跑出去了。但是田庄的主人无措的摆弄着自己那双手，轻轻地说：

“本来我还打算领养一个呢，现在可好了，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了。以前我还向堂长说过领养一个孤儿呢。”

以后，他始终是笑着亲吻着她那泪眼朦胧的、惊慌未定的妻

子的两颊，最后，仿佛怕她听不见似的，他大声说：

“快点儿，孩子他妈，快去看看是否还有点汤，我可是饿得足以吃下一罐子。”她迅速穿好短裙，然后他俩一同下楼来了；后来当她跪着点燃锅子下边的火时，他继续喜气扬扬地跨着大步儿在厨房里溜达，并且重复地说着：

“既然如此，这的确令我兴奋，这绝不仅仅是嘴里说说而已，我心里确实很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戴家楼

—

每晚 11 点左右，大家都会去那儿，这件事如同上咖啡馆似的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

他们始终是七八个人在那地方碰头，然而他们并非行为放浪的人，而是非常体面的，受人尊敬的人，以及商人或者年轻的城里人，他们一边喝着那些修道院药酒，一边还戏弄着那地方的姑娘们，或者他们还会恭恭敬敬地找女东家，那个被大家所敬佩的“马丹”谈点儿话。

然后，在 12 点以前，顾客们都会回家睡觉。偶而年轻人会通宵蹲着不走。

这一家店座落在圣艾坚堂后面一条小街的拐角处，尽管店里很小，却充满着家庭气息，它被油漆成黄色，从窗口向外眺望，一眼便可望见那个满是卸货船只的港内碇泊区，人们把那个地方称作“水库”，它其实是个大盐碱滩，在它的后面以及岸上，那座银灰色的古老的礼拜堂也依稀可见。

那位马丹原是欧尔州一个很好农民家庭的女儿，她接受了现在这种职业如同开女帽店或者内衣店般地自然。对于认定卖淫是一件丢脸的行业这种偏见，在城市里是强烈而根深蒂固的，然而在诺曼第的农村里，却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心理。农村里的人说：“那个生意很不错。”于是鼓励自己的孩子经营妓院，这在他们看来，跟去掌管一所女生寄宿学校一样正常。

这家店得自于一份遗产，从前的主人是她的一位年老的舅父。马丹和她的丈夫当时正在伊弗朵附近经营小客店，他断定斐

冈的买卖对他们来说利益更大，于是卖掉了小客店。随后，在某天早上他们夫妇二人来到斐冈，接收了这个因为无人经管而濒临倒闭的店。

因为他们正直可靠立刻赢得邻居和他们的店员的爱戴。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以后，马丹的丈夫死于脑充血。原来新职业使他整日无事可做，终于导致筋骨发软，身体肥胖，糟糕的健康状况最终断送了他的生命。

自从马丹寡居以来，早已对她垂涎的顾客对她更加渴慕了；但是据传闻她是绝对谨慎的，并且那些在这儿食宿的姑娘也一点都没有在她身上发现过什么。

她是高大而丰满，待人和蔼可亲。因于整天被关在这所晦暗的房子里，她变得皮肤苍白，像涂了一层肥油，闪闪发亮。一层薄薄的刘海像是新生而又烫过的假发附着在她的额头上，给她平添了一种少妇的风韵，但和她体形的成熟很不协调。她总是乐呵呵的，脸色开朗，喜欢打趣说笑，她做得恰到好处，她那谨慎风度还没有被这种新职业所消耗。她对那些粗俗的字眼儿感到极端的厌恶，并且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识好歹的用真实的名称来称呼她所主持的商店，她就绝不客气。立即拉下脸来发脾气，总而言之，她性情文雅的，尽管她对待店里的姑娘们如同是自己的朋友，她还是常常解释说自己和她们的不是同一阶层。

除了星期日以外，有时她也带着几个姑娘坐上租来的马车出游，她们深入伐孟山森林，来到那条小河边的草地上玩耍，她们发疯般地奔跑，玩儿童游戏，就像一群刚从寄宿学校逃出来的女学生，新鲜空气陶醉了这些不常出门的人，她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大家在草丛里嚼着熏腊的冷肉，一同喝苹果酒，直到日落西山，她们才带着一种满足的疲倦和美妙甜蜜的感觉回家；在车子里大家吻着马丹，就像吻一个和善随和的好母亲。

这家店共有两个人口。一种情形暧昧的小咖啡馆安置在拐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处，那是专门为傍晚时来光顾的小市民和海员准备的。两个女店员专门来负责这项买卖，满足这一部分顾客的要求。她们有一个助手名叫弗里兑力，他个子矮小，头发金黄，没有胡子，像一头牛一样的健壮，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在那些摇摆不稳的大理石桌上摆上大瓶的葡萄酒和小瓶的啤酒，然后用胳膊勾住酒客们的脖子，稍微倾斜着轻轻坐在他们的大腿上，一杯一杯地劝他们喝酒。

另外三个姑娘（她们一共五人）似乎地位颇高，她们属于贵族阶层，专门服侍二楼上的客人，一般不会轻易下楼，除非是楼下有人指定要她们，而二楼上此时又不需要她们时才下楼。

朱庇特沙龙里聚集的都是本地的中产阶级，墙上用蓝色墙纸糊得平平整整，上面挂着一幅很大的壁画，画中是躺在一只天鹅身子下面的勒达，要想来这个地方必得经过一条旋转楼梯，下了楼梯便会看见一扇临街小门，表面看起来非常简陋。小门上面特意做了一个装着栅栏的壁洞，以便安置一盏小灯，通宵亮着就像城里那种嵌在墙壁里圣母像脚下的小灯。

房屋已经很古老了，因潮湿而散发着一股霉味。偶尔，过道里会有一阵科隆香水的香味飘过，或者坐在底层喝酒的男人打雷似的粗声叫嚷着，喧闹声震得二楼的那些先生们头脑肿胀，烦躁异常，这使得他们更加厌恶那些粗俗的汉子。

马丹视顾客为亲朋好友，跟他们亲密无间，她从不离开沙龙，因此他们经常给她讲一些城里的奇闻异事，她对这些也很感兴趣。她的正经的谈话可以把这些大人物从那三个姑娘的胡搅蛮缠中引开，对他们而言，好像暂停这些猥亵的玩笑，稍微休息一下，他们决不恣意放纵，而是有所节制地胡闹一番，他们认为每天晚上由妓女陪着喝一杯利口酒无伤大雅。

二楼的三位姑娘叫飞尔南荻、拉斐儿和泼妇乐骚。

店里的人员都经过周密而严格的挑选，尽管人数有限，然而

她们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典型。代表了各类女性品性，这样有利于满足每个顾客的需求，即使有时不完全符合某人理想的标准，但也是相差无几。

飞尔南荻代表着金发女郎型，她个头很高，胖得几乎近于臃肿，但却虚弱无力，她原本也是一个农家姑娘，一脸无法消除的雀斑，淡金色的短发稀稀落落地盖在脑壳上，如同是梳理过的苕麻。

拉翡儿是一个马赛女人，她曾混过许多海港，是个老油子，在这儿充当着不可缺少的犹太美女角色，她身材纤瘦，一幅脸蛋子涂满了胭脂。她那头通亮的黑头发用牛骨髓擦试得在两鬓卷成钩形。她的眼睛，右边那一只有点眼翳。否则的话，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那条弯弓式的鼻梁垂在颇为发达的下巴上，上面有两粒新装的门牙，而下面那些牙齿却截然不同，这些旧的牙齿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变得和陈旧的木料一样。

泼妇乐骚大肚子，小短腿，让人以为是个小圆肉球。从早到晚她都发出破锣般的声音，轮流地唱着种种放荡或是伤感的歌曲，她也特别喜欢讲那些没有结局而又毫无意义的故事，只有在吃东西时她才暂停那不知疲倦的唠叨声，但只要不吃东西，唠叨声便又响起。尽管她脂肪过多而肢体细小，她却非常好动，身子像松鼠一样轻捷灵敏；并且她总是嘻笑不已，声音尖锐，不管在哪儿，在卧房里，在阁楼里，在楼下客座上，她都可以连续不断地爆笑，并不需要有何缘由。

底层的两个姑娘，路易斯绰号叫老母鸡，弗洛拉腿由于有点瘸，而被人叫做跷跷板。其中路易斯总是系着一条三色的宽腰带，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女神”；弗洛拉打扮成自己心目中的西班牙女人，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在她的红头发里那些铜质的西昆一晃一晃。总的来说她们的打扮像过狂欢节的厨娘。与所有低层妇女一样，她们既不难看也不好看，是真正的旅店女佣人模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港口上的人给她们起了个绰号叫“一对唧筒”。

在这五个女人之间笼罩着嫉妒而又充满和平的气氛，太太的情绪始终是那么好，并且善于从中调解，这种和平气氛不容易受到破坏。

这家是小城里仅有的一家企业，因而生意兴隆。它的外表因为有了马丹而显得非常体面，她对任何人都那么和蔼可亲，那么殷勤体贴，她的善良心地远近闻名，因此人们对她极为敬重。那些人百般讨好她，只要她对他们稍微亲热一点，他们就马上沾沾自喜，受宠若惊。他们如果白天为了买卖上的事相遇，就会说：“今天晚上，还是老地方，”就像跟人说：“吃过晚饭，上咖啡馆，好不好？”

总之，戴家楼是这儿的娇娇者，每天很少有人错过这儿的约会。

然而，五月里的一天晚上，第一个来的是从前的市长。他发现门关着。栅栏后面那盏小灯也没有被点着。房子里死一般地寂静，他开始敲门，由轻轻地敲到用力地敲门，仍然一点回音也没有。于是他沿着街道慢慢地往回走，走到菜市广场，遇见了正要向同一地点去的经理迪韦尔先生，他们一块儿折回去，也徒劳无效。突然传来很大的喧闹和噪杂声，于是他们试着绕这所房子走了一圈，才看见一大群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正在挥着拳头砸击咖啡馆被放下了的活动门板。

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两个中产阶级立刻都逃走了；但是轻轻的一声“喂”制止了他们，原来是咸鱼行经理，他认出了他们，并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告诉了所发生的事，他听了后非常气愤，因为他是个结了婚的人，而且又有子女，行动不便，只能在星期六到戴家楼来，他用拉丁语说是“为着力求安全”，而实际上这是暗指一项有关卫生的治安措施。他的朋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友波尔德医生曾经把定期检查的消息透露给自己，确定了

夜假。这一天正是他的夜假之日，而这种情况竟要耽误他整整的一周了。

这3个人在碇泊区转了一个大圈，在路上遇见了年轻的斐礼卜先生和班贝斯先生，前者是银行家的儿子，是个有名的主顾，后者是本地的税务局长。他们又都从犹太人行街走回来，目的是再作最后的努力。但是那些怒不可遏的水手们包围了这所咖啡馆，朝里面乱扔石头，一边嚷着。于是这5位属于戴家楼的顾客都赶紧退回来，在街道上漫无目的走着。

他们还撞见了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随后又碰见了商业法庭的审判员华斯先生，他们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散步。他们最后走到了防波堤上。他们在石栏杆上并排坐下来，望着浪花朵朵，波光粼粼的水面。水面上的泡沫在黑影里形成了许多发光而一显即逝的白色痕迹，波涛拍打着岩石，发出的单调的声响在夜色中响彻整座悬崖。在他们愁苦地坐了一会儿之后，都仑伏先生发表意见了：

“真倒霉。”

“扫兴到了极点。”班贝斯先生接着说。

最终，他们都慢悠悠地不情愿地走开了。

走过了建在地下被人视为“林下”的那条街，他们又从“永保盐田”的木桥上走回来，从铁路附近又回到了菜市广场。这时，税务局长班贝斯先生和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正谈到了一种可作食品的鲜菌，他们两人中有一个肯定已经在附近寻找到了这东西，接着又进行了一番争论。

他们由于烦躁而发生了愤恨的情绪，如果其余的人不来调解，他们也许会大动干戈。于是火冒三丈的班贝斯先生退出去了。然而又在前任市长布兰先生和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之间又发生新的争执，主题是税务局长的薪水和他能够为自己创造的财富问题，种种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雨点般辟辟啪啪地从双方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倾倒出来。这时候，突然一种暴风雨般骇人的喧嚷爆发了，那群不愿在一家关了门的咖啡店外徘徊的水手们涌到广场上来了。他们排成对儿挽着臂膊，组成一道长的行列，并且怒气冲天地咒骂不停。

这一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在某一家大门底下躲着，那些狂吼的群众向修道院的那个方向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听见那阵喧嚷如同去远了的雷声一般沉下去了，最后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恶语相攻的布兰先生和巨布伊先生，没有向对方道别就各自走开了。

其余的4个人又重新迈开了步子，并且本能地再由下面的道儿向着戴家楼走去。而戴家楼，始终是关着的，寂静无声的。一个顽固的醉汉，轻轻儿敲着这咖啡馆的前门，随后又停住不敲而用低声叫着堂倌弗里兑力。他明白了绝没有谁会答复他，于是打定主意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来等候变化了。

这些资产阶级正要退下来，这时候那一群闹轰轰的海员们又出现在街口。与此同时法国水手们狂吼着《马赛曲》，英国水手们狂吼着《大不列颠国歌》。发生了一阵向着直立墙壁的全体冲锋，随后那些愚昧粗鲁的家伙组成的人流再向着堤岸涌过去，于是这两国的水手就在那儿发生了一场拼搏。在混乱之中，一个英国人被打断了臂膊，一个法国人被打塌了鼻梁。

那个留在门外边的醉汉，现在如同倔强的孩子见了鬼似地哭起来了。

最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都各自散了。

逐渐地，这个被喧嚷破坏了的的城市上空又恢复了宁静。时而有一阵烦躁的人声从远处传来一会儿又在远处消失了。

只有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独自游荡着，他为要等候下星期六的到来而伤心，并且希望有一个机会，这偶然的的机会在别的人

肯定会感到莫名其妙，在他自己也不能了解，他认为警务当局听任一所归他们监视的公用商店关门是无法让人高兴的。

他又回到老地方去了。四处窥探，力求找到理由，他最后发现防雨板上粘贴着很大的一张纸。他立刻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蜡烛，看清楚了几个笔迹不匀的大字：由于第一次领圣体，关门。

很清楚，这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他走开了。

那个醉汉现在睡着了，直挺挺地躺着，拦着那张恕不招待的门。

第二天，所有的老顾客，在臂膊下面夹着纸头，一个跟着一个，假装着有事的樣子走过这条街，并且每一个人都偷偷地来读这张神秘的告示：由于第一次领圣体，关门。

二

马丹娘家的姓是里韦，她有一个以细木匠为业并且已有家小的兄弟，他名叫约瑟甫，住在他们的故乡欧尔州的味乡。马丹以前在伊弗朵开小客店的时候，曾经负担了这兄弟的女儿举行受洗礼的开销，她给这个侄女取的教名是康司丹丝。这个细木匠知道妹妹境况不坏，他并没有忘了她，尽管双方都因为受了职业的牵连而且居住的地方相距又远弄得不能够常常碰面。但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快有十二岁了，这一年决定教她去第一次领圣体，所以他握住了这个接近的机会，写了封信给他的妹妹，说是这场礼节的开销完全要靠她。本来他们父母早已死了，她不能拒绝这种为了她的侄女而提的要求，因此答应下来。他的兄弟，更一心指望这种拉拢可以教妹妹立一个有利于这个女孩子的遗嘱，因为马丹是没有子女的人。

他妹妹的职业绝不影响他的廉耻心，并且，尤其是当地谁也不知道什么。有人谈到了她仅仅说：“马丹是斐冈的一个资产阶级妇人。”这话就任由旁人揣测她如何能够靠年息过生活了。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斐冈到味乡，大家至少算它是二十法里；而赶一段二十法里的路程，在农村老百姓的眼里竟比一个航海人之超越大西洋还要费事。味乡的居民从没有到过卢昂市；而又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斐冈的居民走到味乡去，味乡是一个埋在平原中间的五百来户人家的小市镇，而且又属于另外一州。结果彼此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了。

但是，领圣体的时间近了，马丹感到了很大的困惑。她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她去照料买卖的人，所以即使把自己的店子仅仅放任一天，她也放心不下。因为楼上和楼下的贵妇人，这两者之间的种种竞争而导致的战争必然会爆发；此外，弗里兑力一定会喝醉，他可以无缘无故地得罪人。她最后决定随身携带自己的全部人员，至于那个男工，她给了他假期，直到第三天为止。

这个兄弟得到了消息，并不反对，并且自愿供这全部道伴住宿一宵。所以，星期六早上，八点钟的快车，在二等客车的一个车仓里马丹和她的全部道伴出发了。

由开车之后一直到白时乡，她们都没有遇到同仓的旅客，所以聒噪聒得像是一群喜鹊了。但是在白时乡却上来了两夫妇。一个乡下老头儿，披着一件蓝布罩衫，领子发皱，宽大的袖子在手里边收得紧紧的，绣上些儿白花做装饰；顶着一顶古式的高帽子，四周的丝绒变成了红不红黑不黑的，活像是一圈倒竖的毛；一只手抓着一柄绿的大雨伞，另一只手挽着一只很大的篮子，篮口露出三只鸭子的神色惊惶的脑袋。女的呢，一身硬挺挺的全是村庄式的打扮，有一副母鸡一样的面貌，带着鸡嘴样的钩子鼻梁。她坐在她男人的旁边因为在一个这样穿金戴银、光彩照人的团体中间，一直不敢动弹。

在车仓内有一种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的光环。马丹全身从头到脚都是蓝色的缎子，披着一条鲜红的，闪光的法国仿真羽纱的大围巾。飞尔南狄把自己包在一条苏格兰式的裙袍里喘息，裙袍

的腰身原是靠着她女伴使劲才缚好的，所以她本来颤动的胸部被托住了，使它变做一对像被包住的液体一般始终摇荡不停的山峰。

拉翡儿戴着一顶翎毛帽子，像是一只落满鸟儿的鸟巢，穿着一套洒金的青莲色衣裳，的确有点适合于她那副犹太女人相貌。驮马乐骚配着身上那条宽边镶滚的玫瑰色短裙，像是一个过于肥胖的孩子，一个肥胖的侏儒；至于“两条唧筒”的装束古怪得像是从古老窗帏中间剪下来的，上面的图案枝繁叶茂，都是十九世纪法国王室复辟时代的产物。

自从车仓里不单是自己人以后，这些贵妇人立刻表现出一种庄重的神情，并且开始谈论许多高雅的话题来提高自己的身份。然而在翻培克的車站，上来了一个蓄着金黄色大胡子的先生，他戴着许多金戒指和一条金链子，在自己座位的上面放了好几个用棉布包成的包裹。他表现出了一种幽默和孩子般的天真的神情。他微笑着施礼，并且轻松地问道：

“这几位可以调换防地吗？”

这问题在车厢里留下了使人感到尴尬的气氛。然而马丹终于恢复了庄重的神情，于是，为了挽回集团的面子，她干脆地答复道：

“您可以讲点儿礼貌！”

他赔罪道：

“请您原谅，我本想说调换修道院哟。”

马丹似乎找不到什么有待答辯的理由，或者也许对这种纠正感到满意，于是闭紧了嘴唇行了一个庄重的敬礼。

这时候，这位坐在驮马乐骚和乡下老头儿之间的绅士模样的人，开始对着那三只从篮子里伸出脑袋的鸭子扮着鬼脸；不久以后，在他认为自己已经引动了他的观众的时候，就动手来摸这些鸭子的脖子，还对它们说出一些幽默话语来为大家解闷：

“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小池塘！关！关！关！为的是去认识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铁板和火光！关！关！关！”

这些可怜的家禽为逃避这种温存，都扭开自己的脖子使出惊人的力量，想挣脱柳条的束缚；后来忽然三只一齐发出一阵表示处于危急中和伤心的叫唤：“关！关！关！关……”这时候，在这些娘儿们之间爆发了一阵狂笑。她们向前俯下了身子去看，大家发疯地对于这些鸭子发生了浓厚兴趣了；而那位先生格外努力表演他的聪明而又使人的手段。

乐骚也来参加了，她从她邻座旅客的脚子上面俯下了身躯，吻着这三个家禽的脑袋。每一个姑娘都要仿照她来吻它们了，于是那位先生就让她们坐在自己的膝头上，颠着她们，拧着她们，偶尔她们用“你”字来做称呼了。

比他们的家禽更为惊慌的那两个乡下人，都眯着发愣的眼睛不敢动，满是皱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儿生气。

于是本来做推销工作的这位先生，开玩笑一般地提议拿几条吊裤子的背带送给这些贵妇人，接着就从包裹里取下了一个打开了。这就是就是一种诡计，包裹里装了许多袜子吊带。

这些吊带都是用绸子做成，蓝色的，粉红的，大红的，紫色的，青莲色的，红得发光的，都有一副用两个互相搂着的镀金爱神镶成的金属圈子。这些姑娘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然后仔细看着这些样品，显然女性接触一种装饰物件的天生慎重态度约束了她们。她们用眼色或耳语问着对方，也同样互相答复。而马丹，她摆弄着一双橙黄色的，舍不得放下了，这一双比其余的宽大也显得庄重些：的确是女装用的袜子吊带。

这位先生怀着一种自信等着，他说道：

“快点儿，我的小猫儿，应当试试这些东西。”

掀起了一阵风浪般的惊喜之声，接着，她们如同害怕什么强暴行为似地绷紧了自己的裙子。他呢，不慌不忙地抓住他的时机。他高声说道：

“既然各位不喜欢，我包好了。”然后又狡猾地说，“我可以送一副给那些来试吊带的，听清楚了自己挑选。”

但是她们都不愿意这样做，很庄严地重新挺直了自己的身子。然而“两条唧筒”由于他更换了提议已经很扫兴了。尤其跷跷板佛洛娜，她受了欲望的压迫，显然有些犹豫不决。他催促道：“快点儿，我的孩子，拿出勇气来吧；拿去吧，这双青莲色的，它和你的衣裳很配。”这样，她主意打定了，撩起了自己的裙袍，露出了那两条勉勉强强箍在粗纱袜子里面如牧童一般的粗腿。这位先生弯下了腰，扣好了她的膝盖下边吊带的圈子，然后又扣好了上边。接着轻轻地抚摸着这姑娘，使得她突然缩着身子一面发出几声轻微的叫唤。系好的时候，他把了这双青莲色的送掉了，又问：“轮到谁？”大家高声叫着：“轮着我！轮着我！”他从驮马乐骚开始。由于她摆出了一双臃肿的东西，那么滚圆，看不见踝骨，正是拉翡儿所谓的“腿子香肠”。飞尔南狄身上那两根健壮的柱子让这推销员目瞪口呆，她受到了他的赞美。至于犹太美人那双枯瘦胫骨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老母鸡露绮思闹着玩儿，把裙子罩在这位先生的头上，于是，马丹为了制止这种不成体统的恶作剧，只好来干涉了。最后马丹伸直了自己的双腿，一双有脂肪又不乏筋肉的诺曼第种的漂亮小腿，这个惊喜交加的推销员用献媚的姿态脱下了自己的帽子，以地道的法国绅士的身份来向这条可敬的小腿致敬。

在昏乱之中冻得如同木头的两个乡下人，都用一只眼睛从旁斜瞅着：他们像是两只鸡，以至于这个金发长髯的汉子站起身来对准着他们的鼻子”格——格——里——格”像雄鸡似地啼了一声。于是一阵狂欢的风暴又被重新激起了。

这两个带着篮子、鸭子和雨伞的老年人在木德乡下车了，接着大家听见了那妇人一边走一边向她丈夫说道：“这又是一些到该死的巴黎去的野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爱开玩笑的推销员闹得太离谱了，使得马丹心里想强迫让他归复原位，他在卢昂下了车。她如同说教似地说道：“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怎样和初次会面的人说话。”

她们走到瓦塞尔，换车了，在下一站她们就找到了约瑟甫·里韦先生，他正拉着一辆套着白马而且塞满着椅子的大车在那儿等候。

这位木匠彬彬有礼地吻了这些贵妇人，并且帮她们上了车子。三个坐在靠后的椅子上；拉翡儿，马丹和她的兄弟坐着靠前的那些椅子；至于乐骚，由于没处坐，只好将就坐在高大的飞尔南荻的膝头上；而后，大家就起程了。不过，这头矮小的牲口猛然而又迅速的飞快步子，车子立刻吓人地颠簸起来，那些椅子都开始跳舞，旅客们坐不稳，带着木偶的动作，一张张害怕的脸上，因为恐慌的叫唤不时被一阵更强烈的动荡所打断，他们左右乱晃着。她们攀着车子的两边，有的帽子滑到脊梁上去，有的盖着鼻梁，有的压在肩头。然而发了疯的白马一刻不停地跑着，挺直了脑袋，伸直了那一条光秃得活像鼠尾的尾巴还不时拍打着臀部。约瑟甫·里韦，一只脚伸在车辕上，另一只弯曲着被压在身躯下边，双肘高高地举起，拉着缰绳，喉管里不时吐出一声好象母鸡召唤鸡雏的声音，使得那匹矮小的马的双耳竖了起来，更加飞速地跑着。

从公路两侧是碧绿的郊野。正在开花的油菜宛若四散地展开了一幅黄澄澄的波动不息的大地毯，从中散出一阵清香，一阵被轻风带到远处的醉人的甜香。在那些即将成熟的裸麦丛里，许多束车菊露出了浅蓝的小花朵儿，这些妇人都想去采，然而里韦先生却不肯停车。偶尔有一片仿佛被浇过鲜血的地里满开了红罌粟花。在被那些盛开的鲜花陪衬的田原中间，大车像是载着另一簇更艳丽的花，白马快步拉着它前进，忽然它在一座农庄的大树后消失了，穿过了大树枝叶的掩蔽范围又露出它的身影，随后，又

飞越过那被红蓝两色点缀过的庄稼，载着那些妇人飞驰于灿烂的阳光之下。

当一行人到达木匠门口之时，正是一点钟了。

这时，妇人们面如土色，因为动身以后，她们粒米未进，滴水未沾。里韦太太急步上来相迎，一把她们扶下车来，依次拥抱。对那位被她当作稀世珍宝的“小姑奶奶”，她更为暧昧地吻上一下，以示奉承。随后，大家在木匠的工作房间用了餐。室里早已不见那些日常用具，因为它们已为明天的酒筵让出了位置。

炒了鸡，油炸肠包，苹果酒，使在座各位无比兴奋，里韦手举酒杯，恭敬地向各位敬酒。随后，碰了杯。他妻子则是忙里忙外，张罗个不停。时不时地还殷勤地到每位客人身边，道一声：“这菜，合您的口味吗？”屋内弥漫着木工房特有的清香。

席间，大家问起了那个小姑娘，可她去教堂作礼拜了，到傍晚才能回来。

于是，饭后一行人等一涌而出，参观市容。

一条公路横穿小镇，沿街开着许多小店：柴米油盐日常用品样样俱全。被一座小小的公墓包围着的礼拜堂在这条街道的尽头，四棵异常高大的菩提树盖住了整个礼拜堂。那是用碎石块儿砌成的，没有任何艺术成份，并且顶着一座石板盖顶的钟塔。从礼拜堂再往镇外走去，郊野就展现在眼前了，郊野由一些横七竖八的树丛组成，树丛里藏着好些农庄。

里韦由于礼貌，尽管身着工人衣裳，却大大方方地挽着他妻子的臂膊散步。拉翡儿的金光耀眼的裙袍使他仍然有着鼻涕的儿子感到了惊奇，钻在拉翡儿和飞尔南荻二人之间，圆球样的乐骚同着老母鸡露绮思和疲倦而微跛的跷跷板佛洛娜三个跟在后面加快了脚步。

镇上的居民都到门外来看了，孩子们停止了他们的游戏，一幅漏缝儿的窗帏里隐隐地藏着一个戴着印花布小帽的脑袋；一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几乎失明撑着拐杖而的老妇人，如同对着宗教游行队伍虔诚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并且每人用眼光追着这些来自遥远的城里的漂亮贵妇人，因为她们都来参加约瑟甫·里韦的女孩子第一次领圣体礼，一种无法估量的敬意集中到了这位瘦高的木匠身上。

她们在经过礼拜堂的前门时，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一阵由尖锐的小嗓子发出的向天空高唱的《诗集》；但是马丹阻止大家走进堂里去的脚步，免得打搅那些可爱的女孩子。

绕着郊野走了一周，主人介绍了主要财富及田地的收成和家畜的生产量以后，约瑟甫·里韦才把这一群妇人领回到家里去安排。

地方不是很宽绰的，他指定了每两个人住一个屋子。

这时，里韦到工作室里的刨花上心满意足地去睡觉；他儿子和他的妻子睡在一张床上，而旁边的屋子被飞尔南荻和拉翡儿霸占，露绮思和佛洛娜在厨房里摊在地上的一小块褥子上挤在一块儿睡觉，乐骚独自占住楼梯上巴掌大的紧靠着一个小木阁儿的门边那间阴暗的小屋子，那个领圣体的女孩子这天夜里就睡在小木阁儿里。

这女孩子在回家后，一阵“吻雨”砸到她脸上了：所有的娘儿们都带着那种温柔四溢风情万种的动作要来和她温存一番，这种装腔作势的职业习惯，先头在客车里使她们已经和鸭子都吻过了。现在，每人轮流抱着她坐在膝头上，抚弄着她那些柔软的金子般的头发，在突兀而热烈的亲昵中箍着她不肯放手了。这个很聪明而对宗教无比虔诚的女孩子，如同受着赦免令的封锁一般，无奈而又深思地任由她们这样做。

白天已经够她们受了，大家吃完晚饭之后就立刻上床了。具有宗教氛围的茫茫无边的田园寂静包用在这个小小市镇的四周，是一种安宁得使人感动并且远达星群的寂静。姑娘们从来是和公共场所的喧闹晚会分不开的，这时睡熟了的乡村的沉寂使得她们

彷徨起来。她们有些发冷了，然而并非由于天冷，而是那种从骚动不安的心里而生发的寂寞令人寒栗。

她们上床，便相互依偎着，抵御着田园的静寂与无尽的困倦。驮马乐骚百无聊赖地躺在黑屋子里，空虚、寂寞，孤身难眠，辗转反侧。忽然，她听见头边的墙板后传来阵阵呜咽的声音。她不敢入睡了，小声的呼唤着，那边竟传来时断时续的声音。这是个习惯于母亲怀抱的小姑娘，此时正寂寞难熬。

乐骚真是觉得天助她也。悄悄地爬下床，将那孤独的小宝贝抱到自己床上，让她躺在胸前，爱抚着，亲吻着，伴她入睡。这样，二人便都进入甜美的梦乡，这位女圣徒，紧紧地抱住那宝贝。

清晨5时，乡村教堂传来《早祷曲》，惊醒了这夜从未睡眠充足的贵妇人。小城居民都已起床，那些家庭妇女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忙碌。走门串户，小心翼翼地拎着那浆硬的麻短裙，亦或是硕长的蜡烛——那烛间系着金色绸结，把手一圈刻着花纹标记。旭日东升，万里碧空，远处隐约可见一抹云霞。一群母亲也在怡然自得地散步，不时还可听到雄鸡啼鸣。一时间，村里又是车水马龙。高大的诺曼第女人纷纷下车，她们身着深色长裙，脖子扎有被古银质饰物扣住的围巾。那男人们则将蓝布外罩套在他们暂新的礼服或晚礼服外。

所有来到的拉车牲口已被牵到马房，随后又沿着公路，一字排开。样式、用途、年代都不尽相同的车，有运货用的四轮敞篷车，有载客用的大型客车，还有二轮车，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它们或前部着地，后轮抬起，或后轮着地或前部高抬地摆放着。

木工房里像一个蜂房子，贵妇人们只穿了些短小衣衫，披着稀疏的长发，便帮着那个小姑娘穿衣服。说实话，那些贵妇人的头发似乎由于用脑过度而褪去了颜色。

小姑娘直直地站在桌上，纹丝不动，而马丹则是发号施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指挥着她的“游击队伍”。有人为她洗脸，有人为她梳头，有人为她穿衣，还有人将她那过于肥大腰身收得紧之又紧。当小姑娘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大家让这个小木偶乖乖地坐下，于是这群女人便兴高采烈地忙着打扮起自己来了。

小教堂的钟声又重新响起。但这次声音却不再直冲云霄，而是有气无力在空中盘旋一番，迅速地消逝在天宇。

那些准备去领圣体的人们从各家门口结队而出，奔向镇上那两所学校和市镇厅。它位于小镇的边缘地带，它的另一面便是“上帝之家。”

乡里乡亲，着上了只有过节才穿的衣服，眉宇间总是流露出那种和平日做工完全不相称的动作，他们让小孩子们走在先前，自己尾随其后。小姑娘们将自己隐没在那丛花薄雾中间，小伙子呢，则打伴得像咖啡馆中的小生似的，头发油光发亮，迈着八字步，因为生怕把自己那黑呢裤子弄脏。

细木匠此时真是春风得意，这么大群亲戚不惜万水千山来到自己的家里，围簇着自己的孩子，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吗？女掌柜的尾随着康司丹丝，后面是戴家的大批人马，细木匠的胳膊被她妹妹挽着。其妻陪着拉翡儿，飞尔南与乐骚相伴，队伍便这样浩浩荡荡地走向镇里。

他们一入镇口，镇里便沸腾了。

走进了小学，女孩子们都聚在女修道士的尖角形的头巾下排成了双行长队，领导男孩子们的是小学校长，是一个健壮帅气的男子。最后，全体在唱着《诗集》的声音中出发了。

男孩子们领头，他们的双行列在两列卸了牲口的车子之间延伸了；女孩子们在同样的秩序之中跟在后边；而所有的居民出于敬意，都对这几位由城里来的贵妇人让出了道，所以她们紧接在女孩子们的后边也一样排成了双行，延长了宗教游行的队伍。3个在左边，3个在右边，亮出了她们那些俨然一团火焰一般的耀

眼的穿着打扮。

她们走进礼拜堂的时刻简直令观众发狂了。大众都站起来，转过身躯，向前看。那些女信徒都被这些衣裳比唱诗班的祭服还要鲜艳夺目的贵妇人的打扮吓昏了，几乎高声评论起来。镇长让出了紧靠着唱诗台右边的第一条长凳，于是马丹和她的弟妹，飞尔南荻以及拉翡儿都坐下来。驮马乐骚和“两条唧筒”由细木匠陪着坐在第二条长凳上。

礼拜堂的唱诗台跪满了孩子们，女孩子在一边，男孩子在另一边，那些本应站在他们手里的蜡烛东歪西倒的犹如无数的长矛。

站在唱诗台上的乐谱架子跟前的三个男子高声唱着。他们极大地托长着拉丁文的那些嘹亮的缀音，唱到了“阿门”这词的时候，更用一阵漫无目的的“阿——阿”音，一阵由蛇形木箫发出来的单调而漫无目的的“阿——阿”音，使“阿门”这名词的声音连续不断。一个尖声音的孩子开始答唱了。后来，一个神父坐在唱诗台边的座位上，头戴方形四角帽子，不时站起身来口吃地说几句话又重新坐下来。这时，那3个唱诗者瞪大了眼睛对着一本大书开始答唱了，现在就摊在唱诗者的眼前这本大书是礼拜堂里常用的《罗马调》，下面用一只顶在活轴上的木雕的展翅老鹰托着。

唱诗的喧闹后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在一个动作之下全部参加的人都跪下来了，主坛的神父出现了，这是个年老而令人尊敬的人，白发苍苍，向着自己左手举着的圣杯俯着脑袋。在他前面开道的是两个身着红袍的陪祭相公，而追随其后的，是一群排在唱诗台两侧的足踏粗陋木鞋的唱诗者。

一只小钟叮叮当当响起来打破了沉寂。日课开始了。那位神父从容地在金质的圣体龕子前踱着步子，无数次跪下，用他那因为年老而发抖的衰弱声音，唱着预备祷告的颂歌。他的声音突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止，唱诗班的和着那蛇形的木箫随后一齐唱起。台下也有若干男士随着哼唱起来，声音柔和，因为这是有礼节的绅士们所应有的态度。

那希腊赞美诗，随着肺部全部力气和那虔诚的信念全都被挤出来飞向天空了。这震耳欲聋的声音竟然使那灰尘点点与木屑斑斑都荡起来。这座教室在阳光的照耀下变成一座小火炉了。这种声音，无形中变成一种莫名的威压，使人根本无法接近，孩子们紧紧依着他们的母亲，不敢动弹。

神父此时已养足精神，重新登上了神坛，颇有神龙摆尾之势，扬扬洒洒的作了几个手势。他近于天道了。

他转过身来面对信男信女们，张开双臂，先用拉西文后用法文朗声说道：“祈祷吧！我的兄弟们，祈祷吧！我的兄弟们！”神父开始低声念起些高深莫测的话语来，教室的小钟不断地响起。从人忙伏身齐呼“我的主，”那些可怜的孩子却被压抑地头昏脑胀起来。

这时乐骚，双手抱着额头，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母亲的图像。在她故乡的小教堂，那是她第一次领圣体。当年她是多么的幼小啊！团团地裹在那件白色的裙子里，触景生情，她不禁黯然神伤。起初，她是呜咽着，后来情感不断膨胀，她胸脯不断地颤动起来，她连忙拿出手帕，擦试双眼，掩住双唇，一切都无济于事，一股气流从她喉中直冲出来。不料左右传来两声直叫人肝胆俱裂的叹息声，那是露绮思和佛洛娜她们的思绪都飞向了从前，热泪都不禁涌出她们的眼眶。

空气中弥漫着泪水传染剂，马丹也觉得自己双眼发潮了，她侧眼再看她的弟妹，她也坐在那条长椅上悲恸不已。

神父终于产生了“圣体”，孩子们紧张地失去了知觉。台下，乐骚想到自己，又看了一下四周那悲凉的气氛，不禁使她也拿出了手帕，用左手紧紧地按住那颗急剧跳动的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滴滴泪水，汇流成河，轰动了整了小教堂，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恸哭起来。不知不觉，他们被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所笼罩。

一声清脆的铃声预示着领圣体即将开始。孩子们不由自主地走到台前。

教堂里的所有人都跪下来，神父手捧圣杯，将两片代表基督圣体的面包拿到孩子们面前，孩子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双目紧闭，双眉紧锁，诚惶诚恐地接受了。

台下，忽然是一泪雨风霜，哭号大作，宛如成林大树被拦腰折起。神父静止不动，手里只剩下一片圣体面包了。“上帝，这是上帝，他来到我们中间了！上帝靠我的声音降临到我们中间了！”神父开始对空中呓语，那是心灵中的祷文。

当他以那过度的信仰结束这场盛典时，双脚都站不起来了。在饮过的圣血之后，他终于站不起来了！

他的背后，那些臣民已趋于平静，身着白色祭服的唱诗者在庄严中又亮出了歌喉。他们站起身来，重新用不甚稳定依然发抖的声音唱起诗来，后来蛇形木箫如同自己曾经哭过一般在那里干喘。

这时候，神父举起了双手，向他们发出了停止唱诗的信号，那两行领圣体者都因沉醉在幸福之中，而感到精神恍惚了。神父接着就在这两行人篱中间经过，一直走到唱诗台的栅栏跟前。

在一阵椅子的挪动喧闹之后所有人都坐下了，现在都用手帕包着鼻头使劲擤鼻涕。一下子望见了神父，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后来他开始用一种低沉、迟疑、不明朗的音调说起话来：

“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孩子们，我从良心的深处感谢你们：你们刚才给了我生命最大的快乐。我感到上帝在我的呼唤之下降到我们身上了。他来过，他到过这里，他使你们的灵魂得到充实，使你们放开了眼界。我是本教区里最老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父，今天也是最幸福的。刚才在我们道伴中造成了一次明显的，真正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圣迹。正当耶稣基督首次渗入这些小人儿身上的时候，圣灵，天堂的神鸟，上帝的呼吸，就降到你们身上了，抓住了你们，包围了你们，使你们如同和风吹过的芦苇一般弯下自己的身体。”

然后，他用一种较为清亮的声音，向着那两条细木匠的宾客们坐着的长凳转过身来：

“尤其要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姐妹们，你们远道而来，在我们这儿出席祭礼。你们明显的信心，虔诚的态度，对大家是一个有意义人生的榜样。你们是我的教区里以身作则的人，你们的感慨温暖了在场每个人的心。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如果没有你们，也许这个盛会不会有这种真正圆满的场面。有时候只要有一头出群的绵羊，就使得上帝打定主意降临到这个羊群里。”

他力竭声嘶了。接着又说道：

“愿上帝保佑你们，事情理应如此。”

最后为了结束祭礼，他又向着祭坛走去。

但大家却急于要走了。孩子们不耐烦地骚动起来，这样长时间的神经紧张使他们感到疲乏，而且也都饿了。同族们渐渐走了，为了准备午餐，他们都不等候最后的福音了。

在礼拜堂门口，那里是一片闹轰轰的杂乱景象，一阵阵唱出诺曼府地方语调的喧嚷不谐调的音乐。等到自己孩子出来的时候，形成两道人篱的居民，一家人都涌到了孩子身边。

康司丹丝全家被娘儿们撵上了，围住抱住了。尤其是乐骚，她拉着康司丹丝不肯放手。末了她牵着她一只手，马丹攥住了另一只，而拉翡儿和飞尔南菝拉拎起了她的麻纱长裙，免得扫上了灰尘；露绮思和佛洛娜陪着里韦夫人最后出来；于是这个被带在身上的上帝所接引渗透的女孩子，开始在这队荣誉护卫者的簇拥下上路了。

工作室里那些用木马架子托起来的长木板上已经摆好了筵席。

大门临街敞着，任凭镇上的快乐气氛全部涌进来。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欢度这盛大的节日。从每一个窗口，可以望见许多坐在餐桌边身穿节日盛装的人，一阵阵喧闹声从许多微醉而欢乐的房子里传到外面。那些乡下人脱去上装只披着坎肩和衬衣举着满杯的苹果酒畅饮，并且每一组道伴中间，总看得见两个不属于一家的孩子。这儿，两个女孩子，那儿，两个男孩子，坐在两家中间的某一家吃午饭。

偶尔，在炎热的正午，一辆排着长凳的敞车由一匹身材不大的老马拉着，颠颠蹦蹦地穿过小镇。那个身披布罩衫的赶车人，对着这里摆着的酒肉投去了羡慕的一瞥。

在细木匠的家里，快乐当中包含着一种相当含蓄的意象，一种早上遗留下来的情绪。里韦是唯一兴致最高的人，并且已经喝过了量。马丹戴不时留心着钟点，为了免得接连两天不做买卖。她们应当去乘3点55分那一趟车的，这样她们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回到斐冈。

细木匠竭尽全力去改变这种情况，并且挽留他的客人住到明天，但是马丹戴绝不分心，每逢有买卖的时候，她是从来不肯闹着玩儿的。

刚刚喝过了咖啡，马丹戴立刻吩咐她那些“寄宿女生”赶紧准备，之后，她转过来向她兄弟说：“你呢立刻去套车。”然后她自己去预备最后每一种东西。

再下楼的时候，她的弟媳正等着和她来谈女孩子的事情。后来她们经过一回长谈，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乡下妇人诡计多端，假装无限感慨，而马丹戴尽管把女孩子搁在膝头上，但是没有任何约定，只含蓄地肯定将来有人照管她，时间是宽裕的，并且彼此将来还要会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车子还没有来，那些娘儿们也始终在楼上。大家甚至听见了楼上一阵阵的大笑，一阵阵的撞击动作，一阵阵的叫唤，一阵阵的拍打声音。于是，趁着细木匠的老仆到马房里去看车子是否备好的当儿，马丹终于又上楼了。

里韦醉醺醺的，半裸着身子，依然费尽了气力去对那个笑得直不起腰来的乐骚逞强。“两条唧筒”在早上的礼节之后忽然看见这场闹剧，觉得自己受到冒犯，于是抓着他的两条胳膊，企图使他安静；但是拉翡儿和飞尔南荻都笑得弯着身子转不过头来，这对于里韦正是一种挑逗，并且每逢这醉汉徒然一使劲，她们发出一阵叫唤。这个怒气冲天的汉子，满脸绯红，衣裳凌乱得不成样子，使着狠劲儿拼命去摔开那两个攀着他的娘儿们，使劲拉着乐骚的短裙，一边口吃地说：“脏货，你不肯？”但是马丹生气了，一跃而上抓住她兄弟的肩头，猛烈地把他向外一推，使他狠狠地撞在墙上。

一分钟后，大家听见他在天井里用水浇自己的头，后来他驾着车子坐在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完全静下来了。

大家如同昨天来时一样开始上路了，那匹小白马用它的活泼和跳蹦的姿态向前走。

刚才吃饭时大家都克制着，但在炎热的阳光下，他们又尽兴欢乐起来了。姑娘们现在因为这辆笨车的颠簸不亦乐乎，甚至连邻座的椅子都挤得移动了，不时发出笑声，此外又因为里韦那些徒劳的诱惑被打动。

强烈的阳光，耀眼的光线笼罩着田园，而车轮卷扬起的两道尘土从车身后覆盖在公路上不停地飞腾着。

忽然，本来酷爱音乐的飞尔南荻央求乐骚唱歌，于是这一个高高兴兴地唱起了一首名叫《麦同城的胖神父》的歌。但是马丹马上教她停住了，认为这首歌在今天不太合适。她接着说：“你不如给我们唱点裴朗惹的歌吧。”于是乐骚在迟疑了三五秒钟后

就决定了，后来她用沙哑的嗓音开始唱起《外地人人》来：

外地在她过生日那一晚，
喝了两小口儿的醇醪，
摇头晃脑向我们说道：
我的爱人儿有过多少！
现在的我是多么懊恼，
我的胳膊那么滚圆，
我的腿长得那么好，
而光阴被却耽误了！

后来，由马丹亲自领头的姑娘们的合唱，又叠唱了一遍：

现在的我是多么懊恼，
我的胳膊那么滚圆，
我的腿长得那么好，
然而光阴被耽误了！

“这个，是有劲儿的！”里韦受了音乐的影响大声说。

乐骚立即又接着再唱起来：

怎样，妈妈，您从前并不聪明？
——不聪明，亲爱的！由于我的妩媚，
我自己学会了做人，十五岁，
因为，我没法夜里好好儿睡。

大家全部疯狂般地又唱了遍，里韦用脚在车辕儿上打起节拍来，并且用缰绳在那小白马脊梁上打着拍子，而这头牲口如同被轻快的旋律托起了一样，开始了前蹄不断并举的纵步，一种快速的纵步，使这些贵妇人颠得挤成一团，还有几个在车子里被压在下面。

她们如同痴傻的呆子一般都吃吃地笑着站起来了。后来又继续唱下去了，在迷人的天幕底下，即将成熟的庄稼的中央，穿过郊野，像驴子一般嚎叫，而那匹无比愤怒的小马，这时候正在旅客们的兴致高涨之中，应着每次重唱的回音就任意撒起欢使起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每次必定用前蹄不断并举的纵步跑上百十公尺。

在许多经过的地方，常常有锤石子的工人立即停下来，从他们脸上的铁丝面具里注视这辆狂奔的车子和在尘土当中肆意狂吼的车子上的人们。

他们在车站跟前下车的时候，细木匠不免伤心地感叹来了：“你们走了，这真太可惜，否则大家可以好好闹一回。”

马丹用理直气壮的态度答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限度，一个人总不能不成天成夜地玩。”

这时候，里韦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他说道：“听着，下个月，我一定到斐冈来看你们。”接着他用一副狡猾的神情注视着乐骚，并且挤眉弄眼。于是马丹发表意见：“我们想想吧，一个人应当放聪明点。倘若你愿意，你尽管来，不过你绝不可再闹笑话。”

他没有回答，因为大家听见了火车的汽笛声，他立刻开始和大家拥抱了。到了和乐骚拥抱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去找她微笑当中紧闭着的嘴唇，可是每次她总用一个快速地闪向一旁的动作躲开了。他固执地用两条臂膊抱住她，不过他手里握着那根鞭子影响了他，每次他一使劲，鞭子就在乐骚的脊梁上随意似乎绝望地乱晃，使得他不能如愿以偿。

“到卢昂的旅客快点上车！”车站上的职员喊着。

她们都上车了。

一声轻轻的汽笛响了，车轮开始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推力来慢慢转动起来的时候，几声嘹亮的呼啸就立刻由那座轰轰地吐出第一股蒸汽的车头不断地重叠地传出来。

为了再看乐骚一次，里韦出了车站跑到站外的栅栏跟前。后来，当那辆满载着旅客的车厢在他跟前经过时，他举了手里的鞭子啪啪地抽起来，一个劲儿跳着并且使出全身的劲儿唱着：

现在的我是多么懊恼，

我的胳膊那么滚圆，
我的腿长得那么好，
然而光阴被耽误了！

随后，他举着一幅被晃动的白手帕儿向远处去了。

三

她们在一种心满意足的安稳里，一直睡到斐冈车站。后来，等到回到店里为了当晚的买卖而梳洗休息的时候，马丹忍不住说道：“这还不是一样的，我早已对店里厌烦透了。”

大家飞快地吃了夜宵，随后，重新装扮好了之后，就来静候那些常客的光临了，并且点亮了那盏圣母式的小风灯，向路上来往的人表明着羊群已经回到了羊圈里。

消息在一眨眼之间就传出去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是由谁传出去的。斐礼卜先生，银行家的儿子，殷勤甚至派了人去通知那位被禁在家里的都仑伏先生。

恰好每逢星期日咸鱼行经理总有几个同吃夜饭的弟兄辈。这一天，他们正喝着咖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进来了。很感惊讶的都仑伏先生拆开了信封套儿，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只有几个用铅笔画的字：“装载的鱼已经寻着了，船到了岸，祝您发大财。请您赶紧来。”

他搜了好几个衣袋，给了送信人4个铜子。后来，忽然一下子连耳朵都是绯红的了，他说道：“我应当出门。”于是他把这页简单而神秘的信交给他的老管家。他打铃了，然后在女佣人进来的时候说：“我的大衣，快点儿，快点儿，还有我的帽子。”

刚走到街上，他就跑起来，一面吹着一首曲子，然而路程在他看来今天比过去加长了一倍，他心里异常的焦急。

戴家楼这家老酒店，现在颇有点过节的味道了。在楼下，船员们的叫嚷声音连成一片形成了一种震耳欲聋的喧嚷。露绮思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佛洛娜不知道答复谁好，陪着这一个顾客喝两杯，又陪着另一个喝，她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两条唧筒”这个绰号名副其实了。同时四周桌上全叫着她们，她们已经不能应付了，所以夜工在她们看来是十分辛苦的。

9点钟一到二楼的沙龙就客满了。商务法庭的审判员华斯先生，这位痴迷的熟客是马丹的柏拉图式的恋人，在一个角落里和她低声地谈笑，并且他们如同一种协议快要成立似的，彼此望着微笑。前任市长布兰先生，挽着乐骚坐在自己的膝头上，而她，和他鼻子对着鼻子，那双短短的手儿在这个好好先生的白胡子里来回抚摸。一段光溜溜的小腿从她的磨褪色了的绿绸短裙里露出来，在他的黑呢裤子上挤压着，那双红袜子是用推销员送她的那副蓝吊带吊住的。

高个儿的飞尔南荻，两只脚压着税务局长班贝斯先生的肚子，躺在沙发上，上身靠着年轻的斐礼卜先生的肩，右手搂着他的脖子，左手夹着一枝烟。

拉翡儿好象是正和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有所磋商，后来她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谈话：“心肝儿，行，今天晚上，我很愿意。”随后，她独自用很快的步儿穿过沙龙旋转起一曲华尔兹舞：“今天晚上，怎么都行。”她高声喊道。

那扇门忽然开了，都仑伏先生出现了。爆发了许多兴奋的叫喊：“都仑伏万岁！”而那个始终旋转着的拉翡儿快要撞在他的胸前了。他用可怕的搂抱紧紧地箍住了她，接着一言不发，从地上把她像一撮鸟羽般地托起来穿过了沙龙，走到了靠卧室的门口，最后在不断的爆笑与哄笑声中，托着他这一件活的包袱，在那条通向卧室的楼梯上消失了。

乐骚挑逗前任市长，连连地吻着他，同时拉着他那两绺长须，使得他的脑袋保持挺直的姿势。她利用都仑伏的榜样发言了：“我们走，你照他一样做吧！”于是这个老头儿立正站起来

了，整理过自己的坎肩，就跟在乐骚后头走，一手指伸进去摸索自己的衣袋里的钱。

只有飞尔南荻和马丹陪着那四个男子了，后来斐礼卜先生高声叫道：“我开香槟一杯：马丹戴，请您派人取三瓶来。”

于是飞尔南荻向他的耳语道：“你来领我们跳舞吧，愿意否？”他站起来走到那架在角落里睡熟了的旧八音琴跟前坐下，奏出了一曲华尔兹，从机器的肚子里哼出来的又像哭又像发喘的华尔兹曲子。这个高个儿的姑娘抱住税务局长，马丹靠在华斯先生的臂弯里。于是这两对儿一面旋转着一面吻着。从前在正式交际场里华斯先生是跳过舞的，现在他的舞姿很优美，于是马丹用一种被征服了的眼光盯着他，用那种表示“默许”的，比言语更为谨慎又更为醉人的“默许”的眼光盯着他。

弗里兑力送上香槟酒。第一瓶的塞子忽地一下飞走了，接着斐礼卜先生邀请表演一场四人对舞。

这4个跳舞者，按照正式交际场中的方式来展开这场对舞，端正地，恭敬地，带着各种姿态，各种鞠躬和各种敬礼。

以后，大家开始喝起来。这时候都仑伏先生出现了，满意，眉头舒展，喜笑颜开。他高声说道：“我不知道拉翡儿的内心，但是今天夜晚她是尽善尽美的。”大肆渲染一番之后，大家送了一杯香槟给他，他一口气喝干了，一边喃喃地说道：“好家伙，只有这点儿阔劲！”

当场斐礼卜先生奏了一曲快活的波兰舞，于是都仑伏先生那个被他凌空抱起而脚已离地的犹太美人前进着。班贝斯先生和华斯先生都重新用兴奋的姿态与自己可心的舞伴共舞了。不时地，跳舞的一组在炉台跟前停一会儿来干一杯腾着泡沫的啤酒。于是这场舞会不能现在就停止，这时候，乐骚手里擎着一枝蜡烛把门推开了一半。她的发髻完全散开了，披着一件衬衫，穿着便鞋，神色很激动，满脸绯红，高声说道：“我要跳舞！”拉翡儿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你的老头儿呢？”她笑着说：“他？已经睡着了，立即就睡着了。”接着她抓住那个躺在矮榻上无所事事的巨布伊先生，波兰舞又开始了。

杯子早都空了：“我请一杯。”都仑伏先生喊着。“我也请。”华斯先生高声说。“我同样请。”巨布伊先生表示了他的礼貌。于是大家鼓掌了。

场地布置好了，变成一个地道的舞会了。并且露绮思和佛洛娜不时地跑上楼来，连忙跳一曲华尔兹。而这时楼下她们的顾客都等得不耐烦了，而后，她们都怀着满腔的懊恼，回到楼下的咖啡馆里去。

在12点钟，他们依然狂舞着。有时，姑娘们中少了一个，等到有人想找她亲密地谈一会儿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男子们中也有一个不在了。

“你们去哪儿了？”斐礼卜先生这时候正遇着班贝斯先生和飞尔南获从门口进来，用开玩笑的口吻问道。

“去看布兰先生睡觉。”税务局长说。

这句话有着一种厉害的功效，于是全体轮流，与这个那个姑娘跑上楼去看布兰先生睡觉，她们这天夜间都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殷勤往楼上跑。马丹闭着眼睛佯装不知，她和华斯先生如同协商好了一件买卖的种种细则似地，在各处的角落里长久地谈了好几次。

最后，在一点钟时，那两个有家的男人，都仑伏先生和班贝斯先生说自己要回家，所以要结帐。店里这次只算香槟酒的价钱，并且每杯只算六个金法郎，平时每杯的价钱是十个。正当他们因为这种便宜价格而惊讶的时候，马丹兴高采烈地向他们答道：

“并不是每天都过节啊！”

蜚蜚小姐

普鲁士的少校营长、法勒斯倍伯爵看完了写给他的文书。斜着身子靠在一把用壁衣材料制成的靠背的太师椅里，两只套在长统马靴里的脚翘着搁在壁炉那明亮大理石砌成的台子上。自从他们占领雨韦古堡三个月以来，每天他马靴上的马刺总把它弄坏一点点，到现在已经刮成了两个深窟窿。

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搁在一张独脚的圆桌子上，原是按照精巧图案嵌镶的桌面，现在却被甜味烧烤留下了斑点，被雪茄烟烧出了焦痕，又被这个占领军的长官拿着小刀划了许多数字和花纹，因为他有时候也拿着小刀去削铅笔，动作一停，他就无精打采的拿着小刀在桌面子上乱划，脑子里在白日作梦。

这一天，他看完了文书，又浏览了一遍那些由他营里的通信中士刚才送来的德文报纸。他就站起来，把三四块湿木头扔进了壁炉里——那都是他们为了烤火慢慢从古堡的园子里伐下来的，然后，他走到了窗边。

具有诺曼第地方特色的大雨倾盆而下。简直像是由一只怒不可当的手从黑云中斜插下来的，它密集地斜射着，像是一幅帷幕，形成一道显出无数斜流的雨墙。它鞭挞着，进射着，淹没了一切。卢昂一带本来被人叫做法国尿盆儿，现在这种雨显然地是那一带的雨。

那军官长久地注视着窗外那片被水淹没的草地和远处那条漫过堤线的昂代勒河。他用手指头儿如同打鼓般地，在窗子的玻璃上面轻轻敲出一段莱茵河的华尔兹舞曲。这时候，一道响声使他回过头来，那是官阶是上尉的副营长开尔韦因石泰因子爵。

宽肩膀高个子的少校，扇形般的长髯挂在胸前，他那种大人物的庄严神采，使人联想到一只可以把展开的长尾挂在自己下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戒装的孔雀。他蓝蓝的眼睛，冷静而柔和，脸上一道刀痕，那是普奥战役留给他的。据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员勇将。

上尉是个矮胖子，满脸红光，肚子捆得很紧，火红色的胡子几乎被齐根剪掉，在某种光线之下，有时竟使人以为他的脸上擦了磷质。他在某一次狂欢之夜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两颗门牙，使得他说出那本就很怪腔的话来不大清楚，旁人听不出他在说什么；他是秃顶的，不过俨然一个行过剃发礼的宗教师，仅仅秃了脑门上那一部分，而围着那一块光秃秃的贴紧皮肤的四周全是金黄刷亮鬃毛的短头发。

营长和他握了手又一口气喝了那杯咖啡（从早上算起已是第六杯了），一字不漏地听取他那个属下报出种种在勤务上发生的故事；稍后他俩都走近窗口边一直高声说话使气氛很不快活。少校原是个安静的人，妻小留在家里，对于什么都好说；但是子爵上尉就不一样，他是个寻乐不倦的人，爱窜小胡同，爱追女人，3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人关在这个孤立的据点里守着强行制定的清静规则，早已是满肚子不痛快。

又有人叫门了，营长叫了一声“请进”。于是他们的一个部下，一个傀儡般的小兵在门口出现了。只要看见他在这时出现，就可以说明午饭已经准备停当。

早有三个军衔较低的军官在饭厅里：他们是一个中尉，倭妥·格洛斯林；两个少尉，弗利茨·硕因瑙堡和威廉·艾力克侯爵；那侯爵是个浅黄头发的矮个儿，对于别人自负而且鲁莽，对于战败者残忍而粗暴，简直像是一个火药筒。

自从侵入法国以来，他那些朋友都只用法语叫他蜚蜚小姐。这个绰号来源于他那纤弱的姿态——他的细巧腰身常常令人错以为他缚了一副女人用的腰甲，他苍白的脸长出一点点初生的髭须的影子，当然，这绰号与他待人接物的习惯也不无关系——那种习惯就是为着表示自己蔑视一切态度，他不时发出一种轻轻

哨子般的声音发出一种法国俗语：“蜚蜚”。

雨韦古堡的饭厅原是一间的富丽堂皇的长方形屋子，然而现在，子弹把那些用古代玻璃砖做成的镜子打出许多星状的创痕，军刀把那些高大的弗兰德尔特产的壁衣划成布条挂在各处，这些都是蜚蜚小姐在无所事事时干的。

墙上挂着古堡里的三幅家传的人像：一个身着铁甲的战士，一个红袍主教及一个是高级法院院长，他们嘴里都衔着一枝长杆瓷烟斗。此外，在一个胸部紧束的贵族夫人被镶在因为年代久远而褪色的泥金框子里，她却盛气凌人地翘着两大束用木炭画出来的髭须。

那些军官们静悄悄地在那间受到蹂躏的屋子里吃完了午饭，外面的暴雨使得屋子很阴暗，内部的那种打了败仗的沮丧神情使得屋子十分凄凉悲惨，用桃花心木做成的古老地板变得简直像小酒店的泥地一样邈邈。

吃完以后，他们在吸烟的时间又喝起酒来。每天在这个时刻，他们肯定在不断地讨论他们的烦闷和无聊。人们手中交递着白兰地和甜味烧酒；他们全把半个身子斜躺在椅子上，拿着杯子地喝了又喝，同时他们嘴角，都衔着一枝德国烟斗，烟斗的杆子长而弯曲的，头上装着一个鸡蛋形的瓷质烟锅，而且从来都是画得花花绿绿就像为了引诱霍屯督人一般。

他们的杯子一空，他们无精打采地又斟满。蜚蜚小姐动辄故意砸碎自己的杯子，立即便有另一个由小兵送给他。

他们被一阵辛辣的烟雾笼罩了，他们仿佛都沉溺在一种令人打盹和发愁的醉态中，沉溺在那种百无聊赖忧郁醉态里。

然而那位子爵突然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骂道：“活见鬼，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持久，应当想出一点儿事来做。”

倭妥中尉和弗利茨少尉是两个有着日尔曼民族的笨重体形的人，那时候轻声回答道：“什么呀？我的上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尉思索了三五秒钟，然后接着说：“什么？喂，如果营长允许我们那么做，应当组织一场欢乐聚会。”

少校移开了嘴里的烟斗问：“什么样欢乐的聚会，上尉。”

子爵走过来说：“我的营长，一切由我负责。我就派‘义务’到卢昂去给我们带几位女客过来，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我们这儿准备一顿夜饭，况且什么材料也不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像样的晚会。”

法勒斯倍伯爵微笑地耸耸肩膀：“您疯了，朋友。”

但是军官们全都站起来了围住了他们的营长向他求情：

“请您让副营长去办吧，我们的营长，这儿真是闷死人了。”

少校终于让步了：“可以，”他说，于是子爵立刻派人叫来了“义务”，“义务”是一个年迈的上士，谁也从没有见他笑过，但是上级派给他的种种不论性质如何的命令，他都出乎意料准确无误地完成。

他神情漠然地站着听着子爵的吩咐，然后出去了。五分钟以后，一辆被四匹飞奔着的马拉着张有直墙圆顶油布篷子的军用马车，在狂雨中走了。

于是，每人的心灵上仿佛泛起了一阵清醒过来的波动，毫无生机的姿态消失了，每个人重新振作起来，脸上神采奕奕，于是他们又开始海阔天空地说开了。

尽管外面的雨仍旧狂倾着，但是少校说天色肯定没有以前那么阴晦了，倭妥中尉充满信心地说天很快要放晴了。蜚蜚小姐也好像坐不住了，“她”站起来又重新坐下。“她”那双闪亮而冷酷的眼睛正寻找什么来供“她”使坏。忽然间，“她”盯住了那个翘着两束髭须的女像，就抽出身上的手枪一抠扳机说道：“你就要什么也看不见了，”说完没有离开座位就瞄准了她，两颗子弹接连打穿了那幅人像的两只眼睛。

然后“她”嚷着：“我们来表演放地雷吧！”

如同一种脱颖而出的事物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大家突然中止了谈话。

地雷，是“她”的发明，“她”的使坏办法，“她”最喜欢的娱乐。

古堡的合法主人，斐尔南·阿木伊·雨韦伯爵在从前离开这古堡的时候，除了把银餐具塞在一个墙洞儿中间以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带走，也没来得及藏一点什么，他原是很富有，很奢侈的，和饭厅相通的那间大客厅在主人仓卒逃走之前，仿佛是博物馆里的一间陈列室。

墙上挂着好些昂贵的油画和水彩画，家具上、架子上和精致的玻璃柜子里，摆着价值连城的古董，有雕像，有萨克斯的瓷像，有中国的瓷人，有古代的象牙物件，有威尼斯的玻璃器具，那间宽大的客厅被这些奇珍异宝摆得满满的

现在，那些东西已经寥寥无几了。然而并非被人抢劫，因为少校营长法勒斯伯爵不容许那种行为；不过蜚蜚小姐不时演奏“地雷”，而所有的军官在演奏的那一天也都享受了五分钟真正的享乐。

那个矮小的侯爵到客厅里去选择他想要的东西了。他拿了一只很精致小巧的洛思款式的中国茶壶走出来，壶里满装了火药，他然后慎重地在壶嘴子里装了一条长的导火线，点燃了它，他赶忙捧着这件凶器送到隔壁那间屋子里。

然后他很快出来了，关上了门。所有的德国人都站起来等待着，一种幼稚的好奇心使他们脸上都露出笑意，直到爆炸的力量震动整座古堡以后，他们赶忙一齐涌向了客厅。

蜚蜚小姐首先进去，“她”站在一座脑袋被炸断了的维纳斯瓷像跟前发狂似地拍手欢呼；接着每一个军官都抬起一些碎瓷片儿，吃惊地看着碎片上不寻常的断口，审核这一次的损失，不承认某些损坏是上一次爆炸的结果；营长摆出家长样子，检阅这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宽大的客厅被耐龙式的霰弹所骚扰的情形和硝烟中满地的珍贵艺术品的残骸。后来他第一个从客厅退出来，用和蔼的态度高声说道：“这一次的成绩还不坏。”

但是一股很浓的硝烟早已窜到了饭厅里，它和烟草的烟混在一块儿，使人的呼吸受到抑制。营长打开窗子，那些回到饭厅里来喝最后一杯白兰地的军官都走到了他身边。

潮湿的空气涌到饭厅里，带来了一种凝在胡须上的灰尘般的细水珠和一阵河水上溢的气味。他们望着那些被压迫在狂雨下面的大树，那条被低雾笼罩着的宽大河谷，以及很远的礼拜堂钟楼，宛若一枝灰色长锥般地竖在风暴里。

那钟楼自从普鲁士人到了以后，一直是静悄悄的。它的沉默几乎是侵略者在附近一带遇到的唯一抵抗。普鲁士人在堂里的住宿和饮食，礼拜堂的堂长丝毫不敢怠慢；敌军的营长时常把他当做一个好意的中间人，他甚至陪营长喝过好几次白兰地或葡萄酒；不过若是要像往常一样按时敲钟，即使只敲一次，也不行。因为他宁可被人枪杀，也绝不肯敲钟。那是他本人对侵略的抗议方法，无声的抗议，沉默的抗议，他说教士本来是温和的人，是不应讲流血的，只有这方法适合教士，所以在十法里的周围，人人都称颂赞他的坚定，他的英雄主义，他敢于肯定国难正在眼前，并且用他那所礼拜堂的顽强沉默来宣布国难的存在。

整个村子被这种抵抗精神鼓舞着，决定牺牲一切来支持他们的这位堂长，认为这种英勇的抗议是对民族的捍卫。在农民看来，自己这样对于祖国的贡献更胜过斯忒拉斯堡和倍勒伏尔两个地方，自己代表了一种价值一个相同的榜样，因此自己村庄的名声千古流芳，除此以外，他们对于战胜者普鲁士人的什么苛刻要求都是不会拒绝的。

因为当地的全部农民在他们的眼里都表现得很顺从，营长和他部下都对这种无害的勇气付之一笑，他们都欣然宽恕了这种无

声的爱国主义行动。

只有威廉·艾力克侯爵非常想用强制手腕要礼拜堂敲钟。他为他的上级对教士的迁就态度而不满，每天他都恳求营长让他去叮咚叮咚敲一回，仅仅为了笑一下。并且每每他恳求的时候都装出猫儿的媚态，女性的柔情，一种被欲望所沉醉的情妇式的柔情，但是营长决不妥协，于是蜚蜚小姐为了使自己得到抚慰，就在雨韦古堡里演奏“地雷”了。

现在，他们5个人好几分钟没有动弹，待在那儿呼吸着潮湿的空气。中尉弗利茨终于发出一种并不响亮的笑声，说道：“那些姑娘们到这儿来散步，一定遇不到好天气了。”

接着他们就开始工作了，其他人都去办公，而上尉则匆匆忙忙预备晚上的筵席。

到了傍晚重新集合的时候，他们如同在大检阅日子一样，都打扮得整整齐齐、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头上都擦了油又洒了香水，见了面彼此望着微笑着。营长的头发好像没有早上那么花白了，上尉也刮了脸，只是在鼻子底下留着一小撮火苗样的髭须。

虽然雨没有停，而且他们中间总有一个不时走到开着的窗子跟前去听。到了6点10分光景，子爵报告远处有一阵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赶过来了，不久那辆大马车出现了，四匹马始终在路上飞驰，连脊梁上都全是烂泥，浑身汗水蒸腾而且喘着粗气。

那是经过上尉的一个伙伴仔细挑选过的一个美貌姑娘，在台阶前面下车了，“义务”先头是带了上尉的一张名片去找那个伙伴的。

因为她们都确信自己会好好赚几文，所以她们当初并没有让人费什么事，此外根据她们三个月来的亲身体会，她们对普鲁士人很了解，把男人看做物件一样。“这是职业要求，”她们在路上对自己如此说，无疑是为了答复那残缺不全的良心对自己的暗暗责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家立刻走进了灯火辉煌的饭厅，倒映着古堡中凄惨的破损情形，显得它像是更凄冷悲惨；并且由于桌上满是各种肉食，华美的杯盘碗碟以及从墙洞子搜出来的那些被古堡主人藏好的银质餐具，使得饭厅像一所黑店，匪帮在抢劫了以后又回到店里聚餐。上尉兴高采烈的，他独占着那些姑娘，如同自己的日用品一样，欣赏她们，吻她们，抱她们，从妓女的角度估量她们，后来那3个少年人想各自留下一个，上尉用权威的态度反对，主张按照官阶来分配才公正，才可以不损害阶级制度。

于是为了避免争执、辩论和由于自私而引起的怀疑，他按照身材高矮把五个姑娘排成一个行列，接着就用命令的口气向那个最高的姑娘问道：“你名叫什么？”

她高声回答：“葩枚拉。”

于是上尉喊道：“第一名葩枚拉，分配给营长。”

他为了显示自己的主人翁身份，拥抱了第二名白隆，然后把肥胖的阿孟分给中尉倭妥，西红柿艾佛分给中尉弗利茨，剩下那个最矮小的乐石儿了，她是一个很年轻，有着一头栗色头发的犹太女子，黑色的眼珠犹如一滴墨水，弯弯的鼻梁似乎肯定了那条号称把鹰钩鼻子配给犹太民族的规律，上尉把她分给了军官中间的那个最年轻的，那个身体不算结实的威廉·艾力克侯爵。

她们都很漂亮并且丰满，脸蛋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由于官办妓院的共同生活以及每天的卖笑生涯，她们的姿态和皮肤几乎差不了多少。

3个青年人都要用刷子和肥皂让她们洗漱一下，口气中似乎要立刻引走他们的女人；但是上尉聪明地反对了这个办法，肯定地说为了吃夜饭她们都够清洁的，那些上楼的人如果在下楼的时候有所更换就会扰乱其余的配偶。他的提议得到了支持。于是饭厅里只不过有多次的接吻，在等候中的接吻。

乐石儿一下子透不过气了，咳得连眼泪都出来了，鼻孔里喷

出了一点儿烟，原来侯爵借口和她接吻，向她嘴里猛吹了一股烟。她没有发火，也不说一句话，不过一双乌黑的眼珠似乎迸出怒火，盯着她的占有者。

大家在饭桌边坐定。营长本人也好像很高兴；他右手拉着葩枚拉，左手拉着白隆迪娜，在展开饭巾的时候，他高声说：“您开头的主意真是妙极了的，上尉。”

倭妥和弗利茨两个中尉仿佛陪着上流社会的女宾，显得彬彬有礼的，他们这样就使得同坐的女人都有点难为情；但是开尔韦因石泰因子爵完全得意忘形了，喜笑颜开，说了许多粗鲁的话，他那红发好像使他全身着了火似的。他用带莱茵河一带方言的法语来献殷勤，他对小商店的赞扬滔滔不绝，以至于唾沫星儿从他那有缺口的门牙缝里喷出，溅到了姑娘们的脸上。

然而她们根本不明白他说了一些什么，她们的聪明好象只在他说出一连串的猥亵言词的时候，说出一连串被他的乡音丑化而十分刺耳的成语的时候才表现出来。每当这时候，她们一起象疯了似的大笑，倒在她们身旁的男人肚子上，重复着那些子爵为了使她们说出污秽语言从而故意曲解的成语。她们故意那样说，初酿的葡萄酒已经灌醉了她们，她们恢复了本来面目，展开了一贯作风，忽而向左，忽而又向右吻着那些髭须，捏着旁人的胳膊，发出种种震耳的叫唤，故意乱拿着旁人的酒杯喝酒，嘴里唱着法国曲子和几段由于日常和敌人往来而学来的日耳曼曲子。

那些男人们受到下面嘴唇和双手下面女性肉体的诱惑，不大一会儿，肆无忌惮起来，他们吵着，敲碎了好些杯盘碗碟，但在此时他们的背后，有好些近乎痴呆的小兵正在为他们服务。

只有那位营长似乎还像一点样子。

蜚蜚小姐把乐石儿抱坐在膝头上，皮笑肉不笑地，似乎很高兴，有时候，他如同发疯般地吻着她脖子上的那些卷曲着的乌黑的头发，从她的衣裳里散发出她美妙的体温和她的体香味；有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候，他受到欲望的压迫，从衣服外面使劲地捏得她疼地直叫，其实，他是故意使她难受、痛苦，自身感到需要虐待女人使他痛苦不堪。他许多次用两只胳膊搂着她，似乎要把自己的身子和她的身子合成一个，他长时间地吻住那犹太女子的鲜润的小嘴巴，甚至使她不能呼吸；他突然紧紧地咬着她的嘴巴，一股鲜血从乐石儿的下颏边流下落到她的胸襟上。

她把血揩干净，在他面前狠狠地瞪着他低声说：“你会得到报应的。”他笑了，但是一种冷酷的笑，“我将来一定会遭到的。”他说。

到了饭后吃甜食水果的时候了；有人斟上了香槟酒。营长站起来了，与给他们的皇后奥古恩塔举杯恭祝圣安的语调说道：

“祝我们席上的高贵女宾们永远的健康，我敬你们一杯！”

大家于是开始纷纷敬酒，那是丘八和醉汉们的殷勤献媚的祝词，其中夹杂了好些猥亵的玩笑，加上对语言的无知、愈加粗野。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敬酒致词，每一个人搜肠刮肚，为了使自己变得幽默；姑娘们都快醉倒了，她们眼神发痴，嘴唇发腻，每次都疯狂鼓掌。

上尉也许想使这次大吃大喝的场面增添一种浪漫气氛，他高声说道：“我为我们爱情的胜利而干杯！”

倭委中尉原来象一只黑森林当中的狗熊，这时候，他兴冲冲、醉醺醺地，忽然醉后那种爱国观念在他脑子里出现了，他嚷着：“我们为我们在法国的胜利而干杯！”

她们是全都醉了的，保持沉默，只有乐石儿气得浑身发抖说道：“你知道，法国军队我认得，在他们面前，你不敢这样说。”

矮小的侯爵抱着她一直坐在膝头上，但是现在借助葡萄酒的力量他兴奋起来，他说：“哈！哈！哈！法国军队我从没有见过。只要我们一出现，他们都不见人影了！”

那姑娘勃然大怒，对着他的脸儿直叫：“你骗人，可恶！”

他就象先头一动不动望着那幅被他用手枪射穿的油画那样，睁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她，过了一秒钟他开始笑了：“哈！对呀，我们来谈他们吧，美人儿！假设他们勇敢的话，我们能来到这儿吗？”说到这儿他兴致高涨起来了：“我们才是他们的主人，法国是属于我们的领土！”

乐石儿马上从他的膝头滑到了自己的椅子上。他站了起来，举起了他的酒杯一直放到桌子中央，口里接着说：“法国是我们的，法国的人民，山川树林，田园土地，房屋，都是属于我们的！”

其余的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忽然军人的热情感染了他们，一种近乎野蛮的兴奋情绪，全部举起杯子狂吼：“普鲁士万岁！”并且都一气干了酒杯。

姑娘们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害怕得不敢说话。乐石儿没有力量回答。

这时，矮小的侯爵在手里的杯子重新斟满了香槟放在犹太女子的头上，嘴里嚷着：“所有的法国女人，也是属于我们的！”

她立刻地站起来，那只杯子突然倒了，把杯中黄澄澄的酒如同举行洗礼一样都倒在她的乌黑的头发上，杯子掉在地上砸碎了。她的嘴唇发抖瞪着那个在一直笑的军官，怒不可遏哽咽着，含混不清地说：“这话，这话，这话是错的，这是什么话，法国的女人你们得不到。”

侯爵为了能够笑个痛快，就坐下了，并且用德语模仿巴黎口音：“她是好样的，好样的，那么你究竟到这儿来干什么的，小宝贝？”

开始她愣住了，她在慌忙中没有听明白，所以没有回答；稍后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怒火中烧愤恨地对他反驳道：“我！我！我不是一个女人，我只是个妓女；普鲁士人能要的只能是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

她还没说完，他就掴了她一个耳光；但是正当他又要举起手再打的时候，她在极度愤怒中从桌上抓起一把吃点心的银质小刀，飞速地人几乎闪电般地，把小刀直挺挺地戳进了他的脖子里，恰巧是喉头下面锁骨的中间缝里。

他说着的那句话也被小刀截卡在喉管里了，他愣地瞪着眼睛露出凶光，大张着嘴一动不动。

所有的军官都咆哮着慌乱地站起来，但是乐石儿把自己的椅子朝倭妥中尉的双腿中间砸过去，中尉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她在别人没有来不及抓着她以前就打开了窗子，跑进黑暗里去了，在不曾停止的雨中逃了。

还不到两分钟蜚蜚小姐死了。这时，弗利茨和倭妥都拔出刀来要杀那些刚才在他们膝头上的妇人，少校好不容易才制止了他们，教人把那四个吓坏了的女人关在一间屋子里，还派两个小兵看守他们；然后他象作战般地部署了行动，组织去追缉在逃的姑娘，相信一定能把她抓回来。

五十名受到恫吓的士兵派到古堡里的园子里去了，另外还有两百名开始搜索那个河谷里的所有的人家和所有的树林。

一眨眼餐桌就撤空了，现在成为蜚蜚小姐的停尸床了，那四个严酷的，酒醒了的军官都显出执行任务时军人的冷酷无情的面目站在窗口旁，望着窗外的夜色。

倾盆大雨没有停止的迹象。一阵连续的波动打破了黑暗世界，落下来的水，流动着的水，滴下的水和迸射着的水，合成了一种飘忽不定的模糊声音。

忽然枪响了，紧接着远处又响了一枪，并且在4小时内，不时有人听见许多忽远忽近的枪声和许多集合归队的叫声，一些用喉咙发生的怪里怪气的声音，好象在召唤同伴。

早晨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其中死了两个，伤了三个，那都

是他们自己在黑夜追缉的慌乱中干的。

他们没有找到乐石儿。

这以后，河谷里的居民们处在恐怖的压迫之中，房屋遭到骚扰了，他们不放过每一个地方，整个地区他们都践踏过，搜索过，翻转过。而那个犹太女子仿佛没有一丝一毫踪迹。

师长得到了消息，吩咐要暗中了结这个事件，免得坏的榜样影响整个部队，一面惩罚营长的没有严格要求，营长也处罚了他的部下。师长说：“我们不单是为了娱乐和抓妓女而战争的。”于是法勒斯伯爵在狂怒之下决定找本地人报复了。

但应该找一个借口来掩盖其报复性，他教人找了堂长来，吩咐他在艾力克侯爵下葬的时候以打钟表示哀悼。

意外地，那教士表现出服从，谦卑，满腔的敬意。蜚蜚小姐的出殡日期到了，“她”的尸体由几个士兵抬着向雨韦古堡自公墓走去，走在前面引路的，在枢边的左右和跟在后头的全是荷枪实弹的小兵，这时，礼拜堂的钟带着一种轻快的意味，第一次发出哀悼声音，仿佛有一只友爱的手正在轻轻地抚摸着一样。

在傍晚钟又响起来，第二天也响了，以后每天都一样；它按照人的意愿奏出大钟小钟合奏的音乐。有时候甚至于在夜里，它自己摇晃着在黑影里从容不迫地响几下，显然不可思议地高兴起来。是它醒了吧，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地方上的村民全说它着了魔，于是除了堂长和管理祭司的职员以外，谁也不到钟楼跟前去了。

原来钟楼上有一个可怜的女子，她在忧愁和孤独中间过活，那两个人是暗中给她送饭吃的。

她一直住在钟楼上，德意志的部队离开才结束了这种生活。后来的某一天傍晚，堂长借了面包店里的敞篷马车，把这个由他看守的女子亲自送到卢昂的城门口。到了的时候，堂长拥抱了她；她下车后，匆匆回到了妓院，妓院的老板娘以为她早已不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世了。

不久以后，一个没有偏见的爱国人士敬佩她当日的英勇行动，帮助她脱离妓院，并且他爱上了她，娶她为妻，使她成了和其他的妇人同样值得尊敬的主妇。

真实的故事

外面一阵大风，怒吼着，狂呼着。它把秋天树枝上的枯叶一扫而光，直冲云霄。

出外打猎的人这时候已经吃完了他们的晚饭，但是谁也没有脱掉他们的长统皮靴，因为兴奋他们满脸通红，神采风扬。他们都是诺曼底省的富户，既不是完全的贵族乡绅，又不属于苦力农民，他们家有万贯而又身体壮健，在集市里他们可以双手掰断那些蹲着的牛的犄角。

白龙兑尔是艾巴乡的村长，他们在他的山场里打了一整天的猎，现在他们正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而他们的东道主就是这个别墅般的田庄的主人。

他们说话如同吼叫一般，笑起来像野物的咆哮，而喝酒的样子就像是往池子里面灌水，他们伸长了双腿，把肘拐撑在桌布上面，灯光照耀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座大火炉向天花板喷出血红的光来，把他们烤得热烘烘的；他们谈论的话题一直是围绕着打猎和猎狗。但是等到他们喝得半醉了的时候，他们心中不禁动了别的念头，每一个人的眼光都追逐着那个双手托着盛满食物的大盘子的丰满的女人，她指尖儿发红，体格健壮。

忽然，一个姓塞菇尔的大汉子嚷起来，这个人原是研究教士学的，现在却干起了兽医的行当，专门为本地附近居民诊治家畜，只听他高声说：

“了不得，白龙兑尔老板，您这个女佣人真是不同一般。”

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这时候，一个败落的贵族卫仑多先生提高了嗓子说：

“从前我就是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发生过一段奇异的故事；噢，我很愿意说给大家听。每次一想到她，我就会记起麋儿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是一条猎狗，我已经把它卖给何宋内子爵了，但是如果有人放开它，它总会回到我身边来，可见它一刻也不能离开我的。后来我生气了，便恳请那位子爵用链子拴牢它。后来你们猜怎么着，那个畜生竟因为悲伤过度死掉了。这些就不再赘述了，还是说我那女佣人吧。故事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但依然未婚，就住在我那个在戈乡的别墅里，你们也知道，一个年轻富有而又无所事事的单身汉，眼睛就会四处关注一些东西了。

不久，我发现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是在戈乡的兑布多先生那里做事的。白龙兑尔，你认识兑布多吧，简单来说吧，那个女人立刻迷住了我，以致某一天我跑到兑布多先西家里，向他提出一笔交易。倘若他愿意送他的女佣人给我，我那匹他想了两年的黑马就属于他。他高兴地和我握手：“毫无异议！卫仓多先生。”交易很顺利。那个小女人来到我的别墅里了，我亲自把那匹马送到戈乡去，以三百法郎的价值让给了兑布多。

起初，这件事很令人满意。没有一个人有疑虑，但是我感觉，蔷薇有点过于爱我，你们要知道，那孩子可不是那种不正经的人；她的血液里大概有些不同异常的东西，也许跟东家闹花样的女佣人都是如此吧。

总而言之，她特别崇拜我，从她那些甜言蜜语和种种温柔亲热的举动中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自己也想过：“这件事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否则我定要上当！”但是我不是那种轻易上当的人，随便的两个吻根本不能把我迷住。终于有一天，她通知我说她已经怀孕了，尽管我早已警觉过。

这简直像是有人对着我胸脯上放枪一样。而她却高兴地不住地吻我，不停地笑着，舞着，她简直发疯了，我有什么话可说呢！当天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到了夜晚，我便认真琢磨起来。我

想：“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必须采取措施，设法切断这根线，现在还来得及。”你们要知道，那时候，我父母都住在巴仑乡，而且我姐姐伊士拔侯夫人住在罗贝克，离好乡才十多里路，这可开不得玩笑的。

可我怎样给自己解围呢？倘若让她离开我那里，便会有人起疑，嚼舌头，倘若让她留下，那很快就会有人看见她挺起大肚子，可我又不能够就这样打发掉她。

我去找我舅舅克勒德邑侯爵，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我于是向他征求意见。他答复得很干脆：

“应当嫁掉她，孩子。”

我一下跳了起来：

“嫁掉她？可又能嫁给谁呢？”

他从容地耸了耸双肩：

“嫁给谁，这可你的事，不是我的啊！一个人只要不笨，找一个男人还是很容易的。”

他这番话，我想了足足八天。结果我对自己说道：“他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开始费尽心思地寻找起来；一天晚上，在和本地一个做事的人吃晚饭时，他对我说：

“波梅尔那老婆子的儿子，最近又闹了一个笑话你知道吗？哼，这家伙将来好不了。这个孩子，遗传的力量不小！”

那个老婆姓波梅尔，原来是一个老光棍，青年时代的她很让人垂涎。可一个法郎就可以使她卖掉灵魂，她儿子的坏劲儿就简直难以想象了。

我去找她，并且平静地给她讲明白那件事。

但是她突然问我：“对那个女孩子，你准备给她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我回答时实在有些困窘。

她太狡猾了，但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早就预备妥当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刚好有三块地丢在沙司乡附近，那些地本来是属于我的在好乡的三个庄子。那些庄稼人总是抱怨路途过远，我早就收回了那三块田，一共是六亩，未了那些庄稼人又来啰嗦，我于是答应免了佃约中规定的他们应当缴的鸡鸭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几乎算是丢了这些房产，所以我又在邻近买了一点儿地，在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屋，这两项开支共花了我一千五百法郎，所以我算拥有了一桩没有花多高投资的小产业，于是我打算把它送给这女孩子做生活基金。

可那老婆子说这产业不够！而我却毫不妥协，结果我们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她的儿子来找我。我已不大记得他的像貌，只记得在乡下人之中他的长像并不算坏；我看见他就放心了，不过他却看起来很狡猾。

他随随便便地谈起那桩事，如同他新要买一头母牛似的。等到我们谈妥之后，他就要查看一下那份产业，于是我们便动身去看。那光棍竟叫我在那里蹲了足足三个钟头，他不仅量了尺寸，还拾了些土块儿在手里捏碎，俨然买东西怕受骗一样。当时房屋还没有盖顶，他坚决不要茅草屋顶而非要石板顶，因为这样修理起来容易！

最后他向我说：

“家俱仍然是要由您给的呀。”

我反驳道：

“不行，给您一座田庄，已经不少了。”

他冷然笑道：

“我相信是够了，一座田庄外加一个孩子。”

我不由得满面羞红，他又说：

“仔细考虑一下吧，您只要给一张床，一个柜子，三把椅子和一套餐具，要不然咱们什么也不必说了。”

我承认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又踏上了回家的道儿，他那时一点儿都不谈那女孩子。但是很快他就用一种狡猾而又不怀好意的神情问：

“但是，倘若她死了，谁继承这产业呢？”

我说：

“那，自然是您了。”

他从大清早以来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他立刻心满意足似的同我握手，算是和我谈妥当了。

唉！要说服蔷薇同意这事，可真叫我头疼。她跪在我脚前呜咽起来，一遍一遍地说：“您怎么能提这件事！您！您！”七八天了，她不管我怎样劝导哀求，始终抗拒着。女人真是糊涂，一旦堕入爱河，她们就什么也不懂了。任何大道理此时都派不上用场，爱情先于一切，一切为的都是爱情！

结果，我发怒了，并且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去。她才慢慢地让步，条件就是要我允许她可以常来看我。

那一天到了，我亲自送她到教堂里，敬神和喜礼等种种费用一并归入我的名下，总而言之，我慷慨地办了一切事，然后我就向他们道别了。到了杜尔乃，我在哥哥家里住了半年。

我回来后，才知道每星期她都来打听我的消息。回到家不到一小时，便看见她抱着个孩子走了进来。看见那小家伙我心里还真有些难受，请你们相信我的话吧！我大概还吻过那孩子。

而那个做母亲的，简直是如同一所空房子，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哪里还有过去的影子存在。婚姻于她简直没有一丁点的好处！我机械地问她：

“你日子过得好吗？”

于是她的眼泪泉水般夺眶而出，泣不成声，最后她高声说：“我不能够，我不能够离开您！现在，我情愿死！”

她发疯似地吵闹了好一阵子，我尽力安慰她，然后把她送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栅栏门外。有人告诉我说她的丈夫经常打她，她的婆婆更是虐待她，那个老鸨。

两天之后，她又来了。她先是抱住了我，然后又在地上打滚。

“请您把我杀了吧，我实在不想再回去了。”

这完全是麋儿扎的口吻呀，倘若它能够开口说！

这样的哭诉渐渐又叫我头疼了；我于是又出去躲了半年。等我回了家……等我回了家，我才知道三星期前她就已经死了，以前，只要是星期日她必定会来……跟麋儿扎一样。那个孩子在她死后的第八天也死了。

至于那混帐丈夫，那个狡猾的光棍，却继承了遗产，从此他仿佛很有些春风得意，现在他做了村里的自治委员。

事后卫仑多先生还开玩笑说：

“没的说，他的幸运是我的功劳。”

末了，那兽医塞茹尔先生把那盅烧酒送到嘴边，一饮而尽后严肃地说：

“无论如何，这样的女人是少惹为妙。”

比埃洛

写给杭里·路戎

乐斐佛太太是个乡下太太，多年前她死了丈夫，如今是个典型的半城半乡式的太太，这类太太们总是把好些花边和波浪纹式的镶滚点缀在她们的衣裳和帽子上，她们说起话来总是把单词的尾音随意乱联，她们在公共场所爱摆架子，在种种打扮得花里胡哨的滑稽外表下隐藏着那种自命不凡的粗俗心灵，正像她们用生丝织成的手套来遮盖着那双肤色发红而且粗糙的手一样。

她有一个叫洛斯的女佣人，是个头脑简单但却纯朴忠厚的农家妇人。

主仆两人住的房子不大。正对着房子的绿色百叶窗的是诺曼第省区里的一条大路，它通往下塞纳州的中心。

她们的房子前有一个园子，窄窄的，里面种了些蔬菜。

不料有一天夜里，园子里的十几个洋葱头被别人偷去了。

洛斯一发现被盗了，立刻跑去通知了太太，太太仅仅套上一条羊毛短裙就跑下楼来。这真叫人难过又恐惧。居然有人偷东西，而且还是乐斐佛太太的东西，这意味着地方上有贼了，并且这个贼很可能再来。

于是那两个惊惶失措的妇人仔细地观察起了那些脚印，各自揣想：“瞧吧，他们是从这儿经过的，他们先踏过那堵墙，然后就纵身跳到菜园子的。”

想到以后的日子她们不禁害怕起来。现在如何才能安安稳稳睡觉？失窃消息迅速传开，邻居都跑过来亲自看，发表自己的观点；每逢一个新客光临，两个妇人便把她们的注意和见解陈述一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附近的一个农庄主人给她们献了一个计策：“您们两位需要养一条狗。”

这句话很有道理，她们确实需要养一条狗；若是单单只为守夜，一条大狗是没有必要的，上帝！她们养大狗干什么？它可是会吃穷她们的。不过一条小狗，一条活跳乱跳能叫的小狗就足够的了。

大家走了以后，乐斐佛太太长久地思考关于养狗的诸多问题。考虑了好久，她一想到一只满盛着狗食的盆子就非常恐慌，于是她决定想方设法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她是属于秉性吝啬的乡下太太们一类的，她们在衣袋里放着一些以生丁计算的小钱，为的是当众施给路旁乞丐或者作为星期日送给教士的香金。

洛斯却是特别喜欢动物的，她提出种种理由并且用狡诈手段来拥护这些理由。所以她们最后终于达成一致要养一条狗，一条很小的狗。

她们开始寻找狗了，但是找到的都是一些大的，食量骇人的。罗尔村的杂货店老板倒有一条很小的；但是除非出两个金法郎做饲养费，否则他不肯让出来。然而乐斐佛太太声明尽管她确实很想养一条狗，但决不肯花一分钱。这事被面包店老板知道了，一天早上，他的货车里带来了一条样子很奇特的黄毛小畜生，脚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只身子像鳄鱼一般，脑袋却像狐狸一般，一条喇叭般的尾巴长度和它的身体想当——那尾巴简直是一族鸵鸟羽。这是他的一个顾客的，正想扔掉它。乐斐佛太太认为虽然这条狗很怪但却很好看，而且还不用花一个钱。洛斯上前抱着它，然后打听它的名字。面包店老板告诉她们是叫“比埃洛”。“比埃洛”被安置在一只旧的小肥皂箱子里，别人给它水和面包，它吃了也喝了，但是乐斐佛太太却放心不下了，于是她想：“等到它对家里熟悉了之后，我们放任他随意走动。它可以在外面自己寻食物。”

不久她们果然听任它自由活动了，然而事实上它却总免不了挨饿。而且，它只有在讨吃东西的时间才会叫，并且叫得特别厉害。而院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敞开大门的。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比埃洛都会和他亲热一番，并且绝对不叫一声。乐斐佛太太和这畜生弄得熟了，竟也到了爱它的地步，常和它握握手，有时还把在肉汤里浸过好几小时的面包喂给它吃。

但是她从没有想到养狗必须得纳税；忽然有一天，有人为这条不曾叫唤过的狗让她交纳八个金法郎，当 he 说道：“八个金法郎，太太！”这时候，她吓得几乎晕过去。

于是她打定了主意要立刻把比埃洛甩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要它。附近十法里内的居民都拒绝接受它。她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好决定教它“去吃石灰质粘土”。

那地方的人约定习俗般每逢处理不想再留下的狗，总是教它“去吃石灰质粘土”。

在一片广大的平原中央，可以望得见一种茅棚子，或者更正确的竟说是望得见一个支在地面上的小茅草屋顶；那就是石灰质粘土坑的坑口，这个坑垂直向下深达二十来公尺，下面和一组长长的横坑道相通，那里面的土壤就是石灰质粘土。

每年肥田的季节，才有人下到井底坑里去取石灰质粘土，其余的月份，它就是一切被人“判了死刑”的狗的坟墓。倘若有人经过井口边，时常会听见一些悲怨的，忿怒的，绝望的狂吠，或是求救的哀号。

每当猎狗和牧狗走近这个怨声不绝的窟窿边时总是吓得魂飞魄散；如果我们伏在这个窟窿口边朝下看，还会嗅到一阵难闻的腐臭气味。

许多可怕的惨剧，都是在那个黑暗世界里落幕的。

每当一条狗被扔到那里面之后，它便暂时以那些先到者的腐烂遗体为食挣扎十一二天光景，以后当另外一条格外肥，格外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狗被人扔下去之后，它们便在那里相对而居，一起挨着饿，眼睛闪闪发光。于是开始互相觊觎，互相追逐，双方都有些提心吊胆，不敢立即作出反应。不过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们搏击起来，以致互相拚命；末了始终是强一些的活活的吃掉那弱一些的。

既然已经决定把比埃洛送了去吃肥泥，她们就忙着寻找一位可以帮忙的执行者。那个修理公路的工人倒是乐意走一趟，但是要半个金法郎的工钱，乐斐佛太太认为他的要求太过分了，而那个住在隔壁的泥瓦匠学徒倒是只讨五个苏，但还是贵了一点；最后，洛斯认为最好由她们自己送去，因为只有这样，它在路上才不会受虐待，也不会让它知道它的将来。所以她们决定在当天傍晚一同前往。

她们给了它一盆好汤和一点奶油作为晚餐，它一下子吃得精光。趁着它兴奋得摇晃着尾巴的时候，洛斯把它捉住放在自己的围裙里。

她们如同偷窃蔬菜的人那样迈着大步在草原上疾步行走。不久，她们望见了那个肥泥坑，等走到了坑口；乐斐佛太太俯下身去，听是否有狗在坑里叫唤。没有。一只也没有，比埃洛一定能够单独地待在坑里。洛斯流着眼泪抱住它吻着，一狠心把它扔进了坑里，然后都伏下身去侧耳倾听。

首先，她们听见一种短粗、低沉的声响；而后，是一阵刺耳的哀鸣，尖锐得使人伤心，显然是那条狗受伤后的叫声，接踵而来的是又一阵短促哀鸣，又是一阵失望的长嚎，它仿佛正对着坑口伸长了脖子求救。

它叫着！唉，它叫着！

她们后悔了，害怕了，一阵不可名状的强烈恐惧逐渐扩散在她们中间；于是她们逃走了。洛斯跑得快一些，乐斐佛太太便嚷道：“你等等我，洛斯，别扔下我了！”

她们这一晚被恶梦包围着。

乐斐佛太太梦见自己坐在餐桌前准备吃汤，但是揭开了汤盂的盖子，却发现比埃洛在汤盂里。它转过身子跳起来，咬住了她的鼻子。

她惊醒了，耳边仿佛还响着它的叫声。仔细一听，她才知道是自己搞错了。

她又睡着了，又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大路上。忽然，她看见路当中有一只农人用的大篮子；这篮子使她害怕起来。

然而她终究揭开了它的盖子，伏在篮子里的比埃洛紧紧咬住她的手不放；最后她张皇失措地逃走了，胳膊上爬着那只不肯松口的狗。

黎明的时候，她醒来了，几乎疯狂地跑到那个肥泥坑的边儿上去。

它叫着；它仍然叫着，它叫了一整夜。她开始呜咽了，并且用许多温柔的名字叫它。它也用狗的所能发出的各种抑扬顿挫的柔和声音回答她。

这之后，她想和它再会面了，向它许了一个愿，答应它到死为止它会一直快快活活的。

她跑到了那个专取肥泥的掏井工人的家里对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那个汉子一言不发地听着。等她说完，他就说：“您想要您的狗？四个金法郎。”

她吃了一惊；她的痛苦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

“四个金法郎！四个金法郎太多了，会撑死你的！”

他回答道：

“这件事，我那儿必须具备绳子和手摇轮盘架子，我的孩子也必须到那儿去，之后，您那只倒霉的狗会来咬我，您难道以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的是讨您的欢心把它还给您？与其今日，何必当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生气地走开了。——四个金法郎！

她飞快地回到家里，就把洛斯叫来并把掘井工人的奢望告诉了她。洛斯从来都是肯忍耐的，这次却忍不住地说：“四个金法郎！这太多了，太太！”

然后她继续说：“扔给那条可怜的狗一些食物吃，使它不会死掉，那行吗？”

乐斐佛太太很满意地同意了这个办法。她们带着一大块揩了奶油的面包到那儿。

她们把面包切成小块儿，再一一扔到坑里，一边轮流和比埃洛谈着。那只狗一口就吃完了，便又来讨另一块。

她们在傍晚时候回家了，第二天又接着去，以后虽然每天如此，但是她们在一天里只能走一趟。

谁知有一天早上，她们刚把第一块儿面包扔下去，忽然听见坑里有一阵洪亮的狗叫声。已经是两只了！有人又扔了一条狗，一条大狗！

洛斯喊着：“比埃洛！”于是比埃洛叫起来，她们开始扔下食物了；不过每一回，她们都清清楚楚听见了一阵可怕的乱叫声，接着就是比埃洛的哀鸣声，它的伙伴咬它了，那伙伴比它大，把什么都抢吃掉了。

她们费了很大力说的明明白白：“这是给你的，比埃洛！”可是比埃洛明显地什么也没有吃到。

两个没了主意的妇人面面相觑了；末了乐斐佛太太生气地说道：“我不可能喂养一切被人扔在这里等死的狗。这进行不下去了。”

最后，想到很多的狗都要靠她而生活，她心疼得话不成音，她把剩下的面包带走了，并且边走边吃。

洛斯跟在后面，拿自己的蓝布围裙不停地擦着眼角。

一个诺曼第人

写给波尔·阿勒克西

我们的车子刚好驶出了卢昂市区，就在茹蔑日大路上轻快地飞驰着，它穿过许多草滩；随后，为了爬甘忒勒山，只好牵着那匹马慢慢地走。

那地方，本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景之一，在我们的背后是卢昂，市区里满是礼拜堂，雕琢得如同象牙器具样的戈忒钟塔；前方，圣绥韦——工业著名的近郊区，成万上千的冒着黑烟的烟囱伸向苍穹，与古老市区里的成百上千的神圣钟塔遥遥相望。

这儿人工建筑物的最高峰，是圣保罗堂的尖塔；那一边，是“霹雳厂”的大水塔，它和尖塔，同样高得超出一般，比埃及最高的金字塔还高一公尺。

塞纳河在我们前方蜿蜒曲折地流着，河里散布许多洲岛，右岸是一座森林掩盖着的白石悬岩，左岸是好些草滩，它们被另一片森林远远地隔开。

许多大船分别泊在两岸。三条大的轮船尾尾连接地向着勒阿弗尔驶去；一只三桅船，两只大的双桅船和一只小的双桅船连成一行，由一只吐着黑烟的小拖轮拖着从下游开向卢昂。

我的同伴原是本地人，对于这幅动人的风景不屑一顾；但是 he 不停地微笑，仿佛从心里嘲笑我似地。突然间，他大声说：“哈！您就要看见一点儿好玩东西了——马洁老爹的礼拜堂。那才是最美的，朋友。”

我用惊奇的眼光瞧着他。他接着又说：

“我来教您体验一种您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纯真的诺曼第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感觉。马洁老爹是本省最幽默的诺曼第人，而他的礼拜堂真是世界上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礼拜堂之一；我先给您大概谈一下。

“就是旁人也叫他做‘马洁老爹，原是一个退伍还乡的中士。他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队伍里的骗人手段和诺曼第人的小聪明恶作剧溶合在一起，成为一套完整的把戏。回家以后，仗着神的庇护和不可思议的手段，他变成了一个显圣的小礼拜堂的管理人，他那个小礼拜堂是有着圣母的保护，还受着身怀子妊的闺女们的频繁朝拜；他称呼他那个绝妙的偶像做‘大肚子圣母’，他用嘲弄的又不失敬意亲切的态度对待她。为了这个‘仁慈圣母’，他还亲自编成了一种特别祈祷文。这祈祷文是一种出自无心的反嘲杰作，诺曼第精神的佳作，其中的嘲弄意味夹杂着对于圣徒的恐惧，对于某些神秘东西的迷信产生的畏惧。他并不是十分信仰他的守护女神；出于谨慎也稍稍信仰她，还有策略上的顾虑，他还应付着。

“这篇惊人的祈祷文的开头如下：

‘我们的仁慈太太，圣母玛利亚，您是本地和全地球上做了母亲的闺女们的当然的守护女神，请您保佑您这个一时疏忽犯了错误的信女吧。’

“那篇祈祷文的结束语如下：

‘尤其请您在您的神圣丈夫身边不要忘了我，并且请您在天父身边说情，请求他允许我有一个像您的丈夫那样好的丈夫。’

“这篇祈祷文被当地教会禁止过，他却暗中出售它，而那些抱着感激之情诵读的信女们却相信它有神圣力量。

“总之，他谈到仁慈的圣母时，意然像一个有威望的王公的贴身侍卫谈到他的主人一般，他熟悉一切琐屑的秘密。他知道许许多多和她有关的十分有趣的故事，他每次在挚友之间喝过几杯之后，把这些事轻轻地说出来。

“不过您将来会亲眼看见他。

“对于种种来自守护女神方面的收入在他看来好象并不满意，除了主要的圣母之外还他附带一宗小买卖，出售圣徒们。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圣徒们，在他那里是无一不备的。那些圣徒们小礼拜堂的地方是不够安置的。他把他们藏在柴房里，遇着有信徒问起他们，他立刻从柴房把圣徒们请到外面。那都是他亲自动手做的木偶，滑稽得超出想象。并且在某一年油漆房屋的时候，他又把木偶完全漆成了绿色。您知道圣徒们是能治好各种病的；不过每一个圣徒各有自己的特长。把他们弄混弄错都是不当的。因为圣徒们之间是互相忌妒的，就像江湖卖艺的小花脸一般。

“为了不出岔子，善良的老妇人来请教马洁了。

“有人问：‘哪一个圣徒医治耳朵是最好的？’

“他说：‘名叫沃西姆的圣徒是好的；又有一个叫浜斐尔的圣徒也不坏。’

“事实并非如此。”

“马洁在空闲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宽闲，他都要喝酒；不过他用艺术家的态度，用心悦诚服者的态度喝酒，每天晚上必定喝得半醉。他即使喝得半醉，但是却心中有数；他心里清楚，甚至到了每天可以把喝醉的情况准确记下来的程度。这是他关心的主要事情；小礼拜堂还在其次。

“他还有发明器械，您听清楚并且多留心就会发现马洁发明了醉度表。

“事实上，器械并不存在，但是马洁和数学家同样有准确的观察力。

“您不断地听见他说：‘从星期一开始，我超过了四十五度。’

“或者：‘我当时在五十二度和五十八度之间。’

“或者：‘我当时确实在六十六度到七十度之间。’

“或者：‘见鬼了，我本以为自己在五十度，但是现在却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四十五度！’

“他这样从没有弄错过。

“他肯定从来没有到过一百度，但是到了他自称超过九十度而观察力变成不正确时，旁人就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肯定口吻了。

“他一承认超过九十度，您就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很醉了。

“在这种场合，他的孩子枚立，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她怒发冲冠，在门口等到他进来的时候就嚷起来：‘你来了，脏东西，猪猡，醉了的畜生！’

“于是马洁收住笑，在她的对面，然后用一种严厉的语气说：‘你不要说话，枚立，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等到明天吧。’

“如果她继续唠叨，他就再走近些，用发抖的声音说：‘别再吵了；我已经到了九十度了；我不会再量度数了；要揍人了，你小心！’

“于是枚立只好边走边说。

“到第二天，假设她重提这件事，他就当面嘲讽她并且答复道：‘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已经谈够了，让它过去了。只要我将来不会升到一百度，没有事的。不过如果我超过了一百，我允许你处罚我，一言为定！’”

我们已经走到山头上了。大路消失在令人赞不绝口的卢马尔森林中。

秋天，绚丽多彩的秋天，它把金色和紫色渗透在依然鲜明的绿色里，仿佛是融成了点滴日光从天上落到了茂密的树丛里。

我们穿过杜克来，接着不再沿着茹蔑日大路继续往回走，我的朋友向左转了，踏上了一条斜行的小路，一会儿钻进了那座轮伐的林场。

从山顶鸟瞰，我们又看见了那壮丽的塞纳河，蜿蜒伸展。

一座石板瓦的小楼阁静静地站在右边，顶上有一个阳伞那样

高矮的钟楼，背靠着一所有好些绿百叶窗的敞亮房子，墙上满披着金银花藤和蔷薇藤。

一浑厚的嗓音吼道：“朋友们到了！”马洁在门框里露面了。那是一个60来岁的人，瘦瘦的，蓄着一撮短髯和两条长长的髭须，全是白的。

我那个同伴和他握过了手，将我介绍给他，马洁就请我们走到了一间同时兼做客厅的清洁的厨房里，他说：

“我呢，先生，没有出众的房子。我很喜欢坐在肉羹旁边。大大小小的锅子，您可看见，全是给我做伴的。”

之后，侧身对我朋友说道：

“您两位怎么在星期四到这儿来？你们明明知道这一天是我的守护女神诊病的日子。今天午后我不能出去。”

说完便跑到门口，进出牛哞一般的声音，叫唤道：“枚立！”那“立”字的余音拉得很长，使得远处整个山川里的那些船员们都会抬起头来。

枚立却不应声。

于是马洁乖巧的眨了一眼。

“您瞧，他跟我闹别扭呢，因为昨天我过了九十度。”

我的同伴不禁笑了：“超过了九十度，马洁！您怎么搞的？”

马洁回答道：

“我跟您说。去年，我只收着了二十拉屑尔的杏子松果。不过，要做点杏仁果汁还够。所以我用它做了一桶，昨天开封。当它是甘露吧，只是一点儿；您一定会说我称赞得不错。波立忒来到我这；我和他喝了一口又一口，没有喝够瘾（大家可以一直喝到第二天），因此杯杯下肚之后，我觉得肚子里有一股凉意了。便向波立忒说：‘是不是喝点儿白兰地来暖一暖身体！’他同意了。不过那点儿白兰地在您的身体里像一团火，因此不得不再喝点儿杏仁果酒。但是这样由冷到热又由热到冷，我明白自己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九十度。波立忒呢，差不多一百度了。”

门开了。枚立进来了，没有向我们道早安，直接嚷道：“……傻瓜，你们两个人早都到了一百度了。”

这样一来，马洁生气了：“别乱说，枚立，别乱说；我从来没有到过一百度。”

我们被他们邀请到门外的两棵椴树底下吃午饭，饭菜美味而可口。附近有一个“大肚子圣母”小教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无限美好的风景画。马洁以嘲笑的语气讲了一个有关奇迹的故事，尽管荒诞不经，但他不屑的背后居然隐藏着一丝天真的轻信成份，很令人疑惑不解。

我们喝了大量的葡萄酒，那滋味辣忽忽的，甜丝丝的，清爽醉人，感觉美妙极了。在众多的酒中，他独钟爱苹果酒。后来我们开始抽起烟斗来，正在这时候有两个女人走过来了。

她们的年龄都很大了，面容憔悴，枯瘦而又驼背。彼此行过礼之后，她们提出见见圣图白朗。马洁诡邪地朝我使着眼色，然后对她们说：

“我去为你们拿来。”

他进了柴房。

大约过了五分钟，他惊慌失措地跑出来，两只胳膊高举着说：

“我不清楚他在哪里了，我敢担保我一定有，但我实在找不到。”

于是他用双手在嘴上罩成个喇叭筒，然后高喊：“玫立——”她的妻子在院子里回答道：

“什么事？”

“圣徒白朗在哪儿？柴房里找不到。”

这时候枚立立即说道：

“是不是上星期你拿去堵兔子房窟窿的那一个呢？”

马洁的身体稍微抖动了一下：“奇怪，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于是他对那两个妇人说：“你们跟我来。”

她们跟上去了。我们也一样去了，因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所以感觉怪怪的样子。

不出所料，圣徒白朗如木桩一般简单地钉在地上，身上满是污泥和脏物，兔子房的一只角儿上派了用场。

那两个信女一下看见了他，都一起跪下来画着十字，并且开始念祷文了。于是马洁赶忙跑过去：“怎么现在都在烂泥里呢；你们稍等，我去给你们找一束麦秸来。”

他去找麦秸了，来用它给她们做了一个祈祷上帝时用的垫子。后来，仔细打量着那被沾污的圣徒，毫无疑问，他担心他的买卖丧失信用，他便接着说道：

“我来给你们拾掇干净。”

他取来了一桶水，一只刷子，接着便卖力地洗刷那个木偶，那两个老妇人在这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祷告。

三下五除二之后，他说：“现在，再没有什么不好的了。”末了，他拉着我们去喝一杯。

刚把杯子举到自己的嘴边，他又停住了，接着带着一种略显为难的神情说：“这还是不一样，从前我把圣徒白朗与兔子搁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不能卖钱的。两年以来从来都是无人问津。不过，您两位看见了，圣徒们可是从来不会过时的。”

他喝了那杯酒又说道：

“来，大家再干一杯。跟朋友们在一块儿，体温不应当低于50度；而现在，大家却还只有38度。”

月 色

马理尼央长老的姓的确配得上“马理尼央”这个战役名称。这是一位瘦长并且笃信宗教的教士，性情暴烈，但却正直不阿。他的种种信仰都是坚定不移，从不动摇，他笃定地以为他认识了他的上帝，并且窥透了上帝的种种计划，种种意志，种种目的。

他在乡下礼拜堂堂长住宅旁的林荫小径上散步时，有时候头脑里会涌出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创造了这东西？”于是他便固执地寻觅答案，设身处地从上帝的立场出发，结果总是寻得到答案的。世上有些人在一种虔诚的谦逊的状态中，总免不了喃喃地说：“主，你的计划是深不可测的！”而他却不如此，他想的是：“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应当认识他做事的理由，倘若不认识，理应去猜度。”

他认为，在自然中，总是能够创造出一种绝对的，而且能够让人叹为观之的逻辑，种种的“为什么”和种种的“因为”素来互相制衡。曙光是为了使睡醒的人感到愉悦而设，白昼是为了禾苗能够成熟，雨是为了禾苗能够滋润，黄昏是为了迎接瞌睡，而黑夜是为了睡眠。

四季对于农事的种种需要是完全对应的，教士是从来不会认为自然原是没有目的的，也就是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无论以何处方式存在都得服从时代和气候以及物质的必然需要。

但是他却憎恨女人，他是不自觉地憎恨女人，并且由于本能而看不起女人。他时常引述基督的话，“女人，在你和我之间，可有相同之处？”末了，他还加上一句：“可以说上帝自己也不满意于这种作法。”在他看来，女人比诗人所谈的孩童还不纯洁十二倍。她诱惑了第一个男人而且连累了他，并且永远继续她这种打入地狱的工作，这女人是软弱的、危险而又神秘的能够乱人心

的生物。他憎恨她们那种具有爱之魔力的灵魂，尤甚于憎恨她们那种沉沦了的肉体。

他时常觉得她们在向他示“意”，表以温存与亲爱，他虽然知道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却痛恨那种整日在她们身上颤动的恋爱需要。

在他看来，上帝之所以创造女人，不过是为了引诱男人和考验男人。所以，当男人接近女人时，总会带着种种防御与那因害怕落入陷阱而产生的恐惧。在事实上，当女人向男人张开双唇或伸出胳膊的时候，男人就危险了。

他仅对那些因为虔信宗教而变为无害的女教士或放松戒备之心；但事实上，他却一视同仁地以强硬的手段对待她们，因为他觉得，尽管他是一个教士，在她们那颗锁住了的心的深处，在她们那受了委屈的心的深处，那种向他表示的永恒的温存亲爱，依然始终是活跃的。

他觉得，在她们那种比男教士更为被信仰所润湿的眼光里，在她们那种以异性的身分来沉浸在对上帝的陶醉里，在她们对于基督无私的热爱里，都有温存与亲爱，因为这是女性的爱情，肉体的爱情；就是在她们的柔顺态度里，在她们和他说话而用的声音里，在她们低垂的眼睛里，在她们因为遇着他用强硬态度相待而忍住的眼泪里，无处不有这种值得咒骂的温存与亲爱的存在。

所以，每逢他抖着教袍从女修道院的门里出来，就加快脚步匆匆走开了，形同避难。

他有一个外甥女儿，她和她的母亲同住在邻近一所小房子里。他一心指望她能够做一个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童贞女。

她貌美，天真和善高傲。每逢这位教士说教，她便笑个不停；而每逢他对着她发脾气，她热烈地拥抱他，紧紧地箍住他，于是他便不自觉的设法解脱这种局面，然而这样，却使他尝着一丝甜美的快乐，在他心里唤醒了男人心里沉睡了很久的父性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

他时常带着她从田地里的的小路上漫步，与她谈论上帝，谈论他的上帝。她几乎从没有在意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望望蓝天和碧草，眼光中流露出一种由于热爱生活而产生的幸福。有时候她为了追赶一只嬉戏的蜜蜂而飞奔过去，然后把蜜蜂捉回来，大声喊着：“看呀，舅舅，这东西多好看！我真想吻它一下。”末了，这种想和蜜蜂或者花苞吻一下的热望，竟使这教士不放心了，激怒了，原来他又从这些地方，发现了这个无法除根的温情总要在所有女人的心里萌发出来。

后来，有一天，教堂里看守法器的职员妻子——她是马理尼央长老的管家——小心地告诉他，说是他的外甥女有了一个情人。

他那时正在家里刮胡子，听到那句话，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惊慌，涂满了肥皂的脸呆了好半天透不过气来。

等到他能心平气和开口说话的当儿，他就嚷着：“这是假的，你在说谎，梅拉尼！”

但是那个乡下女人把手搁在胸前：“上帝应该是公正的，我不是在说假话，堂长先生。我告诉您，每天晚上，她等您姐姐睡着之后便出去找他。他们总在河边上约会。您只须在10点到12点之间到那里去亲眼看一回就不会这样说了。”

他不刮脸了，激动地来回走着，如同他平常有重大的思虑时候所表现的动作一样。到了他后来重新刮胡子的时候，一连在耳鼻之间割破了三刀。

在整个白天，他一直不说话，义愤填膺。因为他对外甥女那不可克制的爱情，而感到暴怒，此外，他又是道义上的家长、保护人和精神指导者，现在一个女孩子欺骗了他，抢劫了他，戏弄了他，更使他火上浇油；这种气愤地无话可说的样子，正是父母遇着女儿不让他们干预，又不听其劝导自己选择了配偶时所发生

的。

吃过了晚饭，他想强迫自己看了一点儿书，但他并没有能够如愿；越想越气。终于在时钟报过 10 点钟以后，他拿了他的手杖，一根粗大的榆木棍子，那是根每逢他在夜里去看病人必定带着防身的粗棍子。他用那只粗大结实的手抓起粗棍，奋力狂抡，狂笑着，狂笑着。突然，他止住挥舞，举起粗棍咬牙切齿地向一把椅子劈去。

他拉开了门想冲出门外，但是走到檐前，抬头望见那月色清辉，他不禁惊诧了这一从未留意过的景色，不由得缓下了脚步。

他生来就有一种很敏感的智慧，一种为教会里的古代圣哲们——梦想派的诗人——所应有的智慧，这时候，他忽然觉得这空明夜色的美景，竟教自己感动了，格外地感动了。

在这个被清辉浸透的小园子里，成行的果树绿的枝丫在小径上映出它们那纤弱影子；那丛攀到他住宅墙上的肥大的金银花藤，吐出一阵阵的美妙甘芳的清香，在这温和明朗的夜色里弥散。

他深吸一口气，如同醉汉饮酒一般吸着空气中的清香，一边从容地往前走，心旷神怡，几乎将他的外甥女抛到九霄云外。

来以田地边，他驻足欣赏那浸润在这温情脉脉的清光和空明夜色的柔和中的草原。成群的蟾蜍不停地向空中亮出它们的短促而响亮的歌喉，远处的夜莺吐出它们那使人心醉梦想般串珠似的音乐，吐出它们那对着诱人的月色而歌唱的清脆颤音，这歌声简直像是为了拥抱亲吻而唱的。

长老这时候又开始走动了，心里失掉了勇气，但是却不明就里。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竟想索性坐下来，留在那里原地不动，竟想从上帝的作品里去认识去赞美上帝。

远处，沿着小溪的波折一大行白杨树向前蜿蜒地延伸着，一层薄雾，一层被月光染上银色而发光的白色水蒸气，在河岸上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周围浮着不动，像一层轻而透明的棉絮遮住了溪水的回流。

教士又一次停住了自己的脚步，一阵温柔的感觉，一阵越来越膨胀而且无法抵抗的温柔感觉钻进了他的心灵。

一种疑惑，一种微微的不安侵入他的心房；他觉得自己心里萌发一个问题，他时常问自己的那一个问题。

上帝从前为什么造了这些东西？既然夜是注定为睡眠而创造的，为停止意识而创造的，为休息而创造的，为人忘却一切而创造的，为什么却教它比白昼更有趣，比黎明和黄昏更柔和？好些微妙意味深远的事物对于强烈的光线既然不适应，为什么这个月球，这个态度从容仪态万千使人感到诱惑而且比太阳更富于诗意的月球，竟像是被上帝派来小心翼翼地照亮这些事物一般，把黑暗世界照得通明透亮？

为什么鸟雀中的那些最善于歌唱的，不像其他同类一样同去休息，而是将荡气回肠的歌喉留给黑夜。

为什么有这种明暗不定的薄暮落在世界上？为什么有心弦的颤动，心灵的震憾和肉体的疲劳？

既然人到夜里都要在床上躺着，为什么又有这种诱人之物，不为世人所见的无上之美的景物，这种从天上投到地下的无限美景，究竟是为谁而设的？

长老终于是满头雾水了。

但是他看见远远的草滩边上，那些在发光薄霭的笼罩中的树丛底下，有两个并肩而行的人影出现了。

男人高大一些，搂着他那女朋友的脖子，偶而还吻一吻她的额头。那幅笼罩着他们如同为他们而设的仙境般的景物本来是静止的，现在突然由于他们而充满生机起来。他们两人像是一个独立生命，那个领着天意来享受这个夜景静寂的生命；他们朝着教士走过来了，活生生一个答案，向那个天主教士的疑问而投下来的。

他站立不动了，心脏跳动得很急，紧张，恐惧彷徨，他相信他们的《圣经》上的一些事迹，如同路得和波阿司的爱情一样，那正是《圣经》所谈的上帝旨意在一定时间的体现。于是《雅歌》中的好些篇章，烈火般的呼声，肉体的召唤，那部动人的温柔诗集的全部热烈篇章，都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间引起了共鸣。

他自言自语：“上帝大概是为了用理想世界保护人类的爱情，这才造就了此等月夜。”

他终于在这一对边走边吻的人儿面前退却了。那幸福的女孩就是他的外甥女。于是他问自己：他是否要违抗上帝。显然上帝用一幅如此清静优美的景物去保护爱情赞美爱情，他一个凡夫俗子难道不容许爱情吗？

他逃走了，心思飘忽不定，有些内疚，就象闯入了一所他不应当进去的异教庙宇中似的。

马

这家可怜的人是靠丈夫的微薄薪水艰苦度日的。自从夫妇俩结婚以来，已有两个孩子来到了这个世间，于是原本不宽裕的境遇，变成了一种委屈的和没有光彩的而且羞人的状况了，变成了一种依然要装装门面的贵族人家的无奈窘况了。

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是个住在外省的贵族的后代，在他父亲的庄园里长大，他的老师是个年长的教士。他们并不是有钱人，不过维持着种种外表苟且偷生而已。

二十岁那一年，有人替他在海军部谋了份工作，于是他便当上了办事员，年俸一千五百金法郎，他从此在这座礁石上搁浅了。世上原有许多没有趁早就预备在人生里苦斗的人，他们一直从云雾当中观看人生，自身不仅没有什么方法和力量，而且从小也没有得过机会去发展自身的潜力才干，个性或是一种百压不挠的坚定毅力，所以手里简直没有接到过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格力白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部里最初三年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是令人恐惧的。

他曾经访到了几个家族世交，都是思想落伍而景况也都不如意的老头子，住在巴黎市区里的那些贵族街道上，他也在圣日耳曼区那荒凉街道上结识了一大群人。

那些贫穷的贵族与现代生活是隔绝的，夜郎自大，敝帚自珍。他们都住在那些毫无生气的高楼里。那种楼从底层到高层，所有住户都有贵族头衔；不过从第二层楼往上，有钱的人似乎很少。

种种无穷尽的偏见，等级上的固执，保持身份上的顾虑，始终缠绕这些在往日无限风光但却游手好闲以致败落的人家。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在这种社会里，无意间遇见了一个像他一般贫

穷的贵族女子就娶了她。

在4年之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又经过4年，这个被困苦所束缚的家庭，除了星期日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带散步，以及利用同事们送的免费票子每年冬天可以到戏院里看一两回戏以外，再也没有其它的散心活动。

但是在今年春初，部长将一件例外的工作交给了这个职员，末了他就领到一笔三百金法郎的特别奖金。

他带了这笔奖金回来向他妻子兴奋地说道：

“亲爱的杭丽艾德，我们现在应当享受点儿生活了，让我们的孩子饱饱口福！”

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以后，才决定大家一同到近郊去吃午餐。

“说句实在话，”海克多尔高声喊起来。“反正就这么一次，我们去租一辆英国式的小马车，给你和孩子们以及女佣人坐，我呢，我到马房里租一匹马来骑。这对我是一定有好处的。”

以后在整个星期中间，他们谈话的内容便完全离不开这次近郊远足。

每天傍晚从办公室回来，海克多尔总是把他的大儿子抱到自己的腿上，并且使尽力气教他跳起来，向他说道：

“这就是下星期日，爸爸骑马散步的样子。”

于是这顽皮的孩子整天骑在椅子上，在厅子里兜圈子，高声喊道：

“这是爸爸的马儿哪。”

那个女佣人想到先生会骑马陪着车子走，总用一种赞叹的眼光望着他，并且在每次吃饭的时候，她都静听先生谈论骑马的方法，叙述他从前在他父亲跟前的种种成绩。哈！他从前受过很好的训练，所以只要骑到了牲口身上，他一点也不害怕，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擦着手反复地向他妻子说道：

“倘若他们可以给我一匹有点儿野性的牲口，那我就如鱼得水了。你可以看见我怎样骑上去，并且，如果你愿意，我们从森林公园转回来的时候，可以顺路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那么我们还可以向脸上贴贴金，倘若遇得见部里的人，我一定不会丢脸。单凭这一点就足够教长官重视我的了。”

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车子和马同时停到了他的门外。他立刻下楼去检查他的坐骑了。他早已教人在自己的裤脚管儿口上，垫了一副可以绊在鞋底上的布条，此时，他又扬起了昨天买的那根鞭子。

他把这牲口的四条腿一条一条地托起来，一条一条地摸了一遍，又按过了它的脖子，肋骨和膝弯，再用指头验过了它的腰，又扳开了它的嘴，数过了它的牙齿，说出了它的年龄。未了，全家已经都下了楼，他趁此机会把马类的通性和这匹马的特性，举行了一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小型演说，根据他的判断这匹马是最好的。

待到大家都安稳地坐上了车子，他才又去检查马身上的鞍辔。之后，他踏到了一只马镫上，顺势就跨到了牲口身上坐下了。突然，那牲口开始驮着他乱跳了，几乎将骑士掀到马下。

慌张的海克多尔极力稳定它，说道：

“您有话好好说，朋友，慢点儿，慢点儿。”

之后，坐骑恢复了它的常态，骑士也挺直了他的腰杆儿，朗声问道：

“大家都妥当了？”

全体齐声回答道：

“妥当了。”

于是他下了命令：

“上路！”

这些坐车和骑马的人都出发了。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用英国人的骑马姿态教牲口“大阔步”起来，同时又过分地把自己的身子一起一落。他刚好落在鞍子上，立刻如同要升到天空似地又向空中冲去。他时常俯着身子像是预备去拉马鬃，并且双眼目视前方，脸上发白，牙关紧咬。

他的妻子抱着一个孩子搁在膝头上，女佣人抱着另外一个，她们不住地重复说道：

“你们看爸爸呀，你们看爸爸呀。”

那两个孩子受了动作和快乐气氛以及新鲜空气的陶醉，都用尖锐的声音叫唤起来。那匹马受了这阵声音的惊吓，结果那种“大阔步”就变成“大颠步”了，末了，骑士在极力勒住它的时候，他的帽子滚到了地上。于是赶车的只得跳下车去拾，海克多尔接了帽子，就远远地向他的妻子说：

“你别让孩子们这样乱嚷吧，否则你会弄得我的马狂奔的！”

他们在韦西奈特的树林子里的草地上，用那些装在盒子里的食物做午餐。

尽管赶车的照料着那三个牲口，海克多尔还不时站起来去看他的那匹牲口是不是缺点儿什么，并且拍着它的脖子又给它吃了点儿面包，好些甜点和一点儿糖。

他高声说道：

“这匹马性子很烈。开始它虽然颠了我几下子，但是你看见我很快就安静下来了，现在它接受了它的主人，不会再乱跳了。”

他们按照了预定的计划顺道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

那条宽敞的大道上，车子多得像蚂蚁。并且，在两边散步的人也多得好像两条自动展开的黑带子，从凯旋门一直延到协和广场。日光照到这路面上，使车身、车门上的铜挽手和鞍轡上的钢件都反射出光亮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阵活力的颠狂，一阵生活上的陶醉，像是鼓舞了这些车马人群。那座方尖碑远远地竖立在金色的霞光当中。

海克多尔那匹马自从穿过了凯旋门，就如同陡然受到一种新的热劲儿的支配，撒开了大步，在路上那些车辆的缝儿里斜着穿过去，向自己的槽头直奔，尽管它的骑士费尽了方法让它安静，但却无济于事。

那辆车子现在是和马相距甚远了，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后来那匹马走到了实业部大厦跟前，望见了那点儿空地就向右一转并且大颠起来。

一个身系围腰的老妇人，用一种安安稳稳的步儿在街上横穿过去，她刚好挡住了这个乘风而来的海克多尔的路线。他没有力量勒住他的牲口，只得拚命地开始叫唤：

“喂！喂！那边！”

那个老妇人也许是一个聋子，因为她仍然继续她的路程，直到撞到了那像火车头一般飞奔过来的牲口胸前，她才滚到十步之外，裙子迎风飞舞，一连翻了三个筋斗。

许多声音一起嚷道：

“抓住他！”

张惶失措的海克多尔揪着马鬃高声喊道：

“救命！”

一股怕人的震动力量，使得他像一粒子弹般地从那奔马的耳朵上滑下来，并且倒在一个刚刚跑到他跟前的警士的怀里。

顷刻间，一大群怒气冲天的人，指手划脚，乱叫乱嚷，团团地围住了他。尤其是一个老先生，一个身佩圆形大勋章的大白胡子，像是怒不可遏似的。他不住地说：

“可恨，一个人既然这样笨手笨脚，就应该待在家里不动。不会骑马就跑出来害人。

但那个老妇人被四个汉子抬过来了。她像是死了一样，脸上

没有血色，帽子歪着顶在头上，而且全身都是灰尘。

“请各位把她送到一家药房里，”那位老先生这样吩咐，“我们到本区的公安局去。”

海克多尔由两个警士陪着走了。另外一个警士牵着他的马。一群人跟在后面，末了，那辆英国式的马车忽然出现了。他的妻子连忙奔过来，女佣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两个孩子也高声叫唤。

他说自己当初正准备回家，却撞倒了一个老妇人，这算不了什么。他让那吓坏了的家人都走开了。

到了区公安局，没费什么事，事情就说清楚了。他报了他的姓名——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海军部职员，之后，大家专心等受伤者的消息。一个派去探听消息的巡警回来了。说她已经醒过来，但是说内脏异常疼痛。那是一个做粗工的女佣人，年纪六十五岁，名叫西蒙大妈。

听到她没有死，海克多尔恢复了希望，并且答应负担她的治疗费用。然后他连忙向那药房跑去了。

乱哄哄的一大群人停在药房门口，那个老太太躺在一把围椅上不住地哼着，手是不动的，脸是发呆的。两个医生还在那里给她检查。四肢没有损坏一点，但是有人怀疑内脏会受点伤。

海克多尔和她谈话了：

“您很难受吗？”

“唉！对呀。”

“哪儿难受？”

“我肚子里简直像有一炉火。”

一个医生走过来：

“您，先生，您就是闹下这个乱子的人吗？”

“是的，先生。”

“应该把这妇人送到一个疗养院里去，我认识一家，那里的住院费用是每天六个法郎。您愿意让我去办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海克多尔快活极了，他谢了这个医生回到家里，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妻子哭着等候他，他劝她不要着急：

“这没什么要紧，那个西蒙大妈已经好些了，三天之后就可以痊愈，我送她到一家疗养院里去了，这没什么。”

没什么要紧！

第二天，他刚从办公室里下班出来，就去探听西蒙大妈的消息。他看见她正用一种满意的神态喝着一份肉汤。

“怎么样了？”他问。

她回答道：

“唉，可怜先生，还是老样子。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快要完了，并没有什么好点儿的样子。”

那位医生说应该等候，怕的是突然出现一种并发症。

他等了三天，然后又去看。那老妇人脸色红润，目光明亮，望见他的身影就哼起来。

“我不能动一下，可怜先生，我撑不下去了。这样要到我死的那天为止。”

海克多尔的脊梁上起了一阵寒噤。他请教医生。那医生伸开两只胳膊向他说道：

“我有什么办法，先生，我不晓得。我们试着抱她起来，她就直嚷。就是要教她换一换椅子的位置，也没有法子能够不让她伤心地乱嚷。我应该相信她对我说的话，先生，我总不能钻到她肚子里去看一看呀。所以非到我看见她走得动的时候，否则我没有权力假定她是在那里说谎。”

那老妇人静静地听着，两只眼睛露出狡猾的光。

八天过去了，半个月，一个月……西蒙大妈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围椅。她从早吃到晚，发了福，快乐地和其它病人谈天，仿佛已经是惯于无需动弹的生活，如同这就是她五十年来上的楼、下

楼、铺床、从地下向高楼上运煤、扫地和刷衣等等工作之后，好好儿挣得来的休息。

海克多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每天来看她，都觉得她是安稳的和恬静的，但是她依然向他高声说道：

“我再也不能够动了，可怜先生，我再也不能动了。”

每天傍晚，忧心如焚的格力白林夫人不停地向丈夫询问道：

“西蒙大妈呢？”

每次他总垂头丧气地回答：

“一点也没变化，绝对一点也没有！”

他们辞退了家里的女佣人，因为她的工钱成了极重的负担。他们还格外节省用费，那笔特别奖金早就全部耗掉了。

于是海克多尔约好了四位名医团团地围坐在老妇人跟前。她听凭他们诊察，摸索，把脉，一边用一副狡狴的眼光盯着他们。

“应该教她走几步。”有一个医生说。

她大嚷起来：

“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的好先生们，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于是他们扶着她，慢慢起身，带着她走了几步，但是她从他们的搀扶滑出来，倒在地板上乱嚷，声音极为恐怖，他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把她仍然抬到原来的座位上。

他们发表了一个谨慎的意见，就目前来看，西蒙大妈的疾病毫无进展。

末了，海克多尔把这消息告诉他妻子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倒在一把椅子上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如把她养在这里好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少花点儿钱。”

他跳了起来：

“养在这儿？养在我们家里？你居然这样想？”

她双眼含泪，委屈地说：“你有什么办法，朋友？这不是我的错处！……”

两个朋友

巴黎被包围了，挨饿了，并且已经在苟延残喘了。各处的屋顶上看不见什么鸟雀，水沟里的老鼠也稀少了。无论什么大家都肯吃。

莫利梭先生，是一个素以修理钟表为业的人，但因为时局关系才闲在家里，在一月里的某个晴朗的清早，他空着肚子，双手插在自己军服的裤子口袋里，满面哀愁地沿着环城大街闲逛，无意中走到一个被他认做朋友的同志跟前，他立刻就停住了脚步。索瓦日先生，莫利梭会经常在河边碰到他。

在打仗以前，每逢星期日的黎明，莫利梭就一大早离开家了，手拿着钓鱼竿，背着一只白铁盒子。他会从阿让德衣镇乘火车，在哥隆白村下车，然后再步行到马郎德洲。这样便到达了那个永远能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接着他便按捺不住，开始动手钓鱼，直至深夜。

每逢星期日，他总在这个地方遇见一个胖胖的快活的矮子，他是索瓦日先生，罗累圣母堂街的针线杂货店老板，也是一个醉心钓鱼的人。他们时常并肩坐着消磨上半天的工夫，手握着钓竿，双脚悬在水面上；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友谊。

有时候他们静默无语，有时候他们又海阔天空；不过既然有相同的嗜好和相同的兴趣，即使一句话不谈，也是能够感受彼此的默契的。

阳春三月，早上十点钟光景，在恢复了青春热力的阳光下，河面上浮动着一层转瞬而逝的薄雾，两个钓鱼迷的背上也感到暖洋洋的。这时候，莫利梭偶尔也对他身边的那个人说：“嘿！多么暖和！”索瓦日先生回答：“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这种对话足够让他们互相了解和互相尊重了。

黄金秋日，傍晚时分，那被落日染得血红的天空，向水里洒下了绯霞的倒影，染红了河身，地平线像是着了火，两个朋友的脸也红得像火一样，那些在寒风里微动的树叶像是镀了金，于是索瓦日先生望着莫利梭微笑地说道：“多美的景致啊！”那位惊异不止的莫利梭两眼盯着浮子回答道：“这比在环城马路上好多了，嗯？”

这一天，他们彼此认出之后，就使劲地互相握了手，在这种异样的环境里相逢，大家都总是颇有感慨的。索瓦日先生叹了一口气低声说：“时事变迁，世态人情啊！”莫利梭异常抑郁，哼了一声说：“天气倒挺好！今儿是今年第一个好天气！”

今天果然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他们开始肩头靠着肩头漫步走开，大家都在各想心头事，双眉紧锁，愁眉苦脸。莫利梭接着说：“钓鱼的事呢？嗯！每每想来总是颇为得意啊！”

索瓦日先生不禁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到那儿去呢？”

他们进了一家小咖啡馆一块儿喝了一杯苦艾酒；然后，他们又在人行道上漫步了。

莫利梭忽然停住了脚步：“再来一杯吧，嗯？”索瓦日先生立即双手赞同：“遵命。”他们又钻到另一家小酒店去了。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醉意正浓，头重脚轻，如同饥饿的人装了满肚子酒一样。天气温和。阵阵和风拂得他们脸有点儿痒。

那位被暖风陶醉了的索瓦日先生停住脚步了：“朋友，我们到哪儿去？”

“到哪儿？”

“钓鱼去啊，自然。”

“不过现在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钓？”

“到我们那个沙洲上去。法国兵的前哨在哥隆白村附近。我认识杜木兰团长，他一定会不费事地让我们过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莫利梭高兴得不知所措：“此话当真？算我一个。”于是他们各奔东西，分别回家去取他们的渔具。

一小时以后，他们已经在城外的大路上肩头靠着肩头走了。然后，他们到了那位团长办公的别墅里。他微笑了，因为他们的要求，并且同意他们这偷来的浮生半日闲。他们带着一张通行证幸福地上路了。

不久，他们穿过了前哨，穿过了那个荒芜了的哥隆白村，时候大约是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到了好些向着塞纳河往下延展的葡萄园的边上了。

对面死亡的气息弥漫着阿让德衣镇。麦芽山和沙诺山的高峰俯临四周的一切。直达南兑尔县的平原是空旷的，全然空旷的，有的只是那些没有叶子的樱桃树和灰色的毫无声息的荒田。

索瓦日先生指着那些山顶压低声音说：“普鲁士人就在那上面！”阵阵顾虑锁住了这两位朋友脚步，让他们止步不前了。

普鲁士人！他们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不过数月以来，他们觉得普鲁士人困住巴黎，蹂躏了法国，抢劫杀戮，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素不相识但现在却是胜利的民族本来非常憎恨，现在又加上一种带迷信意味的恐怖了。

莫利梭被吓得结巴了，说：“说呀！倘若我们撞见了他们怎么办？”

索瓦日先生带着巴黎人贯有的嘲谑态度回答道：“我们总能送一份炸鱼给他们吧。”

视野所及之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胆怯，恐惧让他们不敢在田地里乱撞了。

最后，索瓦日先生下定决心：“快点赶路！不过格外当心。”于是他们就取道山间小径，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葡萄园。腰弯着，眼睛张着，耳朵侧着，在地上爬着走，让那些矮树掩护了自己。

现在，要走到河岸，只剩下穿过那段没有遮掩的地带就行

了。他们开始狂奔起来；一到岸边，他们就躲到了那些干枯了的芦苇里。

莫利梭把脸紧贴在地面上，仔细聆听附近是否有人行走。静寂！除了静寂还是静寂，显然这片空间里只有他们，只有他们。

他们开始放心了，后来就放开胆子动手钓鱼。

他们对面是荒凉的马郎德洲，在另一边河岸上遮住了他们。从前在洲上开饭馆的那所小的房子现在依然挺立在那里，但现在却关闭了，像是已经多年无人问津了。

没多久索瓦日先生钓到第一条鲈鱼，莫利梭钓着了第二条，而后他们时不时地举起钓竿，就在钓丝的头子上带出一条闪光发亮，奔腾跳跃的小生灵：是的，冥冥之中，有天中神灵在保佑他们。

他们郑重地把这些胜利品放在一个浸在他们脚下水里的密密缝制的网袋里了。甜美、幸福，不断涌上心头，世上人每逢找到了一件久已被人剥夺的嗜好，这种快乐就抓住了他们。

蓝天，朗日，在他们的背上洒下了它的暖意。他们不再息心地听什么了，不再有所顾虑了。任凭世间斗转星移，他们的心思完全投在钓鱼上面。

但是突然间，一阵轰隆巨响把大地震得发颤。炮声又开始像远处打雷似地响起来了。

莫利梭不得不回转身来，左边远远的地方，瓦雷良山的侧影正披着一簇白的鸟羽样的东西，那是刚刚从炮口喷出来的硝烟。

立刻那炮台又喷出第二道硝烟；倾刻间，又有一道新的爆炸声怒斥天宇。

接下来便是此起彼伏，那种死亡气息不断地从那山头涌出。那山吐出它那些乳白色的蒸气——这些蒸气袅袅升起，渐入云霄，在山顶之上渐渐堆积成了一层浓雾。

索瓦日先生无奈地耸了耸双肩说：“唉！他们现在又开始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了。”

莫利梭静静地看着他钓丝上的浮子不住地往下沉，忽然他开始不顾礼节地咒骂起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疯子了，这与他平日温文尔雅的性格大相径庭，他极为愤慨地说：“自相残杀，真是太蠢了，天理难容啊！”

索瓦日先生应声道：“畜牲不如。”

一条鲤鱼正巧咬住了莫利梭的钩，他朗声说：“凡是政府当道，天下就是如此啊，年年争战，不知何时是了。”

索瓦日先生打断了他的话：“若是共和国在就不会宣战了……”

莫利梭愤愤地说：“有帝王，向国外打仗；有共和国，向国内打仗。”

后来他们开始缓缓地海阔天空起来，针砭时弊，娓娓道来，阐明政治上的大问题，最终双方达成共识：人是永远不会自由的。然而瓦雷良山的炮声却没有停息，无情的炮火摧毁了多少房屋，摧毁了多少美满的生活，践踏了多少生灵，又了结了几多梦想，多少在期待中的快乐，多少在希望中的幸福，飞向天际，浪迹他乡，慈母苦心，爱妻暖意，儿女天伦都因这场战争变得残缺与痛楚。

“这，是人生又是生活！”索瓦日先生高声喊着。

“您不如说这就是死亡吧。”莫利梭面带笑容回答。

突然他们惶恐起来，因为他们明显地觉得他们后面有人在走动；转过身来一望，就看见贴着他们的肩站着四个人，四个扛着枪的，留着胡子，穿着贵族长襟军服，那几个傻乎乎的大个子，用枪口瞄着他们的脸。

两根钓竿从他们手里滑下来，落到河里去了。

转瞬之间，他们都成了阶下囚，被捆绑结实，抬走了，一并扔到一只小船里了，渡到了对面那个沙洲上。

那所当初被他们当做无人理会的房子后院，驻着二十来个德国兵。两上朋友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浑身长毛的类人猿似的人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吸着一枝长而大的瓷烟斗，用地道的法国话问他们：“您好，先生们，真难得，你们好好钓了一回鱼吧？”

于是一个小兵把那只由他小心翼翼地带回来的满是鲜鱼的网袋轻轻地放在军官的跟前。那个普鲁士人微笑地说：“哈！哈！成绩颇丰吗？你们听着，我要和你们商量件事，不要紧张啊！”

“据我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是被人派来侦探我们的奸细。现在你们在我的手掌心，我们会枪毙你们的。你们假装钓鱼，为的是可以好好地掩护你们的计划。你们在劫难逃啊，谁让你们时运不济；现在是战时呀。”

“不过你们既然从前哨走得出来，自然知道回去的口令，把那口令告诉我吧，我赦免你们。”

两个面无人色的朋友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一阵阵轻微的神经抽筋使他们的双手在那里抖个不停，他们吓得一声不吭。

那军官接着说：“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你们大可平平安安地走回去。这桩秘密也就是你们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你们不答应，那就非死不可，并且立刻就死。是留是去，你们自己决断吧。”

他们依旧木然，闭口无言，面无表情。

那个普鲁士人始终是镇静的，伸手指向河里继续说道：“你们可要想好，五分钟之后你们就要葬身水下了。五分钟之后！你们应当都有父母妻小吧！”

瓦雷良山的炮声始终没有停止。

两个钓鱼的人依然站着没有说话。那个德国人用他的本国语言下达了命令。而后他挪了挪自己的椅子，免得和这两个俘虏过于接近；然后来了十二个兵士，立在相距二十来步远近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的枪都是靠腿立着的。

军官接着说：“我限你们一分钟，再多一秒钟都不行。”

猛然间，那军官站起来，走到那两个法国人身边，伸出了胳膊挽着莫利梭，把他引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故作亲近地低声向他说：“那个口令呢？朋友，你快说吧！你那个伙伴什么也不会知道的，我可以装做不忍心的样子。”

莫利梭只字不答。

那个普鲁士人然后将索瓦日先生引到一边，并且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索瓦日先生同样没有应答。

他们又彼此紧贴着站在一处了。

军官发了命令。兵士们都举起了他们手中的枪。

这时候，莫利梭的眼光偶然落在那只盛满了鲈鱼的网袋上面，网袋依然放在野草里，离他不过几步之遥。

一束阳光使得那一堆还能够跳动的鱼反射出光亮。于是莫利梭的心头，涌起阵阵想法，尽管他极力镇定自己，但眼眶里却已满是泪水。

他结结巴巴地说：“永别了——索——瓦日——先生。”

索瓦日先生回答道：“永别了，莫利梭先生。”

他们互相用力地握过了手，两人浑身不由自主地发抖。

军官喊道：“放！”

十二枝枪合做一声响了。

索瓦日先生一下就向前倾倒，蜷作一堆。莫利梭个子高些，摇摆了一两下，才侧着倒在他伙伴身上，脸朝着天。一股股殷红的鲜血，从他那件打穿了胸部的短襟军服里猛地向外迸射出来。

德国军官又发出许多新命令。

那些德国士兵都散开了，随后又带了些绳子和石头过来，把石头系在这两个死人的脚上；接着，士兵把尸体抬到了河边。

瓦雷良山的炮声并没有停息，眼下，已成了一座“烟山”，“烟雾缭绕”。

两个士兵分别抬着莫利梭的头和脚；另外两个，用同样的法子抬着索瓦日先生。这两具尸体来回摇摆了几下，就被远远地抛了出去，先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然后他们直立着猛地往水里沉，他们的脚被石头拖着先落进了水里。

河里的水溅起，翻腾，落下，波平了，随后，一切归于宁静，无数细碎的涟漪悠悠地荡漾到了岸边。

血浮上来了，一点，一点……

始终神色泰然的军官低声说：“现在轮到鱼了。”

他重新向着房子那边走去。

忽然他望见了野草里躺着的那只盛满了鲈鱼的网袋，于是拾起它，仔细看了一会。他微笑着，高声喊道：“威廉，快！”

一个系着白布围腰的士兵跑了过来。这个普鲁士人把枪毙了的刚才两个人钓来的东西扔给他，叮嘱说道：“趁这些鱼还活着，赶快给我炸一炸，味道一定很鲜。”

说完，他将那烟斗放入嘴中，悠然地吸了起来。

珠 宝

郎丹先生自打在他的副局长家里的晚会上遇见了那个妙龄女郎，他就堕入了情网，不能自拔。

那是一个过世已久的外省税务局长的女儿。父亲死后，她和母亲到了巴黎，母亲时常与本区几个高层次人——资产阶级往来，目的是要给年轻女儿找配偶。

母女俩的共同之处在于贫穷而可敬的，娴静而温和的。那年轻女儿像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范，是那些明哲的青年男子梦中想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的最佳人选。她那带着含羞意味的美，具有一种安琪儿式的纯洁风韵；那绝不离开嘴角的难以察觉的微笑仿佛是她心弦上美妙旋律的一种反射。

没有人不对她交口称赞。凡是认识她的人都赞不绝口：“将来谁娶了她作妻子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我们真的找不出更好的了。”

郎丹先生当时是内政部的一个主任官员，每年的薪水是三千五百法郎，他向她求婚，后来娶了她。

最初和她在一块儿，他过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生活。她用一种极为巧妙的经济手腕来管理内务，夫妻俩好像过得颇为阔绰。她对待丈夫的关心体贴，细心呵护，乃是罕有的；并且她本身魅力尤为之大，以至于在他俩相遇六年后，他爱她更甚于当初。

他仅仅能指出她的两个缺点：爱看戏和爱假的珠宝。

她的女朋友们（她认识三五个芝麻官的侄女）有时经常找她去到包厢看流行的戏，甚至去看那些初次上演的戏；而她呢，不管好歹总要拉着丈夫同去散心，不过他在工作一整天之后，这类的散心事是叫他感到极其乏味的。于是他央求妻子跟熟识的太太

们去看戏，并且由女伴们送她回家。她却认为这种办法不大相宜，很长的时间都不肯让步。末了她出于体恤才答应了丈夫，朗先生因此对她十分感激。

谁知这种看戏的兴趣，不久便滋生了她对饰物的渴望。她的服装固然始终是简朴的，但却是别有风味的，不过究竟是朴素的；而她的优雅的媚态，她的不可抵抗的、谦逊的带着微笑的媚态，仿佛由于她那些裙袍的简洁而获得一种新的丰姿。于是她养成了习惯，爱给自己挂上一双冒充钻石的大颗儿莱茵石耳环，并且佩上人造珍珠链，人造白金镯子，嵌着仿造宝石的五彩玻璃珠的夹发圆梳。

沉迷于浮华的癖好引起了丈夫的极为不满。他时常说：“亲爱的，一个人在没有方法为自己购买种种名贵珠宝的时候，只能靠自己的美貌和媚态来做装饰了，这份天资难道不是举世无双的珍宝吗？”

但是她从容地微笑着说：“你叫我怎样？我爱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的毛病。我明明知道你有理由，不过人是改变不了本性的。我当然更爱真正的珠宝，我！”

于是她拿着珍珠软项圈在手指头儿之间转动，又教宝石棱角间的小切面折射出回光，一连不断地说：“赶紧看吧，这宝石造得真好。简直就像天然的。”

他在微笑中高声说：“你真有波希米女人的风趣。”

偶尔到晚上，他俩坐在火炉边上相互依偎的时候，她就在他俩的茶桌上摆出她视如珍宝郎丹先生所谓“劣货”的小羊皮匣子来；接着她以极大的热情来仔细端详那些人造的珠宝，沉醉在自己那种偷来的，但却意义深远的享受中，每次到了尾声她总是执地把一个软项圈套在她丈夫的脖子上，哈哈大笑起来，一面嚷着：“你的样子真滑稽！”后小鸟依人般地钻到了他的怀里，并且十分兴奋地吻着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某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到大歌剧院看戏，回家的时候浑身冻得瑟瑟发抖。

第二天，她开始咳嗽了。不想八天之后，她竟害肺炎死了。

郎丹几乎跟着她到坟墓里去了。他的失落的程度是骇人的，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头发全变成了白色。从早哭到晚，他那破碎的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了，关于亡妻的回忆，她的微笑、声音和一切娇憨姿态始终缠绕着他。

岁月的流逝绝没有减少他的悲恸。每每在办公钟点之内，同事们谈着点儿当日的事情，就会忽然看见他鼓起腮帮子，他的紧缩鼻翼收，泪水盈盈全然一副苦相，旋即开始恸哭起来。

为了思念他那难以忘怀的伴侣，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卧房里面，他把她的卧房保留得原封不动，并且一切家具，甚至于她的衣服，也同样如她去世那天的情形一般留在原来的地方。

不过他的生活开始拮据起来了。他的薪水，从前在他的妻子手里能够应付全家的各种需要，而现在只有一个人在花销竟然不付出了。后来他呆呆地问自己：她从前用什么神奇的办法教他一直喝上等的美酒，佳肴，而眼下他自己竟不能够依靠微薄的收入去置备从前的一切。

他开始借债，并且千方百计想法子弄钱。可是某天早上，他终于连一个铜子儿都没有了，而且离月底发薪水的日子相距还有整整一周，他想是否要卖掉一点儿东西了；接着立刻动了念头要把他爱妻的“劣货”卖掉一点，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早已对那些足以让他暴跳如雷的赝品是怀着一种憎恨的。甚至那些东西的影子，总能或多或少他使他每天对他至爱至亲的亡妻的回忆减轻一点。

他在她遗留下来的那堆假货里找了许久；因为直到最后的那些日子，她还始终固执地买进过许多；几乎每天晚上，她必定带着一件新花样回家，现在，他下定决心卖掉她仿佛最心爱的那只

大项圈了；他以为它很可以值六个或者八个法郎，那固然是假东西，不过也的确是经过一番精雕细琢的。

他把它搁在衣袋里，然后沿着城基大街向部里走去，他想找一家使自己感到值得信赖的小珠宝店。

末了他发现了一家就走了进去；如此表明自己的穷困而设法出卖一件很不值钱的小玩意，他免不得有点儿难为情，无奈啊，无奈！

“先生，”他对那商人说，“您看这玩艺儿最多能值多少钱？”

那个人接了东西，上下左右端详了好一阵，掂着它的重量，又拿起一枚放大镜，教他手下的店员过来，对他耳语了几句。他把项圈搁在柜台上边，并且为了格外细致地鉴定它的形象，他又远远地凝视着它。

郎丹先生被这一套程序弄得不好意思，正准备开口说：“唉！我很明白这东西不值几个钱。”然而珠宝商人先说话了：

“东西大概价值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先生；不过，倘若您能让我知道这东西的真正来源，我才能够收买它。”

那个丧偶的人目瞪口呆，傻傻地木鸡般地站在那里了。过了会儿，他张着嘴问：“您？……您此话当真。”那商人误解了他的惊讶，于是，干脆地说：“您可以到旁的地方问问能不能多给价钱。在我看来，顶多值得一万五千。倘若您找不着更好的买主，您可以将来再来找我。”

郎丹先生简直是呆若木鸡，他收回了自己的项圈并且离开了，心里只模模糊糊觉得应该一个人好好地考虑一下。平静下自己的心绪。

但是一走出店门，他简直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他暗自说道：“白痴啊！唉！白痴！倘若我真的照他说的去做！明明白白那是一个不辨真假的珠宝商人！白痴，白痴！”

后来他又走到另一家珠宝店里，地点正在和平街口上。珠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商人一看见那件他手中的珠宝就大声叫道：

“哈！不用多说，我熟悉得再不能熟悉了，这个项圈，它是从我这里卖走的。”

郎丹先生已被弄得很糊涂了，他问：

“它值多少？”

“先生，从前我卖它卖了两万五千金法郎。倘若您服从政府的命令，把这东西到您手里的来由告诉我，我可以立刻用一万八千金法郎收回来。”

这一次，郎丹先生由于诧异而呆呆地坐下了。他又说：“不过，……不过请您仔仔细细地看一看这东西吧，先生，直到现在，我还一直以为它是……假的。”

珠宝商问道：

“您可愿意把尊姓大名告诉我，先生？”

“当然愿意，我姓郎丹，是内政部官员，住在舍身街十六号。”

那商人打开了他的好些帐簿，翻了一阵就高声说道：

“这项圈的确曾被送往郎丹太太家的，时间是 1876 年 7 月 20 日，地点是舍身街 16 号。”

后来两人都凝神盯住对方，把店员们吓得有些头晕目眩。

商人接着说：

“您可愿意暂时把这东西搁一天在我店里？我立刻给您一张收据。”

郎丹张大了嘴说：

“有什么不愿意，当然可以。”

他折好收条搁在自己衣袋里，就一溜烟地走出店门了。

他穿过街口，沿着上坡的道儿走，发现自己走错了路，又朝着杜勒里宫走下来，过了塞纳河，发现自己还是走错了路，只好重新回到香榭丽舍大街，头脑里连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他极力去

推测，去猜想。他妻子从前本该没有能力买一件这样大价钱的东西。——没有，自然没有。——但是这么一来，那就成了一件馈赠品了！一件馈赠品！谁送给她的呢？为的是什么？

他停住脚步在大街当中站立不动了。他开始感到有骇人的疑问了。——她？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其余所有的珠宝也全是馈赠品了！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觉得一株大树正对着他倒下来；他张开双臂，失去知觉地跌倒了。

他被路人抬到一家药房里，终于醒了过来。他请人送他回家，然后就关起门躲在屋里。

直到深夜，他始终神经错乱一般地哭着，嘴里咬着一块手帕，免得自己哭出声来。最后，他疲惫而悲恸地上了床，终于沉沉入睡了。

翌日，一道阳光照醒了他，他慢慢地起了床，正想到内政部里去。在经受那样一番精神打击之后再去做工作是困难的，于是他考虑自己可以向部长请求原谅；接着他写了封信给部长。而后他想起自己应当再到珠宝店里去了：然而一阵羞耻的感觉教他脸上发红。他又思索了好半天。想到自己不能把项圈留在那个汉子那儿。他穿好了衣裳就走上街去。

天气很暖和，蔚蓝的晴空微笑着在城市的顶上展开。好些闲逛的人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郎丹看着他们一一经过，对自己说：“一个人有点儿财产的时候，就是舒服！有了钱，可以连伤心的事都忘得干干净净，要到哪儿就到哪儿，旅行，散心，全做得到！哈！倘若我是一个富人！”

他发觉自己饿了，从前天夜晚他就没有吃过什么。不过他衣袋是空的，于是他重新记起了那个项圈。一万八千金法郎！一万八千金法郎！数目不小呀，那笔款子！

他走到了和平街，于是开始在珠宝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来来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回散步了。一万八千金法郎！他几乎有十几次想走进店里去，只是羞耻之心始终阻拦了他。

然而他饿了，饿坏了，兜里没有一个铜子儿。他突然打定了主意，跑过街口，不给自己留下思索的功夫，就跑到了珠宝店里。

看见他，那珠宝商人便坐不住了。他微笑着给朗丹献了一个座儿。店员们本来在一旁望着郎丹，现在都自觉地走过来，眼睛和嘴角都露出快意。

掌柜的高声说道：

“我已经弄明白了，先生，倘若您始终没有改变意思，我可以立刻照我从前说过的数目兑价。”

朗丹有些支吾地说：

“当然可以。”

掌柜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了十八张大钞点了一遍，交给郎丹。郎丹签了一张收条，然后用一只抖抖嗦嗦的手儿把钱搁在自己的衣袋里。

正当他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向那个始终微笑的商人回过头来，低着眼睛对他说：

“我有……我有……许多别的珠宝……那全是我以……那全是我以……同样的继承权得来的。您可愿意从我手里收买那些东西吗？”

掌柜欠着身子说道：

“当然愿意，先生。”

一个店员跑出门去放声大哭；另一个使劲用手帕擦着鼻涕。

一向很镇静的郎丹脸色绯红了，不过神情仍很沉着，他高声向掌柜说：

“我这就去把那些东西带到您这儿来。”

于是他叫了一辆马车，回去取那些珍贵的首饰了。

一小时之后他再赶回珠宝店里，这时他还没有吃午饭。他们着手一件一件地观察那些东西，估量每一件的价值。它们几乎全是从前由那家店里卖出去的。

郎丹呢，正在争论那些估定的价值，以至于发火了，坚决地叫店里把销货的帐簿翻给他看，并且每每数目增高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也变高。

耳环上的那些大金刚钻共值两万金法郎，手镯共值三万五千，扣针，戒指和项链附之类共值一万六千，一件用翡翠和蓝宝石镶成的头饰值一万四千；悬在金项链底下做坠子的独粒大金刚钻值四万；总价值一共达到十九万六千金法郎。

掌柜用一种带嘲笑的假正经态度高声说：

“这是由一个把全部积蓄都搁在珠宝上的人遗留下来的。”

此时，郎丹郑重地发言了：

“这是储存金钱的一种方法，正和老板的方法一样。”

他和买主决定在明天举行一次复验，然后就走开了。

等走到街上的时候，他注视着旺多姆纪念柱，把它看成了一枝爬高竞赛的桅竿，很想攀上它的尖端。他觉得自己浑身轻松了，可以跨向那座高人云端的大皇帝铜像用它表演“跳羊”的游戏。

他到伏瓦珊大饭店吃了午饭，并且喝了一杯价值二十金法郎的葡萄酒。

而后，他叫了一辆马车，在森林公园里兜一圈。他用一种极为轻蔑的态度扫视着公园里那些华丽的私人马车，恨不得要向游人叫唤：“我现在也是富人了！我，我现在得了二十万金法郎！”

他想到他的内政部门了，于是坐马车回到部里，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部长的办公室，说道：

“我来向您辞职，先生。我现在得了一份三十万金法郎的遗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和他旧有的同事们一一握手，又把自己的新生活的筹划告诉了他们；然后他到英吉利咖啡馆吃顿夜饭。

一个他认为出众的绅士正坐在他旁边，郎丹心痒难忍心里痒，想把事情告诉他，于是用一种相当卖弄的口气说自己新近继承了四十万金法郎的遗产。

他第一次在戏院里感到不厌烦，后来又去找女孩子过了一夜。

半年之后，他续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个很正派的，但是脾气不好。这使他很感痛苦。

米龙老爹

炎炎烈日在这一个月以来，在田地上展开了炙人的烘烤。生活都在这种火雨下变得笑逐颜开，绿油油的田野一眼望不到边，那碧空与绿地紧紧相接。那些诺曼底省的田庄在平原上散布四处，从远处看来，像是被那些细长的山毛榉树团团围住的小树林子。然而走到跟前，直到有人打开了天井边的那扇被蛀坏了的栅栏门，才相信是到了一个广无边际的大花园，因为所有那些果树正都开着花。它们的树干像农夫的躯体一样干骨嶙峋，古老得让人寻味。乌黑钩曲的老树干在天井里排列成行，在天空之下展开它们雪白粉红光彩照人的圆盖，花的香气和敞开的马房里的浓厚气味以及正在发酵肥料的蒸气混在一块儿——肥料上歇满了成群的母鸡。

半晌时分。那一家人正在门前的树荫下乘凉吃午饭：父母二人，四个孩子，两个女长工和三个男长工。他们几乎不说一句话。他们吃着菜喝着汤，然后揭开了那盘马铃薯煨咸肉，这是当作荤菜而上桌的

一个女长工不时站起来，走到储藏饮料食物的小仓库里，去装满那只盛着果汁的大罐子。

那人是个年约四十的壮年男子，正出神地望着房屋边的一枝赤裸裸光秃秃的没有结果的葡萄藤，它俨然像条蛇那样盘踞在那里，在屋檐下攀沿着墙伸展开来。

良久他道了声：“老爹这枝葡萄，发芽的时间也不迟呀，也许今年可以结果子了。”

那女人也回过头来仔细端详着它，却只字未吭。

那枝葡萄，正种在老爹被枪杀的地方，正好是那个地方。

那是 1870 年战时的光景。普鲁士人占领了周围的一切。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国的裴兑尔白将军正领着北军和他们奋勇相争。

普军的参谋部正驻扎在这个农庄里。庄主是个年长的农夫，叫彼德的米龙老爹，他竭力安置那些军士们，款待他们。

普军的先头部队在这一个月以来，留在这个村落里做侦察工作。法军却在十法里以外一带地方悄悄的埋伏着；每天夜晚，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总有好些普鲁士士兵失踪。

那些分头到附近各处去巡逻的人，凡是两三个为一组出发的，都从没有回来过，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到早上，总会有人在田地中，天井旁，壕沟里，寻着了他们的尸首。他们的马也都直挺挺地躺在大路上，项颈被人莫名其妙地割开了。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系列的暗杀，仿佛都出自同一人之手，普兵却是疑惑不解没有法子破案。

恐怖弥漫着整个乡里。许多乡下人，经常因为一个简单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告发就被普兵枪决了，妇女们也被他们拘禁起来了，他们原来想用恐吓手段让孩子们透露秘密，但却终究一无所获。

但是在某一天清晨，普鲁士人发现米龙老爹脸上有一道刀伤，躺在自己马房里。

有人在一个和这庄子相距三法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两个被刺穿了肚子的德国士兵。其中的一个，手里还握着一把马刀血迹模糊。可见他曾经奋力自卫过，挣扎过。

一场露天军事审判立刻在这庄子里开庭了，普兵们将老爹带了进来。

老爹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身材矮小，脊梁略带弯曲，瘦瘦的，两只大手简直像一对蟹螯。一头乱发稀疏得像是乳鸭羽绒样的，头皮依稀可见。项颈上的枯干而褶皱的皮肤显露好多已扩张的静脉管，这些血液延伸到腮骨边突然消失却又在鬓角边隐隐出

现。在本地，他是一个以固执和吝啬出名的人，从不向任何人妥协。

他们叫他站在一张由厨房搬到外面的小桌子跟前，前后左右有四个普兵看守。五个军官和一个团长坐在他的对面。

团长用法国话开始发话了：

“米龙老爹，自从我们到了这里以来，除了大大赞扬您以外，从来没有一句闲话。在我们看来，您对于我们始终是殷勤的，甚至可以说是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但是今日却有人告发您与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有关，我们自然得打破沙锅问到底。您脸上带的那道伤是怎样来的呢？”

乡下人一个字也不回答，默然无语。

团长接着又问：

“您现在不说话，这就是默认了，米龙老爹，但是我要您回答我，您听见没有？您知道今天早上在伽尔卫尔附近寻着的那两个德兵是谁杀的吗？”

那老汉干脆地答道：

“是我。”

团长倒吸口冷气，缄默了一阵，双眼盯着这个已是阶下囚的人。米龙老爹用他那种乡下人发呆的神情怡然自得地待着，双目低垂，好似向他那个教区的神父说话时那样低着没有抬起来。唯一能证明他心里慌张的，就是他如同喉管完全被人扼住了一般，不断地往下咽口水，这一点极为容易地被人察觉。

米龙老翁的全家：儿子约翰，儿媳妇和两个孙子，都惊惶失措地立在他后面十步以外的地方。

团长又发话了：

“您可知道这一月以来，每天早上，我们部队里都会有侦察兵被人在田里发现吗？您知道是谁杀他们吗？”

老汉用同样的乡愚式的安闲自在态度应声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我。”

“全都是您杀的吗？”

“没错，都是我，都是我杀的”

“您一个人？”

“我一个人。”

“您是怎样动手干的，告诉我！”

这一回，老汉开始现出了心焦的样子，因为事情已发展到非得多说话不可的地步，这显然使他左右为难。他结巴地：

“我现在哪儿记得？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团长接着说：

“我正式警告您，您必须全盘告诉我们不可。您应该立刻就下定决心。您从前怎样开始的呢？”

那汉子向着他那些立在后面注视的家属不放心地瞥了一眼，又迟疑了一会儿，突然打定了主意：

“我记得那是一天夜晚，你们到这里来的第二天夜晚，也许在十点钟左右，您和您的弟兄们，用了我二百五十多个金法郎的草料和一头牛，两只羊。我当时就寻思着：他们就是再来连续拿我一百个，我也一样要向他们讨回来。并且那时候我心上还另有打算，等会儿我再对您说。我望见了你们有一个士兵坐在我的仓后的壕沟边抽烟斗。我取下了我的镰刀，蹑手蹑脚地从后面绕过去，他听不见一点声音。蓦地一下，只有一下，我就如同割下一把小麦似的割下了他的脑袋，他当时连说一下‘喔’的功夫都没有。您只要在水荡里找一找，就会发现他和一块顶住栅栏门的石头一同装在一一只装煤的口袋里。

“我那时就有了我的打算。我剥下了他全身的服装，从靴子剥到帽子，然后一起送到了那个名叫马丁的树林子里的石灰窑的隧道里藏好。”

那老翁不作声了。那些感到惊惶的军官面面相觑，惊讶不

已。后来讯问继续下去，下文就是他们所得的口供：

那汉子干了这次谋杀敌兵的勾当，心里就怀这样一个信念：“把这些普鲁士人杀掉吧！”他像一个热爱祖国而又智勇双全的农人一样憎恨他们。正如他说的一样，他是有他的打算。他守候了几天。

德军听凭他自由来去，随意出入，因为他用极大的服从和殷勤态度来表示他对于战胜者的退让与屈服，并且他由于和德兵常有往来，学会了几句必要的德国话。现在，他每天傍晚总看见有些传令兵出发，他能听懂那些德兵要去的村落的名字，随后他也会尾随其后的。

他总是走出他的天井，钻到树林里，进入石灰窑，再钻到窑里那条长地道的末端，最后在地上寻着了那个死兵的服装，把自己穿戴停当。

后来他在田里徘徊一阵，为了免得被人发觉，他沿着那些土坎子爬着走，他听见极小的声响，就像一个偷着打猎的人一样心中惴惴不安。

到他认为时间已经到了的时候，他便向着大路前进，然后躲在矮树丛里，静静地等着。末了，在夜半光景，一阵马蹄的“大阔步”声音在硬土的路面上响起来了。为了判断前面来的是否只有一个德兵，他先把耳朵贴在地上，确定后他就准备行动。

德兵总是要带着一些重要文件骑马“大阔步”地走过来。老汉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悄悄过去。等到相隔不过十来步远的时候，米龙老爹就横在大路上一边像受了伤似的爬着走，一边用德国话喊着：“救命呀！救命呀！”士兵勒住了马，认出来那是一个失了坐骑的德国兵，以为他是身负重伤，于是滚鞍下马，毫不犹豫的走近前来，他刚刚俯身去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肚膛当中却吃了米龙老爹的弯弯长刃的马刀。他倒下来了，仅仅颤抖着挣扎了几下就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这个诺曼底人感到心花怒放，这是一种老农式的无声快乐，站起身来，并且游戏般地又割断了那尸首的头颈。然后把尸首拖到壕沟边扔在那里，不再理睬。

那匹马安静的等候他的主人。米龙老爹骑了上去。教它用慢些步儿穿过草原走开了。

过了一小时，他又看见两个德国兵归营，他们并马而行。他朝着这两个德国兵奔去，又用德国话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那两个士兵从军服判断以为是自己人，于是放心的走上前来。这老汉像弹丸一般在他们两人之间穿行而过，顺势一马刀一手枪，同时杀了两个人。

然后他又把那两匹德国马宰了，把自己骑过的那匹马藏在阴暗的地道中间，从容地回到石灰窑。他在那里把军服脱掉，又披上了自己那套破旧衣裳，回了家，爬到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他一连有四天都没出门，想避避风头，等那场已经开始侦查的公案结束后再出去。但是，第五天，他忍不住又出了门，并且用相同的办法又杀了两个德国兵。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每到晚上，他总在外面游荡去找机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在月光下骑马飞驰过荒废无人的田地，如同一个德国士兵迷了路，一个等待猎物的猎人，他的猎物就是普鲁士人。每次，工作结束后，这个年老的战士任凭战利品横在大路上，自己却藏好了坐骑和军服回到了石灰窑。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带了些清水和草料悠闲的去喂那匹藏在地道中间的马，这马可是要关系重大，为此他是舍得花工夫的。

但是，被逮住的那一天，那两个受到他袭击的人，其中有一个有所戒备，老翁的脸上挨了一刀。

然而那两个人却都被他杀了！他依然又回来藏好他的坐骑，换上他的破旧衣裳，但是往回走的时候，他精疲力尽了，衰弱得

只能勉强拖着脚步来到了马房跟前，再也回不到房子里。

他浑身是血，躺在那些麦秸上，被人在马房里发现了……

说完了口供之后，他突然抬起头骄傲地注视着那些普鲁士军官。

那团长摸了摸自己的胡须，问他：

“您还有其它话要说吗？”

“没有。没有什么了。帐算清了：我不多不少一共杀了十六个。”

“您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了吗？”

“我没有请求你赦免我。”

“您从前当过兵吗？”

“当然有，我从前还打过仗。我的父亲，他老人家是一世皇帝的部下而他却被你们杀了。我还应该算到上一个月，我的小儿子当朗索啊，你们又在艾弗勒附近杀了他。从前你们欠我的帐，现在我算明白了。我们现在是收支两讫。”

军官们彼此面面相觑。

“算是替我爹讨帐。我杀了八个，另外八个算是替我儿子讨还的。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本来不想找你们惹事，我并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更不知道。现在你们已经闯进我家里，并且要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随心所欲。如今在那些人身上我复了仇，我没什么可后悔的。”老翁接着又说。

老翁挺直了早已弯曲的脊梁，并且在胸前叉起了两只胳膊。摆出一种谦逊的英雄姿态。

那几个普鲁士人低声商量了许久。其中有一个上尉，他一个儿子在上个月阵亡。这时，他请求替这个穷汉辩护。

于是团长站起来走到米龙老爹身边，并且低声向他说：

“老头儿，你听明白，救您性命也许还有个法子，就是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老翁不肯听，向着战胜的军官瞪大了双眼。这时候，他额头上的那些稀少的头发被一阵微风吹动了，他那张带着刀伤的瘦脸儿突然剧烈收缩，做出一幅可怕难看的神情。他终于挺起了胸膛，向那普鲁士人脸上唾了一口唾沫。

团长呆住了，举起一只手，而那老头又向他脸上唾了第二口。

所有的军官都叫喊起来，站起来了。

立刻，那个始终安详自若的老翁被人带到了墙边，那时候他对他的长子约翰、他的儿媳妇和他的两个孙子露出了一点微笑了，他们都惶惑不安地望着他，他立刻被人枪决了。

旅途上

写给巨思达夫·都杜寺

—

从戛纳车站上车时，客车里已经挤满了人，因为大家全是熟人，所以都聊的热火朝天。走到达拉司孔的时候，有人说：“就在这发生了暗杀。”于是大家开始对那个凶手议论纷纷，说他不仅行踪神秘逮不住，而且近两年来还杀过几名过往的旅客。每个人都凭想象，都发表自己的想法；妇女们望着车窗外漆黑的夜色，害怕自己会毛骨悚然看见一个脑袋突然从窗口边伸出来。之后，大家不知不觉说起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有些是险恶的遭遇，有些是有关和疯子乘同一趟特快列车的故事，有些是和一个可疑的人物长久地单独相对的故事。

每一个男客都知道一件值得夸耀的轶闻，每一个人似乎都曾经在惊险的情形下，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和勇猛去震摄匪徒将之绳之以法。有一个每年必到法国南部过冬的医生，讲述了他的一次遭遇。

我把他的话记录在下面：

我呢，几乎没有机会试验我的勇气，不过我认识过一个妇人，一个已经去世的病女人，她遇见了世上最稀奇的也可以说是最神秘的和最感人的事。

她是马丽·巴乐诺夫伯爵夫人，一个俄国妇人，一个姿貌艳丽而且很阔绰的妇人。各位都知道俄国妇人大都是美貌的，她们鼻梁挺直，嘴巴小巧，青灰色的眼睛略见蹙拢而神色不定。她们忧郁而又有诱惑力，高傲而又亲切，柔和而又严肃，所以，一个法国人看来那是十分动人的了。确切说来，也许仅仅就是这种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族上的不同，在她们身上我们看见许多东西。

好几年前，巴乐诺夫夫人的医生已经诊断出她有患肺病的迹象，于是极力劝她到法国南部来，但是她固执地不肯离开彼得堡。到了去年秋天，医生最终确诊她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于是就通知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让她立刻动身到芒东去。

她乘上了火车随从坐在另外一个车厢，她独自一人坐在客车的一节车厢里。她靠着窗口坐着，略怀愁意，眺望着田园和村庄，觉得自己很孤单，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儿女，几乎没有亲属，只有一个和自己的爱情已进入坟墓的丈夫，而现在，丈夫如同陌生人把病了的她扔给医院，这样把她扔到世界的尽头而自己却不来相伴。

每当列车停在一个车站，她的男仆伊万总要来询问女主人是否要点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对她言听计从。

天黑了，列车正全速前进，她过度烦躁，无法入睡。忽然想起丈夫在她临行之际递给了她一些法国金币做零用钱，现在她想数一数那笔钱看看有多少。于是她打开了那只小小的钱包，把那些金光灿灿的东西倒在裙子上。

但是忽然有一阵冷风吹过。她吃惊地抬起头一看，才发现车厢的门被人打开了。她骇然了，匆匆地抓起一条围巾盖住那些摊在裙子上的金币，一动不动地静候着。几秒钟过去，一个男人走了过来，没带帽子，手上有伤，呼呼直喘气，而身上穿着晚礼服。他重新关好了车仓的门，坐下了，用他那双烁烁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这位同仓的女客，然后用一条手帕裹好了自己那只出血的手。

那青年妇人因为害怕感到自己快要晕倒了。这个汉子显然看见了她在点数金币，那么他到这儿，为的就是抢劫她和杀她？

他眼睁睁地盯着她，呼吸急促，面部的肌肉不停抽掣，显然是预备随时向她身上扑过来。

他坦率向她说：“夫人，您用不着害怕！”她什么也没说，只听见自己的耳鸣和心跳，她已经没有能力开口了。

他却继续说：

“我不是坏人，夫人。”

她始终不肯开口说话，但是，她匆忙把膝盖并起来，于是那些金币就如同一道从水笼头里流出来的水似的向车仓里的地毯上流下去。

那个男人惊愕了，望着这一道金光闪闪的水流，弯下身子去拾。

她张皇失措的站起身，这一来，她衣襟上的钱全都落到了地上，而她本人却挪到车仓的门边，想要跳出去。但是他明白她想做什么，于是连忙冲过去，用胳膊抱着她，用劲让她坐下，并且抓着她双手向她说：“请您听我说，夫人，我不是坏人，我会把拾的这些钱还给您。不过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一个死人，倘若您不帮助我过关出境——我就无法向您多说什么了。我们马上就要到俄国境内最后一个车站，一点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就要越过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了。倘若没有您帮我，我就毫无希望了。然而，夫人，我从没杀害过谁，也没有抢劫过谁，更没有做过什么有损声誉的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发誓。我不能再告诉您更多的了。”

他跪在地下去拾那些金币了，连座位下面都搜了一遍，连那些滚得远远的都拾了起来。而后，装进那只小小的荷包，他一言不发地把它交给了这位同仓的伯爵夫人，就转身自己坐在车仓里的另一角儿上。

他们这两个人都一动不动的坐着。她依然因为害怕而浑身发软，始终呆然不动，不过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呢，他更是纹丝不动，直挺挺地坐着，直挺挺地看着前面，脸色很苍白，像一个活死人。她不时向他匆忙地望一眼，又迅速地收回眼光。他是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很漂亮，颇有一番世家子弟的风范。

列车在黑暗里奔跑，发出震耳的声响，并不断的减速提速。不过它忽然慢下来，鸣了几声汽笛，终于竟完全停住了。

伊万重新又走到车仓门口来听候吩咐。

那位伯爵夫人向端详了那古怪人一眼，然后用一种微颤的声音向她的侍从说：

“伊万，你可以回去伺候爵爷，我现在用不着你了。”

这个汉子茫然的睁着一双大眼睛，低声地说：

“不过……伯爵夫人……”

她接着说：

“不必说了，我改主意了。你待在俄国吧。这是你回去的盘缠，拿去吧。把你的帽子和外套留给我。”

那个老家仆呆住了，最终脱下了帽子和外套，一言不发地服从了，她又变换了主意，对这一点他早已领教过了，于是他含着眼泪离开了。

列车又启动了，向着边界前进。

这时候，伯爵夫人对她同车的人说：

“这些东西是留给您的，先生。您现在是我的跟班，伊万。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您永远不要和我说话，不可以和我说一个字，无论什么话都用不着说，用不着谢我。”

这个不知姓名的人鞠了躬，没有说一句话。

不久，列车又停住了，于是就有好几个身着制服的官吏来查车。伯爵夫人拿出好几张证件交给他们，并且指着车仓那一头坐着的汉子说：

“那是我的仆人伊万，这是他的护照。”

列车终于重新启动了。

这一整夜，他们面对面坐着，谁也没有说话。

天亮了，列车在德国境内某一个车站跟前停住了，那个不知

姓名的人下了车，而后，他立在仓门边说：

“请您宽恕我，夫人。我现在要违背我以前的诺言，但是为了我，您竟没有了随从，我现在来代替也是理所当然的，您什么也不缺吗？”

她冷淡地回答道：

“您去给我找个贴身的女佣人来吧。”

他离开了。从此踪迹全无。

等到她下车走入车站的餐室的时候，她却看见他正在远处望着她，而后他们一起到了芒东。

二

医生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说：

“某一天，我正在诊所里接待病人，忽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人走进来对我说：

“医生，我特地来向您打听关于巴乐诺夫伯爵夫人的消息，她本人虽然不认识我，但我是她丈夫的一个朋友。”

我说：

“她的病治不好了，她是回不了俄国的了。”

这青年人突然呜咽起来，而后他站起来，踉踉跄跄像一个醉汉似的走了。

当天晚上，我通知这位伯爵夫人，说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打听她的健康状况。她像是很受感动，就向她谈起我刚才向各位说过的那个故事。末了她还说道：

“我与这个人素不相识，可他现在竟像是影子似地跟着我，我每次外出总碰见他，他用一种奇怪的神情盯着我，不过从不跟我说话。”

想了好一会儿，她接着又说道：

“我现可以跟您打赌，他现在就在我的窗子下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离开躺椅，走过去揭开她的窗帘，果然看到在白天找过我的青年人，他正坐在人行道上的一条长凳上抬头望着那座房子。他看见我们就站起身，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样一来，我目睹了一场惊人的和伤心的故事，那一场属于两个绝不相识的人的无言的爱情。

他对她的爱是一种因为获救感恩所以至死尽忠的感情。他知道我猜到了他的心思，每天一定来问我：“她的病体怎样？”后来，他看见她日见衰弱和日见苍白毫无血色的时候，他竟失声痛哭。

伯爵夫人对我说道：

“这个人好古怪，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然而我却像已经认识他二十年了。”

后来，他们相遇的时候，她总用一种庄重而又妩媚的微笑去应答他的敬礼。她如此受人冷落而绝望，这样也毕竟是一种幸福。被人这样用长久的尊敬来恋爱，这样用充满诗意的激情来恋爱，这样用奋不顾身的忠实态度来恋爱，我认为她最终是幸福的。然而她却不肯改变她固执的态度，坚决不愿见他，不愿知道他的姓名，不愿和他谈话。她说过：“不行，不行，那样一来，这种异常的友谊就会被破坏。我和他应该保持这种彼此各不相识的地位。”

至于他，他当然也是一个唐吉河德先生式的人，他从没设法接近她。他想固守从前车仓里表示过的那个承诺，永远不和她说话的。

有时，在长期的衰弱状态里，她会从躺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悄悄掀开窗帘去看他是否在那儿，是否在窗子下等候。等到她看见他始终安安静静坐在长凳上以后，她就带着微笑走回来躺下了。

某一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她死了。我正好从宅子走出，他正

哭丧着脸儿朝着我走来，他已经得知她的死讯了。

“我想当着您的面看一看她。”他说。

我挽着他的胳膊，带他进去了。

当他走到灵床前，立即握住她的手，吻个不停，未了，他才像一个傻子似的走了。

医生说到这儿又好一会沉默不语，后来才接着说：

“在我知道的铁路旅行的遭遇当中，这确实是最罕见的。也可以说那两个人是痴情人当中的最古怪的。”

一个女客低声慢气地说：

“那两个人都不像您想象的那般痴癫……他们都是……他们都是……”

但是她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她已经哭了。于是大家换了话题让她冷静下来，因此竟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想说什么。

我的茹尔叔

写给阿尔勒·培努韦尔

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向我们请求施舍。我的同学约瑟甫·达勿朗诗给了他一枚价值五个金法郎的银币。我很吃惊。他向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记起了一个故事，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你听我说吧！

我家原是住在勒阿弗尔的，并不富裕。靠大家想法子对付罢了，没有别的办法。父亲在外工作，要到晚上才能从办公室回家，而收入却很少。当时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因为我们生活拮据而感到很痛苦，时常用好些尖刻的话指桑骂槐的去对付我的父亲。我可怜的父亲当时只有一张教我伤心的手掌。他每每摊开手掌搁在额头上，像是去擦汗一般，可是并没有，而且他绝不还口。我对他的懦弱感到痛苦。全家人尤其注意节约，为了免得回请，从来不接受邀请去吃一顿夜饭，家里买的食品之类全是种种陈货大减价的东西；孩子们的衣服全是母亲做的，为了三个铜元一公尺的滚条，也要讨价还价。我们通常吃的食物仅仅是浓汤和牛肉杂烩，仿佛那是有益健康的滋补品，不过我宁愿吃别的东西。

如果我丢失了钮扣或撕破了裤子，他们就会对我大嚷大闹。

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就打扮得整整齐齐到港口的防波堤上去逛一回。父亲穿上方襟大礼服，戴上丝光高礼帽，套上手套，伸出胳膊让母亲挽着；母亲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一艘盛大节日的海船上挂着各种旗子。姐姐们都是早已打扮停当，专心等候出发的命令。不过，到了最后的一刻，总有人在父亲的方襟大礼服上

头发现一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废旧布头儿去擦掉它。

我父亲依旧把丝光高帽顶在头上，脱下了大礼服。伸出的胳膊，去等候别人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戴好那副近视眼镜，为了不弄脏手套，她脱下了那双手套，然后就开始忙个不停。

大家彬彬有礼地上路了。姑娘们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父母们都要让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所以她们彼此挽着胳膊在前面走。我靠在母亲的左边，由父亲护卫在她的右边。我现在还依然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星期日散步时的庄严气概和他们脸上的严肃，以及他们正经态度的。他们挺直了胸脯，伸直了脊梁，郑重的神态，宛如一桩极端重大的事情要靠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才能完成。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遥远的地方回归的大海船，父亲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话：

“哈！倘若茹尔就在那艘船里，该多么好啊！”我的茹尔叔是父亲的兄弟，最初全家都对他退避三舍，可这时他算是家庭里唯一的希望了。对他的事我童年时代就听说，我对他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仿佛一见到他就能认得出他。尽管大家只轻轻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一个时期，但他在动身到美洲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统统知道。

他像是曾经品行不端，似乎曾经挥霍了一些银钱。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那就被旁人在微笑之中称呼做花花公子；对于贫穷的家庭这就算是天大的罪状了。在日用短缺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迫使父母耗尽了家当，必然被冠上一个坏人，一个光棍，一个游荡子弟的恶名！

总而言之，茹尔叔吃光他自己那一份遗产并且致使我父亲可以得到的遗产还大大地减少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旁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教他搭乘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地方，茹尔叔就做了商人，不过具体做什么行业，我们却不知道，不过他不久曾经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点儿钱，希望能够补偿他从前对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使家里每一个人都激动了好久。茹尔，一个从前被称为毫无价值的人，居然一下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真正姓达勿朗诗的人，纯洁正直得和所有姓达勿朗诗的人一样。

此外，一个船长从前告诉过我们，说茹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并且做着一种重要的买卖。

我们收到第二封信是在两年之后，他说：“我亲爱的费力卜、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让你不要挂念我，我身体很好。买卖也还说的过去。明天我动身到南美洲去作一次长途旅行，将来也会有好几年没有消息。倘若我没有信来，你不必担心。一到发了财，我一定回勒阿弗尔。现在希望这种心愿实现的日子不会等的太久，我想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舒舒服服一块儿生活……”

这封信竟然变成了家庭里的《福音书》了。大家时常读着，并且拿给所有的人看。

事实上，在十年当中，茹尔叔再也没有消息来了。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后来我母亲也常说：

“将来好心的茹尔回来之后，我们的景况就会改变了。他可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望着那些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的黑壳子大轮船从水平线上驶过来，我父亲就反复的说着他那句永不改变的话：

“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该多好啊！”

并且大家似乎望看见他扬起一方手帕唤着：“噢嗨！费力普。”

这桩事一定会成为现实，大家有过无数的计划：甚至于谈到将来用叔叔的钱在安谷韦尔附近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墅。我敢保证这个话题我父亲不止对一个人谈过。

我的大姐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成为当时我们全家的一件烦心事。

终于人家介绍了一个想求婚的人给二姐。他是一个机关里的职员，不富裕，然而人比较正派。我素来相信茹尔叔叔的那封信的作用，某一天晚上我拿出来给那个青年看，居然使得他停止了犹豫而最终下定决心求婚了。

大家连忙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婚礼举行以后，全家一同到哲西岛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

对于穷人来说，哲西岛是个旅行的天堂。那里离这不远，坐着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因为那个小岛是归英国管的，所以一个法国人经过两小时的航海，就能够看见一个邻国的民族在他们国内居住生活的情形，和研究这个在英国国旗蔽下的小岛的风俗，那种风俗简直糟糕透了，与那些说话率直的人所说的一般无二。

到哲西岛去的这次旅行，变成了我们关注的大事，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时时都怀着的梦想。

我们终于启程了。我现在还觉得那简直像是昨天的事，轮船在大城码头边起了锚，我父亲密切地监视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惦记的事很多，挽着我那个没有结婚的姐姐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姐姐嫁了之后，她就孤单得如同一只独自留在窝里的唯一的鸡雏了；在我们的后边，才是那一对老是落在后边的新婚夫妇，他俩时常弄得我回头去望望。

汽笛响了。我们都上了船，后来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如同翠色的大理石桌面一样的海面上航行了。我们看见海岸在向后跑着，大家都很兴奋那高兴劲和世界上不大旅行的人一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父亲，在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人仔仔细细拭干净一切油迹的方襟大礼服里边挺着他的大肚子，而他的四周，散发着阵阵在平时出街时必然闻得见的汽油味儿，这味儿叫我记起那是星期日。

突然他看见了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牡蛎的壳子交给男乘客们，有两个男乘客正邀请两个时髦的女乘客吃牡蛎。她们接过牡蛎，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来用优雅的姿态吃，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裙袍上留下痕迹，然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吸了牡蛎的汁水，就把壳扔到了海里去了。

那种在一艘开动的海船上吃牡蛎的高雅行为无疑引诱了我父亲。他认为那种动作很气派，又文雅，又高尚，于是走到了我母亲和我姐姐们身边，一边问：

“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你们愿意吗？”

我母亲因为那点儿花费着想，不免犹豫起来，但是我的姐姐们却立刻高兴地接受了。我母亲用一种不太乐意的腔调说：

“我吃了害怕肚子痛。你只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吃多，否则会让她们生病的。”

然后，她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至于约瑟，用不着请他吃；男孩子，我们不应该宠他们的。”

我当时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公道的，可我最终还是留在母亲身边。我看着我父亲，他正郑重地带着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去找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个女乘客刚刚离开不久，于是我父亲指点姐姐们应当怎样吃才不会让汁水撒出来；他而且竟想做出一个样子亲自示范，于是就拿起了一个牡蛎来。摹仿那两个女乘客，可他却一下把汁水统统撒到了自己的方襟大礼服上了，于是我就听见了母亲唠叨：

“哎呀，让他老老实实的等着，偏不听。”

但是我突然发现父亲像是惶慌不安，他走开了好几步，眼睛盯住了船头那个牡蛎贩子，突然间，他朝着我们走过来了。我看见他脸色苍白，而且一双眼睛也是异样的。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个牡蛎贩子真像茹尔。”

我母亲呆住了，她问：

“哪一个茹尔？”

我父亲断断续续地道：

“就是……我的兄弟……倘若我从前不知道他在美洲发了迹，我绝对会相信那就是他。”

我母亲慌张起来，裂着嘴说：

“你发疯了！你既然明明知道那不是他，为什么又说这种傻话？”但是我父亲仍然坚持：“克拉立斯，你还是去看看吧，我认为由你亲眼去证实一下比较好。”

母亲站起来去找两个女儿。我呢，也注视着那个人。他是又老又脏，脸上满是皱纹的，他的视线从没有离开他手中的活儿。

我母亲回来了，我看见她在发抖。她急速地说：

“我敢肯定那是他。你去向船长打听打听消息吧。务必慎重一些，最重要的是免得这坏蛋现在又缠上我们！”

我父亲走过去了，我也跟在他后边。我觉得自己异常地激动。

船长，瘦瘦的，蓄着一大把长髯，是一个高个儿的绅士，正用一种自豪的神情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一艘开往印度的邮船。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来到船长身边，带着赞扬的口吻向他请教有关于他的业务情况：

“哲西岛主要特点是哪些？它的人口？它的习惯？它的道德观念？土壤性质等等……”

旁人也许听他似乎所问的应该是美国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后他们谈到了我们所搭的那艘名叫快利的船，然后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最后我父亲才用一种不安的声音问：

“这儿有一个老年的牡蛎贩子，他像是很显眼很特别。您知道一些他的底细？”

这句话终于激起了船长的怒气，他冷冷地回答道：

“那是我去年去美洲碰到的一个流浪者，他是法国人，我把他带回了来。他像是还有住在勒阿弗尔的亲戚，不过因为他欠了他们钱，所以不肯回去。他名叫茹尔，姓呢……是达尔莽诗或者是达尔往诗，总而言之是和这个差不多的一个姓。听说从前有一段时间，他像是在国外发过财，而现在您看得见他却落到这种光景了。”

我父亲变得面无人色了，压着嗓子，瞪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说：

“啊！啊！很好……很好……这个倒教我丝毫不会诧异……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他说完后就走开了，而那位航海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离开。

他又回到我母亲跟前，面容变得惨白，以至于她向他说：

“坐下吧，快要有人看出来。”

他摊开身子坐在一条长凳上，一边抿着嘴说：

“是他，的的确确是他。”

然后他又问：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她愤然的又果断地回答道：

“应当让孩子们走开。既然约瑟什么都知道了，就让他去把他们叫过来吧。尤其，应当小心的，就是别让我们的女婿起一点疑心。”

我父亲像是吓傻了，喃喃地说：

“大祸临头了！”

我母亲突然变的怒气冲天，她接着说：

“我早就料到这个扒儿手做不了什么好事，他迟早有一天又会缠上我们的！一个姓达勿朗诗的，哪能够指望在他的身上得到任何好处！……”

后来，我父亲如同他素来在他妻子责备之下所做的一样用手抚着自己的额头。

她又说：

“拿点钱给约瑟，派他去付吃牡蛎的钱吧，现在，只希望别让这叫花子认出我们来。一认出来，那船上就会有好戏看了。我们到那一头去吧，并且你必须设法让那个人不要走近我们跟前！”

她站起来了，在给了我一块值一百铜子儿的银币之后他们都走开了。

我的姐姐们正在惊讶之中等候着父亲。我说母亲觉得有点儿晕船，后来我问牡蛎贩子：

“一共多少钱，先生？”我当时好想说：“我的叔叔。”他回答道：“两个半金法郎。”我拿出了那块值一百个铜子儿的银币给他，他找了零钱递还回我。

我望着他的手，那只全是皱纹的水手的脏手，又望着他的脸，一副忧愁凄苦、布满皱纹可怜的脸，一面对自己说：

“这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兄弟。”

我给他十个铜子儿做小费。他向我道谢说：

“上帝保佑您，少爷！”

我想他从前在美洲应当是讨过饭的！因为这句话正是穷人接受施舍常用的。

姐姐们很诧异地望着我，为我的大度而感到吃惊。

到了我把两个金法郎还给父亲时，我母亲又吃惊了，她问道：

“这是不可能的……怎么要花掉三个金法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用坚定的声音说：

“我给了他十个铜子儿做小费。”

我母亲几乎诧异地跳起来，双眼盯住了我：

“你发疯了，拿十个铜子儿给那个人，那个叫花子！……”

我父亲向母亲递了个眼色她不再说什么了，我父亲所示意的正是他的女婿。

此后大家都不作声了。

在我们眼前的水平线上，一个紫颜色的小点儿像是从海里钻出来似的。那就是哲西岛。

等到快要靠近岸边时，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再和我的茹尔叔叔见一次面，想再走过去和他说几句亲切安慰的话。

但是，当时要吃牡蛎没有一个人了，他早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也许，他早已走到供给这种可怜的人做住宿之所的臭气薰天的底舱去了。

后来我们是搭乘圣马洛号回来，为的是避免再遇见他。我母亲是万分不放心的。

这就是我们再见过父亲的兄弟的最后一面！

这也就是你会有时候看见我拿出一块一百铜子儿的银币给流浪者的理由。

一场决斗

战争结束了，在法国德军仍旧暂时驻扎，全国上下依旧惶惶不安如同一个失败了的角力者被压在得胜者的膝头下面一样。

头几列火车从那座精神错乱，饥饿不堪而百般失望的巴黎市里出发了，慢吞吞地穿过好些村落和田园，开向新定的国界去。初次旅行的人都从列车窗口里眺望着那些完全成了残垣败瓦的平原和那些被烧光了的村落。许多普鲁士兵俨然像是门内那户人家中间的一员似的，戴着铜尖顶的黑铁盔。其中一些坐在那些仅存的房子门外的椅子上吸着烟斗。另外好些个正在那儿做工或者谈话。每逢列车经过各个城市的时候，大家就看见一队一队的德国兵正在广场上操练，尽管有列车轮子的噪声，但是他们的口令声竟一阵阵传到了列车里。

在巴黎被围的整个时期中，是杜步伊先生一直在城里的国民防护队服务，现在他乘了这趟列车到瑞士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敌人未侵入以前，由于慎重起见，她母女俩早已逃到了国外。

杜步伊本有一个极为典型的富商式的大肚子，从前对于种种骇人的变故，他是用一种悲恸的忍耐心和好些批判人类野蛮行动的牢骚话去忍受的，所以围城中的饥馑和匮乏却绝没有使它缩小一点儿。虽然从前在寒冷的黑夜里，他也尽过守城和放哨的义务。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到了边界上，才第一次看见了好些普鲁士人。

他现在又生气又害怕细看这些留着胡子带了兵刃把法国当老家住着不走的强盗，后来，他感到了一阵软弱无力的爱国热情在心灵上涌动，同时，也感到了这种热情丝毫不能驱赶心头明哲保身的本能。

在客车的另一节车厢里，还有两个来游览观光的英国人用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那副宁静而好奇的眼光四处张望着。这两个人都是胖子，用他们的母语谈天，有时候翻开旅行指南高声读着，尽力记住那些拗口的地名。

忽然，在一个小城市的车站上列车停住了。一个普鲁士军官，随着在佩刀和客车的两级踏脚板碰撞的巨大声响里，从门口上了车。他高大的身体紧紧裹在军服里。下颏的长髯红得像是着了火；上唇的长髯须的颜色略微淡些，分别斜着向脸儿的两边翘着几乎连到了眼角，脸也好像是被分成了两截。

那两个英国人立刻带着好奇心满足了的微笑开始端详他了，杜步伊先生却假装看报没有去理睬。他不自在地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仿佛是一个和保安警察对面坐着的小偷儿。

列车又开动了。两个英国人继续聊天，继续寻觅着当日打过仗的准确地点，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个忽然举起胳膊指着远处的一个小镇，那个普鲁士军官伸直了他那双长腿，身子向后仰着，用一种带德国口音的法语说：

“在这个小镇里，我杀死过十二个法国兵。俘虏过两百多个。”

这句话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致，立刻就问：

“噢！那个小镇叫做什么？”

普鲁士军官答道：“法尔司堡。”

后来，他又说：

“我狠狠揪那些法国佬的耳朵。”

后来他盯着杜步伊先生，胡子下面骄傲地里露出了笑容。

列车继续前进着，经过了好些一直被德国兵占领的村落。一眼望过去，沿着大路或者田边，站在栅栏拐角上，或者商店门口说话的，几乎全是德国兵。他们正像非洲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

军官伸出一只手说：

“倘若我担任了总司令，早就攻占了巴黎，我会烧掉所有东

西，杀掉所有的人。法国将不复存在！”

两个英国人出于礼貌，简单地用英国话回答了一声：“Aohyes！”

他却继续往下说道：

“二十年后，整个儿欧洲，全部都是我们的了。普鲁士，将比任何国家都强大。”

两个兴致盎然的英国人再也不搭话了。他们那两张夹在长髯之间的脸像是蜡做的一样毫无表情。这时候，普鲁士军官却开始大笑起来。后来，他一直仰着头靠在那里说俏皮话。他讥诮那个被人占领的法国；侮辱那些已经埋在地下的敌人；他讥诮往日的战败者奥地利；他讥诮法国各州奋起却无效的抵抗；他讥诮法国那些被征调的国民防护队和那些不堪一击的炮队。他扬言俾斯麦将要用那些从法国夺来的炮去造一座铁城。未了，他那双长统马靴靠在了杜步伊先生的大腿上；这位不仅把眼睛闭上，连耳朵根都已是绯红的了。

两个英国人仿佛对任何事都是漠不关心了，好像一刹那间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闭关自守的岛国，远离了世界上的种种喧嚣。军官抽出了烟斗，眼睛直盯着这个法国人说：

“您身边没有带烟了吗？”

杜步伊先生答道：

“没有，先生！”

德国人接着说：

“等会儿停车的时候，请您去给我买点来。”

然后他重新又笑了起来。

“我一定给您小费。”

列车呜呜地叫了，渐渐地慢了下来。他们在一座被烧毁了的车站前停下来了。

德国人打开车厢的门，立即抓住了杜步伊先生的胳膊对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

“快点，您去替我跑跑腿吧，快点！”

有一队普鲁士兵在这车站上驻防。另外还有一些站在月台的木栅栏外巡逻。汽笛已经呜呜地叫着预备开车了。尽管站长做了好些手势，这时候，杜步伊先生猛地向月台上一跳，他跳进了这辆客车的另一个车厢。

他独自一个人了！他终于自由了，他解开了坎肩的扣子，心房“呼呼”地跳得厉害，又喘着气去擦额上的汗。

列车又停靠在另一个站。那个军官忽然又在杜步伊先生乘坐的车厢门口出现，他走了进来，随即那两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英国人也跟着他上来了。德国人在法国人的对面坐下，始终带着笑容：

“您刚才不肯替我去跑腿。”

杜步伊先生回答：

“是的，先生！”

列车又开动了。

军官说：

“那么我把您的胡子剪下来装进我的烟斗吧。”

于是他把手伸向面前这位法国人的脸。

两个英国人自始至终是镇静自若的，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

德国人几乎已经抓住了他嘴唇上的一撮胡子，就在这当儿，杜步伊先生突然反手拧住了德国人的胳膊，又摠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按倒在座位上。接着，他气得发狂了，鼓起腮帮子，睁圆两只冒着怒火的眼睛，一只手始终扼住他的嗓子，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开始怒不可遏地向他脸上挥个不停。普鲁士人猛力挣扎，想抽出自己的刀，推开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对手，但是他被杜步伊先生那个大肚子的重量压住了。对着只是不住手地打，用一个姿

势，也不管什么地方，总之是不停。血出来了。那个被扼住喉咙的德国人只是干喘气，咬牙切齿，极力想推开那个气得发狂对他乱打的大汉子，但是丝毫动弹不得。

两个英国人为了看得清楚一些，都已经站起来并且走上前来。他们都笔直地站着，满心的快乐和惊奇，打算从这两个打架的人当中，各选一个来赌胜负。

末了，杜步伊先生被这样一个劲的死打弄累了，他忽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重新坐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那个普鲁士人由于惊慌和疼痛弄得昏昏沉沉，所以并没有对杜步伊先生冲过来，后来在缓过劲之后他才说：

“如果您不肯用左轮手枪来和我决斗，我就会立刻宰掉您！”

杜步伊先生回答：

“只要您敢。我完全同意。”

德国人接着说：

“我们马上就要到斯特拉斯堡了，我可以找两个军官来做公证人，在这趟车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我还有时间。”

一直怒不可遏的杜步伊先生，向那两个英国人说：

“您两位可愿意为我做公证人？”

他们俩齐声用英语回答：

“Aohyes！”列车停住了。

在一分钟之内，这个普鲁士人找到了两个带着左轮手枪的同事，于是这一干人等都走到了城墙底下。

两个英国人加快了脚步，不住地拿出表来看，他们怕的是耽误时间，赶不上原车继续赶路。

杜步伊先生从来没有用过手枪。现在已被公证人带到了一个只和对手相距二十步的地方。有人问他：

“您准备好了吗？”

他嘴上回答：“准备好了，先生。”眼里却看见那两个英国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的一个为了替自己遮住阳光已经撑开了雨伞。

一道声音发出了命令：“放！”

杜步伊先生不等瞄准，随手放了一枪，后来莫名其妙地看见那个站在他对面的普鲁士人摇晃了两下，接着就伸直了两只胳膊，直挺挺地倒在地下了。他已经打死了他。法国人赢了。

一个英国人喊了一声“Aoh”。这声音听起来极为喜悦，因为使他满足了好奇心，但又因为高兴得沉不住气而发抖。另一个英国人本来始终握着自己的表，这时候却挽着杜步伊先生的胳膊，迈着操练的步伐向火车站走去。

第一个英国人，双手握着拳头，两臂夹住身子往前跑，一边还用法语数着步子。

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是大肚子，此时并做一排快步向前跑，仿佛是一张滑稽日报上的三个丑角儿。

“一，二！一，二！”

他们都跳到了车上。这时候，列车开动了，两个英国人摘下了他们的旅行小帽举在空中，大声喊了三次：

“Hip，Hip，Hip，Hurrah！”

然后，他们依次郑重地向杜步伊先生伸出右手，握手之后就转身，仍然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他们的座位上了。

床边协定

壁炉里烈火熊熊。两只茶杯面对面放在日本式的桌子上，茶壶在旁边冒着热气，正对着兰姆酒小高颈瓶一旁的糖罐。

沙吕尔公爵将他的帽子、手套和外衣扔到了椅子上，那位公爵夫人也脱掉了舞会礼服，对着镜子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一边甜甜地对着自己微笑，一边用她那戴着晶莹的戒指的纤手轻轻拍着自己鬓边的鬃发。而后她转身面对着她的丈夫，他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令他烦恼，因而显得有点犹豫。

终于他说话了：

“今晚上你让人捧着够满足了吧。”

她眼睛里闪耀着一种胜利的挑战火焰审视着他，于是回答说：

“我也希望如此。”

然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坐位上。他坐在她对面，一边撕开一个奶油小纸包，一边接着说：

“这似乎有点可笑……但这是我的感觉。”

她问道：

“这不是逢场作戏吗？您该不是想责备我吧！”

“不，亲爱的，我只是说培列先生对您几乎到了失礼的地步，要是……要是……要是我有权利……我就会生气。”

“我亲爱的朋友，坦率点。您今天的想法与去年的想法大不相同了，就这么回事。在我知道您有了一个情妇，一个您爱的情妇时，您对于我从不在意更不会关心是不是有人追求我。您不是不知道我的悲哀，我说过，就像今天晚上的你，而且理由更充分。我的朋友，您与赛尔维太太搞上，让我心痛，您使我成了笑柄。您有什么解释没有呢？唉！您让我真真切切体会到我是自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在有知识身份的人之间，婚姻只是一种利益的结合，一种社会联系；而不是一种道义关系。这是真的吧？您曾让我了解您的情妇比起我来如何优秀，如何地吸引人，如何的女人味十足。您说过：‘更女性些！’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由一个有良好教养、倍受称赞的男人在小心谨慎的方式的约束下，以一种令我深感敬意的高雅方式表达的。我对此是完全了解的。

“协商议定了我们将从此共同生活，因为们有一个孩子，他构成我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但完全分开睡。

“完全是您故意要我看穿您要的只是面子，因此如果我高兴只要保守秘密，我可以找一个情夫。您曾冗长地谈论妇女们的精细之处，她们维护仪表的巧妙之处等等，而且讲得都很在理。”

“我懂得了，朋友，完全明白。您在恋爱时，对赛尔维太太爱得无法自拔；而我，合法妻子的柔情，法定的柔情使您烦恼。很可能，我学会了您的某些办法。我们从此分开生活。我们一起去社会交场，而后我们各回各的房间。

“然而，这两个月以来，您表现出一个妒嫉的丈夫的姿态，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亲爱的朋友，我一点也不妒嫉，可是我不愿看到您连累自己。您年轻、活跃、富于冒险……”

“对不起，如果说到冒险，应该在我们之间划个等号。”

“啊，不要开玩笑，我求您。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跟您说话，作为一个挚友。至于您刚才说的那些，那是过于夸大其词了。”

“完全没有。您承认过，对我承认了你们的关系！如同给了我权利去模仿您。我还没有做到……”

“请允许我……”

“请让我说下去。我还没有一个情夫，我不是没有办成，还没有……直到现在。我在等待……我在……我没有找到。这人会是个好人……最起码比您好的。这是我对您说的恭维话，可看来

您并没有注意到。”

“我亲爱的，别说这些玩笑话。”

“但是我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您曾让我会意 18 世纪您曾是‘摄政’者。我一直记着如果有一天，一旦我与人发生了瓜葛，不再是现在的我，您会有好看的事，您听清楚，您会，甚至您自己对此还没有意识到……像别人一样做了乌龟。”

“啊！……这样的字眼怎么能从您口中说出来？”

“这样的字眼！……可是在听到姬尔太太说赛尔维先生的神态像个当了乌龟并在大找他的绿帽子时，您笑得发疯。”

“在姬尔太太嘴里显得好笑的话，到了您嘴里就不合适了。”

“根本是那么回事。而是当乌龟这个字用于赛尔维先生时你感到十分有趣，而用到您身上时，您就觉得很悦耳了。这都决定于你的观点。此外，我并不坚持用上面这个字，我之所以说出它，只是为了看您是否成熟了。”

“成熟……作为什么？”

“如果作为一个正常人。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会发怒，那是他……被触到痛处了。两个月以后，如果我说起……一顶帽子，您会首先笑出来。就是……是的……人在其位，就不见其怪了。”

“我从没有见过您这样，您今天晚上太失礼了。”

“啊！看到了吧！……我变了……变坏了。这是您的错。”

“哦，亲爱的我求您，认真谈谈吧。我恳求您不要再像您今天晚上这样，让培列先生那样疯狂失礼地追求您。”

“我说得对。您嫉妒了。”

“那不是，不是。我只是不希望闹笑话。我不愿成为笑柄。并且如果我再看见这位先生和您在……两肩之内……或者在胸口上说话

“他在找一个传声喇叭口。”

“我……我会扯他的耳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有机会成为我的情人吗？”

“我配不上您这么漂亮的女人。”

“啊，您不就是这样吗！可见我已不是您所钟情的女人了！”

这位公爵站起来。他围着小桌子转，在经过她椅子后面的时候，在她的颈后迅速地吻了一下。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向他的眼睛深处看去：

“别再开这类玩笑，请您注意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分开生活的。一切都结束了。”

“啊，您别生气。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您简直太迷人了。”

“好啦……好啦……我还是赢了。您也……您发现我……成熟了。”

“我发现您是迷人的，亲爱的，您的胳膊双肩，您的脸……”

“让培列先生发疯……”

“您很厉害。但是那……是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女人像您这样迷人。”

“您肚子空了？”

“嗯？”

“我说，您肚子空了。”

“为什么这么说？”

“当肚子空了的时候人就饿了；在饿了的时候，人就决心吃在平日时不想吃的东西，我就是那道菜……一直被忽视着，直到您不至于因为吃它而满心愤怒的时候……今天晚上。”

“噢！玛格丽特，您这么说话是从那儿学来的？”

“您！啊！自从您和赛尔维太太断了关系以后，据我所知您有过四个情妇，她们这一行中的艺术家，一些浪荡货。那么，您要我用，一时肚子饿了之外的其它方式来解释，您今晚的一时兴起呢？”

“我不讲礼节了。我爽快说实话，我对您的一见钟情了，十

分强烈。就是这么简单。”

“啊，啊！那么您想重新开始？”

“是的，太太。”

“今晚上。”

“啊！玛格丽特！”

“好。您现在还在赌气。我亲爱的，我们商量一下吧。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对吧？我是您的妻子，它是真的，但是是个自由的妻子。您希望我的服务，我将就此作为另一方面取得一个契约。我将在对等条件下满足您……”

“我听不懂。”

“我来解释给您听。我和您的那些荡妇相比怎么样？请坦白说。”

“好一千倍。”

“胜过最好的？”

“好一千倍。”

“好吧，那您三个月里在那个最好的身上花了多少？”

“我再不去那里了。”

“我说：您三个月里在最动人的情妇那里共花了多少，包括钱、首饰、吃饭、剧院等等全部款项，总共？”

“我不算，我？”

“您应当清楚。看吧，一个节俭的，一个平均值。每月伍千：这该差不多吧。”

“嗯，是……差不多。”

“好吧。我的朋友，立刻付给我五千法郎，那样我在一个月里就归您，从今晚算起。”

“您不是疯了吧？”

“您这么认为吗？那么晚安。”

那位公爵夫人出去了，回到了她的卧室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床上铺了一半，一阵淡淡的芬芳飘浮在空中，甚至于渗进了壁毯。

公爵出现在门前。他说：

“这儿好香很好闻。”

“真的？不过这儿一直是这样。我总是用西班牙树叶香末。”

“噢，不同凡响……这很好闻。”

“也许是吧，但是您，请您赏光快点离开，因为我要睡了。”

“玛格丽特！”

“您走开！”

他索性走进来在一张围椅上坐下。

公爵夫人：“噢！好吧，这样算您活该。”

她缓缓脱去了跳舞上衣，露出了白皙的胳膊。她举起手来在镜子前解开发饰；于是在一抹花边下露出了在黑色丝质胸衣下的某种粉红色的东西。

那位公爵立刻站起来，朝她走过去。

公爵夫人：“别靠近我，否则我会生气！……”

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搂住了她，设法去凑近她的嘴唇。

可她很快地一转身，在她的梳妆台上抓起一杯漱口用的香水，从肩上朝着她丈夫的脸倒过去。

他站起来，脸上直淌水，他生气了，叽叽咕咕说：

“这种做法太低级。”

“可能是……但是您清楚我的条件：五千法郎。”

“但这是傻话……”

“为什么是……”

“什么，为什么？丈夫要付钱才能和妻子睡觉！……”

“啊……您用了多可耻的字眼！”

“也许是吧。我再说一遍，付钱给他妻子，给他的合法妻子，那是白痴！”

“但有一个合法妻子时却去付钱给荡妇就更蠢得多！”

“也许，可是我不愿成为笑柄让大家耻笑！”

这位公爵夫人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她将袜子慢慢地翻转脱下去，像蛇蜕皮一样。她粉红色的腿从淡紫色的丝袜子里出来，娇小可爱的脚放在地毯上。

公爵略凑上前去，柔声问道：

“那个怪想法你哪儿学的？”

“什么想法？”

“向我要五千法郎。”

“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相关的人，不是吗？您不能娶我，因为我们都已结过婚，现在您想要我，于是您来买我，可能比别的女人少花一点。”

“那么，您再想想。这钱不是交到了另一个女荡妇家里用来干苟且之事，而是仍然留在您家里，是您的家产。而且，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付钱给他的正当妻子不是更有趣而且富于创造性吗？对于婚外情大家更喜欢高价货，可这很费钱的。您作为主动一方，在付钱时我们就有了……合法的爱情，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放荡的意味，一种……一种……一种浪荡行动的催化剂，难道这不对吗？”

她站起来，几乎是裸体地往盥洗室走过去。

“先生，如果你还不走开，我就打铃叫随身女佣了。”

这位公爵站起来，愤怒地看着她，心情沉闷，可是突然他把钱夹扔给她。

“嗨，淘气鬼，这儿是六千……可是你知道吗？……”

那位公爵夫人拾起了钱，慢吞吞地数过后问道：

“什么？”

“你可别弄坏了。”

她粲然一笑，并朝他走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每月五千，先生，要不我把您送回荡妇那里去，不也一样……如果你认为满意……请您再加点钱。”

懊 恼

写给雷雍·埃尔

在芒特城里被人称为萨华尔老丈的萨华尔先生，刚好从床上坐起来。那时候天空正飘着细雨。这是秋季里一个愁人的日子，枯黄的树叶纷纷飘落。这些树叶仿佛是另外一阵更厚又更慢的雨，从从容容地伴着雨点坠到地面上。萨华尔先生是不高兴的。他从壁炉跟前走到窗子跟前，又从窗子跟前走回原处。黯淡的日子本来就充满了人生。然而对于他来说，自己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黯淡的日子了，因为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孤单地过着老鳏夫孤苦的生活，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这样孤独地无人知晓而死，实在叫人难过！

他想象着自己那单调且空虚的人生。从往日的生活里，从童年的生活里，他想起了自己和父母一起住过的那所房子，然后进中学，出中学，到巴黎学法律的种种时代。然后，是他父亲的病，父亲的死。

从那以后，他就回家和他母亲一起住了。少年人和老年人，母子两个平安无事地生活着，此外并没有过多的奢望，现在连他唯一的亲人也死了。人生真是凄惨！

他孤独地留在这无聊的世上。到现在，死亡不久就要轮到他了。他不久就要消失了，一切都要完了。将来地球上不再有保禄·萨华尔先生了。这是何等伤心的事！然而其余的人将来都将继续活着，笑着，互相爱着。是的，他们依然可以行乐，而他却快要不存在了，他本人！在死亡的那种无法抗拒的威力之下，若还有人能笑，能乐，能做快活人，岂不是怪事。倘若死亡是件将信将疑的事，人也许还能够有希望，但是不然，死亡是无法避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如同白昼之后无法避免黑夜一样。

假使他从前的人生是充实的！假使他从前做过一点儿值得留念的事，假使他从前有过一些冒险的事，快乐的事，有成绩的事，满意的事，也许还有些慰藉。但是，什么都没有。他除了在一定的时候起床吃饭和安寝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过。末了，他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到了六十二岁的年纪了。并且他甚至于没有像其它的男人一样娶过亲。那是为什么？对呀，他为什么没有娶亲？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难，因为他有点财产。那么难道是他没有机会？也许是！但是机会都是由人创造的！他原是个慵懒的人，原因就在这里了。慵懒是他的致命弱点，他的缺点，他的恶习。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因为慵懒而延误了自己的一生。奋发、活动、工作、谈话、考虑问题之类，对某种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事。

他甚至没有被人爱过。从来也没有什么女人真正地、热烈地爱过他、陪伴过他。所以，等候佳人中的滋味，隽美的忧虑，两手相握时的近似仙境的美妙感觉，以及获得胜利时的狂热的令人神往的境界，对于他来说是全然不知的。

唉！两个人的嘴唇第一次相触的时候，当两个彼此倾倒的生命被四条胳膊搂成一个贴服自如的生命的生命的时候，那是一种何等超乎人世的幸福，它应当淹没你的心田。

萨华尔先生坐下来了，对着火抬起两只脚，身上披的是晨装长袍。

毫无疑问，他的人生已经被耽误了，完全耽误了。然而他却早有所爱，然而并不是他本人。他曾经秘密地痛苦地并且慵懒地，像他处理身旁的事情一样爱过一个人。对呀，他曾经爱过他的老女友桑笛尔太太，他的老朋友桑笛尔的妻子。唉！倘若他在她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认识她那该多么美妙！但是他遇着她的时候太迟了，那时候，她已经和桑笛尔结了婚。他从前确实可以毫无

顾忌地向她求爱！自从第一天看见她，他已经是毫不犹豫地爱上她了！

他记起了自己每次和她会面时萌发的感动，每次和她分手时而感到的凄凉，他夜不能寐正因为思念她。

然而等到早上醒来，他对她钟情的程度却比夜晚减低许多。那是为什么？

从前她是俏丽的和小巧玲珑的，一头金黄色的鬃发，脸上永远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桑笛尔并不是可以令她满意的人。现在，她已经五十八岁了。她仿佛是很顺服的。唉！倘若这个妇人从前就爱他！倘若她从前就爱他！他，萨华尔既然深深地爱着桑笛尔太太，为什么他又没有对她表示过爱？

倘若她那时候只要猜到了一点儿……难道她那时候真的就一点儿也没有猜到？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一点儿也没有领会？如果那样的话，她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倘若他那时候跟她谈过，她又会怎么答复？

萨华尔又想到许多其他的事。他使得他的人生再次重新活跃起来，竭力搜寻着一大堆详细的情节。

他记起了从前在桑笛尔家里和她尽情打闹的情形，那时候，她的样子是那么的年轻，风韵是那么的迷人。

他又记起了她对他说过的那些事，她以前有过的那种暧昧的语调，那些意味深长的含情脉脉的微笑。

他并且记起了他们三个人每逢星期日在塞纳河堤边的散步和草地上的野餐，桑笛尔那时候在副州长公署服务。突然那个清晰的记忆在他的心头展现出来：他和她在河边的一座小树林子里自由自在地度过的某一个下午。

那天，他们三个人一早就带着许多食物出发了。那是暮春当中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一切都是香喷喷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舒服。鸟雀呢，歌声格外愉快，翅膀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扇动得格外欢快。他们就在垂杨下面的草地上野餐，旁边是被太阳晒暖了的潺潺流水。空气和暖，草香醉人，大家从容自在地呼吸着，那一天天气多么好！

午饭完了，桑笛尔仰在草地上睡着了。“我毕生最甜美的午睡。”他醒来后这样满足地说。

桑笛尔太太挽着萨华尔的胳膊沿着河岸慢慢地走着。

她紧紧地靠着他。她笑了，柔声对他说：“我醉了，朋友，我完全醉了。”他看着她，连心房都开始颤抖了，觉得自己的脸色发白，害怕自己的眼光过于大胆，害怕自己的手因发抖而泄漏自己内心的秘密。

她用许多野草野花扎成了一顶花冠戴在自己头上，然后温柔地问他：“您爱我吗，像这样？”

他当时没有回答——因为找不着回答的话，他宁愿跪下来——她用一种不乐意的笑声笑开了，一并对着他高声说：“傻瓜，走吧！旁人至少也要说句话！”

他几乎要哭了，却依然想不出一个要说的字。

这些情形，现在清楚得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一切都回到他心上来了！为什么她那时候竟说：“傻瓜，走吧！旁人至少也要说句话！”

然后他又记起了她那时温柔地紧贴着他。他们在一枝斜欹着的树下经过的时候，他曾经觉得他的脸被她的耳朵触着了，他却突然触电似的避开，怕的是她会把这种接触当成有意挑逗。

等到他说出了一声：“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了？”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向他扫视了一下。确实说来，她当时的确是用一种奇特的神情注视着他，他却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在他却记起了这一层！

“您想怎样便怎样，朋友，倘若您疲倦了，我们就回去吧。”

那时候他的回答却是：

“这并非因为我困了，不过现在桑笛尔也该醒了吧。”

她耸着肩膀扫兴地说道：

“倘若怕我的丈夫睡醒了，这倒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们回去吧！”

以后在往回走的时候，她一直沉默着，并且也不紧贴着他的胳膊了。那又是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他始终还没有向自己提起过。现在，他仿佛窥见了一点他一直弄不明白的事。

难道……？

萨华尔先生觉得自己脸上开始热了，于是他神情颠倒地站起来，如同回到了三十年前，耳边传来了桑笛尔太太温柔细腻的声音：“我爱你！”

我是在做梦吗？这个刚才印入他灵魂里的疑团使他难受了！从前他居然没有看见，没有猜着，那是可能的吗？

噢！也许那是真的！然而那样一个机会竟与他失之交臂！

于是他喃喃说道：“我要探听明白，我不能在这疑团里待下去。我要探听明白。”

于是他急急忙忙穿戴停当。自己又想：“我六十二岁，她五十八，我是完全有理由向她询问这件事的。”

末了，他终于出门了。

本街的那一边就是桑笛尔的房子，差不多就在他的对面。他走到了那里。矮小的女佣人听见敲门，立刻给他开了。

他这么早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令她觉得很诧异。

“萨华尔先生，有什么意外的事，您这么早就来了？”

萨华尔答道：

“没有，我的孩子，不过拜托你去告诉你的女东家，说我想马上和她谈话。”

“太太正在熬过冬的桔子酱；她正站在炉子边，并且没有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妆，您应该晓得的。”

“我明白，但是你可以说这是一件很紧要的事。”

女佣无奈地走开了，于是萨华尔焦躁地迈着大步快速走到客厅。然而他并不觉得手足无措。哈！他快要如同探听厨房里买进了什么东西似地去向她探听那件事。那是因为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客厅的门开了，一位滚圆肥胖而且不修篇幅，无忌说笑的妇人进来了，她就是桑笛尔太太。她走上前来，两只手伸得和身体相离很远，两只皱皱的袖子卷在那双粘着糖浆的精赤的胳膊上部。她惶恐地问他：

“您有什么事，朋友，您不会得了什么病吧？”

他说：

“没有，好朋友，我想向您探听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说那是很紧要的，而且使得我心里终日不得安宁。您能答应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吗？”

她微笑着说：

“我向来是老实的，请您说吧。”

“那就是我以前说过我第一次看到您时就爱上了您。那时候您是不是也曾怀疑过？”

她若无其事地带着那种依然像以前的语调笑着回答道：

“傻瓜，够了！我也是在第一次时就已经看清楚了的。”

不知什么原因萨华尔开始发抖了，吞吞吐吐说：

“原来您早知道那件事了！……那么……”

他说到这里又立刻停住了。

她问道：

“怎么？……什么事？……”

他接着说：

“那么……您从前是怎样想的？怎样……您打算怎样答复

我？”

她笑得更无所顾忌了。好些糖浆顺着胳膊慢慢地流到了指尖上又滴到了地下。

“我？……不过从前您什么也没有向我表示过。我只是觉得那时候并不该由我来向您有所表示。”

于是他向她面前走了一步：

“请您告诉我……请您告诉我……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桑笛尔在午饭后倒在草地上睡着了，我们两个人曾经一同散步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那天的事您现在可还记得？”

他静静地等着答复。她停住不笑了，并且愣着两眼若有所思地盯住他：

“我记得似乎确有此事。”

他战抖着接着说：

“既然如此……那一天……倘若我是……肯冒险的……那么您会怎么办？”

她又用一种毫不后悔的妇人神情笑了起来，并且用一种表示反嘲的清朗音调诚实地回答：

“我想我会对您让步的，朋友！”

然后，她立刻转身跑过去熬桔子酱了。

萨华尔重新六神无主地走到了街上，行尸走肉似的如同刚遭遇完一场大祸一般，他在雨中迈开大步一直向着河边走，要到哪儿去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想来，等走到了河边，他又无意识地向右一拐沿着河岸走。如同受本能支使似的不停地走了好半天。他的湿透的冰凉的衣裳都开始流水了，帽子变了样，软塌塌的像是一块抹布，帽檐像屋檐似地滴着水。他始终走着，始终一直向前走着。最后走到了很多年以前某一天他们吃午饭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回忆使他的心灵备受折磨。

这时候，他坐在那些掉了叶子的树底下默默地流泪了。

勋章到手了

好些人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一种支配欲的本能，一种癖好，或者在刚开始学会说话，开始学会想事，一种欲望就自然生成。

萨克勒门先生自孩童时代起，装在脑子里的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得到勋章。稍大一点，当然那还是很小的年龄，他就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戴着顶军帽，胸前挂着好些锌质的荣誉十字勋章，每次走在街道上，他总是扬扬自得地把手交给他母亲牵着，他那个被红带子和金属的星型扣子所装饰满的小小胸脯一直挺着。

他马马虎虎地读了几年书，然后被中等教育考试委员会淘汰了，那时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末了，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他本有一点财产。

他如同富裕的资产阶级一样在巴黎悠然自得地住着，只在同阶级的交际场中来往，但是并不在交际场中鬼混，因为他俩认识一位有希望当上部长的国会议员，并且和两位师长交上了朋友，所以得意洋洋。

但是那种从萨克勒门出世之日起就已经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念头从未离开过他；他一直感到痛苦由于没有权利在礼服上佩带一条有颜色的勋章丝带。

他在城基大街上遇见的那些得了勋章的人，这使他心上常常受到一种打击。他带着愤怒的嫉妒侧眼瞥着他们。偶尔到了午后休息的时候，他百无聊赖地独自一人一个个地去数，然后自言自语道：“从马德来因礼拜堂走到德罗特街，我将要遇见多少佩勋章的。”

他在街上慢慢走着，用自己那副惯于从远处辨认那种小小红点儿的眼光，去考察人家的衣服，等到散步完了的时候，常常他

会因为好些数字而吃惊：“八个荣誉军官长，十个荣誉军上士。竟有这么多！用这种方式滥发十字勋章真是糊涂。让我看看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样的数目。”

于是他缓缓转身走了回去，有时拥挤的人群会妨碍他的寻觅，会使他遗漏一两个，每到这时他就不高兴了。

那些最容易遇见佩勋章的人的区域被他发现了。他们都集中在旧王宫。在歌剧院大街看见的不及在和平街看见的多；在大街右边看到的比在左边看到的多。

在某几个咖啡馆和某几个戏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每次萨克勒门看见成群的白发先生们站在人行道当中并且妨害交通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这群官长都是荣誉军的啊！”他钦佩得简直想向他们致敬了。

官长们——他常常注意他们——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和战士们不同的神态。他们的头部气派与众不同，旁人觉得他们有一种更高尚的庄严，一种更崇高的威望。

偶尔，萨克勒门也怒从心起，愤然反对那些取得了勋章的人；后来他觉得看到他们，一种社会党人才会有的憎恨不由得涌上心头。

他如同一个饿极了的穷人走过一个飘香的饮食店时而生气一样，因为遇着那么多的勋章而气坏了，于是回到家里就大声喊道：“究竟到哪一天，才可以有人为我们扫除这腐恶的政府？”他的妻子吃惊了，奇怪地问他道：“你今天怎么了？”

他回答：“在各处发现的不公道的事使我很是生气。哈！巴黎公社党人当初很有道理！”

晚饭以后，他又上街了，后来考察了那些制造勋章的铺子。他仔细看过了一切各式的图案，各种的颜色的勋章，真的想一并占有过来，并且在一个公共的典礼当中，在一个满是宾客的和满是惊羨者的大礼堂里，自己挺着胸脯，上面挂着无数在彼此重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如同肋骨一样的别针之下垂着的光辉闪烁的勋章，领着一行队列，在胳膊下把一顶折得拢的大礼帽挟在庄严地经过，在一片此起彼伏的赞美声中，在一阵如雷的敬佩声浪中，自己的光辉简直像是天上的星斗闪烁着格外耀眼的光芒。

然而他没有，真糟糕！他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接受任何勋章。

他想：“一个从没有担任过公共职务的人想要把一个荣誉军勋章搞到手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的。倘若我设法为自己去搞个科学研究院官长勋章呢？”

但是他不知如何下手，于是把这件事情和他那个一直莫名其妙的妻子商量。她惊讶地说：

“科学研究院官长勋章？为了得到这东西，你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

他气极了：“你要懂得我的意思。我正寻找应做的事，你有时候真笨。”

她微笑道：“对呀，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他脑海里却闪出一个念头：“倘若由你向众议员罗士阑先生谈谈这事情，也许他可以给我一个好建议。你应该知道我本人几乎不敢向他直接谈这问题。那太微妙，太困难，若是由你开口，那就自然多了。”

萨克勒门太太照他要求的话做了。结果是答复罗士阑答应找部长去谈谈此事。于是萨克勒门频繁去烦扰他了。未了，这位众议员的答复是应该先做一次申请，并且列举他的头衔。

说到他的头衔？问题来了。他连中等教育毕业的头衔都没有。

然而他却用起功来，预备编一本小书，名叫《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思想贫乏，他始终没能编成。

于是他又找了好些比较容易的主题，并且接连着手准备了好

几个：最初的是《儿童的直观教育》。他主张应当在贫民区域里专为儿童设立一些免费的戏院式的场所。从很小的年龄开始，父母就经常带他们进去看，戏院里利用幻影灯使他们获得人生一切大概的常识。这可以算是真正的学校。视觉是可以教育头脑的，图画是可以刻画在记忆里的，这样就使科学都成为看得见的了。

这样去教授世界史、地理、自然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等等，哪儿还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

他把这册子印好了，给每个众议员各赠一本，每个部长各赠十本，法国总统，赠五十本，巴黎的报馆，每家赠十本，巴黎以外的报馆，每家赠五本。

之后他开始研究“街头图书馆”的问题，主张国家应兴办大量和卖橘子所用的小车一样的流动站，装满各类书籍并派人在街上来回走动。每个居民，每月有租阅十本书的权利，只收取一个铜元的租金。

他说：“要想人民走动，除非是寻欢作乐。他们既然不肯主动去接受教育，那么就让教育主动来找他们吧……”

然而这些论文在各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于是他递上了他的申请书。有人答复他，说是这些论文已经在注意之列，在研究之列了。他更进一步地确信自己的成绩，一心耐心地等候着，却仍旧一点消息也没有。

于是他决定从个人方面着手了。他要求谒见教育部长与之谈一次话，然而接见他的却是一位很年轻但举止庄重并且有权力的机要秘书，这位秘书如同弹钢琴一样，按着一组白色电铃钮儿不停地传召收发、勤杂人员，甚至职员之类。他向这位求见的人充分肯定他的事业进展顺利，意义重大，并劝他继续这种值得重视的工作。

萨克勒门先生于是重新潜心著述了。

现在，众议员罗士阗像很关心他的成绩，乃至常常给他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高明而合乎实际的意见。不管怎么说罗士阑是一个有勋章的人，不过大家并搞不清楚由于什么原因这种特别荣誉会落在他的身上。

他为萨克勒门指点了许多容易着手的新研究，把他介绍到好些专门学会，学会里专门研究种种特别深奥的哲学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得到荣誉。并且他向内阁保举了他。

有一天，他去朋友萨克勒门家吃午饭（这几个月以来，他常来这个人家吃饭），他握着他朋友的手低声说：“我刚才得着一个关于您的大喜信。历史工作委员会有件事情委托您。任务就是要到法国各图书馆去搜寻资料。”

喜出望外的萨克勒门因此连吃饭都心不在焉了。八天之后他起程去搜求资料了。

他从这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查考书目。在那些蒙着厚厚一层灰尘的旧书的阁楼里不停地翻阅、搜寻着，招惹了图书馆职员们的憎恨。

在卢昂的某天晚上，他动了回家和妻子拥抱的念头，原来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看见她了；他搭晚上九点钟的火车，半夜就可以到家。

他身上一直带着大门钥匙。于是他轻轻开了门进去，居然快乐得发起抖来，这样吓她一下不是很有趣吗。谁知她却扣上了卧室的门：何等没趣！于是他隔着门喊道：“恩，我回来了！”

她大概是吃了一惊，因为他听见她从床上跳下来，以及她如同梦中呢喃一样独自说话。又听见她忽然向着梳妆室跑了过去，开了梳妆室的门立刻又关起来，并且赤着脚迈着慌乱的步子在房里飞快地穿过好几次，家具上的玻璃都被震得响动了。末了她才问：“真的是你吗，亚力山大？”

他不耐烦地回答道：“是呀，是我呀，快开门吧！”

房门开了，他妻子往他怀里一倒，一边喃喃地说：“呵！真

吓人！真吓坏我了！真高兴死我了！”

于是他着手宽衣，按部就班地，一切如同往日做的一样。并且从椅子上，拿起了那件平常一直挂在暗廊里的外套。但是，忽然那一瞬间，他惊呆了。那外套的钮扣上系了一条红色的小丝带，勋章！

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外套系了勋章！”

他妻子突然向他一靠，并且急忙伸手去抓他手里的外套，解释道：“不是……你弄错了……把它给我……”

但是他紧紧抓住一只外套袖子不肯放手，在一阵发痴的神情中重复地问：“呵？这是怎么回事？快说！这是谁的外套？我敢肯定这决不是我的，因为它挂着荣誉勋章！”

她拼命和他抢夺，张皇失措地说：“你听我说……听我慢慢说……把它给我……这事我不能对你说……这是一件秘密……听我说

但是他气极了，脸上的青筋似乎都要蹦裂出来，他说：“我要查明这件外套怎么会在这儿，这并不是我的。”

这时候她劈头盖脸地朝他嚷着：“谁说不是，闭嘴，你敢对我发誓吗……听我说……你已经把勋章弄到手了！”

他激动得颤抖起来，以至于放下了那件外套，并且重重地倒在一把围椅上。

他说：“我得到……你是说……我得到勋章了！”

“是的……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天大的秘密！”

她迅速地把那件光荣的衣服锁到一个衣柜里，接着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地走到她丈夫跟前，接着说：“是的，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件新外套。但是我发过誓绝不对你说，要等你的任务结束。要过一个月或者六星期之后才正式公布。要等你回来的时候才让你知道。是罗士阑先生为你搞来的……”

萨克勒门似乎已经衰弱得没有气力了，结巴着说：“罗士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到勋章……他使我得到勋章……我……他……哈！……”
他不得不喝一杯凉水了。

这时他发现地上有一张白色小纸，那是早已从那外套口袋里掉下来的。他把它拾起来。原来是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众议员罗士阑”几个字。

他妻子说：“你弄清楚了吧！”

他高兴得掉眼泪了！

八天之后，《政府公报》载着：由于特别任务的功绩，萨克勒门被授予荣誉军士勋章。

一场政变

刚刚才听到色当在巴黎的败绩，共和国政府就即时宣布成立了。从这一乱糟糟的搞法开始一直到公社以后，整个儿法国都忙得似乎喘不过气来。全国上下都在玩军事的把戏。

有些帽子店的老板忽然成了上校，而且还起着将军的作用。在富泰的大肚子上缠着红布，并且四周插上了手枪和匕首。一些小商人靠偶然的机遇成了军人，恣意指挥着成营乱哄哄吵吵嚷嚷的志愿兵，像车夫一样地大声咒骂以显示威风。

单是拿到了枪、按架式端着武器这一件事，就足以使这些至今只拿过秤杆子的人激动得发疯了，并且第一个碰到他的人毫无理由地会倒霉。为了证实会杀人而去杀死一些无辜的人，并且在还没有遭到普鲁士人蹂躏的乡村里时，毫无缘由地用枪打死一些四处游荡的狗、安安静静地在反当的牛和在草场上放牧的病马。

人人都想受到号召来在军事上扮演个重大角色。甚至一些不起眼连的村庄里的咖啡馆都像是兵营或者急救站，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穿上军服的商人。

那些有关军队和首都的令人糊涂的消息还未传到加纳镇这个小镇，但是一个月来已经被搅和得极其动荡，因为敌对的派别已经处于对峙状态。

子爵华纳多先生是这个镇的镇长，他是个瘦小并且上了年纪的男人，出于野心而在不久前被帝国的正统派收纳，他发现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死对头马沙烈医生，这是个脸红红的胖子，他是这个区域的共和派首领，一县的共济会头目，农业协会会长，救火协作队主席，保卫地方的民兵团的组织人。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他绞尽脑汁想办法使三十六个有妻室子女的谨慎农民和镇上的商人决心保卫乡土，每天都在乡政府前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广场上都可以看见他操练他们的身影。

当镇长偶尔到镇公所来的时候，这位司令官马沙烈腰挎手枪，手持军刀，挺胸抬头傲然地走到他的队伍前面，朝他管的这些人拉高架子叫道：“祖国万岁！”大家都知道这一声吆喝使得那个小个子爵火冒三丈，他无疑把这看作一种示威，一种挑战，也是对大革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纪念。

9月5日的早晨，这位医生穿上了军服，手枪放在桌面上，正在为一对乡下老夫妇看病。7年前，这位老夫就得了静脉曲张，却一直忍耐着，直到他的妻子也得病才来找医生。正在这时信差送报纸来了。

马沙烈先生打开报纸一看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了，猛然站了起来，用兴奋之极的姿势朝天举起了双手，在这两个吓得目瞪口呆的乡下人面前，放开了嗓门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叫道：

“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

而后一屁股坐进了围椅里，激动万分。

然而这个乡下人还接着往下说：“开始时，像一些蚂蚁沿着我的腿爬……”这位医生不耐烦地叫道：

“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听您的痴人呓语。皇帝已经被俘，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法兰西得救了。共和国万岁！”接着他又跑到门口，大声吆喝道：“西莱斯特，快，西莱斯特。”

吃惊的女仆迈着慌乱的小碎步跑来了，他说得越急就越口齿不清地说：

“我的靴子，我的军刀，我的子弹袋，还有我的西班牙匕首，都在我的床头柜上，你赶快给我拿来。”当那个乡下人乘短促的停顿时刻，固执地又接着说：“……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个鼓包，走起路来疼痛难忍。”医生被惹火了吼道：“让我安静一会，活见鬼，要是您常洗脚的话，就不会得上这种病。”

而后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口，气冲冲地冲着他的脸叫道：

“你这个蠢货难道没有体会到我们转变成了共和国吗？白痴！”

可是他的职业习惯很快使他冷静下来，他把惊愕中的这家子送出去，一再反复说：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朋友。今天我没有时间了！”

他一边紧张地将自己武装起来一边重新给他的女仆下了一整套命令：

“快跑到中尉彼卡特和少尉波梅家去，告诉他们快来，我在这儿等着。叫社区布把鼓带来！快！快！”

西莱斯特出去后，他开始凝神打算如何应付形势中的困难。

这三个人穿着工作服来了。这位司令吃了一惊，因为他一直等待着他们穿着军服来。

“我的老天爷，你们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皇帝被俘囚禁来了，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现在的地位很低微，甚至可以说十分危险。”

在他这些下属的惊愕面孔前，他考虑了几秒钟，而后又说：

“应该立即行动，片刻也不能犹豫，在关键时刻几分钟能顶上好几个小时，迅速果断可以决定一切。彼卡特，您去找神甫并责令他打钟召集群众，我要马上去通知他们。您，社区布赶到村子里去敲鼓集合队伍，一直敲到吉利赛和沙儿马的庄子上。让民兵团到广场上去。您，波梅，赶快把军服穿上，只要军衣军帽就行了。我们要去占领镇公所，还要责令华纳多先生向我们交权，这都听明白了吧？”

“是。”

“立即执行。我陪您到您家去，波梅。而后我们一同去执行。”

五分钟后，这位司令官和他的下属武装到了牙齿，匆匆赶到广场上，也正是这时候，小个子爵华纳多像去打猎似的上了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腿，肩上打着福勒寿式的猎枪，从另外一条路走过来 3 个穿着绿军服的保卫，紧跟其后面，屁股上挂着刀，斜挎着枪。

在那个医生还在发愣的时候，这四个人走进了镇公所，在他们后面那扇门关上了，这医生嘟嘟囔囔地说：

“我们让人抢先了，现在得待援。这一刻钟里什么也干不了。”

这时中尉彼卡特出现了，他说：

“神甫拒绝服从，他把自己、杂役和看门人一起关到了教堂里。”

在广场另一边，正关着门的镇公所白色房子的正对面就是死一般沉寂的黑色教堂，它露出了镶着铁条的橡木大门。

这时，当被勾起了好奇心的居民们在窗户玻璃后面贴着鼻子或者站到了房前门槛上的时候，鼓声突然响了起来。这时使劲敲着三快点的集合鼓点的社区布出现了。他踏着操练的步伐穿过广场而后消失在田间小路上。

这位司令官威风凛凛地拔出了他的军刀独自大步走到大致在两幢房子中间的地方，这两幢房子都是被敌对的人盘踞着的。他在头上一边挥舞着军刀，一边使尽了肺部的力量吼叫着说：

“共和国万岁！叛国者死！”

而后他朝着他的军官们所在的地方撤了回来。

那些不放心的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和药剂师们都把他们的排门上好了，关闭了店。只有杂货店还开着。

这时民兵团的人员陆续到了，穿着各式各样衣服，但头上都戴着顶有红道的军帽，这军帽已成为全团统一的军服。他们是用自己的老锈枪武装起来的，这些老枪 30 年以来一直挂在厨房的壁炉上，他们就像是一队乡下看林人。

他周围聚集了约莫三十来人，于是这位司令用几句话给他们简单地交待了事变情况，而后回过头来对他的参谋说：“咱们现

在就行动。”

居民们乱哄哄地聚集在一旁，一边看一边议论。

这位医生的作战计划很快就被确定下来了：

“中尉彼卡特，您带队前进到乡政府的窗户下面，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华纳多先生将镇里的那栋房子交给我。”

可是这位原是泥水师傅的中尉不加理会，冷冷地说：

“您不愧是个滑头，您。要让我去挨一枪，对不起。里边那些人的枪法一枪一个准，这您非常清楚。这个使命由您去完成也许更为妥当。

司令官的脸涨红了：

“你听着，我以军纪的名义命令你去。”

这中尉十分气愤地说：

“我可不会为干那种无聊的事去送命。”

围在一旁的那些有身份的人笑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嚷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彼卡特，现在还不是时机！”

这位医生叽叽咕咕地说：

“一群胆小鬼！”

于是他把军刀和手枪交给一个士兵，慢慢跨步往前走，一边提防着生怕从某个窗户里会有人伸出枪来瞄准他，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些窗户。

当走到离房子不过几步远的时候，学校两边的大门打开了，一大群小孩子瞬间涌了出来，这儿是男孩，那儿是女孩，乱哄哄地聚在广阔的空场子上游戏吵闹不休，好像是一大群鹅围在医生周围。他在说什么没有人能听见。

那些学生都出来之后，那两扇门就立刻关上了。

大部分孩子终于都散开了以后，这位司令官鼓足了劲冲着窗户喊道：

“华纳多先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二层楼的一扇窗开了，出现了华纳多先生的身影。

这位司令官拉开嗓子喊道：

“先生，您可知道刚才发生了政府变革体制的重大事件？您所代表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权力已经被我所代表的政府夺取了。在这决定性的艰难时刻，我以新共和国的名义命令您，把以前的权力机构授予您的职权统统交给我。”

华纳多先生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医生先生，我是加纳镇的镇长，由合格的权威任命的，在我未接到上级要求我撤职并取代我的命令之前，我将仍然是加纳镇的镇长。作为镇长，镇政府是我理所应当的地方，我将继续在镇政府呆下去。您有胆量的话就试试赶我走吧。”

于是他从容地关上了窗。

这位司令官讨个没趣，沮丧地回到了他的队伍里，在向大家说明情况之前，他把彼卡从上到下打量一番后说：

“您白长了个大脑袋。您，您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是全军的耻辱，我要降您的级。”

这位中尉回答说：

“这我不太在乎。”

于是他走出去混到了在交头接耳的老百姓堆里。

这时这位医生拿不定主意了。现在该干什么？发动进攻？可是这些人愿意干吗？再说，他有这权力吗？

他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个主意，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跑到在镇政府对面广场另一边的电报局去，发出了三份电报。

一份致在巴黎的共和国政府诸公：

一份致在鲁昂的下塞纳州的共和国新任州长。

一份致迪耶新共和国新任的县长。

他在电报中说明了当前局势，说当务之急是这个镇的政权还掌握在老的贵族镇长手里，还说愿意贡献他的忠诚服务，请求给

予任命，并且把他所有的头衔加在签名后。

此后他就回到了他的队伍里，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十个法郎，递给少尉说：“拿着吧，去吃点儿什么再喝上一杯，只要留下一支十个人的小分队在这儿，以防止任何人从镇政府冲出来。”

正在和钟表商聊天的少尉彼卡特发话嘲笑道：“老天爷，要是他们出来那才是进去的好机会。要不是那样，我不会有机会看到您在里面笑！”

这医生没有答理，迳自吃饭去了。

到了下午，他在镇上布下了岗哨，好像这镇子随时会有遭到意外袭击的危险。

他好几次走过那幢镇政府房子和教堂的门前，丝毫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周围静悄悄的几乎可以认为这两幢房子里没有人。

肉店、面包店和药店又重新开了门。

大家在家里议论纷纷。如果皇帝成了阶下囚，那就是下面的将兵们发生了变节。现在到底是什么共和政体大家谁也说不准。

天色渐渐变黑了。

快到九点钟的时候，这位医生单枪匹马不声不响地偷偷走近了镇政府的入口。心想他的对手早已经走开去睡觉了，当他正想用十字镐砸开门攻击时，耳边立刻传来一个像是卫兵的很粗的声音，问道：

“谁在哪儿？”

马沙烈先生一惊于是撒开腿，就尽量大步往回撤。

天亮了，形势仍就没有一点变化。

武装民兵团占据了整个广场，所有的老百姓好奇地围在这个队伍周围想看个究竟，邻村的也跑来参观。

医生明白这时他正在以他的荣誉赌博，于是下了决心要采取某种措施来结束这一局面。正当他要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时，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报局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那位局长的小女佣人，手里拿着两张纸。

她先走到这位司令官跟前递给他一张电报，而后穿过那空无一人的广场，被到处都盯着她的那些眼睛吓坏了，低着头用碎步小跑过去，轻轻地敲那扇闭着的门，她似乎并不知道里面藏着一支军队。

门呀地开了一点点，从那缝隙里伸出一只手接住了那张电报，那个女孩子因为被全镇子的人这样盯着看而满脸通红，回来时几乎要哭了。

这位医生用发抖的声音要求道：

“请大家安静点儿。”

所有的群众都静下来了，于是他得意洋洋地接着说：

“这是我从政府接到的通知。”接着举起了电报读道：

“免除原来镇长的职务。请处理须立即办理的事，后续指示即到。代理县长沙班参议员”

他终于胜利了，高兴得心里蹦蹦跳，激动得双手直发抖。可是他的旧下属从旁边的一群人中间叫道：

“委奇妙，一切如意，可是要是那些人怎么也不出来，这张纸带给您的也只是空欢喜！”

马沙烈的脸色这时发白了。确实，要是那些人不出来，他就该进攻，这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

他看着乡政府心焦如火，盼着那扇门会再次打开，他的对手乖乖地撤出去。

然而那扇紧闭着门没有任何打开的迹象。怎么办？人群越聚越多，团团围住了民兵团。大家都在看笑话。

这时医生为难了，因为他想假使进攻，他就得冲锋在他的队伍前面：如果他不幸身亡，那么所有的较量就算完了。而华纳多先生和他的三个卫兵要是开枪，那就是对着他的，对着他一个人

的。而是他们的枪法很出色，很准；彼卡特刚才还对他重新提起过。他忽然灵机一动，转过身向波梅说：

“快去叫那位药剂师借给我一块餐巾和一根棍子。”

这中尉赶快跑过去。

他打算做一面谈判旗帜，做一面白旗，看到白旗也许会使那位有着正统派心理的旧镇长觉得快活。

过了不多久波梅带了所要的布和一根扫帚柄回来。再用些绳子就做成了一面由马沙烈先生双手持着的旗子。当他走到乡政府门前时，他还叫着：“华纳多先生！”那张门忽然打开了，接着华纳多先生和他的三个卫兵出现在门口。

这位医生由于本能动作，退了一步，定下神后彬彬有礼的向他的对手敬了一个礼，于是开始致辞。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哽，颤悠悠地说：“先生，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向您传达我所收到的上级指示。”

这位绅士没有对他还礼，对他回答说：“我引退，先生，但要请您清楚这并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为了服从这个丑恶的篡权的政府。”他一字一顿地着重说：“我不愿哪怕一天也不愿意让人以为我像是愿为共和国服务，这就是我的动机。”

吃惊的马沙烈一句话也说不出。而华纳多先生已经快步走开了，他的随从一直跟着他，到广场的那个角落里就消失了。

这时这位医生得意忘形地朝那群人走过去，一走到他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地方，就叫道：“呜啦！呜啦！共和国全线胜利了！”

可是表示态度的人一个也没有。

这位医生接着叫道：“人民自由了，你们自由了，独立了，挺起胸膛来！”

镇上的人麻木地看着他，在他们眼里丝毫看不见闪过一点光荣的火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回轮到他来怒视他们了。对他们的麻木不仁感到愤慨，这时哪怕搜索一些可以说的，可以达到猛击一棒作用的话，刺激一下这太沉闷地方，完成他的鼓动任务也是令人满足的。

这时他得到了一个灵感，转过身去对波梅说：“中尉，去市议员的议事室里把那个下了台的皇帝的石膏找来，用一张椅子把它抬到这儿来。”

被吩咐的这位很快就在右肩上扛来了那个石膏拿破仑，左手则提着一张革制椅子。

马沙烈先生走到他面前，拿起椅子放到了地上，把白色半身石膏像放在上面。然后退回几步用响亮的声音吆喝道：

“暴君，暴君，你现在倒台了，倒在了臭泥巴里，倒在了烂泥浆里。在你的皮靴下法国喘息呻吟，而今你被复仇的命运之神打倒了。失败和受耻辱的是你，普鲁士人的俘虏，你被打败倒台了，在你那已经崩溃的帝国废墟上，年轻光辉的共和国站起来了，拾起你被折断了的剑……”

他等待着喝采。可是没有一点呼声，没有一点鼓励的声音出现。惊惶的那些乡下人一语不发，而那座胡须翘得老高，超过了两鬓，头发梳得像理发店广告一样纹丝不动的半身像依然凝视着马沙烈先生，它脸上的微笑像是一种无法抹杀的讥笑。

他们俩就是这样默默的一动不动地面面相觑，拿破仑在他的椅子上，医生站在离它三步远的地方。忽然一阵愤怒攫住了医生。他该怎么办？来鼓动这些人并赢得这场公众舆论的最后胜利？他该怎么做呢？

这时他的手在无意中搁到了肚子上，他碰到了扣在红腰带上的手枪枪柄。

在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灵感，新的辞汇的情况下，他拔出了武器，朝前跨两步极近地朝旧君主轰了一枪。

那颗子弹在这个脑袋上钻了一个小小的黑洞，一个几乎看不

见的黑点。没有见到效果，于是马沙烈先生又开了一枪，脑袋上又多了一个眼，接着是第三枪，而后连续地射出了最后的三颗子弹。拿破仑的前额上白灰飞扬，可是那双眼睛、那鼻子和胡子的两个尖角仍然是完整无损。

这时，这位被逼急了的医生，一拳打翻了椅子，一脚踩到倒在地上的半身像上；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转过身向惊呆了的群众嚷道：“照这个样子将所有的卖国贼全都消灭掉！”

可是这些观众好像吓呆了，仍然丝毫没有任何被鼓动了的表现，无奈这位司令官只好对民兵们叫道：“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他自己则像逃走似地迈开大步往家里走。

等他一到家，他的女佣人告诉他，在他的房间里有些病人已经等他三个多小时了。他跑过去，原来是先前那两位既耐心又固执的看静脉曲张的乡下人，他们天一亮就来了。

于是，那个老头儿立刻又开始他的陈述：“开始时，就像一些蚂蚁沿着我的腿爬……”

保护人

自己会有这样好的运气若昂·马兰从来不曾梦见过！他本外省一个执达吏的儿子，从前也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到巴黎拉丁区学习法律。那时候，他在各种被先后光顾的咖啡馆里，结交了好几个朋友，他们是狂喝咖啡并高谈政治的饶舌的大学生。他们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心跟着他们从一家咖啡馆跑到另一家，有时候他手里有点钱就给他们付账。

然后，他成了律师了，辩护过一些在他手里败诉的案件。就在某一天早上，他从报纸上得知往日同学中的一个新近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

他重新成为他的忠实走狗了，那就是专门跑腿，有事招之即来而且简直不拘小节的朋友。一场议院里的政潮居然把这个众议员推上了阁员位置，半年以后，若昂·马兰就顺理成章地做了议院议事。

最初，他有些得意忘形，他想使旁人一看到他就能猜到他的地位，经常专为显示自己的地位而有事无事地到街道上闲游。有时候，他会到铺子里买点零碎东西，到报亭买张报纸或者在街上叫一辆马车，即便是谈到一丝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也想法子告诉铺子里的商人或者卖报的，甚至于赶车的说：

“我本人是议议院议事……”

而后一种迫不及待的冲动就会油然而生，要去保护旁人；把保护旁人看做是他的威望的表现，是职业上的必要，是性情宽厚而力量强大者的义务。他总用一种无限的宽厚态度献出他的援助，无论遇着哪种情形，无论对于哪个。

在大街上遇见了面熟的人，他总喜笑颜开地走过去热情地和他们握手，问寒问暖。接着并不等候旁人发言，就高声说：

“您可知道我现在做了议政院议事，我很愿意给您帮忙。倘若有用得着我的时候，请您不必客气，尽管把事情交给我办。象我现在这种地位，手上总是有点办法的。”

于是他就和这样遇见的朋友走到咖啡馆去讨来笔墨纸张；他说道：“堂倌请给我一张纸，写介绍信用。”

每天十封二十封或五十封不等的介绍信就这样写成了，并且都是在巴黎热闹街道上那些很有名的大咖啡馆里写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官吏，从预审参事到阁员，他都一一写过信了。并且他觉得自己有运气，很幸运。

有一天早上，他从自己家里出来往议政院走去，忽然赶上了大雨。他很想叫一辆出租马车，但是始终没有叫，在大街上冒雨走着。

那阵大雨愈下愈大了，淹没了整条街道，并漫上了人行道。于是马阑先生不得不跑到一所住宅的大门下面去躲雨了。那地方已经躲着一个老教士，一个白头发老教士。在未做议事以前，马阑先生是很不喜欢教士的。自从有一个红袍主教曾经恭敬地向他请教一件荆手的事情以后，这种人竟然受到了他的尊重。那阵雨像大水一般地倾个不停，为了避免泥水溅到身上，这两个人被迫一直走到那所住宅的看门人屋子里躲雨。马阑先生为了标榜自己，心痒难耐地急于想说话，于是他高声说道：

“天气很恶劣，长老先生。”

那老教士欠一欠身子答道：

“唉！对呀，先生，对一个只预备到巴黎住几天的人来说，真讨厌。”

“哈！这么说您是从外省来的？”

“对呀，先生，我只是路过巴黎。”

“一个人想在城里住几天却偏偏遇着下雨，确实是讨厌的。我们，在政界上服务的人，终年住在这儿，却没有想到这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老却不再说话了。他无望地看着那条被大雨淹没了的街道。忽然，他下了决心，如同撩起裙袍跨过水沟的妇女们似地，撩起了他的道袍。

马阑先生看他要走，高声喊道：

“您会被打得全身透湿的，长老先生，雨就要停了，再等一会儿吧。”

那个犹豫不决的老翁停住脚步了，转身对他说道：

“因为我很忙。一个要紧的约会等着我去。”

马阑先生似乎不大乐意了。

“但是您全身一定会被打得透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能够请教您到哪一区去吗？”

神父露出了迟疑的神色，沉默片刻后才说：

“我到旧王宫附近去。”

“既然如此，长老老生，倘若您没意见，我可以请您来和我共用这把伞。我呢，我正好要到议政院去。我是议政院议事。”

老教士抬起头来面无表情看着他，然后高声说：

“先生，真的谢谢您，我十分愿意。”

于是马阑先生高兴地挽着他的胳膊，亲密地挽着他一起走了起来。他引导他，无微不至地防护他，提醒他：

“当心这个水坑，长老先生。尤其要特别注意马车的轮子；有时那东西溅得您从头到脚都是泥浆。此外还要留意路上的伞。对于眼睛来说，世上再没有比伞骨子更有威胁性的东西了。尤其那些女人真教人受不了；她们一点也不当心，不管是雨天或是晴天，永远把她们的伞骨子从您对面刺过来。尤其她们从不对谁让一让自己的身子。简直可以说她们占领着这个市区。她们统辖着街道和人行道。从我个人的意见来看，我觉得在以前没有人重视过她们的教育。”

马阑先生自己开始笑起来。

教士并没有理会。他一声不吭地走着，身躯向前略倾，仔细寻找那些可以落脚的地方，使他的道袍和鞋子不会沾上一点泥浆。

马阑先生接着又说：

“您到巴黎来一定是为了散心的。”

老翁回答：

“不是，我有一件正经事情要办。”

“哦！可是一件重要的？我可否请教您是什么事情？倘若我能助您一臂之力，我愿意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教士仿佛有些尴尬了。他吞吞吐吐地说：

“唉！是一件私事。一件和……和我的主教发生的小麻烦。是一件……一件有关宗教行政的……的……内部秩序的事情，您是不会那些事发生兴趣的。”

马阑先生可着急了：

“不过，那些事正是归议政院管。既然如此，请您告诉我吧。”

“是的，先生，我也是到议政院去的。您真好。我要去会勒来贝尔先生和沙奉先生，并且也许还要会白底巴先生。”

马阑先生听着听着突然停住了脚步。

“那些人简直都是我的朋友，长老先生，我的几个至友，几个最要好的同事，几个很可爱的人。我现在就写信给这三位，介绍介绍您，并且，热烈地介绍。您放心，这一切包在我身上吧。”

教士向他道了谢。神色显得有些歉疚不安并吞吞吐吐地说了无数感激的话。

马阑先生高兴得快要发疯了：

“唉！您如果说这是遇着一种绝好的运气，也不足为过长老先生。不久您就会看见，因为有了我介绍，您就会看见您的事情发展得很顺利，就像是踏在轮盘上一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到了议院。马阑先生领着教士上楼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端了一张椅子，请他坐在火炉前面，然后自己才在桌子跟前坐下，并且提笔写起来：

“亲爱的同事，请允许我以最诚挚的敬意，向您介绍一位最尊贵最能干的教士，长老……”

他想了想停下笔来，问道：“尊姓呢？请教一下。”

“山杜尔。”

马阑先生继续写道：

“长老山杜尔先生，此君有小事须待述陈，以便领受高明指点。”

“我幸得此便，向足下……”

末后他加上几句通用的客套话作了结束。

三封信就这样写完了，他把它们一齐交给这个受他保护的人，教士在说了无数感激的话以后就走了。

公事办完后，马阑先生回到了家里安宁地度过了白天的光阴，夜晚安静地睡了觉，第二天愉快地起了床，教人拿报纸来看。

他打开的第一份报纸是激进派的日报，他读着：

“我们的宗教师和我们的官吏。”

“宗教师的为非作歹的行径，举不胜举。某处有一个姓山杜尔的教士，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背叛现在政府的阴谋，且曾经有人揭发他因为犯过种种不值得由我们来指出的不名誉事实，此外还有人怀疑他是个旧日的耶稣会教士，他被某主教免了职因为他有种种被人认为不便明言的动机，召他到巴黎来检验他的身份，谁知山杜尔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姓马阑的议院议事做他的热心辩护者，这辩护者竟敢为所有国的政府所欢迎。他们于1764年在法国被政府驱逐出境后，至1865年重入法境，至1880年夏被驱逐，政府不许其在境内设立会所，至1901年法国国会通过此项

命令作为法律。于是这个身着道袍的坏人，给共和国的一些官吏，他的同事们写了好些极有力量的介绍信。

“我们现在特地指出这个议事的不可容忍的作风，深望内阁注意

马阑先生一下跳起来，连忙穿好衣裳，跑到他的同事白底巴先生家里，白底巴向他说：

“唉！您把那个老鬼介绍给我，简直是发疯了。”

于是马阑先生慌张起来了，结巴着说：

“不是的……请您想想吧……我上当了……当时那家伙的神态很像正派人……我被骗了……他卑劣地欺骗了我。我恳求您，请您从严，格外从严惩办他。我马上就写信。如要惩办他，应当写信给谁，请您告诉我吧。我要去找总检察长和巴黎的总主教，对呀，总主教

于是他匆匆地坐到白底巴先生的书桌跟前，写道：

“总主教阁下。我新近为一个姓山杜尔的教士之阴谋及其谎语所骗，深受迫害，特此奉闻……”

然后，他在签了名和封了信后，回头看着他的同事高声说道：

“您可看见，好朋友，这回的事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于您来说估计您再也不要给任何人作介绍人了吧。”

雨 伞

写给迦恣意·吴迪诺

倭雷依太太是个节俭的妇人。她深深地知道一个铜子儿对她有多么重要，并且为了攒钱她有着一肚子的严格细致的原则。要想从那些经手采购的食物上刮点儿油水，她的女佣人无疑要费点脑筋；她丈夫倭雷依先生也要费尽心思，才能在钱夹子里留下一些少得可怜的零花钱。然而他们家境却是很宽裕的，并且没有儿女。不过看见那些白花花的银元一个一个从她家里出去倭雷依太太就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那简直是她心上的一道伤口。所以每逢她要花一笔略为可观的钱，即令是必不可少的，她总有一两夜睡不安稳。

倭雷依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妻子说道：

“你出手应该稍微大方一点，反正我们一辈子都吃不完我们的存款。”

她答道：

“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多留几文总是有好处的。”

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矮妇人，爱劳动，爱清洁，脸上略带皱纹，并且时常爱发脾气。

她丈夫因为她使他忍受的种种节约时时觉得不快。其中的某一些特别使他感到痛苦，因为他的自尊心在这些事中受到了伤害。

他是陆军部的一个主任官员，一直待在部里不走开，而原因不过是服从他妻子的命令，借此来增加家里那些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年金收入。

然而两年以来，同事们嘲笑他永远提着那柄打满了补丁的雨

伞。他终于被他们的轻嘴薄舌恼昏了，只得强劝他妻子为他买一柄新的。她花了八个半金法郎替他买了一柄雨伞，那是某家大百货商店做广告的货品。部里同事们看见那是成千成万扔在巴黎市内无人过问的东西，因此又来重新另开玩笑，倭雷依先生只好忍着一肚子冤气痛苦的忍耐着。那柄伞简直毫不经用。不到三个月就成了废物，在他的部里，这件事被大家当成笑料。甚至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首歌，从早到晚，从那座大建筑物的楼上到楼下，都听得见有人唱。

倭雷依恼怒极了，吩咐他妻子买一柄价值二十金法郎的薄绸子的新伞，并且要她带了发票回来做证明。

她却买了一柄价值十八个金法郎的，愤愤地涨红着脸孔交给她的丈夫，一面说道：

“你有了这柄，至少要用五年。”

奥雷依这回在办公室里可算是把面子给挽回了，他得意洋洋。

晚上他回家之后，他妻子很不放心地盯着那把雨伞对他说：

“你不要在那上面箍橡皮圈，很容易把绸面勒断的。你应该自己好好照看这把伞，我可没法才不到几天就又要去买一把新的给你。”

她把新伞拿起来，把橡皮圈取掉，摇散伞衣。这回她又大吃一惊了。伞衣上竟然有一个指盖大小的圆洞，看得出来是被雪茄烟烧坏了的痕迹！

她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她丈夫不明就里，头也不回地顺嘴问道：

“什么呀，出了什么事？你在说什么？”

她顿时怒不可遏，觉得她的喉咙都被什么堵住，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你……你把……把你的……你的雨伞烧坏了。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你真是疯了！你想把我们都弄得一穷二白！”

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转过身来问道：

“你说什么？”

“我说你把你的雨伞烧坏了，你自己看吧！”

她冲到他面前，好像要同他撕打一样，激动地把那个圆圆的焦痕摆在他的眼前。

他看到这个焦痕，也顿时呆若木鸡，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发誓我没有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我也不知道这把雨伞是怎么搞的！”

她终于大喊大叫起来：

“我看一定是你在部里，拿着这把伞耍弄，你学那变戏法的，把伞打开给他们看了。”

他回道：

“我只不过撑开了一次，让他们看一看这把漂亮的雨伞。不过如此。我可以起誓。”

然而她已经暴跳如雷了，同他狠狠地闹腾了一番，叫那些喜欢和平的男人要以为家庭比枪林弹雨的战场还要可怕几分。

最后她在旧雨伞上割了一块大小差不多但颜色却不同的旧绸子补了上去；第二天奥雷依很不情愿地拿着这把修理过的雨具出门了。到了部里之后，他就把它扔在柜子里，只觉得它象一次可怕的回忆，却不把它放在心上了。

可是，等到傍晚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立即用双手接过雨伞，把它撑开之后，却看见那把伞已经被损坏得一塌糊涂，她一下子就被怒火噎住了。雨伞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洞，分明是被烧出来的，就像被谁在上面倒了烟斗里余烬未熄的灰一样。毫无疑问，这雨伞被毁灭了，而且被毁得无可救药。

她检查着雨伞，沉默着，事实上她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他也和她一起检查着损坏的状况，他目瞪口呆，神智不清，十分

狼狈。

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他只好把眼皮垂了下去，后来，她把那件破烂不堪的东西玩意往他的脸上掷去，她的嗓子终于从怒火的压抑之下恢复过来，她高声叫道：

“哈！你这该死的！该死的！你是故意这么干的！我非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可！你以后再也别想得到这东西……”

就这样又揭开了一场新的闹剧，狂风骤雨似地上演了一个钟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解释的机会。他发誓说他真的对此一无所知，说这件事肯定是恶作剧或者是有人报复他。

门铃响了，他终于得救了。原来是一个朋友来他们家里吃晚饭。

奥雷依太太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跟那个朋友说了。至于再去买新伞，那是不可能的了，她的丈夫再也别想用伞了。

那个朋友就劝她道：

“这样的话，太太，他的衣服岂不是完了，衣服可是比雨伞值钱多了。”

那矮小的女人还是愤恨难平，她说道：

“那我只准他用厨房里用的雨伞，我不会再给他新绸伞了。”

一听到这句话，奥雷依就生起气来，他说：

“这样的话，我就辞职，我！我是决不会打着厨子的雨伞去部里的。”

那位朋友又建议道：

“给这把伞换一块伞面吧，那不会很贵的。”

奥雷依太太依然是气忿不已。她絮絮叨叨地说：

“那也至少要八个法郎才能换伞面。八个加上从前的十八个，一共是二十六个！花二十六个法郎买一把雨伞，简直是发疯！真是胡闹。”

他们那位朋友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资产阶级，他忽然灵机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说道：

“您让您的保险公司赔偿吧。只要这损失是发生在您家里的，公司就应该赔偿烧坏的东西。”

得了这个主意，矮小的妇人总算是彻底平静下来了，她想了大约一分钟，就对丈夫说道：

“那么你明天去部里之前，先去慈爱保险公司让他们检验一下这把雨伞的状况，然后要他们赔偿。”

奥雷依顿时跳了起来，他喊道：

“你这是什么话，我这辈子也不敢去的！那十八个法郎已经是肯定丢了的。我也没话可说。我们也不至于为了这个就活不下去的。”

第二天，他拿着手杖出去了。天气幸亏还晴朗。

奥雷依太太一个人呆在家里，怎么也无法让自己接受这十八个法郎的损失。她把雨伞放在客厅的桌上，自己围着它看了一圈，也还是没有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她的心里不时地冒出去保险公司要赔偿的念头，但是她不愿去看那些保险公司接待顾客的先生们的嘲讽的目光，因为她只要到了社会上就会胆怯退缩，所以在那些不得和陌生人交谈的场合，她一开始便会不知所措，她的脸会无缘无故地红起来。

可是这十八个法郎的损失让她觉得太心痛，仿佛叫人割去了一块肉。她不愿意再想什么主意了，然而这损失对她而言却一直像一记重锤，怎么办呢？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她简直无法拿定主意。最后仿佛一个懦夫忽然间变成了勇士一样，她想定了一个解决方法。

“我一定要去，到哪儿再说！”

不过有必要再在雨伞上做点文章，让它的损害看上去更严重一些，这样的话她的提议才会更容易得到支持。于是她从壁炉台子上拿了一根火柴，在伞骨之间把伞布烧掉了几个手掌大小的地

方；然后认认真真的把剩下的绸伞布卷起来，用橡皮圈箍好，自己则披上围巾，戴好帽子，飞快地走下楼去，向着保险公司所在的黎沃力街出发。

然而她走得离保险公司越近，她的脚步就越慢了。自己应该怎么说呢？别人会怎么来回答她呢？

到了黎沃力街，她开始留意房子前的门牌号码。公司离她还有二十八家。很好呀！这样她可以思考。她越走越慢，突然间浑身发抖起来。原来她已经走到了公司的门前，门上印着几个金晃晃的大字：“慈爱火灾保险有限公司。”已经到了，好快！她站了一会儿，又是发愁又羞愧，走过去，又走回来，再走过去，再走回来。

她在心里暗暗地想着：

“我还是应该进去。早去一会儿总比迟去要强。”

然而当走进那栋房子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

她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大厅的周围有很多窗口，每个窗口里都只能看见一个人的脑袋，他的身子以及其他部分都被一道格子墙挡住了。

有一位先生经过大厅，手里拿着许多纸。她停下来，怯生生地小声问道：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哪儿是顾客要求赔偿烧毁物品的地方？”

他大声地答道：

“在二楼靠左手边，损失处。”

损失这两个字，让她更加羞愧，她很想逃走，准备宁愿放弃那十八个法郎也不再说什么了。可是一想到这个数目，她心里又鼓起了一点勇气，她走上楼去，气喘吁吁地，一边走一边歇。

到了二楼，她看见了一道门，就敲了敲。一个声音在里面清晰地应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进。”

于是她进去了，看见三个气宇轩昂身挂勋章的先生庄严地站在那间宽大的屋子里说着话。

其中的一位问她道：

“您有何贵干，太太？”

她一下子语无伦次了，吞吞吐吐地说：

“我来……我来……是为了……一件火灾的损失。”

那位先生毕恭毕敬请她坐在一个椅子上之后说道：

“麻烦您先坐一会儿，我马上来找您谈话。”

他又转过身去接着向着那两位先生谈话，他说：

“先生们，本公司相信，对于二位来说四十万金法郎以上的数目，是不受约束的。我们不能接受你们关于追还原数的要求，让我们额外多付出十万。再说估价……”

那两人中的一个立刻止住他说道：

“够了，先生，将来法院会作裁决的。看来我们现在只好先告辞了。”

然后他们毕恭毕敬地鞠了躬便一齐出去了。

唉，要是她敢同他们一块出去，她也就那么做了，什么都不要就这样跑了！可是她怎么能够这样做呢？那位先生走上前来朝她鞠了一躬，问道：

“您有何贵干，太太？”

她勉强自己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来是因为……因为它。”

那位经理低下头去看她举给他看的那件东西，满脸是诧异而好奇的神情。

她的一只手颤抖着，想把橡皮圈捋下。费了好大的功夫这个目的才达到，于是她赶紧撑开了那副伞面残缺不全的雨伞残骸。

经理带有歉意地说道：

“看来这东西损坏得很厉害。”

她迟疑却又高声地回答道：
这东西断送了我二十个法郎。”

他大吃一惊，说道：

“是吗！有这么多？”

“当然是，这东西本来是很好的。我想请您检查检查它现在的情况。”

“是的，我看得到的。我看得很清楚。不过我不明白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以为这公司不肯赔偿这种小东西，便说道：

“可是……这把伞是被火烧成这样的……”

经理并不否认：

“我已经看得很明白。”

她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是好，接着又忽然明白自己还没有把来意说清楚，就赶紧说道：

“我是奥雷依太太，我们在慈爱公司保了火险，今天我来是要求公司赔偿损失的。”

她担心遭到断然的拒绝，又连忙补充了一句：

“我只是要求您为我补上一个新伞衣。”

这样一来经理反倒大为窘迫了，他说：

“可是……太太，我们并不是卖雨伞的。我们无法亲自承担这种修理的事务。”

这句话使得矮小的妇人心中感到自己的事有了着落。当然应该争取。她可以争取的！她不再害怕了。她说道：

“我只要求赔偿修理的费用。修理的事我可以自己去做。”

经理先生好像被她搞糊涂了，说道：

“是的，太太，这不是一笔大数目。可是别人从未向我们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求赔偿过这种轻微的危害损失。所以我们现在肯定不能够照付，请您替我们想一想，诸如手帕、手套、扫帚，还有鞋子，所有这些小东西，那是难免每天都有火灾的损失。”

她一下子脸红了，觉得心中充满了怒气，说道：

“可是先生，去年十二月份，由于烟囱失火，我们至少损失了五百个法郎，奥雷依先生根本没有要求赔偿，所以今天公司赔偿我的雨伞难道不应该吗。”

经理已经猜到她在撒谎，就面带微笑地说道：

“你完全可以实话实说，太太，奥雷依先生连五百个法郎的损失都可以不要求赔偿，那么现在反过来要求赔偿修理雨伞的五六个法郎，这件事情让人不可思议。”

她镇定自若地答道：

“请原谅，先生，那五百个法郎的损失，是从奥雷依先生的钱包里掏的，而这十八个法郎的损失，却是属于奥雷依太太的。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经理明白他既然说不过个妇人，就只会徒费时间，于是现出打算退步的神情，问道：

“请您把成灾的经过给我描述一下。”

她感到胜券在握，便开始描述起来：

“请听着，先生，我的大门旁边有一只搁雨伞和手棍的铜架子。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就把这柄伞搁在架子里。我应该让您知道，架子上面有一块板子是用来放蜡烛和火柴的。我伸手拿了三四根火柴。拿起一根一划，不料它断了；我又划第二根，倒是燃了，可马上又灭了。再划第三根，谁知也是如此。”

她刚说到这里，经理就用一句俏皮话打断了她：

“难道那些火柴都是政府制造的吗？”

她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仍然接着描述：

“那很有可能。我每次都是划到了第四根火柴才得以点燃蜡

烛，然后我就进屋准备睡觉。可是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我闻到一种东西烧焦了的味儿。我一向都很害怕火烛的。唉！要是我们不小心出了什么乱子，那决不会是我的过错！特别是自从遭遇了我刚才向您提起的那次烟囱失火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它。所以我马上下床走到外面去找，我像猎犬一样到处闻着，终于发现是这雨伞烧着了。可能是因为有一根火柴掉进去的原故。现在你可以看到它被烧成什么样子了

经理已经下定了决心，问道：

“你觉得这种损失，可能要多少钱？”

她不敢确定数目，就有一会儿没有说话。后来她故作大度地说道：

“请您叫人去修理吧。我以后再来您这儿取。”

他不肯答应：

“对不起，太太，我无法照办。您要求多少赔偿，请您告诉我吧。”

“可是……我觉得……那么这样吧，先生，我不想占您的便宜，我们来想想办法吧。我把这把雨伞拿到一家伞铺子里，请他们配一个又好又结实的绸伞衣，然后再拿发票到您这儿取款。可以吗？”

“可以，太太，那就这么定了。我开一张条子给您，通知出纳员付款，那里会有人报销您的费用的。”

接着他开了一张条子交给奥雷依太太，她伸手把它接了，道了谢，担心经理后悔就赶忙走了出来。

现在她兴高采烈地在街上走着，想找一家看起来不同寻常的雨伞店。等到她找到一家华丽的店铺，她就走进去用一种从从容容的声音说道：

“这把雨伞要换绸面，要顶好的伞衣。请您给它装最好的。价钱我决不在乎。”

遗 产

写给迦都勒·孟代斯

—

尽管还不到十点钟，那些从巴黎各区的角落里匆忙赶来的部员们，就已经像一阵潮水一样涌进了法国海军部的大门，因为元旦马上就要到了，这时正是部员们卖力和晋级的时候。那座又高又大的建筑物充满了阵阵匆忙的脚步声，里面的通道弯曲得就像一座迷宫，到处是方向难辨的走道，走道两边是各科各司办公室的门，多得数不胜数。

每一个部员都已经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同那些先到的同事们握过手之后，把身上的圆襟小礼服脱掉再换上办公的旧衣服，然后就在自己那张桌子跟前落座，看着桌上那一大堆等着他处理的文件。然后每个人都走到邻近的办公室去打听新闻。最先打听的是部长来了没有，脸上的表情是否高兴，当天的来文多不多。

通用物资调配部的收发员塞扎尔·卡诗阑先生，原本是海军陆战队的—个退伍上士，由于资格老，现在当了主任部员。那天早晨，他正往一个大本子上登记他刚从由秘书厅派来的勤务员手里拿到的所有文件。他的对面坐着文书塞翁老头，他是个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而搞得部里人人皆知的老糊涂虫，他正在慢腾腾地录着部长的一封电报，身子侧着，眼睛斜着，用那种小心谨慎的抄写员的一成不变的姿势专心工作。

卡诗阑先生是个胖子，一头白发短短地竖在头上，好像一个板刷。他一边办着日常公务一边说道：“从土伦打过来的电报有三十二封，差不多和别的四个军港给我们的总数—样多了。”随后他就向塞翁老头提出了那个每日必有的重复的问侯：“喂，塞

翁老头，您的夫人还好吗？”

那老头子手里的工作并不中断，他回答道：“您很清楚，卡诗阑先生，那件事弄得我很难受。”

收发员听到了这句永远不变的话便大笑起来，每天早上他都会这样地笑上一阵。

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的是马兹先生。这是一个健美的棕发青年，穿着得非常考究，自觉其仪表和态度要高于他的地位，觉得自己被贬低了。他戴着一个硕大的戒指，一条粗表链和单片眼镜，那东西是用来赶时髦的，因为他做事的时候总会把它摘下来，他很喜欢指手划脚，以便好好展示他袖口上那些珠光宝气的大钮扣。

他一进来就问：“今天的公事多吗？”卡诗阑先生回答：“反正都是从土伦来的。眼看着元旦就要到了；那边的人都卖力了。”

但是另外一个部员，狡黠而诙谐的皮多雷先生，也走了进来，他笑着问道：“难道我们这样还不算卖力吗？”

接着他把表拿出来一看，高声宣布：“十点差七分，而大家都到齐了！小马兹！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我还敢和您打赌：那位尊敬的勒萨白尔先生，早在九点钟就已经和我们大名鼎鼎的部长先生同时来到了部里。”

收发员停止了她的登记工作，把那支笔夹在自己的耳朵后面，把胳膊肘往桌上一支：“哼！这一个是不消说的，要是他出不了头，肯定不是因为他不卖力！”

这面皮多雷先生坐在桌子的一角晃着腿回答道：“但是他以后肯定会出头的，卡诗阑老头，他以后肯定会出头，这您可以放心。我跟您赌二十个金法郎，要是他等到十年以后才当上部长，就算是我输了，要不然，您只需要赔我一个铜子儿，您愿意吗？”

马兹先生背对着炉子伸着两条腿取暖，手里拿着一根纸烟一面卷着一面说：“行了！要换成我，像他那样不停地卖命，我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愿这辈子一年只赚两千四百金法郎……”

皮多雷转动脚跟把身子转了过来，然后不无轻蔑地说：“说是这么说，老朋友，可今天，12月20日，您还是十点钟不到就赶到这儿来了。”

而那一个却漠然地耸了耸肩膀：“当然！我也不希望别人从我背后超过去！既然您们大家可以到这里来看天亮，我就算可怜各位心急，自己却也同各位一样做了。不过比起勒萨白尔把部长叫做‘尊敬的部长’，每天要等到六点半钟才离开部里，还要把公事带到家里去办，我可是差远了。而且我这个人，也是出入上流社会交际场的，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

卡诗阑先生已经不再进行登记工作，他瞪大了双眼看着前面发呆。最后他问道：“您相信他今年一定能够晋级吗？”

皮多雷说：“我相信他一定晋级，而且很有把握。像他那么乖巧的人不会得不到好处的。”

于是他们不停地讨论着晋级和授奖这两件永远说不完的事情，一个月来，这个官僚们占据着的蜂窝，从地面到屋顶都跟发了疯一般地在谈论这些问题。

他们算计着各种机会，猜测着各种数目，衡量着各种头衔，斥责着各种可以预见的不公。他们无休无止地重提昨天的论题，并且到了明天，这些论题肯定又会有人用同样的理由论据和语句一成不变地再提一遍。来了一个新的部员，他个子矮小，脸色发白，好像一个病人，这是布瓦塞尔先生，他的生活简直就是大仲马的一部小说的翻版。在他看来任何事都会变成一种意外的奇遇，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他前一天晚上碰到的奇遇怪事，告诉他的伙伴皮多雷。比如他在家里推测出来的恐怖事件，半夜三点多钟，他听见自己那条街上传来一声惨叫，于是便打开窗户去看。每天，他都会拉开打架的人，拉住脱缰的马，救出遇难的女人，而且尽管他体质虚弱，他却总是缓慢而自信地、没完没了地讲述

由他个人凭着双手所完成的种种功绩。

一听说他们正在议论的是勒萨白尔先生，他就大声说：“我过几天就要找这个混蛋算帐；而且，要是他从我背后跳到我前面，我非揍他不可，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马兹本来一直在吸着烟，这时候却冷笑道：“你最好是从今天起就揍，因为我听到可靠的消息，得知今年由于要把位子留给勒萨白尔，所以您的尊名已被搁到一边去了。”

布瓦塞尔举起一只手来：“我向您起誓，要是……”

这时，那扇门忽然又开了，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年——这少年蓄着一簇海官长官式的或者律师式的长胡子，衬衫上有一条很高的硬领，说话时一脸神色匆匆，似乎他永远都没空来结束他的话一样。他用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大忙人姿态和大家握了握手，然后走到了收发员身边：“亲爱的卡诗阑，您愿不愿意把夏布鲁在 1875 年为土伦军港采办船缆的卷宗拿给我？”

那个收发员站起身来，打开一只搁在他身旁架子顶上的纸盒子，从中取出一包捆在一只蓝色卷夹里卷宗交给他：“给你吧，勒萨白尔先生，您知不知道部长昨天从这个卷宗里拿走了三封电报？”

“知道。那些东西都在我那儿，谢谢。”

这少年马不停蹄地走了出去。

他刚一走到门外，马兹就大声叫道：“哼！多么漂亮哟！简直就像已经当上部长了似的。”

皮多雷接过话茬说：“瞧着吧！瞧着吧！他将来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早做部长。”

卡诗阑先生已经不再工作了。他似乎心事重重。这时，他又问：“他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孩子！”

接着马兹用一种轻蔑的语气低声说道：“他要是当那种把部里的事当成职业的人，那还算可以。若是从其他方面来看，那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什么……”

皮多雷打断他的话说：“您是在准备当大使了吧？”

那一位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动作：“这个问题与我无关，我最讨厌管这种事了！我只是说部长的位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位文书，塞翁老头，手里的抄写工作一直没有停下。只是他过了一会，就把笔头不停地在墨水瓶里一次又一次地蘸墨水，然后他生气地在那块浸在小玻璃器孟里的海绵上擦着笔头，可还是连一个字母也写不了。那种黑色的液体只是沿着笔头的尖子往下流，落在纸上就成了一些圆圆的斑点。这个又糊涂又急躁的老头儿，因为已经接连好多天都是如此，只好看着他那些必须重新抄写的文件发呆，最后他用一种低沉而怆然的声音说：“看吧，这墨水又是假冒伪劣的……”

大家一阵捧腹大笑。卡诗阑笑得拿肚子顶着桌子；马兹笑弯了腰，好像要把身子缩进壁炉里去似的；皮多雷笑得又跺脚又咳嗽，摇着右手，仿佛他手上沾了水；布瓦塞尔尽管一向把可笑的事当成可悲，这回也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可是塞翁老头最终拿自己的衣襟里子擦了擦自己的笔头，回答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现在一定要把我所有的工作都重做两三遍。”

他从他的纸夹里另外拿出一张纸来套在格子纸上，开始按照头衔写着：“部长同寅先生……”那笔头上，却不再漏墨水，而且写出的每一个字母都很清楚。于是那老头重新歪歪扭扭地坐下，继续抄录他的文件。

而剩下的那些人并没有止住笑声。他们的嗓子都噎住了。他们对这老头搞的这种一成不变的恶作剧，到现在已经搞了快半年了，而这老头却始终没有识破机关，其实只是在拭笔的湿海绵上滴了几点油。一旦笔尖蘸上了那种腻滑的液体，当然无法留住蘸

着的墨水，所以那位文书就连续好几个小时地着急犯糊涂，用了很多盒笔头和很多瓶墨水，最后却只好大声宣布那些文具全部都是次品。

到后来，恶作剧就转为了胡搅蛮缠的行动。他们往老头儿的烟丝里拌了一点火药，往老头装饮料的杯子里滴一点儿药，他偶尔喝上一杯儿他们就告诉他，让他相信自从巴黎公社之后，大部分的日用物品都被公社的余党掺了假，目的是为了激起人民对政府的反感再引发一场革命。

所以他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怀着一种刻骨仇恨，觉得到处都埋伏和躲藏着他们的人，以为有一个不知名的可怕的幕后操纵者正带来一种神秘的恐惧心。

走道里忽然来一阵急促的铃声。

他们马上反应过来，这是部长托什波夫先生发怒时按铃的声音；于是所有人都各自匆匆忙忙地走出了这间房子，各自回到各人的办公室里。

卡诗阑继续着他的登记，不一会儿他重新又放下了笔，双手捧着脑袋陷入了沉思。

他不停地想着一件近来令他心神不宁的事情。他原先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士，受过三次伤——一次是在非洲西部，两次在交趾支那，得到了额外的恩典才调到部里来做事，他过去长期做着属员的职务，受过许多苦，尝尽了苦涩；所以他把权威，上司的权威，看作世上最了不得的东西。一个部长，在他看来就像是一个在高高在上的世界里生活的非凡人物；甚至连那些经常被别人说成是“一个很快就要发迹的精明能干”的部员，在他看来都是属于另外一个种类，和他从根本上就不同的人。

所以他对他的同事勒萨白尔，竟产生了五体投地的崇高敬意，并且他还怀着秘密的愿望，想招他做自己的女婿。

他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很有钱的，有很多钱。那是整个部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都知道的事，因为他的姐姐卡诗阑小姐，有着百万家私，整整一百万，有活期也有定期，听说那都是她以前靠爱情赚来的，不过由于她老了之后皈依了教门，那些钱也就不显得脏了。

这个曾经风流一世的老小姐，退出情场时就已经有了五十万金法郎，加上她生活俭朴，没有值得奢侈浪费的习性，那笔钱过了十八年后居然翻了一番。多年以来，她一直住在她这个兄弟家里，他兄弟的妻子死了，只留下一个名叫克拉丽的女儿和他过活；但是她只拿出很少的钱来居家度日，一心要攒钱，还经常在她兄弟面前说：“这没有什么，反正都是留给你女儿的；不过还是早点让她嫁人吧，因为我想抱抱外孙了。能够抱一抱有我们血统的孩子该有多开心，她将来一定会让我开心的。”

这件事情海军部里人人皆知；并且求婚的人也并不少。据说马兹，那个漂亮的马兹，本部的那个美男子，也常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企图，围在卡诗阑老头身边转悠。可是这位退伍上士却是一个阅历丰厚，见多识广的人，想要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一个能当上部长并且能给他，老上士塞扎尔增光的青年。勒萨白尔正合他意，一直以来他就想找个方法把他引到自己家里去。

忽然他搓搓手站了起来。他已经有了主意了。

他对于每个人的弱点了如指掌。认为如果要利用勒萨白尔，只有由虚荣心入手，由他事业上的虚荣心着手。他可以享受去要求他的保护，就像别人去要求国会议员或某个有地位的人的保护一样。

卡诗阑已经有五年没有晋过级了，所以他自认今年一定有他的份儿。这样一来他可以装作这是请求勒萨白尔帮助的结果，然后就有借口请他吃饭以示感谢了。

主意一定，他马上就go去执行。他打开柜子，从里边取出那件外出时穿的衣裳，脱了那件旧的，换上这件，然后拿着所有与他这位同事职务有关的已登记过的文件，向勒萨白尔独自的那间办

公室走去，——由于工作和职务重要，他已经可以到一个人占一间办公室的特权了。

那青年人正在一张大桌子上的一大堆用红笔或者蓝笔编了号的零散的文件和摊开的卷宗中间写字。

他一眼瞥见了进来的收发员，就用带有敬意的语气亲切地问道：

“怎么样，我的朋友，您一定给我带来了不少公务吧？”

“是的，不少，另外我还有话想跟您说。”

“请坐，我的朋友，您说吧。”

卡诗阑坐了下来，嗓子有点发涩，他不断地轻声咳嗽着，脸上是一幅不安的神情，最后他很不自然地说道：“我来是为了这件事，勒萨白尔先生。我这个人不会绕圈子。我还是像一个兵，直来直去的。我想求您给我帮个忙。”

“有什么事情？”

“我直说了吧。我今年非常希望能够晋升。可是又没有什么人可以保护我，所以我就想到了您。”

勒萨白尔的脸略为红了一会儿，他吃惊之余又欣喜不已，又是自豪又是惭愧。后来他终于答道：

“不过我在这儿算不了什么，我的朋友。您马上就要升做主任部员了，我比您可是差多了。我没有什么能力，请相信……”

卡诗阑赶紧毕恭毕敬地打断了他的话：“别客气啦。我们的部长最听您的话，所以只要您肯替我美言几句，我就能晋升了。请您替我想一想，一年半之后，我就有带全部工资退休的权利，要是我在元旦以前晋不了级，那我每年就要少拿五百法郎了。我知道有人会说：‘卡诗阑并不穷，他的姐姐有一百万。’是呀，我的姐姐是有一百万，可她那一百万是要用来吃利息的，所以她不肯拿出来。这笔钱是给我女儿的，这也是实情；可，我女儿和我，到底是两个人呀。要是我两袖清风，一穷二白，那将来等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女儿和女婿闹起来之后，我却同他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您现在也能明白这种情形，对吧？”

勒萨白尔点点头心领神会地说：“对，您说的一点不错。贵女婿不一定能让您靠得住的。再说一个人谁也不用依靠，日子也好过些。总之，我答应一定替您尽一臂之力，我以后找部长谈谈，把情况说一说，要是有必要的话，我会坚持的。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卡诗阑起身，抓着他同事的双手，按军人的方式紧紧地握着摇了几下；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谢谢，谢谢，请您相信我，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能够……”他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结束他的话，便走了，走道里传来他的老兵式的节奏分明的脚步声。

可是他远远听见了一阵怒气冲冲的铃声，于是他拔腿就跑，因为他知道那阵铃声是部长托什波夫先生在叫他的收发员。

八天之后的一天早晨，卡诗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封封口的信，信中写道是：

亲爱的同事：兹有好消息相告：根据我们的司长和科长的推荐，部长已在昨天批准您晋级为主任部员，明天就会有正式通

知。现在您最好装作还不知道，可以吗？祝您安康。

勒萨白尔敬上

塞扎尔马上跑到他的年青同事的办公室里，又是向他道谢又是道歉，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感恩戴德的话。

第二天，大家果然听说勒萨白尔先生和卡诗阑先生都晋升了。其余的人则只好再等候其他时机，不过出于补偿，他们都能享受到一笔一百五十到三百金法郎不等的奖金。

布瓦塞尔先生扬言他会在某天半夜里，躲到勒萨白尔住的那条街的拐角上截住他，把他狠狠揍上一顿，让他爬不起来。其余的部员却都一声不吭。

第二个星期一，卡诗阑刚到部里就去找他的保护人，他一脸认真地走进那间办公室，然后颇为客套地说：“我希望您能够在主显节，光临寒舍吃顿晚饭。日子随您挑。”

那位年青人有点惊讶，他抬起头，两眼盯着他的同事；为了看透对方的心思，他一直没有把视线挪开，嘴里答道：“可是，我的朋友，由于……最近的晚上，我都和别人有了约会。”

卡诗阑用一种讨好的语调坚持道：“请您再考虑考虑吧，您给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您要是拒绝我们，我们会很难过的。我以我自己和我全家的名义请求您。”

犹豫不决的勒萨白尔依然拿不定主意。他当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由于没有时间考虑并权衡一下自己该不该同意，所以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最后，他暗地里想：“我只是去吃饭，并不是要许什么愿，”于是他很愉快地答应就在这个星期六去。然后他还微笑着加上一句：“这样我第二天就不用赶早起来了。”

二

卡诗阑先生住在洛什瓦尔街的高处，住着六楼上一套有阳台的房子，从那里可以远眺整个巴黎城。他有三间卧室：他自己的，他姐的以及他女儿的，每人各占一间，另有一间既用作客厅又用作餐厅。

为了这顿晚餐，他整整忙了一个星期。

为了安排一顿既丰盛而又美观的晚饭，光在菜单上就费了不少功夫，最后终于这样决定下来：一道鸡蛋肉羹，一道海虾香肠什锦拼盘，一道龙虾，一道烤仔鸡，一道罐头青豆，一道鹅肝酱，一道生菜，一道冰淇淋和一道饭后甜点。

鹅肝酱，是在附近一家熏肉店里指明用最好的材料做来的。那么一小罐居然花了三个半法郎。至于红葡萄酒，卡诗阑是从这条街拐角上的那家小酒店买来的，他平时常在那里买饮料和散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酒。他不愿意到大酒店里去，理由是：“小酒店里的上等好酒一般很少有机会卖掉。所以他们的好酒放在酒窖里时间长了，结果也就都成了最好的。”

星期六那天，他回家早了一些，以便确认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的女佣人来给他开门，她脸色红得赛过西红柿，因为她怕炉子赶不及时间生好，所以中午就生好了，她的脸在灶前整整烤了半天；而且由于紧张，她有点手忙脚乱。

他走到餐厅里去检查所有的状况。在那间小小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圆桌，映着绿色罩子的吊灯的光，仿佛雪白的一团。

四个盘子的上面各摆放着一方由卡诗阑小姐——那位姑姑——折成主教法冠形状的餐巾，两旁又各摆放着银色的金属刀叉，前面一大一小的两只酒杯。塞扎尔觉得这看起来还不够好，就叫了一声：“夏罗德！”

左边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妇人走了出来。她比她的兄弟年长十岁，一张狭窄的脸被那些用卷发纸卷好的白色鬃发团团围住。她的细小的嗓音即便是同她的伛偻细小的身材相比，也显得太过弱小了，她无精打采地蹭了出来。

在她年轻的时候，别人总是这么谈论她的：“多么小巧玲珑的美人儿！”

而现在她成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婆，出于以往的习惯，她仍然很爱干净，她很固执，心胸窄狭，多疑而且易怒。自从她皈依了宗教之后，她好像已经完全把过去的那些风流史忘到了脑后了

她问：“你想要什么？”

他说：“我觉得光那两个酒杯还不够神气。要是再用一瓶香槟……只不过多花三四个法郎，但立即就可以摆上些高脚杯了，这样客厅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

卡诗阑小姐说：“我看不出花这笔钱有什么好处。不过花钱的是你，和我没关系。”

他犹豫起来，尽力说服自己：“我保证那样一定会好得多。并且那东西配上三王来朝饼，一定更加好看。”想出了这个理由，他终于打定了主意。他拿起自己的帽子，跑下楼去，五分钟之后，抱着一瓶酒回来了，酒瓶上面贴着一张印有很多巨大徽章的白色商标，商标上写着：“莎德雷伯爵的葡萄园特酿上等堆花香槟酒。”

卡诗阑大声说：“只用了我三个法郎，我听说它味道很美妙。”

然后他亲自从酒柜里取出了那些高脚杯，放在每个座位的前面。

右边的那扇门开了。他的女儿走了进来。她很高大，是一个丰腴而又面色红润的棕发蓝眼身体健壮的美女。一条简单的裙子裹出了她那浑圆而轻巧的身段；她的嗓音洪亮得几乎可以同男人媲美，有时甚至叫人神经紧张。她一边孩子气地拍着手一边大叫道：“上帝呀！有香槟酒！我太开心了！”

她父亲对她说：“你一定要注意，对于那个帮了我大忙的客人，一定要格外亲切。”

她爽朗地大笑起来，好像说：“我明白了。”

走廊里传来了铃声，门开了，又关上了。勒萨白尔进来了。他穿着一套燕尾礼服，打着白领结，戴着白手套。他充满了一种魅力。卡诗阑又喜又愧地迎上前去：“我的朋友，都是自家人呀，何必这样客气，您看我穿的不是便装吗？”

那青年答道：“我知道，您以前也说过，不过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晚上不穿上礼服就出不了门。”他鞠了一躬，把那顶折叠式的高礼帽夹在腋下，钮扣的孔里插着一朵鲜花。塞扎尔向他介绍：“我姐姐卡诗阑小姐；我女儿克拉丽，在家里我们都叫她克拉。”

大众都互相鞠了躬。卡诗阑接着说：“我家没有客厅。这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是不大方便，不过习惯了也就好了。”勒萨白尔回答道：“这种布局很不错！”

他本想把帽子留在手边，有人过来把它接走了。他赶紧把手套摘了下来。

大家都落座了；隔着桌子遥遥相望，彼此都一言不发。卡诗阑问：“部长是不是很晚才从部里出来？我呢，我为了要帮助她们俩，就早走了。”

勒萨白尔不慌不忙地回答：“不晚，我们是一起出来的，因为我们在讨论布雷斯特军港的那些帆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很复杂，实在令人头痛。”

卡诗阑觉得应该让他的姐姐了解一下情况，就转过身子对她说：“我们部里的困难事务一向是由勒萨白尔先生来处理的。他可以说是部长的左膀右臂。”

那位老小姐彬彬有礼地示了礼，大声说：“我知道勒萨白尔先生是很有才干的。”

女佣人用膝盖把门顶开，双手举着一只大汤盆走了进来。那主人于是喊道：“好，请坐吧！勒萨白尔先生，请您坐在那边，坐在我姐姐和我女儿的中间。我想您不至于害怕女宾吧。”于是晚饭就开始了。

勒萨白尔用一种满意的，几乎是俯就的神情，表示了自己的亲切，并偷偷瞥着那位姑娘，对她那种鲜艳的风采和那种令人艳羡的健康而感到惊讶。夏罗德小姐明白她兄弟的用意，所以格外用心，尽力敷衍着这种枯燥乏味的谈话。卡诗阑心花怒放了，他大声说着话，开着玩笑，斟着他一个钟头以前从街角上小酒店里买来的那瓶香槟酒：“来一杯勃艮第的小香槟吧，勒萨白尔先生。我不敢说它是道地的名酒，不过味道还不错，是从家里的酒窖里取出来的，而且是原酿；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们是从当地的朋友们那儿得来的。”

那位年轻的姑娘什么也不说，只是稍微有点脸红，也有点害羞，因为她对这位男来宾的内心有所猜疑，所以她坐在他的旁边感到非常拘束。

等到端上龙虾之后，塞扎尔大声说道：“我很想结交的一位贵人来了。”勒萨白尔笑着说有一位作家把龙虾叫做“海上的红衣主教”，却不知道这动物在煮熟之前本来是黑的。卡诗阑听了大笑不止，嘴里不停地说：“吃！吃！吃！这笑话真有意思。”可是夏罗德小姐却很生气了：“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关系。那位先生未免有点太不知轻重了。我能领会所有的幽默，所有的；但我可不答应别人当着我的面嘲笑教士。”

那年轻人本来就很想取悦那位老小姐，就不失时机地声称自己也信仰天主教。他讲到那些粗鲁的人用轻浮的态度来对待伟大的真理。最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尊重祖先的宗教，我从小是在宗教里培养长大的，我这一生都会拥护它。”

卡诗阑止住了笑。他拿面包屑搓成许多小球，一边嘟囔道：“你说得不错，你说得不错。”随后他便打断了这个令人厌倦的话题，出于那些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的人的自然癖好，问道：“那个美男子马兹，不会因为没有晋级生气吧？”

勒萨白尔微笑着：“您能怎么办呢？论功行赏么！”于是他们的话题转到了部里，那是大家都有兴趣的事，因为这两个女人每天晚上都听见有关他们的话题，所以她们对于那些部员，几乎和卡诗阑一样熟悉。夏罗德小姐对布瓦塞尔十分关注，为他那些所谓的意外和他那个充满小说灵感的脑袋，克拉小姐却暗地里关心马兹。虽然她们和他们从来没有会过面。

勒萨白尔居高临下地谈论着他们，俨然是一个部长正在批判他的下属。

大家都静地听着：“马兹的确有一定的长处；不过要想晋级，还得再卖力一些。他喜欢交际和娱乐。那些事搅乱了他的心。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这个缺点他永远别想有多大出息的。也许在那些他所拉拢的人的帮助下，他还可以做个副部长，但是位置不能再高。至于皮多雷，他文笔很好，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他的文章无可否认地很美妙，可惜内容太空洞。他身上样样都只有一点表面。他是一个不能重用的无法独挡一面的年轻人，不过要是有一个精干的上司在公事上指点指点，他还是个有用之材。”

卡诗阑小姐问道：“那末布瓦塞尔先生怎么样？”

勒萨白尔耸耸双肩：“一个可怜虫，可怜虫。不管什么事他都看不准。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认为他一文不值。”

卡诗阑放声大笑，并且大声说：“最好的，就是塞翁老头。”于是所有人都笑了。

后来大家又谈到了戏院和今年的戏剧了。勒萨白尔用同样权威的口吻来评论戏剧文学，把所有的作家都清楚地分为几等级，用那种自以为永远正确并且无所不知的自信态度，对每一个作家的优点和缺点作了一番评价。

他们吃完了那道烤仔鸡。塞扎尔揭开了那只盛鹅肝酱的小罐子。他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让人一望即知里面的东西非同寻常。他说：“我不知道这一次做得怎么样。不过一直都还不错。这是我的一个住在斯特拉斯堡的表兄弟寄来的。”

于是人人都毕恭毕敬而又从容地尝着那封在那只黄色瓦罐里的冷食。

冰淇淋上来的时候，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混乱。它几乎成了一种在高脚盆里荡漾的糖汁，一种稀薄的液体。原来那个小女佣人，早在七点钟糖果店里的小伙计把货送来的时候，由于怕不熟悉情况，就请他把它从冰模子里取了出来。

卡诗阑很不高兴了，很想叫她端下去，不过他又想到那份三王来朝饼，才又平静下来，他神秘兮兮地切着那块饼，仿佛它隐藏了什么重要的秘密似的。所有人的眼光都盯着这个富有象征意

味的点心，然后有人把它传了过来，大家都依嘱咐先闭上眼睛，然后再伸手去拿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谁会得到饼里的那粒蚕豆呢？所有人的嘴边都流露出一阵傻笑。勒萨白尔先生忽然轻轻地惊讶地“呀”了一声，然后就用拇指和食指取出了一粒还裹着面粉的白色蚕豆来。于是卡诗阑鼓起掌来了，然后他大声喊道：“请节王赶快选王后吧！赶快选王后吧！”

节王的心里不由迟疑片刻。如果选夏罗德小姐做王后，岂不成一种“政治手腕”？她一定会受宠若惊，被他所拉拢，所争取，接着又想起事实上人家是为了克拉小姐才请他吃饭的，那么要是选那姑姑做王后，未免就太傻了。于是他转过身来对着他身旁的那位年轻女郎，献上了那粒至高无上的豆子：“小姐，您能允许我把这个献给您？”这时候他们才互相对视了一下。她说：“谢谢，先生！”然后接受了这个庄严的信物。

他想：“这个姑娘可真美呀，那双眼睛真是太完美了。而且她很开朗，不得了！”

这时“啪”的一声巨响，把姑侄两个女人都吓得跳了起来。原来卡诗阑打开了那瓶香槟酒，那酒正从瓶口飞快迸出来流到了桌面上。一会儿那些杯子就都被花一般的泡沫充满了，这时主人大声说：“这酒不错，我们一看就知道。”勒萨白尔担心自己的杯子里的酒就要溢到外面，正打算喝去一些，塞扎尔喊道：“节王喝酒了！节王喝酒了！节王喝酒了！”于是夏罗德小姐也兴高采烈地用她那种又细又尖的嗓音喊道：“节王喝酒了！节王喝酒了！”

勒萨白尔郑重其事地干了一杯，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您们看我可是实实在在的！”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克拉小姐说：“该您了，小姐！”

她正要喝酒；可是大家在叫着：“王后喝酒了！王后喝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她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涨红着脸把那只高脚杯重新放在了桌上。

这顿晚饭在充满了喜悦的气氛中结束，节王对于王后表示了热情和殷勤。后来喝过了甜味酒之后，卡诗阑说道：“让他们来收拾桌子，使我们也好舒展一下。要是不下雨，我们就可以到阳台上坐一会儿。”虽然早就天黑了，他还是很想让来宾欣赏一下房子前面的远景。

他们把那两扇玻璃门打开。一阵潮湿的微风吹了进来。

外面的气候宜人，仿似阳春四月，大家都走出了那道餐厅和阳台之间的门槛。不过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只有笼罩着这座大城市的微光，那情形就像画在神像顶上的光环一般。偶尔有的地方会格外明亮，于是卡诗阑就解释说：“看吧，那边发光的就是人间的伊甸园。这边就是林荫大道连成的路！看起来一清二楚。白天这儿的风景非常美妙。您要是去旅行，也是白跑一趟，无论在哪儿，您也再看不到比这里再好的风景了。”

勒萨白尔正把手支在那铁栏杆上陪着克拉，克拉忽然感到一阵使人失神的怅惘，她一言不发地望着天空发呆。夏罗德小姐由于害怕潮湿又回客厅去了。卡诗阑还在不停地说，伸手指点着荣军院，德罗卡戴罗宫以及星形广场凯旋门各在哪个方向。

勒萨白尔轻轻问道：“您，克拉小姐，喜欢从高处眺望巴黎吗？”

她如同大梦初醒似地，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就回答：“我么？……是的，特别是在晚上，我想象着那边的一切，那些从我们眼前经过的人。在那些屋子里会有多少幸福的人 and 不幸的人呀！要是我们都能够看见，那么就可以了解到很多事！”

他走到她的身边，他们的胳膊肘和肩膀已经碰到了一起：“在月光下，这应该像仙境一样吧？”

她喃喃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像是多雷的一幅画。能

够一个人在屋顶上尽情地散步，该有多么好呀！”

接着他便向她询问她的爱好，她的梦想和她的娱乐。她从容不迫地回答着他，俨然一个沉稳的，理智的，不会头脑发热的姑娘。他发现她很有见识，不由想要是能够搂住这个丰腴而富有弹性的身躯，并且能够像品抿最好的烧酒一般，去亲吻这张被灯光照着的鲜润的脸庞的耳边，那该有多么地幸福。他的心一下子被打动了，受到了诱惑，那种紧紧挨着女性的触觉，那种对成熟的处女肉体的欲想和那妙龄女子的微妙的吸引力，正牵引着他，正煽动着他。他被同她接触时的那种美妙感觉迷住了，觉得有她在身边一直陪着，哪怕要在这栏杆边靠上几个小时，几天几夜，几个星期，他也会很乐意的。有一种带着诗意的东西，随着他眼前这座灯火辉煌的大城市的夜生活的展现，在他的心里涌现出来了。巴黎的夜生活，巴黎的享乐和放荡，在这灯光下显得分外生动。他觉得自己仿佛统领了这座大城市，在它的上空翱翔；而且他觉得要是每天晚上都能在这阳台上陪着一个女人，在这个大城市的高处，在这个大城市中所有的一切爱情之上，超越一切的庸俗的满足和平凡的欲望，紧挨着这些星星，互诉衷肠，互相接吻，互相拥抱，那一定是快乐无穷的。

有些夜晚，那些没有热情的心灵也会开始像生了翅膀似的展开梦想。现在勒萨白尔可能有点醉了。

卡诗阑跑去拿他的烟斗，一边点着一边走回来，说道：“我知道您不抽烟，所以我也就不敬您抽烟了，再没有比在这儿抽烟再惬意的了。我这个人，要是非要我住在楼下，我会活不下去的。我们本来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栋房子，和两边的那两栋一样，都是归我姐所有的，她在这方面收入倒也不少呢！以前她买这些房子并没有花多少钱。”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去对着餐厅里大声问道：“这块地皮你以前是花多少钱买的呀，夏罗德？”

于是那个老姑娘的尖嗓音又开始响了起来。勒萨白尔只听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在 1863 年……三十五个法郎……后来才盖了……三所房子……一个银行家……至少可以卖五十万法郎……”

她像一个老兵显示自己的战功那样心满意足地说着自己的家产。她一一列举着她的每一次购买，别人曾向她出过的价钱以及涨价的情况等等。

勒萨白尔完全被吸引住了，因此他转过身来对着里面，背靠着阳台的栏杆。可是由于他只听到这段说明里的一些没头没尾的片断，因此赶紧撇下了他的年轻的女伴，到客厅里去听个明白；最后，他干脆坐在了夏罗德小姐的身边，和她谈起那些可能增加的房租，以及用这笔钱买债券或者房地产赚多少利润，他们谈了很久。他直到半夜时分才走，再三答应再次来访。

一个月之后，部里的人员除了谈雅各—莱奥波勒·勒萨白尔和塞莱思特·克拉丽·卡诗阑的婚事之外，再不谈别的了。

三

小俩口儿同卡诗阑姐弟住在同一层楼上，互相对着，布局也相同，原来租这房子的房客已被辞退了。

可是有一件事却使得勒萨白尔心乱如麻：那位姑姑怎么也不肯立下一张确定的字据来保证她以后会把遗产留给克拉。不过她倒是愿意在天主面前起誓说她的遗嘱已经写好，并已保存在公证人贝隆老师的事务所里，此外她还口头上保证遗产以后会全部留给她的侄女，仅有一个保留条件。无论别人怎么请求，她也不肯说出那条件，只是面带着慈祥的微笑起誓说，这个条件并不难做到。

勒萨白尔听了这个信教的老太太的态度坚决的说明，本来想应该另谋出路，可是那个年轻的姑娘很令他满意，从而他的欲望战胜了她的顾虑，最终他在卡诗阑的不断努力之下屈服了。

现在，虽说心里还有个疑团，他还是幸福的，并且他所爱的那个妻子任何时候都没有让他失望过。他的生活过得安宁而又单调。他用了不到几个星期就习惯了成了家的男人的新环境，以后就又像以前那样，显得又精明又能干了。

这一年又过去了。元旦又来了。令他惊异万分的是，他竟然没有象他所预料的那样被晋级，晋了级的只有马兹和皮多雷，布瓦塞尔偷偷地告诉卡诗阑，说他打算在那一天傍晚下班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在门前把这两个同事狠狠地揍上一顿。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因为工作卖力却没有晋级，勒萨白尔气得已有一个多星期睡不好觉了。但是他工作起来的确象狗一样地忠实；他无限期地代理那位一年要在恩谷医院躺九个月的副部长拉布尔先生的职务；每天早上八点半他就到了部里：直到下午六点半才回家。别人还想怎么样呢？要是像他这样任劳任怨的工作和精神，别人还不满意，那他只好照着别人那样做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托什白夫先生一向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怎么竟然能不照顾他？所以他很想了解真相。他准备去找部长说个清楚。

一个星期一上午，在他的同事们都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去敲这位独裁者的门了。

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请进来！”于是他进去了。

托什白夫先生坐在一张堆满了公文的大办公桌面写字，他身材十分矮小，一个大脑袋看上去就像搁在吸墨纸上似的。他一眼看见了他所宠爱的这位部员，就说：“早啊，勒萨白尔；身体还好吗？”

年轻人回答道：“您早，尊敬的部长，我很好，您呢？”

部长停下了笔，然后就把自己的椅子转了过来，他的瘦弱的身躯紧裹在一件式样古板的黑色方襟大礼服里，和这张牛皮靠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转椅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相称。一个鲜艳的荣誉军都尉章的玫瑰色勋表，体积本来就很大，佩戴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显得更加大了，在他那个被大脑袋压着的狭窄的胸前像一块烧红的炭一样发着光，以至于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蘑菇一样，发育的部分就集中在头部。

他的下巴很尖，两颊凹陷眼睛凸出，那个宽阔无比的额头上覆盖着往后梳着的白发。

托什白夫先生说：“请坐，朋友，您来有什么事只管跟我说。”

他对于他的所有部员，都粗暴得像个军人，因为他自以为海军部就是一艘大军舰，带领法国所有舰队的旗舰，而他就是这艘军舰的舰长。

勒萨白尔心里有些激动，脸色也有点变灰白了，他吞吞吐吐说道：“尊敬的部长，我是特意来请教您，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朋友，您为什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今年我没有像往年一样晋级，所以我感到有些诧异。尊敬的部长，恕我冒昧，但还是请您让我把我的理由说完。我知道自己是仰仗了您才得到那么多特殊的优待和那么多意外的好处。我知道按一般规矩，每隔两三年才能够晋级一次：但是我还想提醒您注意，我在部里差不多一人做了四倍于一个普通人员的工作，办公的时间也至少在两倍以上。要是把我的种种努力当成辛劳，而把今天的结果当成报酬，那么衡量一下，大家就一定会发现我的报酬比起我的辛劳来是太少了！”

这段话他认为十分得体。因为他事先早已经认真准备过了。

托什白夫先生有些吃惊，寻思着怎样回答。然后他略为有些冷淡地说：“按照原则，部长和部员之间讨论这些事是不允许的，不过因为我尊重您的辛勤工作，我很愿意破例为您答复一回。”

“本来我也像往年一样推荐您晋级。可是司长认为您的婚姻给您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前程，这前程会带给您一种您那些穷同事们永远望尘莫及的幸福，这可要比晋级强多了，所以圈掉了您的姓名。照顾一下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难道不是很公平吗？您将来会是个很有钱的人，很有钱的人。每年多加三百法郎，您根本不在乎，可要是加到别人荷包里，这个数目可就不算少了。朋友，这就是您今年没有晋级的原因。”

勒萨白尔又羞又气地退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很不客气。她平时总是很乐观，而且心情也还平和，就是任性，有时候她想要一件东西的话就决不肯退让。对他来说，她已经失去了新婚燕尔的肉体的魅力，虽然她仍然能够激起他的欲望；因为她终归是那么鲜润而美艳，可是他有时竟也对那种两个人共同的生活感到了一种近似厌恶的失望。由于手头并不宽裕，因此生活中的无数或平凡或可笑的琐事，如早上起床以后不加修饰的打扮，又旧又破的粗呢睡衣，褪了色的旧浴衣，以及一切的贫穷家庭里都必须面对的必要的家务活，都使得婚姻在他看来失掉了光彩，使得那朵远远地引诱着未婚的情人的诗意的花朵凋谢了。

夏罗德姑姑也让他心里不愉快，因为她成天呆在家里不出门；什么事情她都要插手，都要做主，什么都看不惯，因为他很怕得罪她，所以凡事都耐着性子忍受，不过心里隐藏着的那股怒气可是日益增加了。

她拖着她那种老太婆的步子在他们的家里走来走去；还用她那种尖锐的嗓音絮絮叨叨：“你们应该这样做；你们应该那样做。”

等到只剩下他们夫妻俩的时候，勒萨白尔终于气愤地大叫道：“你的姑姑真是太不像话了，我，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听见了吗？我再也受不了了。”而克拉却从容不迫地回答：“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他怒火顿生：“有这么一个家庭真叫人生厌！”

而她还是那么平心静气地回答：“是呀，这个家庭的确叫人生厌，可那份遗产却是好的，对不对？别再犯傻了吧，应付好了夏罗德姑姑，你和我都一样有好处。”

他不知该怎样答复，就不吭声了。

现在那姑姑总是带着一定要生个孩子的意见不断来麻烦他们了。她把勒萨白尔推到墙角里，在他面前悄声地说：“侄儿，我要您在我死亡前就做爸爸。我要看见我的遗产继承人。您绝不可能让我相信克拉没有生育能力。只要看看她就可以知道的。人结婚，侄儿，就是为了生儿育女，我们的圣母教会不允许不能生育的婚姻。我也知道您家境不富裕，生一个孩子要增加开支。不过我死了以后，您就是什么也不用发愁了。我要一个小勒萨白尔，我要他，您明白吗！”

他们结婚十五个月之后，她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于是她开始怀疑，并且越发迫不及待；最后她用她过去的丰富的而今天在必要时还能想起的妇人经验，私下给了克拉不少切合实际的指导。

可是有一天早上，她觉得自己不舒服，就没有起床。她是从来没有生过病的，所以卡诗阑觉得很紧张，就跑来敲他女婿的门：“快去找巴尔贝特医生吧，然后再跟部长说一声，就说我今天因为现在的情形不能去上班了。”

勒萨白尔愁眉苦脸，一天都无法好好工作，既不能写稿子也不能考虑公事。托什白夫先生觉得很奇怪，就问他：“您今天好像不大专心呀，勒萨白尔先生？”可是勒萨白尔烦躁地回答道：“尊敬的部长，我太累了。我昨天晚上，整整服侍了我姑姑一夜，她老人家病得很重。”

可是部长却冷冷地接道：“既然有卡诗阑先生陪着她，那就应该足够了。我不希望我的部员们由于私事，就耽搁部里的公

务。”

勒萨白尔早就把表放在自己眼前的桌上，带着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情等着五点钟的到来。最后大天井里的大时鸣钟刚响他就溜走了，这还是他头一回按照规定时间下班。

由于放心不下，所以他坐了一辆马车回去，然后他一路跑上了楼梯。

女佣人来开了门：他结结巴巴地问：“她老人家怎么样了？”

“医生说她老人家快不行了。”

他心怦怦地狂跳起来，他十分着急：“哎呀！是真的？”

难道她真的就要死了？

现在他不敢再去病人的卧房了，叫人去把那个守在病人身边的卡诗阑喊了出来。

老岳父立刻来了，小心地打开了房门。他穿着睡袍，头戴希腊式睡帽，就像他平时在夜晚守在炉边时一样；他慢腾腾地悄声说：“大事不好，很不好。她已经昏迷四个小时了。甚至今天下午已经给她领过了圣餐。”

勒萨白尔顿时觉得两腿发软，一下子跌坐下来了：“我的妻子呢？”

“陪在她身边。”

“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说是突发的病。她也许能恢复的，不过也许今晚就会死。”

“您要我帮什么忙吗？要是没什么事，我可不想到那间屋里去。看见她老人家那种情形，我会感到很难受。”

“没什么事。您先回家吧。要是事情有变，我马上叫人来找您。”

于是勒萨白尔便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家里在他看来好像变了样子，比以前大了一些又明亮了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可是他坐立不安，就到阳台上去了。

现在正是七月底，骄阳正在德罗卡戴罗宫的两座塔后落下，在所有密密麻麻的屋顶上泻出万道霞光。

天空下的地平线一片火红，在高一些的地方变成了淡金色，再往上，是蓝色的，再往上，又是绿色，一种亮光照耀着的浅绿色，再往上就到了天顶，那又是一种洁净鲜明的蓝色了。

燕子像箭一样往来穿梭，几乎难以看清楚，它们剪刀似的翅膀在鲜红色的天空下留下飘忽的侧影。一片粉红色的暮霭，一团火一样的雾气，浮在那数不清的房顶上，在遥远的田园上空，钟楼的尖顶，所有建筑物的尖顶都在雾气里耸立着，仿佛一个神话的世界。凯旋门在这燃烧着一般的地平线上，显得又大又黑，荣军院的半圆形屋顶，好像从天而降的另一个压在屋脊上的太阳。

勒萨白尔双手扶着铁栏杆，就像醉酒似的呼吸着这种空气，感到心中充满了一种深沉的胜利的喜悦，他很想跳起来，大叫几声，很想做出一些热烈的动作。对他来说生活是如此愉快，未来是如此幸福！他该怎么办呢？最后他又开始做白日梦了。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把他吓得跳了起来。原来他的妻子来了。她双眼发红，脸部微肿，看起来很疲惫。她仰起额头让他吻，然后对他说：“我们准备和爸爸一起吃晚饭，以便不至于离她老人家太远。待会儿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女佣会替我们照看她老人家。”

他跟着她进了对面那套房子。

卡诗阑已经坐在餐桌旁，等候着他的女儿和女婿，一份冷烤仔鸡，一份凉拌土豆生菜和一份草莓，已经都放在桌子旁边的小碗架上了，汤已经在每个人的盆子里正冒着热腾腾的雾气。

他们都落了座。卡诗阑大声说：“我可不想经常过这种日子。真难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是用了一种漠然的音调，可是他脸上却有一种满意的神情，接着他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的胃口很好，觉得仔鸡很鲜，凉拌土豆生菜也很可口。

可是勒萨白尔觉得自己一点胃口也没有，而且他心神不宁，他只稍微吃了一点点，留心听着隔壁那间安静得好像没有人似的屋子。克拉也不饿，她很伤心，流着眼泪，不时拿餐巾的一角擦着眼睛。

卡诗阑问：“部长是怎么说的？”

于是勒萨白尔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可是他岳父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详细地复述，好像他一年没有到部里去了似的，什么都不放过。

“他们知道她生了病，肯定很感慨吧？”于是他设想着自己在她死后怎样意气风发地回到部里去，他的同事们心里会怎么想：可是他却像回答一种良心上的责备似地说道：“我并非对我这位亲爱的姐姐有什么坏心眼儿。上帝知道我恨不能多留她几年，不过这样也照样可以造成一点影响。塞翁老头至少可以从此把巴黎公社忘记了。”

他们刚准备开始吃草莓，病人房里的门忽然开了。震惊之下那几个吃晚饭的人都迅速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接着那个一直呆笨迟钝的矮小女佣人从那门里走了出来。她不慌不忙地说：“她断气了。”

卡诗阑把餐巾往那些盘子上一扔，发了疯似地赶紧跑了过去；克拉紧随其后，心里怦怦地跳；而勒萨白尔却只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那张在暮色中隐约地露出一片灰白的病床的影子。他看见他岳父朝床边弯下身去，一动不动地认真听着；接着，他突然听见了他岳父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来自世界的尽头，就是那种在梦境里向我们报告一些惊人消息的声音。它正报告着：“完了！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看见他妻子跪了下来，头抵在床单上放声大哭。这时他决定走到屋子里去，而卡诗阑恰好直起腰来，他看见枕在白枕头上的夏罗德姑姑的脸，双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紧闭，脸颊凹陷，那么苍白，那么肃穆，活脱脱就是一尊老妇人的腊像。

他着急地问：“完了吗？”

卡诗阑正盯着他的姐姐，这时候才转过身来对着他，于是两人互相对望着。他嘴里应了一句“完了”，心下极力想装出悲伤的表情；可是这两个男人都一眼就把对方的心思看得清清楚楚，出于本能，他们忽然彼此握起手来，好像由于对方帮了自己的忙而相互致谢似的。

现在，他们马上着手料理后事，一分钟也不耽误。

勒萨白尔自告奋勇地去叫医生，顺便尽可能快地去办那些最要紧的事情。

他除下了帽子，一路跑下了楼梯，因为他急着要到街上去，要离开他们，要透透气，思考思考，冷静地独自品味他的幸运。

等到他把他那些事情都办完的时候，他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走上了林荫大道，因为他想看看繁华都市，想加入熙熙攘攘的人群，想穿上礼服去享受一下夜生活。他恨不得向每一个路人叫喊道：“我现在每年有五万法郎的利息了。”他把双手插在衣兜里走着，流连在那些店铺的橱窗跟前，认真地看那些考究的衣料，珠宝，华贵的家具，心里高兴地想着：“现在我也可以买得起这些东西了。”

他经过一家寿器店门前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她并没有死呢。要是他们都弄错了呢？”

他带着脑海里的这阵疑虑，提起大步三下两下地向家里走去。

刚一进门他就问：“医生来过了吗？”

卡诗阑答道：“来过了。他证明她确已死亡，并且还自愿出示证明书。”

他们又走进了死者的屋子里。克拉一直坐在一张围椅上哭

着。她像女人所习惯的那样，很容易流泪，很轻松地哭着，一点也不费力气，现在她已经差不多不感到悲痛了。

等到他们三个人在家里聚到了一起，卡诗阑就悄声说：“现在，既然女佣人已经睡了，我们就可以查看一下所有的家具里有没有藏着什么东西。”

于是两个男人立刻动起手来。他们翻空了所有的抽屉，掏遍了所有的衣兜，打开了所有的零碎的纸片。一直忙乎到半夜，也没有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克拉早已经睡着了，还很均匀地轻轻打着鼾。塞扎尔问：“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待到天亮？”勒萨白尔犹豫不决，后来觉得还是这样比较礼貌。于是他的岳父表示认同地说道：“既然这样，我们去搬几张椅子吧。”他们走到小俩口儿的家里，搬了两张摆在那里的软靠背过来。

过了一个钟头，这三个亲属就都在那个僵硬的冰冷的尸体面前睡着了，鼾声在屋子里此起彼伏。

天亮了，矮小的女佣人走了进来，惊醒了他们三个人。卡诗阑揉了揉眼睛，马上就撒了一句谎：“我几乎等到半个小时以前才打了一个盹儿。”

但是勒萨白尔立即睡意全消，他说：“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睡；只是闭上眼睛小憩了一会儿。”

克拉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于是勒萨白尔装作漠不关心地问道：“您觉得咱们什么时候去公证人那里看遗嘱呢？”

“我想……您要是着急，那就今天上午好了。”

“是不是一定要克拉陪我们一起去？”

“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她到底是遗产的继承人呀。”

“这样的话，就去叫她准备一下。”

于是勒萨白尔匆匆走了出去。

卡诗阑和勒萨白尔夫妇俩人，身穿重孝面容悲戚地走到贝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师的事务所，那时，所里刚刚开门。

公证人立刻接见了他们，请他们坐下。卡诗阑首先发话。他说：“先生，您是认识我的：我是夏罗德·卡诗阑小姐的弟弟。这就是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姐姐不幸于昨天去世了；我们准备明天把她下葬。您是她的遗嘱保管人，所以我们特地跑来向您请教，看她生前对于自己的葬礼，是不是有什么嘱咐，看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通知我们。”

公证人打开一只抽屉，从中拿出一个信封，然后把它拆开，取出一张纸，接着说道：“先生，这就是遗嘱，一式两份，我现在就可以把内容念给您听。另外那一份，应当留给我备档。”于是他念道：

“立遗嘱人，维克多·夏罗德·卡诗阑，特立遗嘱如下：

“我把我全部的财产，价值一百二十万法郎左右，都留给我的侄女塞莱斯特—克拉丽·卡诗阑婚后所生的子女，但是在其长子或长女成年之前，其父母有享用全部收益的权利。

“本遗嘱的附则，把我的遗产平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每个子女自行管理，另一部分则由其父母代管直至去世为止。

“如果我去世之前我侄女仍无子嗣，则我的全部遗产将由公证人管理三年，在此限期内如有子嗣，则我上文所列举的遗嘱依然有效。

“但如果克拉丽在我去世三年之后，上天还未肯赐她一个孩子，则我的全部遗产，将由我的公证人负责捐赠给列于本遗嘱附件上的慈善机关及穷人。”

接下去，公证人就念了一大串公共事业团体的名称，分配的数目，原则和注意事项。

然后，贝隆老师毕恭毕敬地把这张字据交给了那个目瞪口呆的卡诗阑。

他认为有必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就说：“卡诗阑小姐第一次

赏脸来我这里，谈论她立这样一个遗嘱的打算时，曾提及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血统的遗产继承人。我越是用各种话劝她，她的意志就表示得越来越坚定，她的这种意志是基于一种宗教情感之上的，在她看来任何没有后代的结合，都是表示了上帝的诅咒。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劝她回心转意。请您相信我，我对这件事感到很抱歉。”随后他又微笑着对克拉说：“我相信死者的遗愿，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了。”

这三个亲属最后离开时，由于太过惊讶，所以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

他们并排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大家都一声不吭，又羞又气，好像他们谁偷了谁什么东西似的。克拉的悲伤也突然全部到了九霄云外，她姑姑如此无情无义，她也不值得为她哭泣了。而那个由于又气又恨而嘴唇灰白地紧闭着的勒萨白尔最后对他岳父说：“请您把那遗嘱拿给我看一看。”卡诗阑把那张遗嘱交给了他，年轻人读了起来。他不断地撞上路上的行人，最后干脆站在人行道上不走了，用他那锐利而阅历丰富的眼光挖掘着字里行间的含义，而那父女俩在他前面一语不发地等着他。

看完之后，他把那份遗嘱还给他岳父。嘴里说道：“毫无办法可想了。她老人家可把我们给骗惨了！”

卡诗阑失望至极，他愤恨交加地回答道：“生孩子当然是您的事！您知道她早就想要一个孩子的。”

勒萨白尔耸了耸他的双肩，没有反驳他。

他们刚一到家，就碰上一大帮人正等着他们，那些人都是向来靠死人混饭吃的。勒萨白尔什么也不想管，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而卡诗阑却态度强硬地大声吼叫教他们不要让他不得安宁，要他们赶紧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又说他们干得太慢，到现在还没有把尸体抬走。

克拉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弄出任何声响。可卡诗阑过了一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时之后又去敲他女婿的门，他说：“亲爱的莱奥波勒，我来同您商量商量，因为大家毕竟应当彼此谅解。我认为丧事一定还是要办得像样儿，免得部里的人起疑心。费用，我们可以以后再想办法。再说，现在事情还有希望。你们结婚才不久，只要运气不至于太坏，就肯定会有子女。您以后好好儿努力一下就行了。振作一点吧。您呆会儿能不能去部里一趟？我现在去写讣告上的地址。”

勒萨白尔认为他的岳父言之有理，就先把怨气吞下，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端，填写着那些黑色边的讣告帖子的封面。

后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克拉一脸漠然地出来了，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同她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并且由于昨天饿过了头，她吃得很多。

吃完了饭，她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勒萨白尔动身去了海军部，卡诗阑却坐在阳台上的一张椅子上抽着烟斗。夏日的骄阳直直地晒在无数的屋顶上，其中有几个屋顶嵌着玻璃，像火一样发着光，射出让人不敢正视的万丈光芒。

卡诗阑只穿一件衬衣，在那团阳光下眯缝着眼睛，远眺城市和满天尘土的近郊之外的遥远的青山。他想起了塞纳河那宽阔宁静而凉爽的河水正在那些树木葱翠的山丘下流淌，要是能趴在这些树荫底下，躺在河边的草上往水里吐吐唾沫，肯定也比在这阳台的滚烫的铅皮上好得多。于是他心里涌上一股失落的感觉，那就是一种让人丧气的感觉，是来自他们的灾难的，来自于这种意外的不幸的痛心疾首的感觉，过去的期望有多热烈，有多长久，这时这种感觉就有多残酷，有多沉重；于是他像那些心烦意乱、忧虑重重的人的所做的那样，大叫一声：“该死的！”

在他的背后的那间屋子里，传来了殡仪馆的人往来奔波声和钉棺材的一阵又一阵的敲击声。自打从公证人贝隆那儿回来以

后，他就没去再看过他的姐姐一眼。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身心又充溢着愉快的心情，清爽的风和夏天的明媚。于是他想到事情还远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他女儿怎么会没有孩子呢？她结婚还不到两年！他女婿尽管矮小些，可是身体看上去很结实，很健康。他们以后肯定会有一个孩子，这根本不用多说。再说，也必须有一个孩子！

勒萨白尔躲躲闪闪地到了部里，然后溜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见书桌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部长找您”几个字。起初他显得极不耐烦，心里产生了一种对那种即将压在他头上的独裁枷锁的反抗情绪；可接着他又被一阵急切而强烈的晋升的欲望所鼓舞了。他自己很快也会当上部长的；而且还可以爬得更高一些。

甚至没来得及脱下那件出门用的方襟大礼服，他就去找托什白夫先生了。他带着人遭遇不幸时所惯有的哭丧脸孔去见他，并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真正的和深切的悲哀神情，那种遭遇强烈不幸之后在脸上不由自主地显现出来的沮丧。

部长把他那颗始终埋在公文堆里的大脑袋抬了起来，他很不耐烦地问道：“我等了您整整一上午。您为什么没有来？”勒萨白尔答：“尊敬的部长，很不幸，我的姑姑卡诗阑小姐去世了，我是来要求您参加明天的葬礼的。”

托什白夫先生的脸色顿时柔和了许多。随后他郑重其事地回答道：“是这样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谢谢您，而且我准您的假，因为您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但是勒萨白尔为了显示自己工作负责，又说：“谢谢您，尊敬的部长，事情都办妥了。我打算在部里待到下班之后再走。”

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消息传开，每个办公室的人员都来问候他，可是与其说是表示哀悼，还不如说是为了道喜，同时也要看看他的表情。他像一个演员似装出一脸平静和一种令人惊讶的睿智，应付着各种话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各种眼光。“他倒是显得很谨慎，”有人说。可是其他的人却说道：“这算什么，他心里肯定是再不能更开心的了。”

马兹比谁都肆无忌惮，他用他那种社会名流式的轻松口气问他：“您知道遗产的准确数字吗？”

勒萨白尔用一种漠然的态度答道：“准确的数字还不清楚。不过，遗嘱上说大约有一百二十万法郎。因为公证人早已经尽职尽责地把那些有关丧礼的条款通知给我们了，所以我知道这个。”

大家都认为，勒萨白尔是不会再在部里待下去了。有了六万法郎的年金，就再也没有必要趴在案头上劳碌了。他已经算一个有身份的人了；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有的人说他一定会去做行政院执事；有的人则说他会去参加众议员的选举。部长则在等着他递交辞呈好去转交司长。

整个部里的人都去送殡，不过大家认为这场丧事办得不大热闹。可是有传闻说：“那是卡诗阑小姐自己的意思。这在遗嘱上是写明了的。”

第二天，卡诗阑就又回到部里上班了，勒萨白尔却养了一个星期的病，最后也去了部里，他脸色有点苍白，不过干起活儿来还像以前那样卖力，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不过人们看见他们架子十足地抽着粗大的雪茄，谈论着利息、铁路股票和债券，就像那些兜里揣着各种有价证券的人那样，而且不久又听说他们在巴黎附近的郊区租了一幢别墅去消夏。

所有的人都想：“他们都跟那个老太婆一样吝啬，这是他们家的家风；到底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一份这么大的家当还要耗在部里，怎么说也总归有点说不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日，大家就不再想起这件事了。没说的，别人早就把他们看透了。

四

勒萨白尔当初跟在夏罗德姑姑的灵柩后面时，脑子里全是那一百万法郎，而他的强烈的受创感窝在他心里，使得他最后把这场令人悲叹的不幸迁怒给了这世上所有的人。

他再三自问：“为什么我结了婚都两年了还是没有孩子呢？”从而他想到了他们夫妻俩可能永远不能生孩子的危险，吓得心里砰砰乱跳。

这样一想，勒萨白尔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一定要做一个父亲，就像顽皮的小孩子看见彩杆想夺取奖品那样，那奖品就高高地挂在那杆的光滑的杆顶，只要谁能爬上去就可以拿到奖品，顽皮的孩子看了，往往发誓要凭着自己的毅力和耐心爬上去，并且他觉得自己就有这种体力和耐心。至于生孩子，既然那么多人都做了爸爸，他为什么不能？过去可能是因为没有对这件事加以足够的重视，所以才粗枝大叶或是无知地弄错了什么事情。他从来就没有渴望过要有一个孩子，因此以前也就没有在这一方面努力追求过：从今往后他将会在这件事情上尽心尽力，绝对不会再疏忽了；而且只要他想成功，他就应该可以成功。

可是等他送完殡回到家里，就觉得不大舒服，只好躺在床上。这一次他太失望了，因而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医生认为病情还不轻，让他赶紧卧床静养，而且以后还得调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可能会惹发脑膜炎。

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他就下了床，又去部里工作了。

只是他感到病没有全好，所以还不敢和妻子同床。他心惊胆颤，优柔寡断，好似一个就要在生死攸关之际背水一战的将军。每天晚上，他都希望自己明天就会恢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什么都能做的状态。他不停地给自己把脉，总觉得它跳得不是太慢就是太快，于是他开始吃补血药和生牛肉，并且在回家之前，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先散步很长一段路来锻炼身体。

但是他并未能如愿地康复，因此他有了一个想到巴黎近郊去消夏的念头。没过多久他就坚信郊外的新鲜空气对于他的身体会有好处。就他这种情况而言，乡村生活往往会产生令人惊讶的决定性效果。由于对未来的成功深信不疑，他心里也就平静多了，于是他话中有话地一再向他岳父重复道：“等我们到了乡下以后，我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也就没什么可烦恼的了。”

在他眼里，仅仅是乡村这个名词，就好像已经带有了某种神秘的味道。

他们最后还是在贝崇租了一所小房子，三个人都搬到了那里。翁婿俩每天早上都步行穿过平原去哥伦布村车站乘火车，每天傍晚再步行回来。

克拉则由于能够住在这样清澈的河边而高兴不已，她经常到河边去小憩，摘上很多花，把大把大把的香气袭人的迎风摇曳的金色花草带回家里。

每天傍晚，他们三个人一起沿着河边散步，一直走到鳕鱼闸，到菩提树饭店喝上一杯啤酒。河水被拦在那些一长溜的木桩之间，在缝隙间奔腾跳跃，冒着泡沫，足足一百多米宽。水泻落到闸底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水珠小巧地四处飞溅，一阵潮湿的雾气浮在空中，仿佛一道轻烟从瀑布中袅袅升起，向周围散发着一股搅动的河水和翻转的湿泥的味道。

夜幕降临，远远的对面有一大片亮光，那就是巴黎市区，每天傍晚卡诗阑总要重复一句：“呀！多么了不起的城市！”不时有一列火车从一座横跨岛尾的铁桥上经过，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无论是朝左开往巴黎还是朝右开往海岸，都是倏忽即逝的。

他们慢慢地往回走，坐在一条沟边久久地欣赏着那轮初升的皓月：柔和的淡黄色月光映在水面上，好像是和水一同往前流去，水面的波纹仿佛一幅闪光的绉纹绸。青蛙们的叫声响亮而急

促。夜鸟的啼声在空气中滑过。有时一道黑影在水上悄然掠过，划破了宁静而明亮的河面。那是一只偷捕的小船在匆忙地撒下鱼网，然后又悄悄把那黑色的大网拉上船，那些被网住的银光闪耀的活蹦乱跳的鲑鱼，仿似一座从水底发掘出来的宝库，一座充满了银色的鱼的活宝库。

克拉被感动了，她温柔地靠在她丈夫的胳膊上，虽然他们什么都没说，她却已经猜到了他的用意。对他们两人来说，现在竟像又回到了订婚时的新奇世界里，他们再度期待着爱情的亲吻。有时候他会偷偷而温柔地触动她耳后那片绒毛初长的靠近脖根的地方。她紧紧握着他的手作为回答；他俩是彼此渴望而又彼此抗拒，因为有一个更强大的意志，也就是那一百万的幻象，一边鼓动着他们，一边却又阻止着他们。

卡诗阑觉得周围充满了希望，也就大为欣慰。他舒适地生活，畅快地饮酒，满足地进餐，每到黄昏，他还会感到自己心里浮想连翩，其实即使是最粗笨的人，在面对着那些野外景色，比如树叶间那片洒落如雨的阳光，或是远山的落日在河面上映出的霞光，也一样会产生这种愚蠢的感触。这时他就会叫道：“看见这些东西，我就不能不信仰天主。这居然让我留连忘返，”这时，他又指指他的心窝：“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我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了。就好像有人把我泡在一个浴盆里似的，我很想哭上一场。”

勒萨白尔的情况却越来越好，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精力充沛，恨不能像一匹马驹似地奔跑，在草地上打滚，发出快乐的嘶鸣。

他认为时机已经到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婚之夜。

随后他们度过了一个充满着爱意和希望的蜜月。

又随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种种尝试依然没有结果，顿时丧失了信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是一种绝望，一种灾难。可是勒萨白尔并没有灰心丧气，凭着超人的力量坚持了下去。他的那个比他强壮的妻子，本来和他有着共同的愿望，又因为慑于共同的恐惧，千方百计地接受他的各种尝试，挑逗他的吻，不断地唤起他那即将衰退的热情。

十月刚到，他们就回了巴黎。

他们的生活变得很难过了。如今他们嘴边总有许多火药味儿十足的话。卡诗阑嗅出了事情的真相，就用那种老兵式的恶毒而粗暴的讽刺去折腾他们。

有一个念头无休无止地追赶着他们，侵蚀着他们，挑起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怨恨，那就是：遗产得不到了。克拉现在的口气越来越不客气，而且对丈夫的态度也变得强硬了，她觉得他不过是个小孩，是个儿童，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卡诗阑一到吃晚饭时就会一遍一遍地说：“我呀，要是我有钱，肯定早就膝下儿女成群了……人穷的时候，就应该要明白一些道理。”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他女儿说：“你呢，你应当像我，可是……”接着他又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瞥一眼他的女婿，不无轻蔑地耸耸肩。

勒萨白尔并不回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流入物落到了一个粗俗的家里。部里的同事们都觉得他脸色不好。有一天，连部长也问他：“您是不是病了？我看您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他答道：“没有，尊敬的部长。我可能是有点累了，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事，您应该也是看见的了。”

他很自信到了年底又可以晋级，所以抱着这个希望，他又再次开始了模范部员的辛勤工作。

谁知后来他只得到一笔少得可怜的奖金，数目比任何人都少。他岳父更是一个子儿也没捞着。

勒萨白尔伤心已极，又去找部长，这回连“尊敬的部长”这句称呼也免了，头一回把他叫做“先生”：“先生，像我这样卖力工作，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那我还图什么呢？”

托什白夫先生的大脑袋好像被人撞痛了似地说：“我以前已经告诉过您了，勒萨白尔先生，我们之间绝不允许讨论这种事情的。现在我重申一遍；您这种说法是不大合理的，在比较了您现有的财产和您的同事们的贫困之后……”

勒萨白尔再也控制不住了：“我现在一无所有，先生！我妻子的姑姑把她的遗产都留给我们以后生育的第一个孩子了。我和我岳父，现在都在靠薪水过日子。”

部长吃了一惊，他争辩道：“就算您现在什么也没得到，总有那么一天，您还是会发财，所以这事儿还是没什么两样。”

勒萨白尔只好退了出来，这次没有晋级，比起拿不到遗产还更让他伤心。

但是过了没几天，卡诗阑一进办公室，那个美男子马兹就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接着皮多雷也来了，眼里闪着光芒；随后布瓦塞尔也推开了门，一脸兴奋地走上前来，一边冷笑着，一边用心照不宣的眼光同那几个人对视了几眼。塞翁老头嘴里叼着他的陶制烟斗，坐在一把高椅子上，手里不停地抄着文件，他孩子气地把两条脚踏在椅子中间的横木上。

大家都一言不发。好像都在等着什么似的。卡诗阑正在一面登记那些来文，一面习惯性地大声念道：“土伦军港，采办黎诗利号军官食堂炊具事。罗良军港，德塞号救生圈事。布雷斯特军港，试用英国出产帆布事！”

这时勒萨白尔进来了。他现在每天都得亲自来取那些和自己有关的公文，他岳父不再费神叫勤务员帮他送去了。

他正在翻找着收发员桌上的那堆公文时，马兹一边搓着自己的双手，一边斜斜地瞟着他，皮多雷正在卷着纸烟，嘴唇上现出几许得意的皱纹，这都表示了他心中难以压制的愉快。他转过身来对那位文书说：“您倒是说一说，塞翁老头，您这辈子里一定学到了不少东西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老头知道大伙儿又要戏弄他，还会讨论他妻子的事儿，所以就沒理他。

皮多雷又说：“您既然有好几个孩子，应该已经找到了生孩子的窍门了吧？”

那个老头抬起头来说：“皮多雷先生，您知道，我是不喜欢开这种玩笑的。我以前是倒了霉，才娶了那个贱货。自从我得到了她不规矩的证据之后，我就和她分居了。”

马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语调不露笑意地问：“说起证据，您大概得过好几次吧？”

塞翁老头一脸认真地回答道：“是的，先生。”

皮多雷又接着说：“可是我听说您还是做了好几个孩子的父亲，您有三四个孩子，对不对？”

那个老头儿顿时满脸通红，吞吞吐吐地说：“您故意让我难堪，皮多雷先生；不过您可能休想如愿以偿了。不错，我妻子的确生了三个孩子。我完全有理由断定第一个是我的，不过另外那两个我可不承认。”

皮多雷继续说：“当然啦，大家都说第一个是您的。这就够了。能有一个孩子就已经很够面子了，很够面子并且够幸福的了，看吧，我敢跟您打赌，勒萨白尔要是能像您那样有那么一个，只要有那么一个，我敢说他就会快活得不得了。是吧？”

卡诗阑放下了手头的登记工作。尽管塞翁老头一贯是他的取笑对象，而且他一贯挖空心思地拿他夫妻间的不幸开玩笑，可这一次他却笑不出来。

勒萨白尔已经收拢了他的那些公文；可是他感到大家正在攻击他。他又羞又气，在自尊心的驱使之下，决定留下来，想一想到底是谁泄露了他的秘密。接着他想起了自己曾经在部长面前说过的那番话，马上意识到自己要是不想成为整个海军部的笑柄，就应该使出自己的威风来。

布瓦塞尔在屋里走来走去，始终冷笑着。他模仿着街上那些叫卖者的声嘶力竭的嗓子喊道：“《生孩子的秘诀》，十个生令，两个铜子！快来买塞翁老头的《生孩子的秘诀》哪，内容详尽，扣人心弦！”

除了勒萨白尔和他的岳父之外，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于是皮多雷转身对收发员说：“您怎么了，卡诗阑？您以前那股快活劲儿哪儿去了？您对于塞翁老头居然同他老婆生了一个孩子感到不足为奇。可是我，我觉得这太好笑了，太好笑了，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呀！”

勒萨白尔又开始翻那些公文了，他装着在看公文，什么也没听见；可是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皮瓦塞尔接着用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叫着：“《遗产继承者获得遗产的实用方法》，十个生令，两个铜子，快来买呀！”

马兹现在觉得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太低级了，况且由于勒萨白尔以前使他失去了发迹的希望而怀恨在心，所以他单刀直入地问他：“您哪里不舒服么，勒萨白尔？您的脸色好苍白哟！”

勒萨白尔抬起头来，瞪着这位同事的脸。他迟疑了一会儿，嘴唇颤抖着，心里搜索着一些刻毒而有力的语句，可是却一时找不出来，就回答道：“我没什么不舒服的。不过看见您这样费尽心思，我有点惊讶。”

马兹一直背对着壁炉，用双手拽着他那件方襟大礼服的下摆，笑着说道：“各尽所能而已，我的朋友，我们也和您一样，不是每件事都能成功的……”

一阵爆发出的笑声把他的议论截断了。呆头呆脑的塞翁老头，依稀明白了大家不是在打搅他，不是在嘲笑他，于是举着自己的笔，嘴也合不拢了。卡诗阑却在静静地等着，准备一有机会就大打出手。

勒萨白尔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我哪件事情没有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功？”

美男子马兹想腾出手来捻自己的胡子，就放下了自己那件方襟大礼服的下摆，和和气气地说：“我知道，您所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哪次不成功。所以我刚才不应该提到您。而且我们谈的是塞翁老头的孩子们，而不是您的，因为您根本没有孩子。不过既然您所做的事情都会成功，那么您要是没有孩子，那当然是因为您本来就不想要。”

勒萨白尔气势汹汹地问：“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种挑衅的语气，马兹也提高了嗓门说道：“您说清楚，谁招您惹您了吗？请您点最好是礼貌些，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可是勒萨白尔气得浑身发抖，有点分不清是非了，他说：“马兹先生，我不像您那样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也不是一个自恋狂。我希望您以后再也不要同我说话。对于您本人或者是您这一类人，我都不会放在心上。”说完，他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瞥了皮多雷和布瓦塞尔一眼。

马兹突然发现真正有的原来是镇静和讽刺的；可是他的虚荣心已经受到伤害，所以要用攻心术来击败他的对手，他的眼里冒着怒火，嘴里却用一种关切的好心人的声调接着说：“亲爱的勒萨白尔，您太过分了。可是我能理解您的烦恼；为了那么一件小事，那么简单又容易的事，竟然丢掉了一笔财产，也是挺难受的……喂，您要是愿意，作为您的好朋友，我可以为您效劳，分文不取。不就是五分钟的事情么……”

他正打算接着往下说，勒萨白尔就抓起塞翁老头的墨水瓶对他掷了过去，刚好砸在他的胸前，墨水像一阵海浪溅了他一脸，只在一转眼间他就变成了一个黑人。他瞪着那对白眼珠冲了过去举手就要打他。可是卡诗阑护住了他的女婿，拦腰抱住了高大的马兹，把他一推一搡，挥拳猛打，最后把他逼到了墙边。马兹猛

地用力挣脱了他，打开了房门，朝那翁婿俩高叫一声：“您们两个等着瞧！”然后就走掉了。

皮多雷和布瓦塞尔也尾随而去。布瓦塞尔声称他是由于担心自己一出手会闹出入命，所以才强忍住了自己的怒气。

马兹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去洗脸，可惜没有成功；原来他沾上的是那种所谓“不褪色不消失”的紫色墨水。他对着镜子又是气又是恼，把他那块擦手布卷成一团怒气冲冲地擦着自己的脸。而结果却只是让他的皮肤变得黑里透红起来，他已经把皮肤都擦得充血了。

布瓦塞尔和皮多雷一直跟在他后面，给他出了不少主意。这一个认为应该用纯橄榄油去洗；那一位则认为得用点阿摩尼亚水才行。办公室的勤务员被派去一家药房里求教，然后他带回了一瓶黄色的药水和一块浮石。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马兹垂头丧气地坐下来叫道：“现在要解决的是荣誉问题。您们两个愿不愿意替我做证人去问勒萨白尔，是让他认真赔礼道歉呢，还是靠决斗来解决。”

两个人答应下来，然后开始商议应该采用什么步骤。他们对于这类事情一窍不通，可是又都不肯承认。由于他们一心想装行家，因此发表了一些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见解。最后他们决定去请教部里的一位从舰队调来管理煤炭的舰长。谁知他懂的也不比他们多。他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劝他们去找勒萨白尔，让勒萨白尔找两个朋友出面来和他们谈判。

他们正往这位同事的办公室走去，布瓦塞尔忽然停住了脚步：“是不是需要手套呢？”

皮多雷迟疑了一下：“是呀，应该得戴手套才行。”但是要弄手套，肯定得上街，而部长却不是好说话的。他们只好派了个勤务员到一家商店里取了一包来选择。孰料在手套的颜色问题上他们又费了不少功夫，布瓦塞尔主张用黑的；皮多雷则认为这颜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这种场合不大相称。最后他们选了两双紫的。

勒萨白尔看见这两个戴着手套一脸严肃的人走了进来，就抬起头，急躁地问：“你们俩想干什么？”

皮多雷答道：“先生，我们受我们的好友马兹之托来到这里，为的是请教您对于您刚才表现的那种暴行，是愿意赔礼呢还是用决斗来解决。”

可是勒萨白尔仍然怒不可遏，他大声说：“什么？他侮辱了我，现在还来找我挑衅？请您转告他，说我看不起他，无论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我都不会放在心上。”

布瓦塞尔阴着脸上前几步：“这么说，先生，您是成心逼我们把这件事交给日报来宣扬了，这不会让您开心的。”

皮多雷则狡黠地补充了两句：“而且对您的名誉和您将来的前程，都十分不利。”

勒萨白尔一下不知所措地瞪着他们。怎么办呢？他希望拖延时间，就说：“先生们，十分钟之后，我会答复你们。二位愿不愿意在皮多雷先生的办公室里等？”

等他们一出去，他就看着自己的周围发呆，好像要寻求一种建议或保护一般。

一场决斗——他就要决斗了！

他吓得直发抖，惊慌失措，他本来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对这种危险和这种恐惧几乎从未有过心理准备，更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它。他想站起来，却又马上坐下，由于心跳腿软，他的怒气和体力一下子都飞到了九霄云外，然而一想到部里的议论以及这件事情将在各科各司惹来什么样的谣言，他那衰退下去的傲气又被激起了，他不知所措，最后跑去向部长请教。

托什白夫先生吃了一惊，可是一时也无计可施，他觉得并没有决斗的必要，而且认为这一套还会立即把他的部里的工作搞得

一团糟。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么，我没法跟您说什么。这是有关荣誉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您要不要我写封信给您去找步克舰长？他对于这类事情很有一套，或许他可以帮您出个主意。”

勒萨白尔答应下来，然后就去找那位舰长，他竟然愿意当他的证人；还另外找了一位副科长来做副手。

布瓦塞尔和皮多雷一直戴着手套在等着他们。后来他们又从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借了两张椅子过来，凑成四个坐位。

大家庄重地互相致意，然后入座。皮多雷首先发言把事实陈述了一遍。舰长认真听了之后回答：“事情是很严重，不过我认为还不是无可挽回；这就全靠双方的意见了。”那位舰长本来是海军界里的老油条，喜欢寻开心。

于是开始了一阵冗长的讨论，在讨论中，他们先后拟出了四封信稿，认为双方都应该道歉。假如马兹先生承认他的本意并不是要侮辱人，那么勒萨白尔先生就应当承认自己刚才用墨水瓶砸人是完全不对的，并且应对其冒失的暴行表示歉意。

最后四个证人又分别去找各自的当事人。

马兹虽然对其对手的退让很有把握，但是他到底也很害怕决斗，他此时正坐在自己的桌前，对着一面小圆镜轮流查看着自己的双颊，——每一个部员在自己的抽屉里都有这么一面镜子，以备下午下班前给自己整理胡须、头发和领结之用。

他看了别人交给他的信之后，显然感到很满意，他说：“我觉得，这就已经很体面了。我是愿意签字的。”

而另一方当事人，勒萨白尔二话没说就承认了他那两个证人的信稿，他还说：“既然您们认为应该这样，我也只好照办了。”

于是，四个全权代表又重新碰头了。双方都交换了信稿，郑重其事地互相鞠了躬；既然冲突解决了，大家也就分手了。

这所行政机关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轰动。部员们纷纷打探消息，从这扇门穿到那扇门，大家聚在各个走道里一起相互谈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后来知道事情已经结束时，大家竟然都很失望。有人说：“无论如何这也没法给勒萨白尔弄出一个孩子来。”这句话传了出去。更有一个部员把它编成了一首顺口溜。

可是，就在一切都似乎收场的时候，布瓦塞尔却又提出了一个难题：“以后要是这两个对头碰了面，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会互相打招呼吗？他们会装作彼此不相识吗？”于是大家决定叫他俩当天就像碰巧遇见似地，在部长办公室里会面，还叫他俩当着托什白夫先生的面彼此客套了几句。

这个仪式立即得以执行；随后马兹让人找来了一辆马车，就回家想办法洗脸去了。

勒萨白尔和卡诗阑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声不吭，彼此都对对方仇恨不已，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对方造成的似的。勒萨白尔一到家，就狠狠地把帽子往五斗橱上一扔，接着冲他的妻子吼道：

“我受够了，为了你，我现在得跟别人决斗！”

她吃惊地瞪着他，心里涌上一股怒气：

“决斗，为什么？”

“因为马兹利用你的事情侮辱我。”

她走向前去问：“我的事情？什么事？”

他生气地往一张围椅上一坐，接着又说：“他侮辱了我……我用不着跟你多说什么。”

可是她却不肯放过：“我要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编排我的。”

勒萨白尔的脸一下子红了，过了很久才结结巴巴地说：“他跟我说……他跟我说……就是说你不能生育。”

她一下子惊呆了；接着就怒火冲天起来，那种继承自父亲的粗暴性格超越了她的女人本性，她大喊大叫道：“我！我不能生育吗？那个混蛋，他知道什么？跟你不能生育，是呀，因为你就算不上一个男人，可要是我以前嫁了别的男人，不管是谁，你给

我听着，我早就可以有好几个孩子了。哈！现在你倒是说话呀！嫁给你这种废物，我算是倒霉透了！……你是怎么回答那个混蛋的？”

勒萨白尔被这阵暴风雨吓得惊慌失措，吞吞吐吐地说：“我打了他……一个耳光。”

她吃惊地盯着他：“那他怎么做呢，他？”

“他打发证人来找我，这有什么可说的！”

她现在已经被这件事所吸引了，就像天下所有的女人那样，这种扣人心弦的遭遇让她大感兴趣，她突然平静下来，对这个即将拿生命作赌注的男人也有了几分敬意，最后她问：“你们什么时候决斗？”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不决斗了；这件事已经由双方证人调解好了。马兹跟我赔了礼。”

她顿时又是鄙视又是愤怒，盯着她丈夫不放，说：“哈！别人在你面前侮辱我，你居然就任他胡说八道，而你并不去决斗。你真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

他又生起气来：“我现在命令你闭上你的嘴。关系到我荣誉的事，我比你更清楚得多。何况，马兹的信还在这儿。拿去看看你自然就明白了。”

她拿过那封信只扫视了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她于是冷笑着说：

“你也写了一封信吧？你们两个原来都胆小呀。哼！男人都是废物！要是我们处在你们这种地位，我们女人……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里受辱的是我，是你的妻子，而你居然因为这封信就屈服了。怪不得你至今也生不出一个孩子，你什么都能忍受。你在女人面前也像在男人面前一样……没用。唉！我算是找到了一个丧门星！”

她的声音和态度突然都变得和卡诗阑一样了，使出了老兵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条的粗鲁态度和男人的腔调。

她双手叉腰地站在他面前，又高又壮，胸脯丰满，脸色发红，生机勃勃，洪亮的嗓音颤抖着，她那娇艳细润的脸颊涨得通红，两瞪着坐在她面前的这个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头发微秃，脸上刮得一干二净，蓄着律师短须的男人，恨不能把他掐死，踩死。

她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是个无能的废物，不管在哪方面，不管在哪方面，就连做个部员，也让别人都把你抛在后面！”

门开了，卡诗阑被这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引了过来，他问：“怎么了！”

她转过头对她父亲说：“我正在跟这个小丑算帐！”

勒萨白尔抬起头来，发现这父女俩是如此相像，他感到仿佛揭开了一层内幕，让他看清楚了这父女俩都属于同一个血统，出身于同一个庸俗而粗野的种族。而他这辈子已经注定要同这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算是给毁掉了。

卡诗阑叫道：“要是能够离婚就好了。嫁了一只阉公鸡是挺没劲的。

勒萨白尔听到这个称呼顿时气得跳了起来，全身发抖。他向着他的岳父走去，嘴里念叨着说：“您给我出去！……您给我出去！这是在我家里，听见了吗……我要把您轰出去……”然后他从五斗橱上抓起一只装满了止痛药水的瓶子，把它象棍子一样扬在空中。

卡诗阑害怕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嘟囔着说：“怎么啦？现在谁惹他了？”

可是勒萨白尔依然怒气未消；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回头看着他的妻子，她一直在瞪着他，刚才他那种激烈举措让她有点惊讶，他把那只瓶子往柜子上一搁，叫道：“至于你……至于你……”可是他一时又找不到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发作，只得就

那样面对着她，脸和嗓音都气得扭曲了。

她不由忍俊不禁地笑了。

她的笑声对他来说无形中又是一种侮辱，他气得发疯似地扑了过去，左手揪着她的脖子，怒冲冲地用右手扇着她耳光。她吓得呼吸都不顺畅了，往后直退。然后碰到了床沿，就往后倒在了床上。他还是没有放过她，仍然不肯住手。突然他气喘嘘嘘地站直了身子，精疲力竭；接着他又替自己刚才的暴行忽然感到了惭愧，就结结巴巴地说：“瞧着……瞧吧……这只是一次警告。”

可是她仍然一动不动，好像被他打死了一般仰面躺在床上，用两手遮着自己的脸。他忐忑不安地走上前，暗暗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只等她露出脸来，好看一看她的情况。过了一两分钟，他越来越发急了，他低声叫道：“克拉！说话呀，克拉！”可是她既不回答，也不动弹。她怎么样了？她这是干什么？特别是，她准备干什么？

他的愤怒烟消云散了，正是来得急，去得快，他觉得自己很卑鄙，几乎跟罪犯没什么两样。他打了一个女人，打了自己的老婆，而他本来是那么理智冷静，那么有教养，那么讲道理的一个人。一想到这里，他顿时心软了，甚至想跪下来求饶，想亲吻那张被打得发红的脸蛋儿了。他伸出一个指尖，小心地碰了碰那只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手。她好像没有任何反应。他温柔地抚摸着她，仿佛人们抚慰一条受罚的狗一样。她还是不理他。他就接着说：“克拉，你听我说，克拉，我错了，你听我说呀。”

她就像死了似的。接着他试着去拉那只手，没想到毫不费力地就把它从她脸上拉开了，于是他就看到一只睁着的眼睛甚为惶惑地瞪着他不放。

他又说：“你听我说呀，克拉，我刚才太冲动了。实在是你父亲把我逼得没办法了。他怎么能够那样侮辱人呢。”

她就像没听见似的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他吻着她的耳根，最后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看见她的眼角上有一颗很大的泪珠夺眶而出，很快地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接着那眼睛又一开一合地眨了几下。

他又是惊讶又是难过，一下子张开双臂抱住了他的妻子；他用嘴唇推开了另外那只手，把她的脸吻了一遍，哀求道：“我可怜的克拉，原谅我吧，说呀，原谅我吧。”

她一直流着泪，一言不发，也不抽泣，就像人们伤心到了极致时那样。

他紧紧地抱着她，吻着她，在她耳边低声说出他所能想出的一切甜言蜜语。可是她始终没有一点感觉。不过现在她不再流泪了。他们就一直这样拥抱着在一起躺了很久。

夜幕降临，小屋里一片黑暗；到后来小屋子里已经漆黑一片的时候，他壮着胆子，想尽办法请求她原谅，让他们重归于好。

等到他们下床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他平常的音容笑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她倒反而软下来了，说话的声调也比以前柔和了很多，她看她丈夫的目光也那么温柔，几乎是在献媚了，好像那场意外的惩罚反而放松了她的神经并且软化了她的心肠似的。他平静地说：“你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应该有点无聊；您应该去把他叫来。况且现在我们也该吃饭了。”于是她出去了。

现在已经是七点钟了，那个矮小的女佣人来说晚饭已经摆好；然后卡诗阑带着平静的微笑和他女儿一起过来了。这天夜里他们很久没有这么和睦地聊天吃饭了，好像有什么皆大欢喜的幸福来临了似的。

五

然而，他们始终抱有的那些希望不断地破灭又不断地产生，却没有任何结果。不管勒萨白尔有多么坚持不懈，他的妻子又有多么地热情不减，他们的期待还是一次次地落空，使得他们每个

月都由于忧虑而焦急不安。双方都开始因为一无所成而互相埋怨了，丈夫由于灰心而渐见消瘦，而且疲惫不堪，卡诗阑的粗暴态度尤其让他受不了，现在他在他们那种吵闹不休的生活中，只把勒萨白尔做“公鸡先生”，从前他由于把女婿叫做“阉公鸡”，还几乎在头上挨了一瓶子，而现在“公鸡先生”这个称呼，毫无疑问说明他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

他女儿和他出于本能联合起来，父女俩永远都放不下那笔近在咫尺却又无法触及的财产。他们对此无比愤慨，因此如今只想找茬子来羞辱那个给他们带来灾难的窝囊废。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克拉总会说：“今天晚上可以吃的东西不多。要是我们有了钱，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可不是我的错。”

等勒萨白尔要去门去上班的时候，她就在卧室里大声叫道：“带上你的伞，可别回来时脏得跟只公共马车的轮子似的。总而言之，你现在必须得接着干这种抄写员的活儿，这可不是我的错。”

而当她自己要出门的时候，也总忘不了叫一句：“看吧，要是我以前嫁了别的男人，现在就可以有自己的车子了。”

无论何时，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想起这件事，然后就埋怨丈夫，羞辱他，这事全归他一个人的错，声称那笔财产她本来早就应该到手了，而现在失去了它，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又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叫说：“见鬼！你到底有完没完？生不出孩子可不是我的错，而是你一个人的，你听清楚了，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孩子，我自己的……”

他现在也撒谎了，因为他觉得不管怎样也比受这种没完没了的责备和欺辱要强。

她先是吃了一惊，盯着他的眼睛想看他说的是真是假，继而她就明白过来了，满是轻蔑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有一个孩子？”

他硬着头皮答道：“是的，是一个私生子，我把他寄养在阿埃尔。”

她不慌不忙地接道：“我们明天去看看他，看他长得怎样。”

可是他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说话也不顺畅了：“随便吧。”

第二天，她七点钟刚到就起床了，他正感到惊讶，她却说：“不是说要去看你的孩子吗？昨天你答应了的。难道过了一夜你的孩子恰好又不见啦？”

他一下子床上跳了下来：“我们不是要去看我的孩子，而是要去看一个医生；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她以女人的自信态度答道：“那真是求之不得。”

卡诗阑自告奋勇到部里去替他女婿请病假，从而勒萨白尔夫妇在附近一个药剂师的指导下，在午后一点整去请教勒菲尔医学博士，这位专家曾著有数部与生育卫生有关的作品。

他们来到一个陈设简陋的糊着白底金图案的墙纸的客厅里，客厅里虽然设着很多座位，却都显得空荡荡的，好像没有人住在这里似的。他们坐了下来。勒萨白尔觉得自己有点紧张，同时又有点难为情，浑身上下都在发抖。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进了一间像是办公室的屋子，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彬彬有礼却又有几分冷漠的矮个儿胖男子。

他等着他们陈述病情；可是勒萨白尔面红耳赤，怎么也鼓不起这个勇气。最后他妻子把心一横，拿出一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态度从容不迫地说：“先生，我们是由于没有孩子才来找您的。我们需要他来继承一笔巨额遗产。”

那场诊断进行了很久，检查又细致又难堪，而克拉好像不在乎似的，正似一个受到重大利益所鼓舞的女人，任凭医生细细检查。

对夫妇俩的检查大约耗去了一个小时，这个专家最后还是提不出任何意见。

最后他说：“我看不出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而且这种事是非常多见的。人类的体质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各自不同。既然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夫妇由于性格不合而感情破裂，那么由于体质上的差异而不能生育的事也就不足为奇。我认为这位太太的体质，非常好，具有生育的能力。至于这位先生，虽说身体构造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我觉得他好像很虚，大概是由于求子之心太切的缘故。您是否愿意让我听诊呢？”

忐忑不安的勒萨白尔脱去了身上的坎肩，医生把自己的耳朵巾在他的胸部和背部。过了很久之后他又进行敲诊，从他的胃部到颈部，又从腰部到脑后，都一丝不苟地敲了一回。

他刚一听到他的心跳，就发现了一点异常的情况。同样肺部的情形也很值得担忧。

“您应该好好休养，先生，认真地调养一下。就是贫血，还有衰弱，其他没什么事。这些症状现在还不要紧，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不治之症的。”

勒萨白尔吓得脸色灰死，他请求医生开一个处方。医生给他开了一套复杂异常的治疗方法。他现在需要服铁剂，吃生肉，喝肉汤；要运动，也要休息，夏天要到乡下去住。接着那医生又指导他们等他将来身体复原之后应该怎样做。他又根据他们的情况，提供了一些对症下药的并且往往收效良好的实用方法。

这一次诊断，花去他们四十个法郎。

他们到了街上，克拉由于预料到了将来而积怨在心。她说：“我现在真是太有运气了，我！”

他没有答理她，忧心忡忡地往前走，他逐字逐句地回想着医生的话，权衡着其中的关系，估量其中的份量。他不会是在骗他吧？他是不是认定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呢？他现在不再挂念遗产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孩子了！重要的是他的性命！

他好像听见肺里有一种响声，又觉得心跳太急促。穿过杜勒公园的时候，他觉得浑身无力就想坐一会儿。他的妻子怒气冲冲地站在他身边羞辱他，用又是轻蔑又是怜悯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他艰难地呼吸着，由于心里惊慌，呼吸也非常急促；最后，他又用左手的手指按在右手上数着脉搏。

克拉不耐烦地跺着脚问他：“你到底有完没完？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走？”他就像受了沉重打击似地勉强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地继续往前走。

卡诗阑得知这次诊断的结论之后，他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大喊大叫道：“我们可算是交了好运了，哈！我们可算是交上好运了。”接着他的恶狠狠的眼睛便盯住他的女婿不放，好像要把他吞掉一样。

勒萨白尔一心想着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生命危险，他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听，而且什么也听不见。他们父女俩这样大喊大叫，是因为他们不是处在他的地位，对于他勒萨白尔来说，他只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在自己的桌上摆了一大堆药房发给的瓶子，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总不顾妻子的暗笑和岳父的嘲弄，照样吃掉这些东西。他不停地在镜子面前检查自己的脸色，不停地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来把握自己的心跳状况，而且不愿再和克拉亲近，他在一间本来是当成藏衣室的黑屋子里给自己搭了一张床。

现在他对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又怕又恨，又轻蔑又厌恶的情绪。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是怪物，都是危险的野兽，她们生来就是要害男人的。最后他每想到夏罗德姑姑的遗嘱，就跟别人想起一场过往的灭顶之灾似的。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离那个最后的期限已经只剩下一年了。

卡诗阑在他的客厅里挂起了一张很大的年历，每天早上他都

会用笔划去一天，对于女婿的不育感到无比愤慨；对于那份财产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从他身边溜走感到无比失望；对于自己到现在还得去上班并且到死也只有靠那两千法郎一年的养老金度日感到无比懊恼，在这些原因的驱使下，他的那些尖刻言辞随时都能化为激暴的行动。

他一看见自己的女婿，就禁不住恨得牙齿打颤，很想冲上去打他，踩他，折磨他。他恨他已经到了极点。只要他一看见他开门进来，就觉得是一个强盗又来到了他家里，这个强盗曾经抢走了他的一笔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他的一份家业。他对他的恨比起我们对仇人的恨还要厉害，同时因为他的软弱又看不起，特别看不起他那种只顾自己健康而不肯追求那个共同希望的懦夫行径。

实际上，勒萨白尔和他的妻子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隔阂，好像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联系似的。他现在不再接近她，不再碰她，并且出于惭愧和畏惧，还不再正视她的眼光。

卡诗阑每天都会问他女儿：“喂！你丈夫下定决心了吗？”

她回答：“没有，爸爸。”

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难堪的局面：卡诗阑一遍又一遍地说：“一个男人如果算不上一个真的男人，就不如死掉把位子让给别人。”

而克拉则火上浇油：“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既没用又碍事的人。我不明白他们除了给别人造成麻烦之外，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勒萨白尔只顾服着自己的药水，并不答理。终于有一天，他岳父冲着他叫道：“您要搞清楚，您的身体现在就要复原了，要是你再也不改变态度，我可知道我的女儿会怎么办！……”

女婿预感到了一场新的侮辱即将来临，抬起头来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卡诗阑接着说：“她会把你抛弃另找一个，不用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您运气好，这种事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一个人要是嫁给您这样的废物，做什么都是情有可原的。”

勒萨白尔气得脸色发灰，他回答道：“我又没有阻止谁听从您的妙计。”

克拉低下了头。卡诗阑依稀感到自己刚才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头，也禁不住有些难为情起来。

六

翁婿俩在部里看起来倒也相处和睦。为了在同事们面前掩饰家里的内战，他们互相达成了一种默契。他们彼此亲切地打着招呼，并且装作在一起谈笑，仿佛他们的共同生活有多么惬意，幸福而又满足似的。

而马兹和勒萨白尔两个人则就像几乎拼了命的敌人似的，互相面对时都彬彬有礼。尽管那场决斗由于双方的畏缩而不了了之，它却在他们之间导致了一种过度的礼貌和尊重，而且由于他们私下里害怕再发生新的冲突，可能还偷偷指望着重归于好。在旁人眼里，他们那种经历了荣誉引发的决斗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上流社会的风度实在令人赞叹。

他们还隔着老远就郑重其事地同时又是毕恭毕敬地脱下帽子一挥，以示相互致敬。

他们互相并不说话，因为他们中间谁也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敢先开这个口。

可是有一天，勒萨白尔收到了部长的紧急传呼，他为了显示自己工作卖力，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可是就在过道里拐弯的地方，他和一个从对面来的人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个满怀。那人正是马兹。他们俩都倒退了几步，接着勒萨白尔很过意不去地用彬彬有礼的关切的语调问道：“我没有撞痛您吧，先生？”

那一个回答说：“一点也没有，先生。”

从此他们便都觉得如果碰见了还是应该寒暄几句才合适。于是他们为了显示各自的客套，开始互相关心起来，所以很快竟发展成为了一种甚是亲近的态度，接着又发展成一种有着一定距离的亲密，那种曾有过误会的人的亲密，其中仍由于心有余悸而限制了其发展的程度；最终由于各种客套和彼此经常的往来，竟然建立起了一种兄弟一般的友谊。

现在，每当他们去收发员办公室里打探的时候，也经常在一起神侃，勒萨白尔已经去掉了自己那种自认前途无量的部员的傲气，马兹也放下了自己那种上流社会人物的架子，而卡诗阑也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间，好像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俩成为朋友似的。有时候，当那位和门一样高的美男子挺着腰干走出去后，他就看着他的女婿喃喃自语式地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人，真的！”

一天上午，那间办公室里连塞翁老头一共是四个人。这位文书从来没有放下过手头的抄录工作，不料他的椅子可能是哪个调皮鬼锯过了，这时候突然坍了下来，这个老头儿顿时滚到了地上，嘴里大呼小叫起来。

另外三个人赶忙跑了过去。文书坚持认为这一定又是巴黎公社的阴谋，而马兹却一定要看受伤的地方在哪里。他和卡诗阑甚至千方百计地要脱掉那老头的衣裳，说是要替他包扎。可是他拼命抵抗，嚷嚷着说自己根本什么伤也没有。

这场好戏过去之后，卡诗阑忽然大声说：“马兹先生，既然我们现在都处得很不错，您就应该在星期天到寒舍吃顿晚饭。那样的话我们全家都会觉得高兴的——我，我的女婿，还有我的女儿，我女儿久闻您的大名，因为我们经常谈起部里的事。就这么定了，好吗？”

勒萨白尔也极力邀请，不过他比他的岳丈显得冷静一些：“请您只管来就是了，我们大家都会欢迎您的。”

马兹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可是一想到外面传着的那些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言，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卡诗阑又催他：“快点，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不如从命了。”

克拉的父亲一回到家就对她说：“你知不知道马兹先生下星期天要来这里吃晚饭？”她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喃喃地说：“马兹先生？……我！”

接着她的脸就莫名其妙地一直红到了发根。过去她常常听到别人谈论他，谈论他的气派和他的艳遇，因为他在部里，被公认为是一个见了女人绝不放过并且没有女人能够抵挡的人，从而她很久就已经想要认识他了。

卡诗阑又搓着手说：“你等着瞧吧，那是一个又健壮又帅气的小伙子。他身材高得像个骑兵，根本不是像你那个丈夫那样！”

她像是一下子被人戳中了心事似的，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带着以前邀请勒萨白尔吃晚饭时的同样的热情准备着那顿晚饭。卡诗阑仔细考虑，说一定要办得像模像样，而且他心里似乎有着一种还未确定的秘而不宣的信心，他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把握十足的预料似的，心里踏实，人也格外快活。

整个星期日，他都在兴致勃勃地照管着各种预备工作，而勒萨白尔则在忙着处理一件昨天从部里带回的急务。已经又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元旦就要来临。

七点钟左右，马兹就兴高采烈地来了。他就跟回到了自己家里似地，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把一大把玫瑰送给了克拉。他接着用那种圆熟的人的翩翩风度说道：“太太，我好像在哪儿认识您，而且好像是从小就认识您了，因为到现在为止，令尊一直对我谈起您。”

卡诗阑一看到那些花就嚷了起来：

“呀，真是太棒了。”

而他的女儿却想起勒萨白尔第一次来访时，根本就没有带花。眼前这个漂亮的部员好像很开朗，像那种初到老友家里的人一样和善友好地笑着，并且对克拉委婉地大献殷勤，说得她的脸上浮出了一层红晕。

他发现她是迷人的。而她却判定他很有魅力。他走了以后，卡诗阑就问：“瞧！这个人不是很好玩么？多能干呀？听说所有的女人都会被她迷住。”

克拉不像她父亲那么直露心声，只是说自己觉得“他很随和，而且他也没有从前自己想象中的那种装腔作势。”

勒萨白尔也不像平时那样疲惫和忧闷了，他觉得自己以前“看错了”他。

马兹本来还只是偶尔来一两次，到后来就来得比较频繁了。每个人都喜欢他。大家也欢迎他，款待他。克拉给他做他最爱吃的菜。这三个男人的亲密友谊最后竟到了如影随形的地步。这位新朋友常从报社拿到包厢的票，请这一家人去看戏。

戏散了之后，他们就沿着那些人流如潮的街道，步行回到勒萨白尔夫妇的家门口。马兹和克拉并排走在前头，他俩迈着相同的步伐，紧挨着的身子用相同的动作和相同的节奏摇晃着，仿佛是两个天生就是要并肩而行的人。他们悄声细语，十分投机，一边说一边还发出压抑的笑声；偶尔年青的女人会转过身来，看一眼她的丈夫和父亲。

卡诗阑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他们，而且经常忘了自己是在对女婿说话，只是大声说：“他们的样子都那么好，看见他们在一块儿，真是叫人高兴！”勒萨白尔也毫不在意地答道：“他们的身材差不多是一样的，”而且他觉得自己就算加快步子也不再气喘嘘嘘，自己的心跳也比以前慢些，认为这一切就表明自己的身体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他也就高兴起来，另外，他岳父的那些冷嘲热讽很久以前就已不再有了，所以女婿对他也就渐渐地不再怨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元旦那天，他被升作了主任部员。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回到家里，竟在半年以来头一回拥抱了自己的妻子。他的这番举动弄得她惊慌失措了，好像他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似的令她难堪；恰好当时马兹前来他家恭贺新年，克拉回过头望着他。他也好像非常窘迫，转过身去向着窗口，一副眼不见为净的样子。

可是不久以后卡诗阑又恢复了他的粗暴和易怒，且又开始用风言风语来羞辱他的女婿了。有时候他还把马兹也扯进去，好像他也恨马兹似的，理由就是那个悬在他们头上的无法逃避的灾难，已经在一分一秒地逼近他们了。

只有克拉显得非常平静，惬意并且心情舒畅。好像她早就已经把那个步步进逼的危险的限期给忘了。

三月来了。所有希望都好像破灭了，因为七月二十日，就是夏罗德姑姑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这一年的春天暖得特别早，万物也开始苏醒，马兹向他的朋友提议在某个星期日去塞纳河边散步，到灌木丛里去采些紫罗兰。

清早他们就乘火车出发了，到了拉斐德集下车。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树丛间还带着冬天的寒意，不过那些绿油油的草已经开出了一些蓝色白色的花；山坡上的果树的枯枝上已经发出了新芽，看上去像是缀着一丛蔷薇花似的。

塞纳河的河水在被冬季的洪水冲垮了的两岸之间缓缓而忧郁地流淌，最近又下了几场雨，河水有点浑浊；那些水淹过后的田野，就像是刚刚出浴似的，在雨后初霁的温暖照耀下，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湿漉漉的香味。

他们正在公园里闲逛。卡诗阑今天心情郁闷，他痛苦无比地想着他们那即将到来的不幸，从而比平常分外沮丧，用手杖打着地上的泥。勒萨白尔也是闷闷不乐，担心草地会把自己的脚浸

湿，而他的妻子这时正在和马兹试着扎一个花束。这几天来克拉仿佛生了病，浑身无力，脸色苍白。

没过多久她就觉得累了，要回去吃午饭。他们走进一座破旧的磨坊边的一个小饭馆；一会儿，巴黎人郊游时常吃的午餐就端了出来，摆在一张铺着两块桌布的白色桌子上，设在河边的花棚下面。

他们吃完了干炸鲈鱼和土豆烧牛肉之后，又有人端上了一个装满生菜叶的盆子，这时克拉突然站了起来，两手拿餐巾捂着嘴，往河边跑去。

勒萨白尔提心吊胆地问：“她到底是怎么啦？”马兹急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不……我不知道……她刚才还是好好的！”卡诗阑目瞪口呆，手里的叉子竖在半空中，上面还顶着一片生菜叶子。

他正站起来，想看看他的女儿。他刚一起身，就看见她把头抵在一棵树上，明显是生病了。他顿时犯了疑，两条腿也没了气，一下子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仓惶失措地瞪着那两个男人，他们看来都很窘迫。他满怀忧虑地用目光打量着他们，不敢出声，烦恼和失望已经快把他折腾疯了。

就这样死气沉沉地过了十几分钟。最后克拉又回来了，她脸色有些苍白，走起路来也有点费劲。谁也没去追问事情的原委；每个人都猜到这是一种虽说难以启齿却又是幸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他们急于要知道却又怕知道的。只有卡诗阑问道：“您好些了吗？”克拉回答说：“好多了，谢谢，这没什么关系。不过我们还是早点回去，我头有点痛。”

在回家的路上，她挽着丈夫的胳膊，似乎在表明她有一个秘密，只是她还不敢承认似的。

他们在巴黎的圣拉萨车站分了手。马兹借口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致了意握了手之后，就急忙转身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诗阑等到和自己的女儿女婿单独相处的时候，赶紧问：“你吃午饭的时候哪里不舒服吗？”

可是，克拉起先什么也不说；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那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一点恶心罢了。”

她拖着疲惫的脚走着，嘴边还挂着一丝微笑，勒萨白尔非常不安，精神恍惚，脑子里缠满了各种复杂而矛盾的念头，包括满腔希望，暗地的怒火，难以启齿的羞愧和卑劣怯懦的嫉妒，就像那些早上睡懒觉的人闭着眼睛，以抵挡那些从窗户里溜进来并且在床上照出明亮光线的阳光一样。

他一到家就说有一件公务必须赶紧做完，然后就跑到自己的屋子里躲了起来。

卡诗阑这时把两只手搭在他女儿的肩膀上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呀？”

她欲言又止地说：“是的，应该是这样的。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没等她说完他就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然后就围着她跳那种公共游乐场里的康康舞，这正是他当年军旅生涯的纪念。尽管腆着个大肚子，他却还是抬着腿跳着，搞得整个楼层都被震动了。家具乱晃，柜子里的玻璃杯碰着撞着，吊灯荡来荡去，好像是正在船上。

随后他搂着心爱的女儿，发了疯似地吻着；接着又亲昵地小心拍了拍她的肚子：“哈！这回终于成功了！你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丈夫？”

她突然难为情起来，嚅嚅着说：“没有，还没有说……我……我本来在等着。”

可是卡诗阑却叫了起来：“那是，那是。对你来说的确不大方便。等一等，由我去告诉他吧。”

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了他女婿屋里。勒萨白尔正无所事事，看

见岳父来了就站了起来。可是他岳父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叫道：“您知不知道您的妻子怀孕了？”

这个丈夫呆了一下，立即手脚无措起来，脸颊一下子涨红了。

“什么？怎么回事？克拉？您是说？”

“我说她怀孕了，您听清楚了吗？这真是走了好运了？！”

他快活无比地抓住了他女婿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摇着好像是向他道喜又像是向他道谢；他反复说着：“啊！终于成功了。好！好！请您设想一下吧，那笔财产归我们了。”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一把搂住了他的女婿。

他大声说：“一百多万哪，您想想吧，一百多万！”他又跳起了舞，跳着跳着突然又说：“请您快去吧，她正在等着您呢：请您至少拥抱她吧！”他接着一把搂住他的女婿，把他往前推着，像发射炮弹一样推到了客厅里，克拉一直忐忑不安地在那里听着。

她一看见她的丈夫进来，突然惊慌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只一直往后退。而他却灰白着脸，心里痛苦万分地站在她面前。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审判官，而她却像一个罪犯。过了很久他终于说：“你怀孕了？”

她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卡诗阑挽住他夫妻俩的脖子，把他们脸对着脸地贴在一起，嘴里大叫道：“你们拥抱一下吧，见鬼！这真是太应该了。”

他把他们放开之后，得意洋洋地叫道：“这回我们终于赢了！来呀，莱奥波勒，我们立即就去近郊买一幢房子。在那儿，至少可以让你身体复原。”

勒萨白尔听了这个建议就动心了。他岳父接着说：“将来我们可以在那里邀请托什白夫先生和他的太太，而且副部长马上就要下台了，您将来可以接他的班。那是一个步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当卡诗阑说着的时候，勒萨白尔的眼前仿佛就已看见了那些情景；他看见自己正在河边临水的一所漂亮的白房子前面迎接部长。他穿着一套白胶布上装，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

怀着这种希望，他心里感到有点甜滋滋的味道，而他似乎已身处于一个温暖而惬意的环境中，他又变得浑身轻松并且病也好了。

他微微地笑着，却没有答理他的岳父。

卡诗阑陶醉在希望之中，做起了白日梦，接着说道：“谁知道呢？我们以后会在那儿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也许您将来还能做众议员。总而言之，我们将来还会到当地的社会上去看一看，花点钱舒坦舒坦。您将来可以有一匹小马和一辆轻便马车，每天赶着它到车站去。”

那些奢侈时髦而舒适的幻象，在勒萨白尔的脑海里闪过。他本来就梦寐以求地想像那些阔佬一样亲自驾着一辆小巧的马车，现在听到他岳父的这番言论，自然是正合他意。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说：“哈！那样的话，是呀，那真是太有意思了，仔细想想。”

克拉看见他已经顺从了，不由得也微笑起来，心里觉得万分感激；卡诗阑一看已经不再有什么障碍，就叫道说：

“晚上咱们去下馆子吧。真棒！我们也该花点儿钱好好快活一下了。”

吃过晚饭回家时，他们三个人都有点醉了，勒萨白尔两眼昏花，神智不清，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黑屋子了。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记不清了，他倒在他妻子还没有来睡的那张空床上。那一整夜，他都觉得他的床就像一条船，不停地摇晃着，旋转着，颠簸着，他甚至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克拉躺在自己的怀里，不由大吃一惊。

她睁开眼睛微笑着，带着满腔的感激和爱意，疯狂地吻着他。然后又她用爱抚之下的女人们所特有的柔声细语对他说：

“要是你真的爱我，你今天就不要去部里了。反正我们都快要发财了，你又何必那么循规蹈矩呢。我们可以再到郊外去玩一玩，就咱俩去，谁也不请。”

他觉得自己休息够了，全身都充满了寻欢作乐之后的那种慵懒和舒适，瘫在温暖的被窝里不想再动。他很想在那儿多休息一会儿，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舒坦的滋味，其他什么事情也不干。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偷懒欲望麻痹了他的心灵，侵蚀了他的肉体。他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模糊的、满足的念头，他就要发财了，可以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

但是他突然又涌上一阵恐惧感，他好像害怕隔墙有耳似地，压低了嗓子悄悄问她：“你应该能确定你自己是怀孕了吧？”

她马上让他安心：“啊！能确定，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弄错的。”

可是他，还不放心，又用手轻轻地去摸她。他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摸了一整遍。然后才大声说：“是呀，是真的，——可是你不能赶在那个限期之前把孩子生下来，别人可能不会承认我们的继承权。”

一听到这个设想，她顿时怒火中烧。——哼！好好想一想，那怎么可以呢，吃了那么多苦，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现在谁也休想来找岔子，哼！那怎么可以呢！——她被愤怒搞得不安起来，一下子坐起来了。

她说：“我们现在就到证人那儿去。”

可是他却认为有必要先去医生那儿开个证明书。他们又再次去拜访菲尔医生。

医生马上就把他们认出来了，就问道：“怎么样！您们两个是不是成功了？”

他们俩顿时脸红到了脖子根上，最后克拉忍不住了，才欲言又止地说：“我想是这样，先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医生搓着他那双手说：“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以前教给您们两位的那种方法是万无一失的，除非两个人中有一个根本没有能力。”

他对那位年轻的妇人进行了一番检查之后高声宣布：“恭喜，真的成功了！”

随后他又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以巴黎大学医学博士的名义，证明卡诗阑家之女莱奥波勒·勒萨白尔太太，现已有怀孕三个月左右的各种征兆。”

接着他又向勒萨白尔说：“您呢？您的肺病和心脏病怎么样了？”他又给他听了一会儿，觉得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他们俩心中快活无比，手牵着手，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可是勒萨白尔半路上又想起了一件事：“在去证人那儿之前，你最好在腰上裹几条餐巾，可能会更有帮助，这样一来，就可以引人注目，只会更好一些。他不会想到我们是在争取时间的。”

于是他们又回了家，他亲手给他妻子脱下了衣裳，给她装好了一个骗人的大肚子。他不停地把那些餐巾的位置换来换去，折腾了十几回，又倒退几步看了看效果，力求绝对的相似。

等他俩都感到满意了之后又出门了；到了街上，他俩有一种感觉，挺着个大肚子在街上散步是很值得自豪的，因为这证明了他的生育能力。

证人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然后他认真地听着他们的陈述，又拿起证明书仔细看了一眼，这时勒萨白尔不停地说：“再说了，先生，您只要看她一眼就够了”，于是他使用一种信服的目光看了看年轻妇人的滚圆的腹部。

他们焦急地等着；公证人终于宣布：“一点不错。不管这个孩子是已经出生，还是即将出生，反正他是存在的并且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遗嘱推迟到勒萨白尔太太分娩时再执行。”

走出事务所之后，他们就在门外的楼梯上抱作一团，他们实

在是太高兴了。

七

自从有了这幸福的发现之后，那一家三口就在一起过着非常和睦的生活了。他们心情愉快，融洽而温和。卡诗阑又恢复了以前的豪爽，克拉对丈夫的关怀无微不至，勒萨白尔也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成天兴高采烈，和颜悦色，好像从未这么好过。

马兹很少来了，因为现在他在这一家人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他们虽说依然款待他，但终究是有点冷淡了；因为幸福本来就是只要自己享受，不容外人沾边儿的。

卡诗阑虽说是他在几个月前，热情似火地把那个美男子引到家里来的，现在却对他有点反感。以前是他把克拉怀孕的事情告诉这个朋友的。他当时急急忙忙地跟他说：“您知不知道我女儿怀孕了！”

马兹假装大吃一惊地回答道：“是真的！那您应该很满意了！”

卡诗阑嘴里说着“当然”！却发现这位同事好像反而并不感到快活。男人们都不希望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出现这种情况的，不管那是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造成。

可是每个星期天，马兹照样会去他们家里吃晚饭。尽管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冲突，但那些晚宴的气氛却很别扭；这种异常尴尬的感觉一次比一次加重了。有一天晚上，他刚一走出去，卡诗阑就忿然叫道：“这个人越来越叫我讨厌了！”

勒萨白尔则说：“事实上这个人在跟他深交之后就显得不那么值得敬重了。”克拉早已就垂下了眼皮，不发表任何意见。她面对着高大的马兹，总觉得有点不安，而马兹呢，他一到她身边仿佛就有愧于心，不敢像平时那样笑盈盈地看她，也不再请她去看戏，那种本来亲密无间的友谊现在看来仿佛已经成了一种无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摆脱的负担。

可是有一个星期四吃晚饭的时候，她丈夫刚从部里回来，克拉就用分外亲昵的样子吻了吻他的胡须，附在他的耳边小声说：

“你可能会责怪我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刚才马兹先生来看我，而我因为怕别人说我的闲话，就请他千万不要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来这里。他好像有点生气！”

勒萨白尔很惊讶地问：“是吗！他说了些什么？”

“喔！他也没有说什么，不过那我也还是不乐意，后来我请他以后干脆别来了。你知道以前是爸爸和你把他带到这里来的，跟我简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本来担心我不许他来会使你不高兴。”

这席话真是说到了丈夫的心坎儿上，他感激万分。

“你做得很好，很好。我甚至还要谢谢你。”

为了好好安排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她事先早就已经有了主意，所以又接着说：“等你去了办公室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你还是要和往常一样同他聊天；只要他以后别再到这里来就行了。”

勒萨白尔温柔地张开双臂抱住了他的妻子，久久地吻着她的眼睛和两颊不放，嘴里不停地说：“你真是个天使！……你是一个天使！”并且他的肚子碰到了她身上，感到那个胎儿已经不小了。

八

一直到分娩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

克拉在九月下旬生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的教名被人题做“潘妮”；不过由于他们想把题名的洗礼办得热闹些，因此决定等

到第二年夏季在他们快要购买的新房子里举行。

他们把他们的新房子选在阿埃尔地区一座毗邻塞的河的山上。

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在那年冬天办妥了。遗产一到手，卡诗阑就递交了申请退休的辞职书，并且立刻得到批准，于是他离开了海军部。他用一柄精巧的机械锯子锯一些雪茄烟盒盖来打发时间。利用那些木材做些时钟盒子，首饰盒子，花盆，各种各样的异样小家具。他是某一天在歌剧戏院大道上得来对这种工作的兴趣的，当时他看见一个流动摊贩在大道上用那类木板工作。现在他对于这种工作已经很热心了。到后来，大家每天都要对他那些新鲜、巧妙而又很幼稚的模型大加赞叹。

他自己也要把他的作品吹捧一通，嘴里不停地说：“做到这样，真是惊人！”

副部长拉布尔先生终于死了，勒萨白尔虽说还没有正式得到这个头衔，也已经顶替了副部长的职务，因为勒萨白尔自从上一次的晋级以来，到现在还没有满规定的晋升期限。

克拉发财之后立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已经懂得，猜到并且感到了人有钱之后的各种变化，她比以前更加有素养，更加出众了。

趁着元旦节，她去拜访了那位部长的太太，那个胖女人虽说在巴黎住了三十五年，外省人的习惯却始终没变，克拉请她来做自己的教母，费了很大力气奉承她，最后托什白夫太太终于答应下来，而卡诗阑则以外祖父的身份担任教父。

洗礼仪式在六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举行。部里的所有的人，除了那个再未露面的马兹之外，都收到了邀请。早晨九点钟，勒萨白尔到车站去等候巴黎开来的列车，身边站着一个身着金扣制服的小马夫，在一辆崭新的双轮马车跟前牵着一匹膘肥体壮的小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一会儿一长列的客车就进站了；旅客们从车上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托什白夫先生携同他那位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妻子从头等车厢里下来，而同时皮多雷和布瓦塞尔则从二等车厢下了车。他们不敢邀请塞翁老头，不过都已经安排妥当，决定下午假装是碰巧遇见他，然后征求部长的同意带他来吃晚饭。

那四个人一下车，勒萨白尔就跑了上去迎接他的上司，他的上司穿着方襟大礼服走了过来，身子显得特别矮小，礼服上的勋章大得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他那个大脑袋上戴着的一顶宽边帽子压住了他瘦小的身材，看起来异常奇怪；他的妻子简直可以不用踮起脚就能够毫不费力地越过他的头顶看到一切。

莱奥波勒兴致勃勃，又是致礼又是道谢。他请他们上了马车，又接着再向着那两个毕恭毕敬的尾随于后的同事们跑了过去，他同他们握了手，嘴里却说着自己的马车太小，装不下他们：“请二位沿着河边走，就可以走到我家门口，就是拐弯处的第四栋房子：潘妮别墅。请快点来吧。”

然后，他上了车，把缰绳一拉，车子就开走了，那个小马夫也轻捷地跳上了车后的小座位。洗礼仪式进行得非常隆重。接着他们走回来吃午饭。每一个来宾都在自己的餐巾下找到了一份和自己身份相称的礼物。教母得到了一只足金手镯，她丈夫得了一只镶红宝石的领夹，布瓦塞尔是一只俄国产的皮夹子，而皮多雷则有了一只上等海泡石的烟斗。有人告诉他们，这些礼物都是潘妮送给她的新朋友们的。

托什白夫太太由于又惭愧又兴奋，竟然红了脸，把那只黄澄澄的手镯套在自己肥大的胳膊上，而部长因为今天系的是一个瘦小的黑领结，没法儿把领夹别上去，就把宝石别在礼服的翻领上，正在那枚勋章的下面，好似又一枚等级较低的勋章。

他们从窗口望去，看见一段河流，河岸两边的树林一直延伸

到上游的许伦镇。阳光照在水面上，把河水染得火红一片。由于有托什白夫夫妇在场，午饭开始是在很郑重，甚至是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后来大家慢慢活跃起来。卡诗阑插科打诨地说了许多笑话，他觉得自己既然有了钱，就可以肆无忌惮了。最后大家都笑了。

如果是皮多雷或者布瓦塞尔说出这些笑话，一定会让人觉得不顺耳。

吃饭后甜点的时候，有人依规矩把孩子抱了出来，让每个客人都吻了吻。她被裹在那一堆雪白的轻纱里，用她那无忧无虑的蓝眼睛盯着这一帮人，她那胖胖的脸蛋儿略为转动了一下，好像渐渐地会看人了。

皮多雷趁着喧闹之际，把嘴附在他身边的布瓦塞尔耳边说：“她活脱脱是个小马兹。”

第二天，这句话就传遍了整个部里。

钟敲过了两点；席上的人喝完了饭后的甜烧酒，卡诗阑于是提议去参观一下他们的房子，然后再去塞纳河边悠一圈儿。

客人们排成了一队，从地下室走到阁楼，每间屋子都走遍了，随后他们又在花园里走了一遭，把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看遍了之后才分成两组去散步。

卡诗阑混在太太们堆里难免有些不自在，于是就把皮多雷和布瓦塞尔一起拉到河边的那些咖啡馆里，而托什白夫太太和勒萨白尔太太，则陪同她们的丈夫从河的对岸向上游走去。

这两位体面的女士是不能和星期日的那些衣冠不整的人混在一块儿的。

她们沿着河边的纤道慢慢地走着，两个丈夫跟在后面煞有介事地谈着部里的公务。

一条条游船在河面上掠过，划船的都是些身强体壮的赤膊汉，他们皮肤晒得黝黑，肌肉随着桨的动作一伸一缩。而掌舵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则全是女人，斜倚在或黑或白的兽皮上，有的坐，有的躺，阳光的照射让她们犯了困，有几顶鲜艳夺目的绸伞，撑在她们头顶上，仿佛是水面上开出的硕大的花。喧闹声在船与船之间飞来荡去，有的是在喊人，有的是在吵架，远处不断地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说明那边有一堆人趁着节假日出来散心了。

河岸边有一溜儿稳坐钓鱼台的人，数也数不清。游泳的人几乎都是一丝不挂，站在笨重的渔船上头朝下扎进水里，然后又爬上船来，接着又跳到水里。

托什白夫太太惊奇地看着。克拉解释说：“每个星期日都是这样。我觉得这真是太煞风景了。”

一条游船慢悠悠地过来了。两个女人划着桨，船里躺着两个强壮的男子。她们中的有一个冲岸上喊道：“喂！喂！体面的太太们！我这儿有个男人出卖，价钱公道，你们要不要？”

克拉一脸轻蔑地转过身来，伸出手挽着托什白夫太太的胳膊说：“看来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我们走吧。这些人真是不要脸！”

她们于是走了。托什白夫先生告诉勒萨白尔说：“司长已经正式答应我了，元旦节一定会委任你。”

勒萨白尔回答道：“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您，尊敬的部长。”

他们回到家里发现卡诗阑，皮多雷和布瓦塞尔，三个人正笑得眼泪直流地差不多把塞翁老头抬了起来；他们戏称他们碰见这个老头和一个野鸡在河边上鬼混。

那老头吓得惊慌失措，不停地说：“没有这回事；没有，没有这回事。您这么说太不好了，卡诗阑先生，太不好了。”

卡诗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声嚷道：“喂！老流氓！你还叫她‘我的心肝儿’。哼！这下我们可逮住你啦，老家伙！”

老头儿好像已经被弄得无计可施，两个太太不由地笑了起

来。

卡诗阑又说：“我们应该把他押在这儿挨罚，再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托什白夫先生，您觉得呢？”

部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大家又接着拿那个被这老头撒下的女人开心，而老头尽管已经被捉弄得有点急了，却怎么也不肯承认。

这场恶作剧一直折腾到晚上，说出了许多借题发挥的俏皮话儿，有的甚至是近乎猥亵。

克拉和托什白夫太太一同坐在檐前的布篷下面欣赏着落日的余晖。阳光照在林子里的树叶上映出一片红霞。树枝一动不动，静悄悄的，一种无边无际的宁静的气氛从火红的天空中悄然降落。

又有几条船划过，比先前那些走得要慢，这些都是回船坞去的。

克拉问：“可怜的塞翁先生好像是娶了一个贱女人，是吗？”

托什白夫太太对部里的事情了如指掌，她回答道：“是呀，他以前娶的老婆是个孤儿，年纪轻轻的，跟一个坏蛋勾搭上了，后来干脆同他私奔了。”这位胖太太接着又补充道：“我说他是个坏蛋，其实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有人说他们以前是情侣。不过不管怎么样，塞翁老头实在是缺乏吸引力。”

勒萨白尔太太一本正经地说：“那并不能作为饶恕她的理由。这个可怜的男人是挺委屈的。我们的邻居巴尔布先生也是这样。他的太太被一个来这里消夏的画家迷住了。后来他俩一起逃到外国去了。我真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够堕落到这种地步。依我看，对这种丢尽了家人脸面的贱人，应该实施一种特别的惩罚。”

在林子那头的小径上，奶妈抱着那个轻纱素裹的潘妮出来了。孩子被抱到了两位太太面前，在薄暮的霞光中浑身都染成了粉红色。她用那种看人时的漠然无神的目光望着天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远处聊天的男人们都过来了；卡诗阑搂着他的外孙女儿，好像想把她送上天似地，伸着自己的双臂把她举了起来。她的侧影映托在明亮的天空中，雪白的长袍拖到了地上。

她的外祖父高声叫道：“难道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吗，塞翁老头？”

那老头没有回答，可能是没有话说，也可能是他想到的事情太多了。

一个男仆人打开了檐前的门走了出来，报告说：“太太，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首 饰

大凡世界上美丽动人的女子，往往由于命运的差错，而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我们现在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她没有嫁妆，没有希望，没有任何办法去结识有钱有势的人，让他来了解她，爱她，然后娶她；最后，她只得和一个教育部的小职员结了婚。

没有华贵的衣服，漂亮的首饰，她只能很朴素，可是她觉得自己被降低了身份。因为对女人来说，本来就没有阶级和门第之分，她们的地位，她们的出身是由她们的美貌、风采和魅力来决定的。她们那天生的敏锐，聪颖的本能，温柔的性情，就已经分出了她们的等级，并且这一切可以使一个平常女子得以同最高贵的命妇一比高低。

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享有那一切奢华富丽的事物的，所以她总是感到痛苦。看到自己那简陋的斗室，粗糙的墙壁，破旧的家具和俗气的衣服，她就很难过。如果换成另一个和她处在同一处境的女人，这一切可能很平常，可是她却为此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尤其是替她干家务活的布列塔尼省的女佣人的粗俗样子，更会让她生出许多忧伤的烦恼和天马行空的梦幻。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起居室，垂着东方的帷幕，点着青铜高脚灯，两个穿着短裤的高个仆人正在听差，却又被暖烘烘的空气熏得在那宽大的靠背椅上昏昏欲睡。她梦想着那些挂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上面陈设着价值连城的古玩和华美家具；她梦想着那些布置精美，香气袭人的小客厅，自己在午后五点钟左右，就可以在那里和自己最亲近的男友，或是那些妇女界艳羡不已并且心向往往的社会名流闲谈。

而事实却是，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和她的丈夫坐在那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三天才换一回台布的小圆桌旁，对面的丈夫把那个汤锅的盖子揭开，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感叹一声：“哈！多好的肉汤！世界上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这时她又会梦想到那些精美的盛席，那些银光闪耀的餐具，那些绣满了神话般的园林和古代仕女以及奇禽异兽的壁衣；梦想到那些盛在名贵的盘子里的美味佳肴，梦想到一边吃着粉红肉嫩的鲈鱼或松鸡翅膀，一边带着深不可测的微笑倾听的男友的绵绵情话。

她没有时髦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也没有。而她却偏偏只喜欢这些，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享受这些。她非常渴望自己能够讨别人的欢心，能够惹来别人的羡慕，光采照人，受尽欢迎。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是教会女校里的同学，可是她现在再也不想去看她了，因为每次看完回来，她都会感到痛苦。并且由于伤心，遗憾，绝望和忧虑，她会一连哭上好几天。谁知有一天晚上，她丈夫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你来看吧，”他说：“这里有点东西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她急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请帖，上面印着：

“教育部长乔治·郎布尔暨夫人荣幸地邀请卢瓦泽先生偕其夫人于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光临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不料她并不象她丈夫想象中的那样快活，反而又伤心又懊恼地把请帖往桌上一扔，冷冷地说：

“你让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可是，亲爱的，我本来以为你会很高兴的。你从来不出门，而且这是一个机会，真的，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这请帖，它是很难得到的，因为没有几份会给普通职员。你在晚会上可以看见所有的政界要人。”

她怒气冲冲地瞪着他，最后很不耐烦地嚷道：

“你让我穿什么到那里去呢？”

他可从未想到过这一层；吞吞吐吐地说：

“你穿去看戏的那件裙子怎么样？我觉得它就很好，我……”

他立即收住了嘴，因为他看见他的妻子掉起了眼泪，他又惊又慌，不知怎么办才好？两颗大大的泪珠慢慢地顺着她的眼角流到了嘴边；他结结巴巴说：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可是她却强忍着压制住了自己的痛苦，一边擦着她那湿润了的脸蛋儿，一边用一种平静的口气回答：

“没什么。只是我没有衣裳，所以我没法儿去赴这个晚会。要是你的哪位同事，他的妻子能够穿得比我好些，你就把这请帖送给他好了。”

他非常尴尬地接着说：

“我们商量商量吧，玛蒂尔德。做一套像样儿点的衣服，简单的，以后在别的场合还可以再穿的衣服，得花多少钱？”

她思考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打算，同时也考虑到她可以提出这个数目而不至于引起这个一向节俭的公务员的惊叫和断然拒绝。

最后她支支吾吾地回答：

“具体的数字呢，我不清楚，不过我想，有四百法郎，也就可以办到了。”

他的脸色有点发白，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么一笔款子，打算去买一枝枪，好让自己今年夏天在星期里，可以和几个朋友到南泰尔一带的平原上去打云雀。

不过他却最终回答道：

“那就这样吧。我给你四百法郎。不过你要想办法去做一套漂亮的裙子。”

晚会一天天临近了，卢瓦泽太太好像愁眉不展，坐立不安，心里有点焦虑。不过她的新裙子却做好了。一天傍晚她的丈夫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

“你到底怎么了？你看，这三天以来，你一直这么奇怪。”

于是她说：

“有件事很令我心烦，我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珠宝，插的和戴的，样样都没有，真是太穷酸了。我现在几乎都不想去赴这个晚会了。”

他建议道：

“到时候你可以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季节，这是很出众的。花十个法郎，你就可以买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

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行……再没有比在阔太太中间露寒伧更让人丢脸的了。”

可是她丈夫忽然嚷了起来：

“你真糊涂呀！为什么不去找你的朋友伏莱丝姬太太，朝她借点首饰。凭你跟她的交情，这个口还是可以开的。”

她也发出一声快活的叫喊：

“真的呀！我怎么当初就没有想到这一层。”

第二天，她就去了这位朋友家里，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伏莱丝姬太太立即走到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取出一个大盒子，拿过来打开对卢瓦泽太太说：

“你自己挑吧，亲爱的。”

她先是看见许多手镯，然后是一副珍珠项圈然后是一个威尼斯款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做工极为精巧。她在镜子面前试着这些首饰，犹豫不决，舍不得把它们解下，还给主人。她不停地问。

“你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多着呢，你自己找吧。我不知道哪件最称你的意。”

忽然她在一只黑缎子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钻石镶成的项链，可以把别的一切都比下去；因为强烈的欲望，她的心都开

始狂跳了。她双手捧着它直哆嗦，她把它压在自己裙子的领子上，自己的脖子前，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半天也回不过神来。

最后，她焦急万分却又迟疑不决地问道：

“你能把这一件借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搂着她朋友的颈子，热烈地吻了又吻，最后，带着她这件宝贝飞快地跑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卢瓦泽太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比所有的女宾都要美丽，时髦，迷人，脸上总在微笑着，快乐得几乎发狂。所有的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打听她的姓名，设法求人把自己引到她面前作介绍。部里的机要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了。

她陶醉在欢乐之中，兴高采烈地舞着，她得意于自己的容貌战胜一切，得意于自己的辉煌成果；得意于所有人对自己的赞叹谄媚以及这种在女人看来是最为甜蜜而完美的胜利，她被幸福的云雾包围了，她什么都不再想了。

她直到凌晨四点的时候才离开。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左右，就和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没有人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尽兴。

他在她的肩头披上了那件带来的衣服，那是一件家常的朴素的衣服，专门为出门而备的，它的那股寒伧味和舞会上服装的豪华气派极不相称。她感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止别的那些裹着裘皮大衣的太太们注意，她就想逃跑。

卢瓦泽一把拉住了她：

“等一等。你这样到外面会着凉的。我去叫一辆出租的马车来吧。”

可是她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急急忙忙地下了台阶。等他俩到了街上，竟找不着一辆出租车；于是他们就开始找，追着那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远远望见的车子。

他们沿着塞纳河的河岸往下走，两个人都冻得簌簌发抖，失望至极。最后，他俩终于在河边上找到了一辆夜游神似的旧式马车——这种车子在巴黎白天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好像有点自惭形秽，所以只有天黑以后才能看得见。

马车把他俩送到了殉教街的寓所门外，他们没精打采地上了楼。对她来说，这一切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在想着自己明天早上应该十点钟到部里。

她在镜子面前脱下了那些围在肩头的大氅，为了再次端详端详光彩照人的自己。可是他突然尖叫了一声。她那串围在脖子上的钻石项链不见了！

她丈夫这时已经把衣服脱了一半，连忙问道：

“你怎么了？”

她失魂落魄地转过身来对着他说：

“我……我……我找不着伏莱丝姬太太的那串项链了。”

他顿时吓得惊慌失措，站起来说：

“什么！……怎么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于是他们就在那件裙子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到处都找遍了。哪里也找不着它。

他问道：

“你确信离开舞会时它还在脖子上吗？”

“是呀，我在部里的走廊里还摸过它呢。”

“可是，你要是在路上丢掉了它，我们应该可以听得见响声的。一定是在车子里。”

“是呀。很有可能。你还记得那辆车的号码吗？”

“不记得。你呢，你当时也没有注意吗？”

“没有。”

他俩呆若木鸡地相互瞪着。最后卢瓦泽又重新穿上了衣服。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们走过的路线再走一遍，看看能不能找着它。”

于是他出门了。而她呢，连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就一直穿着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倒在一把围椅上，屋子里没有生火，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丈夫在七点钟才回家。还是什么也没有找着。

他跑到警察总署和各个报社去悬赏寻找，又跑遍了每个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之，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他都走遍了。

她面对着这场可怕的灾难，又惊又怕地等了一整天。

卢瓦泽在傍晚时分回到家里，他瘦削的脸上一片苍白，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现在，”他说，“只有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把那串项链的搭钩弄断了，正在叫人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时间来应付。”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把信写好了。

过了一个星期后，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卢瓦泽像是一下子老了五岁，他说：

“现在只能想办法去赔偿这件首饰了。”

第二天，他们拿着那个首饰盒子，按照盒子里的商标到了那家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了查账簿，说：

“太太，这串项链不是从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是给它配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又到一家一家的首饰店去登门拜访，凭着他们的记忆寻找一件和失去的那件完全相同的首饰，由于伤心和忧虑，他们俩都快要病倒了。

最后他们在王宫附近的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钻石项链，看上去和他们要找的那一串一模一样。它价值四万法郎。但是可以用三万六千法郎的折价买到。

于是他们请求那小店的老板三天之内不要卖掉它。而且又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了条件：如果原来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着了，店里就用三万四千法郎收回现在的这一串。

卢瓦泽手里有他父死后留下的一万八千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开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在这儿借五个路易，在那儿又借三个。他签了无数借据，订了无数足以让他破产的契约，同那些高利贷者和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断送了自己后半生的前途，不顾一切地冒险签着自己的名字，一想到将来的隐患，一想到即将压在身上的贫困，一想到由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折磨组成的未来，他就满怀恐惧。他就这样走到那个珠宝商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法郎，取走了那串新项链。

当卢瓦泽太太把首饰还给伏莱丝姬太太的时候，这位太太用很不愉快的神情对她说：

“你应该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或许用得着它。”

她并没有当场打开那只盒子，她的女朋友担忧的正是这一点，要是她发现这只是一件替代品，她会怎么想？她会不会把她当成一个贼？

卢瓦泽太太尝到穷人的拮据生活了。不过她突然一下子显出了英雄的气概，下定决心要偿还那笔可怕的但必须偿还的债务。她要把它们还清。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在某个紧挨屋顶的阁楼上租住下来。

她开始做各种笨重的家务活了，也尝到了厨房里令人生厌的杂务的滋味，她洗碗涮盆。在那些油腻的锅和盆子底上磨坏了她那粉嫩的手指。她用肥皂亲自洗着脏衣和抹布，然后把它们晾到绳子上；每天早晨，她把垃圾搬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走完一层楼，她就得坐在楼梯口歇歇气。她穿得像是一个平常的妇女了，她挽着篮子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讨价还价，在

骂声中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极力节省着那点少得可怜的钱。

每个月都要收回很多借据，然后再立几张新的去拖延时间。

她丈夫一到晚上就替一个商人誊写账目，常常到了深夜，他还在抄着那五个铜元一页的书。

这种生活一直延续了十年。

十年之后，他俩居然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包括高利贷者的利钱和利滚利增加的数目。

卢瓦泽太太看起来是老了。她现在已经变成了穷苦人家的那种强壮粗野而又吃苦耐劳的妇人了。她胡乱挽着头发，歪斜地系着裙子，双手通红，大声说话，用大盆的水洗地板。只是当有时她丈夫去了办公室之后，她一个人坐在窗前，就会想起从前的那个晚会，那场舞会，当时她是那样的美貌，那样的快活。

要是当时没有丢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人生是多么古怪，多么变幻莫测啊。只消一丁点儿小事，就可以把您毁灭或是拯救。

可是，有一个星期天，她劳碌了一个星期之后，到香榭里舍大街去散散步，这时她忽然看见了一个妇人带着孩子在散步。原来是伏莱丝姬太太，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美艳，那么动人。

卢瓦泽太太非常激动。要不要上去和她谈谈？是的，当然。自己现在已经还清了债务，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她了。为什么不呢？

她走上前去。

“您好，珍妮。”

那一位竟一点也认不出她了，这个平民妇人这样亲热地叫她，她感到非常奇怪，她支支吾吾地说：

“可是……太太！……我不知道……您大概是认错人了。”

“没有错。我是玛蒂尔德·卢瓦泽呀。”

她的女朋友惊叫了一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可怜的玛蒂尔德，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是呀，自从上一次见过你之后，我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而且这一切痛楚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借给我一串钻石项链让我去部里参加晚会？”

“记得，那又怎样呢？”

“怎样，我把它弄丢了。”

“哪儿的话，你早已经还给我了。”

“我以前还给你的是另外一串，跟原来那串一模一样。我们花了十年工夫，现在才付清它的代价。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一无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现在总算还清了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伏莱丝姬太太停住了脚步：“你是说你以前买了一串钻石项链来赔我的那一串么？”“是呀，你以前简直看不出来，是吗？那两串原本就一模一样的。”

说完，她带着种满意的，天真的神情快乐地笑了。

伏莱丝姬太太异常感动，抓住了她的两只手：

“哦！我可怜的玛蒂尔德，可是我那一串是假的，顶多值五百法郎！……”

散 步

勒腊老爹，这位拉特时公司的司帐员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由于夕阳光辉的照射使他眼睛有些昏暗。原来他是整天在煤灰色火光下工作的，地方正是店房后面第一房间，刚好对着一个又深又窄像是一口水井样的天井。40年来，他就是有这样一间小屋里打发他的时光的，里面阴凉黑暗，即使在盛夏的季节里，每天也只有11点到3点这段时间不必点灯。

这间小屋似乎与阴冷和潮湿永远分不开，那扇唯一的窗子正对着似壕沟一样的地方，沟中的蒸发物的废气味不断从窗口飘进来，使小屋子里充满发霉的味道和阴沟的臭味。

40年以来，勒腊先生每天8点钟就机械地走到这“监狱”里；接着就一直坐到傍晚7点钟，弯着腰对着帐本勾勾写写，以一种忠实勤奋的作风尽着自己的义务。

刚到公司的时候，他每年只有一千五百金法郎的工资收入。如今已经增加到每年三千金法郎了。这点儿微薄的收入使他无法娶亲，所以一直一个人生活着。他没有过高的享受目标，也没有什么大的欲望。然而，有时当他也被这种单调而且不断重复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就把藏在心里的带着理想意味的想法喊出来：“见鬼去吧，假如我每年有五千金法郎的利息进款，我就要舒舒服服花掉它。”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舒舒服服地花过钱，哪怕是为了自己，因为，除了每月领得的工资以外，他从来没有额外的收入了。

他是属于那种在生活上没在大的波动也没有太多理想的人。其实每一个人心中怀着许多梦境般的想象力，但在他的平庸志向中我们很难找到这种迹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他 21 岁的那一年，就进了拉特时公司。以后，他再也没有变过工作。

1856 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三年后他的母亲也死了。此后，他只在 1868 年搬了一次家，原因是一直和他关系不错的房东突然要增加房租。

他的闹钟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发出一阵喧闹，这可怕的喧闹音如同船上放松铁锚链子的声音，吵得他不得不睡意朦胧地跳下床来。

然而在 1866 年和 1874 年，那件机器却出了两次毛病，他到后来也没找出是什么原因，他每天照样穿衣裳，叠被子，揩桌椅，扫屋子，这些日常工作琐事要用掉他一个半小时。

后来他走出家门，来到了那家换过 11 个老板还没有改招牌的拉殊面包店里，于是他买了一个蛾眉月式的面包，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啃着面包。

他一辈子的时光，完全被这窄小晦暗而且壁上贴着同样颜色折花纸的办公室消磨掉的。初来时，他还很年轻，名义上是那位吕孟先生的助手，他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接替他的职务。

他早就接替了吕孟，从此再也不指望什么了。

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有几件可以令人回味的事件，比如意料不到的变化，甜美的或者悲苦的爱情，冒险的旅行等等，然而对于他说来，这些生活中自然的然而又让人回味无穷的东西却是那么遥远和陌生。

在他眼中日子、星期、月份、季节、年岁，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每天在同一时间起床，出门，进公司，吃午饭，吃夜饭，最后一项是上床睡觉。这些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事实和同样的思想是那么相似的具有合乎原则的单调性，从来没有哪一样东西去打断过它们。

从前，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面小圆镜子，他曾仔细欣赏过

自己的金黄色的髭须和卷曲的头发。而如今，他每天傍晚出公司之前，还要在这把已经破旧的镜子中，再望一眼他那已经变得颜色发白的髭须和光亮的头顶。就这样荏苒而过，虽说长久但对他来说又很迅速，空虚得就像一个失眠者在无所适从的漫漫长夜中苦熬着时光。40年来，生活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甚至于自从他父母去世以后，连一点恶运他都没遇上。总而言之，他生活在一种空虚状态中。

这一天，勒腊先生在公司的大门口，被夕阳的光辉把眼睛照昏，好一会儿视力恢复后，他想了想可以暂时不回家去，这样在晚饭之前去兜一个小圈子，象今天这样的兴致，他一年中大约有五六次。

他来到城基的大街上，这一带新绿的树荫下涌动着来往的人流。此时正是暮春的一个黄昏，一个使人陶醉，使人心弦动荡的黄昏。

勒腊先生用他那种早已习惯的急促而且短小的步伐走着，他眼中流露出愉快的目光；由于大地的欢欣和空气的温暖，他感到无比幸福了。

他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继续向前迈着小步，此刻，他内心中那种青春陶醉的兴致正在被暗暗激活。

天色整个儿红得像是一团火，在地平线上出现的那绯红色的背景中，凯旋门的身躯挺拔而健壮，俨然是一个立在火灾现场之中的巨人。这位老司帐员来到这座巨大而又美丽的建筑物的脚下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他马上走进一家餐馆去吃夜饭。

招待员热情地把他带到靠近人行道的一个座位上，他要了一份酸汁冷羊脚，一份生菜和一份芦笋；象今天这顿较为象样的夜饭对勒腊先生来说已经好久没有吃了，他在上面盖了一块有名的布里干乳酪，又把半杯上好的鄞尔它产的葡萄酒浇在上面，吃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他喝了一杯他不常喝的咖啡，最后他是以一小杯白兰地酒结束这一顿夜饭的。

付过帐走出来，在一种微微醉意中，他体会着快乐，他觉得很舒服，他自言自语地说：“多么好的夜晚。我索性继续散步到布洛涅森林，直至人口为止吧。我感觉我的身体格外有力。”

就这样他向前走着。忽然一首古老的曲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从前他的女邻居经常唱的歌：

草木披新绿，低低窃私语；

情人相会日，依依皆欢喜。

他轻声哼着这首曲子，哼了一遍又一遍。巴黎的上空已经被夜色笼罩起来。勒腊先生在这没有一丝微风暖融融的夜色中欣赏着眼前的城市。

他继续在布洛涅森林大道上散步，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在他身边驶过。车子上面有一对像眼睛的风灯，迅速地闪动着，使人在一刹那可以望得见车子里成对儿的人搂在一处，女士穿的是浅颜色裙袍，而男士穿的是黑颜色礼服。

这些是由情侣们组成的队伍，在这样一个繁星满天，柔和温暖的晚上出来兜风。车子在路上来来往往。爱人们不断地来，不断地去，看看躺在车子里，静静地互相拥抱在一起，沉溺在幻觉之中。同时也沉溺在欲望之中了，沉溺在因拥抱而产生的颤抖之中了。热烈的感受激荡着他们的全身，同时献上雾一般的吻。这种温存意味的感觉占据着整个空间，使人感到呼吸的急促。这些互相搂在一起的人儿，这些被相同的期待、被相同的思想所陶醉在一起的人儿，为这样的夜晚制造出一种狂想的氛围。这一些满载着爱意的车子，如同一阵淡淡的，像能使人产生醉意的暖风一样，不停地在人们的视线中闪过。

勒腊先生感到了疲倦，就坐在一条长凳上去欣赏那些载着爱情的马车，不时地在大街上穿梭。一个女人立即摆着腰肢来到他

面前，并且坐在他旁边了。

“早上好，亲爱的，”她说。

他没有理睬她。她接着又说：

“让我来爱你好吗，我的亲人儿；你难道没有发现我是多么迷人吗？”

他说：

“可我并不认识您，太太。”

她伸一支手挽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那又有什么用呢，听我说……”

他甩掉她的手，赶快走开了，心里感到一阵厌烦。

刚走出一百来步光景，又有一个女人靠近他身边了：

“您愿意陪我在这坐一会儿吗，我的乖孩子？”

他盯着她说：

“这种买卖是您很喜欢做的吗？”

她突然站在他面前，并且声音变得嘶哑凶恶了：

“见你的鬼去吧，谁不想为自己多找些快乐。”

他用柔和的声音盘问：

“这么说，有人给你要找的快乐了？”

她咕嘟着：

“人总得为了这条命而活着吧，你的心太狠了。”

后来，她走开了，嘴里哼着他听不懂的调子。

勒腊先生呆呆地坐在那有一会儿工夫了，这期间又有好几个女人来叫他，逗他，当看到他的样子，她们都没趣地走开了。

他觉得他的头上忽然有一些乌黑的东西在浮动，一些儿教人伤心的东西。

后来，他又换到了另一条长凳上坐下。成行的车子始终不断地跑着。

我今晚就不应该来这儿，他暗自想着，“现在我所遇上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够我烦恼的。”

他现在想到了他目前的状况：有的东西让他那样扑朔迷离，包括花了钱的或者自由的接吻。

爱情！对他来说太陌生了。在他这 40 多年的岁月中，由于巧遇，也有过两个或者三个女人，可是他的收入使他不得不避开这件开销极大的事。他感到他从前的生活是那么和大众的生活不一样，不过是暗淡，忧郁，不塌实，是虚无飘渺的。

他就是那种运气不佳的人，当有人忽然把他眼前的遮盖好多年的幕布撕开以后，他才发现了自己原来是处在一种如此单调、泛味的无边无际的苦楚之中：过去的苦楚，现在的苦楚，未来的苦楚。最后的日子和最初的一样，无论前后左右哪个位置，他都一片空白，心中找不到任何方向也没有半点足迹

车子的行列始终还是那样走着。一对对情侣在揭开顶盖的轿式马车中紧紧相抱着，不断地在他的眼前出现又快速在他眼前消失。他觉得全世界的人们都像是沉浸在幸福、喜悦快乐的气氛中，在他跟前排成了队伍走过去。他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孤零零的，完完全全孤零零的旁观者。到明天，他也许依旧是这副模样，始终如一的，好像这种感受是上帝专门为他设制的。

他站住了，走了几步，后来突然困倦了，就像他刚刚结束了一次长时间的徒步旅行那样，他走到一个长凳前，犹犹豫豫地坐下来。

他不知在等待，在期望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等待也不指望。他想像着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回到家里，看得见许多小孩子们咭咭呱呱地说话，应当是很幸福的。一个人被那些由自己抚育的孩子们围在中间，在身边绕来绕去，体会人世间的温暖，再听一听那些天真的有趣的故事，无论怎样冷落的心也会被融化的。这样的晚年生活才算是美好的。

后来，他想起了自己那间空荡荡的卧房，想到了自己那间虽

然清洁但不免有些愁惨的小卧房，他没有邀请谁进去过，于是一阵烦恼的感觉紧紧抓住他的心房，那间卧房，在他眼中突然变得比他那间小办公室更教人伤心。

谁也没有到那儿坐过，更不用说有谁在那儿谈过天了。仿佛那里是人迹罕见的荒漠一般，没有生气。无论哪一间房子，只要它被人住过，就会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主人的东西在里面，哪怕是一点点姿态、形象和言论。可以这样说幸福家庭住过的房子要比相反人家的房子看上去舒服。他那间卧房正同他走过的路程似的，没有半点回忆的地方。后来，他感到还要躺在那间房子的床上就有些害怕，照着先前的框框重新去做每天夜晚的种种行动和工作，更使他不寒而栗。末了，为了使自己暂时忘掉那间使他不快乐的卧室以及那个将要必然又来的时刻，为了多回避一会儿，他再一次站起来，此时他忽然发现了树荫下的第一条小径，他为了能到野草上去坐一会儿，就走到一座轮流采伐的小树林子里了……

他听见了他的周围，他的头上，以及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一种模糊的，无边无际的，连续不断的声浪，那是一种由很多种复杂的噪声所构成的声浪，一种若有若无的远近皆有的声浪，抓摸不定的和巨大的生命活动：正在巴黎的上空滚滚而来，像一个巨人在呐喊。

太阳这时给布洛涅森林笼罩了一层光浪。三五辆车子开始流动了；慢慢的骑着马散步的人们也欢欢喜喜地来到这里。

有一对人儿在一条没有游人的树荫小径上散步。突然间，那青年妇人抬起了头，发现了枝叶当中有一件棕黑色的东西；她吃惊了，带着胆怯的目光，伸出手指着那上面：

“你快看……那好像是……”她终于叫出了声，她失去知觉地倒在她那个男伴侣的怀里了，她的男伴让她躺在地上。

看公园的警士很快就跑来了，人们从树上解下了一个用裤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吊带自缢的老人。

很快就判断出他是头天晚上自杀的。在他身上找出了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他就是拉特时公司的司帐员勒腊。

有人把他的死亡动机归入到一种无法揣测的自杀之列。很有可能是一种突然而来的痴癫状态导致的。

俘 虏

雪花轻轻柔柔地落在树枝上，发出微弱的声音，这给寂静的森林带来了一些生气。雪从中午开始下的：雪花一阵一阵的飘落下来，在树枝上集成一层苔藓样的冰，在落叶上织出一层银白色的薄衣，远远望去，道路上好像是铺上了一块又白又软而宽大无比的地毯，给本来就有沉寂景象的树海又添了几分神秘感。

这是一间看守森林的警察住的房子，门前一个露出胳膊的年轻妇人正挥舞着斧头在一块石头上用力劈着柴。她虽然消瘦，但看上去很健壮，不难看出她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这森林的女人，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森林警察。

这时屋里有人在喊：

贝尔丁，今晚就剩咱们两个人了，你看天快黑了，赶快进来吧，不觉得远处有一群普鲁士人和一些狼在盯着我们吗？

那个劈柴的妇人正很使劲地劈着一段树根，每劈一下，就挺起胸来喘上一口气，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这时候她一边劈柴一边答话：

妈，我很快劈好了，已经快好了，天还不算太黑，你不必害怕。”

随后她抱起那些大大小小的柴块儿走进来，在壁炉旁堆放好；再跑到外面去关板窗，这是一扇用榆木心子做成的厚实阔大的板窗，最后，才进来扣好门上的那些结实的门闩。

她母亲，脸长满了皱纹显然是一个年老而胆小怕事的老妇人，这时候连忙走到了火炉边对她说：“我可不愿意你爹老到外面去。就咱们两个女人，能管什么用？”年轻女人回答：“不见得！我照样可以对付一只狼或者一个进犯我们的普鲁士人。”说实话，她下意识抬起头，看了一眼炉台上挂着的那支大型手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丈夫早就加入军队了，那是普鲁士人入侵时的事了，现在她和父母就住在这森林里，她的父亲就是绰号高跷的老警察尼可拉·毕戎，他的脾气很犟强，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里而搬到城里去。

那座离他们最近的城市叫勒兑尔，是一座旧时建在石岩上的要塞。那里的人们都具有爱国心，有家产的人早就决定用一种特殊方式抵抗侵入的敌人了，那就是闭门死守，然后严格依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接受敌人的包围。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亨利四世时期，另一次是路易十四世时期，勒兑尔的居民们都是以英勇自卫而闻名的。这一次他们还是照老规矩办事！否则的话他们宁愿与这座城市一起完蛋。

就这样，他们备好了一批枪炮，招纳了一队民兵，把他们分为营又分为连，每天在演武场里严格操练，这些人里有做面包的，开油盐店，做屠夫的，做会计师的，做律师的，做小木匠的。

开书店的，做药剂师的，他们都轮流按着规定的时间进行操练，由乐伟业先生来做他们的指挥，他从前在军队里当过中士，现在开了一家杂货店，妻子是大乐伏尔先生的女儿，他现在的这个杂货店就是从前大乐伏尔先生的。

乐伟业自任城防指挥官，当地的青年人早已都去从军，他只好把那些留下来的为了抵抗敌军的人组成了一支队伍。身体肥胖的人都迈着只有在体操比赛上才能看到的步伐，其目的是为了减轻体重。体力弱的每天都背着好些重的东西走路，为的是锻炼身体以承受能力。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普鲁士人的到来，可普鲁士人一直没有露面。其实他们驻扎得并不远；因为他们的侦察兵已经跃过森林向前侦察了两次，一直来到高跷毕戎那所看守森林的房子附近。

这个老警察跑得象狐狸一样飞快，到城里报信去了。他们早

就准备好了大炮，瞄好了射击线，但是敌人却没有露面。

高跷的房子被人们选为阿韦陵森林的前哨站了。这个老警察为了把这里的消息及时送到城里去，顺遍从城里带些食物，因此每周都要到城里去两趟。

现在他就是带着消息去城里了，因为前天下午两点钟光景，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德国步兵小支队在他家里休息过，但没呆多久就走掉了，那个带队的中士还说得一口流利的法国语。

这老翁每次这样到城里去的时候，总忘不了要牵上他那两条长着大嘴巴猎狗、以防备树林中突然袭击的狼，因为这季节里狼比任何时候都凶狠。并且临行时必须叮嘱他的女人一到天色快黑时就要关好门待在家里千万不要到外面去。

他女儿什么也不怕，实际上他的身子一直在发抖、并且重复地说道：

“这是他们在做孽，会有报应的；你们会看见将来他们的下场的。”

这一天傍晚，年轻女人比往常更显得焦虑不安了。

“你知道你爹什么时候能回来？”老女人问。

“喔！大概在十一点钟吧，是的，如果老人家在指挥官那里吃晚饭，那回来就得很晚了。”

于是她把锅子挂在火上煮起菜羹来，她突然停止了种种动作，静静地听着从烟囱管里传进来的不十分清晰的响动。

她喃喃地说：

好像有人来了，听声音，大概有至少八个人。”

老妇人显得异常害怕，停止了纺轮的工人，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哟，感谢上帝，好在你爹不在家！”

她的话音还没落，一阵激烈的叩门动作把他们的门振得直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母女两人没有回答，这时候，从外面传来一个恶狠狠的：

“快开门！”

几秒钟的沉寂之后，那同样的口音又喊起来：

“开门，不然的话，我就要打碎它！”

贝尔丁知道这是德国人用法语在同他们讲话，于是就把炉台上那支大型手枪藏到了自己的裙下面的口袋里，她悄悄走到门边把耳朵在上面，轻声问：

“您找谁？”

门外人继续回答她：

“我们几天前来过这里。”

年轻妇人接着问：

“您是要什么吃的东西吗？”

“你们的森林没有什么标记，今天早上我们的队伍在里面迷了路。开门，少说废话，不然我就要打碎它。”

她觉再不开门是不可能的事了，就连忙抽掉了那根很粗的铁门闩，慢慢拉开那扇厚重的板门，于是在积雪的映衬下她看见了六个人，六个普鲁士人，是前天来过的那几个。她用坚定的口气问：

“你们又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那中士用同样口音重复地说：

“我说过了，我们迷了路，我认识这所房子。到现在一整天了，我和我的队伍都没吃一点儿东西，我们饿坏了。”

贝尔丁高声说：

“今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我妈两个女人。”

那个看上去显得很正直一点的军人回答：

“不要怕，我不会做什么坏事。不过你要弄点东西给我们吃。因为我们又饿又疲乏。

“那就请坐下吧！我去给你们做点菜羹，你们看上去确实又

累又饿。”

于是她回身重新上好了门闩。

她在锅里又添了些水，把奶油和好些马铃薯放了进去，然后取下了那块悬在炉台里的肥膘腊肉，切了一半扔进了锅里。

那六个人一直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眼里露出饥饿的目光。他们进来时就把枪和铁盔搁在一只墙角落里了，现在却像幼小的孩子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老师给他们上课。”

那母亲又重新纺起了她的轮子，一面不时悄悄地用眼睛扫一下这些侵入的德国兵。每一个人都不出声地呆在那，只有老妇人纺轮的旋转声，柴火在炉中噼啪的响声和沸腾的水在锅中咕噜咕噜的响音。

不过突然有一个非乎寻常的声音让他们每个人都吃了一惊，这是一个从门底传进来的像是老人们干干喘时发出的声音，一种强有力的抽气样的和只有野兽才具有人那种可怕声音。

好那个德国中士一跳就到了放置枪支的墙角。然而这个年轻妇人却不慌不忙地向他打了个手势，并且微笑地说道：

“不必怕，这是只像你们一样饿极了的狼。”

那个中士似乎不相信她的话，于是立刻打开了那扇门，他的这一动作把门外两只灰色的大野兽反倒怕了一跳，然而快步向远处逃去。

他无力地转过身坐下，喃喃地念叨着：

“我还以为她在说慌。”

他此刻只是专心等待着那份对他来说是很精美的羹了。

他们埋下头饕餮地吃着菜羹，为了想要多吃一些，他们都尽力把嘴巴张得老大，每个人的眼睛还不时盯着那只锅，喉管里发出了像落水管里格鲁鲁的水声一样响。

母女俩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们狼吐虎咽的动作：菜羹里的那些马铃薯都像变戏法一样很快就消失掉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希望这位森林长大的年轻女人能为他们找些解渴的东西吃，于是她就到地窖里为他们去取水果了。她在地窖里呆了好长一段时间；地窖是一间有穹顶的小石屋，听人们讲这个小屋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曾经被用做监狱及避难的场所。那里有一条一人宽呈螺旋形的梯子，梯子顶上在地窖口，这里直通到厨房的地面上，一块厚色结实的四方木板盖住了地窖口。

贝尔丁脸上带着微笑从地窖中走出来，那是一种即狡猾又神秘的微笑。当她把装着水果的罐子交给德国人是，脸上的神情更明显了。

接下来她和她母亲就坐在厨房的另一端吃起了和平时比起来过了点的晚饭了。

饥饿和干渴被驱逐后，六个德国兵就围着桌子打起瞌睡。偶尔一个睡熟了，脑袋轻轻地在桌上碰出一点响声，这个被碰醒的人就会下意识地轻咳一声竖直自己的脊梁骨。

贝尔丁向那中士说：

你们可以到炉子前去睡，那里即暖和，地方又宽余，我和妈妈现在就到楼上的房间去。

几个德国人果真见她们上了楼，随后听见房门上锁的声音，接下来是一阵脚步声，后来他们的头顶上是寂寞一片了。

普鲁人士都脚对着脚躺在地板上，把大风衣卷了几下枕在自己的头下，不久，便传出了风格各异的鼾声，有的是响亮的，有的又是尖锐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让人听了都会胆颤。

忽然传来一声枪响，这时候，他们都已经睡熟好久了，这枪声好像就是在房子附近传来的，因为它的响声是很清晰的。那些兵立刻从睡梦惊醒跳了起来。这时枪声又响了两下，接着是三下

.....

楼上突然被那年轻的妇人抢开了，她赤着脚站在那，身上只披着小衫，系着短裙，手里端着一只烛台，脸上带着张皇的神

情，吃惊地对他们说：

“不好了，有二百多个法国兵朝这边来了。要是他们在这儿发现了你们，他们就会把这所房子烧掉。赶紧到地窖里躲躲吧，千万不要弄出响声。倘若有响声，我们肯定也会没有性命了。”

那个脸色一青一红的中士又操起了掺杂着德国口音的法国话说：

“是这样的，我很愿意，应当从哪里下去呢？”

年轻妇人连忙把那块厚敦的四方木板从地窖口移开，六个人就以一种最快的速度把身子转过去趴在地窖口，用脚尖去探索梯子上的落脚处慢慢向下移动，最后一个个都从那条螺旋形梯子上失踪了。

当最后一个铁盔的尖顶在地窖口消失后，贝尔丁就迅速地盖上了那块沉重的榆木板——这木板象墙一样厚重，像铁一样坚硬，又配有绞链和锁簧，她用钥匙把那监狱式的锁簧旋了两转，于是她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她心中突然涌上一阵想在这群俘虏的头上疯狂跳上一曲的欲望，但还是不声不响地然而带着按捺不住要流露的笑容挺直了身板。

他们确实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关在那活像是一只坚固的箱子里，但那是一只石头箱子，那只箱子里的一点微薄空气是那扇嵌着几根生了锈的铁条的小矮窗子透进来的。

贝尔丁这时把炉中的火弄得更旺了，那只锅现在又被驾在火上，一阵阵炖菜羹的香味不时传来。她低声自言自语：

“父亲今晚一定累坏了。”

她坐下来慢慢地等着。此时只有那座挂钟的摆针在运动，并送出千篇一律的嘀嗒嘀嗒的声，使周围的境界显得更加沉寂。

这年轻妇人不时望上一眼那挂钟，眼光里的焦躁意味好像是说：

“怎么这么慢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多久她就听见她脚下有轻轻的谈话声。好些低而模糊的语句，穿过地窑的砖缝穹顶送到了她的耳朵里。普鲁士人大概已经渐渐猜着她的诡计了，一会儿，她听见那个中士爬上了那座小梯子，用拳头狠命拍打着那方盖板。

他重新用德国口音的法国话喊着：

“赶快把门打开！”

贝尔丁起来走到盖板跟前，学着那中士的口音有意问他：

“你们是要出来嘛？”

“是的，快开门！”

“我要是不开呢！”

那汉子显然生气了：

“如果你再不开，我就要把它打得粉碎！”

她大笑起来了：

“你打吧，好小子，有胆的，你就打吧。”

于是他动手用枪托使劲撞击他头上的这块榆木盖板了。然而这块榆木盖板竟丝毫未动。

这位年轻女人听得出他此刻已经没有力气又爬了下去。随后，那些兵一个一个轮着走上梯子他们都在怀疑这块盖板是怎么盖上的，不免再打上几下。不过，他们认为刚才的举动显然是一种白费力气的事，所以又通通走下去围在那里商讨另一个对策。

年轻妇人竖起耳朵细细地听着，突然她打开了那扇通到外面的门，向夜色里使劲儿地张望着。

一阵狗吠声由远处传来。她如同一个猎人一样吹起了口哨，紧接着，两条大狗在黑夜里窜出来，直奔她的脚下，摇摆着大尾巴。她抚摸着它们的脖子，并告诉它们不要这样兴奋，然后她向着黑暗处高声喊道：

“爹，你回来了！”

一个浑厚的声音很快就从远处传了过来：

“是的，贝尔丁！”

她等了几秒钟，不见人影，又唤道：

“喂，爹呀！”

那声音在比刚才近一些的位置上响了起来：

“喂，贝尔丁！”

她大声喊着：

“您不要从那个窗前走，因为有几个普鲁士人被我关进地窖了。”

于是，那个还很模糊的人影突然向左走去，在两个树干中间停住不走了。望着那扇窗子问道：

“你为什么要关普鲁士人，他们怎么了？”

年轻女人面带微笑地说：

“就是前两天的那几个，今天在林中转昏了头，又跑到这儿大吃大喝，我想了个法儿就把他们关进去了。”

于是她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她如何放了几声手枪去恫吓他们，又如何把他们关到了地窖里。

那个没有来得及说话的老翁问道：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再干点什么？”

她回答道：

“是的，爹，你再去找乐伟业先生吧！让他带人把这几个家伙抓起来，他难道不高兴吗？”

于是老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对，他一定非常高兴！”

她女儿接着说：

“菜羹已经做好了，您吃了再去吧！”

年老的森林警察坐到了桌子跟前，他把两只盛满了菜羹的盆子放在地上，那两条狗摆着尾巴吃起来，然后他也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窖里的那几个人听见上面有动静，都肃静下来。

一刻钟后，高跷又顺原路走了，他的女儿坐在那里开始静静地等候。

俘虏们重新骚动起来了。现在，他们疯狂地叫喊，他们怒火冲天，不断用枪托来撞击着那块雷打不动的盖板。

后来，他们从那扇小窗子中放了许多枪，其目的是希望能有一支德国队伍听见这枪声，好奇迹般地搭救他们出去。

他们的举动使这个森林中长大的年轻妇人越发感到焦躁不安，她生起气来，一阵恶怒涌上她心头；她真想打死他们，免得他们再闹。

她踱来踱去，更加焦躁了，开始望着壁上的挂钟，计算着过去的时间。

她父亲去了一个半钟头了。应该早到了城里，她仿佛看见了：他把事情向乐伟业先生叙述着，那一位却因此而变了脸色，马上摇响铃子向女佣人索取他的军服和军帽。仿佛有流动的鼓声从各个街边传了出来。还有那些从窗口里探出来的好些惊惶的脑袋。那些民兵从各自的家里喘着粗气跑出来，衣裳还没有穿好，一边忙乱地系着身上的扣子，一边用体操式的步儿向指挥官家里跑去。

队伍终于排好了，高跷就站在他们前头，踏着深夜的积雪快速向森林开拔。

她又望了一眼墙壁上的钟：“再过一点钟，他们就可以到这儿了。”

一种神经质的焦躁使得她有些心烦意乱了。每一分钟对她来说都好像是赶也赶不动的老年车。

最后，她猜想了一个他们到来的时间，当这个被假定的时间刚一到，她突然打开门去听动静，望见有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正朝这边走来。她害怕了，于是大喊了一声。她并没看清那就是他

爹。

他说道：

“他们派我先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还是老样子。”

这时候，他向黑暗中吹了一声口哨，那声音很尖很脆，传出好远好远。不久从那边的树下移动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离这边越来越近了，原来是一队由十个人组成的前哨。

高跷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你们千万不要在那扇窗跟前经过。”

随即，那些先到的人就向接受了命令一样一个传一个并指给后面的人看那扇窗子。

部队的主力已经全部到齐了，大约有两百人，每人带了两百粒子弹。

精神振奋的乐伟业显得异常激动，他向兄弟们布置好任务后，房子就被团团围住了，为了作战方便，也为了人们的安全，只在小窗的前面留下了一块空地，这块被留下的雪地在黑夜中呈现出一片青白的区域。

这些人都各就各位后，他走进了屋子，详细询问敌人的实力和动态，此时的敌人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或是在他们到来之前就从窗子飞跑了似的。

乐伟业先生站在那块盖板上并跺着脚大声喊着：

“普鲁士军官先生！”

德国人没有回答。

指挥官接着又叫唤：

“普鲁士军官先生！”

还是没有一丝反应，他喊了大约二十分钟，地窖里的军官及他的部下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他们全体生命安全和军人荣誉。但无论他采取哪一种招数，都没有得到满意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答复，因此形成了僵局。

民兵们都用力踩着脚下的雪，使劲用胳膊拍打着自己的肩头，用这样的方法使自己的身体能暖一些，并且都希望那几个德国兵快速从那扇窗子中飞出来以使他们早点儿离开这令人发颤的雪地。

民兵们中间有一个人很轻捷地跑了出来。虽然这很冒险，但他还是象一只小鹿一样灵活地跳到窗子跟前，人们竟没想到。这尝试反而成功。俘虏们都像死了一样。

有人高声叫唤着：

“没有一个人。”

后来另一个民兵也以这个危险的方式从窟窿前穿过，并从那段没有受包围的地方跑过去。这反倒激起了人们的游戏欲望。不时就有一个人跑过来，从这一堆中间跑到另一堆中间，如同孩子们无拘无束的戏闹，双脚在雪地活跃地跳动，所以就带动起许多雪块跟着他们跳起来，有人为了取暖，点起了几大堆枯枝，于是民兵们跑动的侧影，在这火光的照映下一晃一晃的，显得那么迅速，那么有趣。

有一个叫喊着。

现在该你了，笨鹅。”

笨鹅是一个长得肥胖的面包商的绰号，他胸前像贴上一样的大肚子惹得同伴们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他有些迟疑。有人取笑他了。于是他下了决心，就用那种小小的体操式的步跑起来了，那种步儿是有规范的，但他做的却极不好看，喘着粗气，大肚子摇来摇去。全队的人都被他的动作逗得知流出眼泪来了。大家为他加油鼓励他：

“好啊！好啊！笨鹅！”

他已经跑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突然间，从窗里闪出一道长而快的红光。同时，叭地一声脆响，从这个肥胖的面包师嘴里发

发出一声尖叫，人们见他便倒在地上了。

没有一个人跑过去救他。人们从远处望见他在雪里慢慢地向前爬着，口里不停地呻吟着，后来，等到他爬完那段可怕的路程时头一低就晕过去了。

他臀部的正中间中了一颗子弹，鲜血正往外流着。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惊慌之后，人们的欢笑声又响起了。

这时，指挥官乐伟业的身影出现在门槛边上。他刚刚决定了他的作战计划。于是就用一种颤动的发出了他的命令：

“白铁科卜朗虚老板和他那些工友。”

于是被叫到的三个人立即来到他跟前。

“你们的任务是把这房子的落水管全部取下来。”

一刻钟左右的光景，竟然有几根二十来米长的落水管摆在了指挥官的面前。

于是他倍加小心地在地窖的那块盖板旁边挖了一个小圆孔，他们又引出了一道水路直通这个小圆孔，准备用抽水机往里面抽水。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

“我们准备请这几个德国佬洗个痛快澡！”

他的这句话赢得了一阵赞美的掌声和狂热的“胡拉”的喊声，接着就是一阵得意的笑声，这个指挥官亲自指挥着几个工作小组。接着他发命令了：

“抽水！”

人们看见那副抽水唧筒的铁挽手开始摆动起来了。一阵细小的清脆声响沿着那些落水管流下去，一会儿过后，就传来一阵溪涧中的流泉幽咽之声，里面加杂着象鱼儿在岩泉出没时才有的幽咽的声音，接着便咕咚咕咚落到了地窖下面。

大众静候着。

一点钟过了，两点钟又过去了，很快又到了三点钟。

这时被激怒的指挥官已经在厨房里踱起步来，他不时把耳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贴在地板上，尽力想听出敌人正在干什么；暗自猜测着他们是不是马上就出来了。

敌人果然骚动起来，有人听见了他们把地窖里的大木桶撞得咚咚作响，听见了他们在乱叫着，听见了他们在水中乱扑腾着。

大约持续到了早上八点钟的时候，一句用德国口音说的法国话终于从窗里传出来，“我要和法国军官先生说话。”

乐伟业的脑袋慢慢地从窗口边伸了出来。

“您愿意投降吗？”

“我愿意。”

“那好，现在就请把你们的所有枪支从窗子扔到外边，枪从窗里面伸出来了，并且掉到了雪地上，接下为是两支，三支，所有的军用枪支都被送出了。随即，那道同样的声音又叫唤：

“都扔出去了，请您快点，我们快淹死了。”

指挥官发了命令：

“停止抽水。”

抽水唧筒的摇手不在摇晃了。

指挥官让那些手中握着枪的士兵挤满了一屋子后，他才从从容容掀起了那方榆木盖板。

四只脑袋露了出来，他们的灰色毛发贴在头上，脸色冻得铁青，后来，大家看见那六个德国人一个跟着一个走上来，他们浑身流着水，颤栗着，惊慌失措地站在那。

他们就这副样被上了绑，后来大家怕再出现意外的事情，一支队伍是专门押解俘虏的，另一队用几根树条绑上几根绳子做成一个简易的床，把笨鹅放在上面去护送他了。

他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勒兑尔的城里。

乐伟业先生生擒普鲁士的一队前哨而受到了政府的勋章的奖励，而那个胖肥的面包师由于臀部吃了一个枪子儿，也得了军人奖章。

壁 橱

吃过晚饭，男人们谈起了关于姑娘们的话题，他们在一起还能谈什么呢？

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说：

“哼，我遇到过一件与这个题目有关的希奇的故事。”

于是他讲述了下文的内容：

去年的一个冬夜，一阵使人凄凉懒散情绪向我袭来，那是叫人受不住的，不时羁绊着人的身体与灵魂。我当时单独待在家里，觉得自己倘若不去走一走，立刻就会被过分的愁惨包围，如果那种愁惨经常袭来，会把人引上不可逃脱的自杀之路。

虽然，我不知该干什么，但还是立即披上外衣，上了街。由下坡道儿走到了城中心的热闹大街，我开始顺着街上各个咖啡馆溜达，咖啡馆差不多全是空的，因为正下着雨，那种细雨，在沾湿人的衣服的同时沾湿了人的精神，并不是倾盆大雨，不是倾泻而下，叫屏住呼吸、行色匆匆的路人躲到大房子檐下，而是一种使人无从区别点滴的毛毛细雨，一种不断地把那种无从目睹的纤小点滴对入侵袭过来，不久一层冰凉而有渗透力的苔藓样的水分就盖在了衣服上。

怎么办？我向前走，然后又返回来，想找一个地方消磨两小时，结果却第一次发现在巴黎，夜晚想找个散心的地方竟这么难。最后，我决定去那个姑娘们的游戏场——牧女狂。

大厅里人不多。那条蹄铁形散步长廊只有一些低级的游客，他们的举止、服装、发式、帽子甚至肤色的光泽上便为他们的低下身份打上了烙印。想找一个洗濯得干干净净，穿戴考究的是不大可能的。至于姑娘们呢，大不了就那么些个你们知道的那些容颜丑陋，精神疲乏，皮脸松弛的可怕姑娘们，带着她们不知从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来的愚顽的轻蔑态度，她们走来走去，好像在猎取主顾似的。

我暗自说那些姑娘都是畸形的，与其说她们体态丰满，不如说她们全身赘肉，不是肥得凸出就是瘦得干瘪，腆着一个“贪肉和尚”式的大肚子，那两条如同鹭鸶式的长腿的膝盖部分却又向里弯曲，所以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值一枚鲁意。她们从五枚鲁意讨价还价好不容易才能够得到那么一枚。

忽然有一个让我觉得可爱的小人儿闯入我的视野，年纪也不算小了，不过是鲜润的，很讨人欢喜的，富于刺激性的。我拦住了她，并且笨拙而不加思索地出了我能够支付的那种度过通宵的代价。孤零零地呆在家里可远不如与一个姑娘拥抱依偎。

于是我跟着她走到了她在殉教街的那所大房子。楼梯上的煤炉已经熄了。我不断地划燃一枝蜡烛火柴，慢慢地爬上去。楼梯绊着我的脚差点儿摔倒，因此心里生出一些不快，她在前面走，发出衣服的摩擦声。

她在五楼停住了，把和外面相通的门关好以后，她问道：

“那你是要在这儿过夜吗？”

“绝对没错。你知道我们是这么商定的。”

“好，我的猫儿，我只不过随便问问。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回来的。”

于是我被她丢在黑暗当中。我听见她把两扇门关好，随后她仿佛还说了几句话。我诧异起来，有些忐忑。说不定有一个强盗在里头。不过我的拳头和腰杆儿都不是好惹的。我暗自想起：“呆会儿，我们看个分明。”

我集中精力倾听。传来轻微的、缓慢的行走、动作，而且极其小心谨慎。随后另外一扇门打开了，我觉得有很低很低的说话声，不过很低很低。

她转来了，手里端着一枝正在燃烧的蜡烛。

“你进来吧，”她说。

她用“你”字来称呼我，就是表示她拥有了一种占有权。我进去了，从显然从来没有人在此吃过饭的餐厅经过以后，我就走进了一间卧房，那正是通常姑娘们的卧室，是那种连家具一起出租的卧房，还带着几幅厚实的帐幔和一些染上可疑的污渍的红绸子羽绒被盖。

她接着又说：

“你爱坐哪儿坐哪儿。”

我审慎地观察了屋子。可是丝毫没有令人放心不下的。

她脱衣衫的速度相当之快，她躲在床上的时候，我还没脱下外套。她开始笑了：

“喂，你怎么了？难道变成木头人了？你真是，赶快点吧。”

我照她的样子做了，与她并排躺下。

五分钟以后，我发痴呆地很想穿上衣裳走掉。但是我竟被那种在我家里缠过我的使人疲劳的懒散意味留住了，我所有行动的能力都被剥夺了，所以尽管我为自己躺在这个人人可睡的床上感到恶心，我仍旧没有挪动。从前，我在那边，在游戏场的灯光下面，以为在这个尤物身上能够感受到肉感滋味，而现在，在我的怀抱中间那种滋味竟消失了，与我肌肤相亲的，不过是个和一般的庸俗姑娘丝毫没有两样女人，而且她那种虽然毫无感情却似乎很殷勤的吻中掺杂着一股大蒜味儿。

我和她聊了起来。

“你在这儿住了挺长时间了吧？”我说。

“到一月十五就是半年。”

“以前，你住在什么地方？”

“以前我在克洛沃勒街住。后来，我就退了房子，因为那看门妇人给我添乱。”

接着她就没完没了地述说一些关于那个看门妇人的闲话，她从前造了她许多谣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忽然间，我听见我们身边有些响动。开始，那是一声叹息，之后，一些清晰而微弱的响声传来，如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轻轻转动一样。

我突然在床上坐起来，并且问：

“那是什么动静？”

她回答我的态度安然沉静：

“你别害怕，我的猫儿，那是隔壁的女人发出的声响。隔板实在太薄，所以我们听起来简直像在一间屋里。这种房子真糟糕，完全像是纸板糊的。”

我实在太懒了，钻在被盖里纹丝不动。后来我又和她聊开了。男人们每每被愚笨的好奇心所驱动，对这类尤物的初次遭遇感兴趣，想揭开她们的走向堕落的秘密，如同为了在她们身上搜寻一种早已远离了她们的清白，使自己也许因为那种回忆而去爱她们。我当时竟受到那种好奇心的冲动，向她提出好些与她头几个情人有关的问题。

对于她的谎话我心知肚明。有什么关系？也许那些谎言中间会有一件诚实而且动人的事被我发现。

“说，你得跟我说清他是什么人。”

“那是一个开游艇的人，我的猫儿。”

“哈！说给我听吧。从前，你们在哪儿。”

“我从前在阿尔让德伊。”

“你从前以什么为生？”

“作女佣人，是在一家饭馆子。”

“哪家饭馆？”

“在淡水船员馆。你知道它吗？”

“当然，盘南舫开的。”

“没错儿，正是那一家。”

“他怎样和你谈情说爱，那个游艇家？”

“我帮他拾掇床铺的时候，他把我强奸。”

不过我突然记起我的一个医生朋友的观点，那是一个洞察世事、通晓哲理的医生。多年来，他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整天和身为母者的闺女和公共的姑娘们打交道，他对女性的一切羞耻和困苦，都有所认识，包括可怜的女性在变成阔绰无聊的男性的丑恶牺牲品以后的一切羞耻和困苦。

“概莫能外，”他告诉我，“一个女孩子往往是被一个她生活在同一阶层或相同环境的男人引坏的。有关这种例子我做了好几本的观察记录。大家指责民间孩子的清白之花被富人摘取。那是不正确的话。富人所购买的是已经采下来扎好的花束！他们当然也会动手采摘，不过采的却是那些在第二次开放的花。他们从不去剪第一次的。”

回忆起这个，我就望着这个女伴笑起来：

“你必须知道我了解你的历史。你结识的第一个人并非这个游艇家。”

“喔！真的是他，我的猫儿，我起誓。”

“你说谎，我的猫儿。”

“噢，没有，我告诉你。”

“你说谎。快把事情的真实告诉我吧。”

她像是犹豫不定，明显有些惶恐。

我又进一步说：

“我会魔法，我的漂亮女小子，我是个善用催眠术的人。倘若你不把真相告诉我，我就让你睡去，结果我就会对你的事一清二楚。”

她并不比那些相类的女人聪明，她害怕了。支吾地说：

“你如何猜出来的？”

我接着说：

“别犹豫，说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唉，第一次吗，应该说不算什么。那一天恰巧是那地方的纪念节。饭馆子里临时雇了一个大师傅帮忙，亚历山大先生。他到这儿之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指挥一切的人，甚至指挥老板两口子，仿佛他是一个国王……那是个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人，他并不在他的炉灶跟前守着。总是嚷着：‘赶快，来点奶油，来几个鸡子儿，再来点儿葡萄酒’并且人们必须快跑着把这点儿东西送给他，否则他就生气了，骂一些能让人一直羞红到大腿的话。”

白天干完了活儿以后，他就在门口抽他的烟斗。后来我正捧着一大叠空盘子从他身边经过，他这样对我说道：‘听呀，孩子，你陪着我到河边溜一圈，领我看看本地的风景吧！’我呢，稀里糊涂地走向河边了。我们刚走到了岸边，他马上就强奸了我，他那么快，快得简直教我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在干什么。最后，他赶晚上九点的火车走了。从此再无音信。”

我问：

“就这么多吗？”

她吞吞吐吐说：

“哈，我确信弗洛朗丹是他的骨肉。”

“谁是弗洛朗丹？”

“是我的儿子！”

“啊！很好。后来你又教那个游艇家认为自己是弗洛朗丹的父亲，对吗？”

“这自不必说！”

“那个游艇家很有钱？”

“是呀，他把一份产业留给弗洛朗丹，每年利息可收得着三百金法郎。”

我提起了兴趣。仍穷追不舍：

“很好，孩子，这很好。你们居然并不像旁人猜得那样全体

都那么笨。弗洛朗丹现在几岁了？”

她继续说：

“今年他十二岁了。等到春天，他就要去第一次领圣体。”

“就这样，从那以后，你就老老实实从事这种行业？”

她叹了口气，用隐忍而又无耐的语气说：

“又能怎样……”

但是忽然从卧房传出一串很大的响动，使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那声音是一个人跌到地上又爬起来后发出来的，其中还夹杂着双手在墙上摸索的响声。

我端起蜡烛环视四周，又惊惶又生气。她也坐了起来，生拉硬拽地不许我动，一边低声慢语地说：

“什么事也没有，我的猫儿，我向你保证什么事也没有。”

不过这时，我已经弄清楚那串异样的声音是从何而来了。我立即走到一扇被我们床头遮住的门前，然后猛地拉开了它……于是我看见了一个苍白瘦弱的小男孩，坐在一把大的麦秸靠背椅子旁边颤抖着，用他那双亮晶晶的受了惊骇的眼睛望着我，显然刚才他是从椅子上跌到地下的。

他望见我之后，一下子哭了起来向他母亲说：

“这不怪我，妈，不怪我。我开始睡着了，后来就摔下来了。别骂我哟，这不怪我。”

我回头望着那个妇人。然后我高声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似乎有些难为情，心里很不是滋味，时断时续地说着：

“你让我怎么办？我挣的钱不能供他在外边寄宿。只好把他留在身边，我的能力又不足以多租一间屋子，老天。我没领别人回来时，他就和我一块儿睡；若是有人到这儿来混一两点钟，他只好在壁橱里不声不响地待着；他只能那么做。不过若是有人像你一样来住通宵，在一把椅子上睡觉会叫他腰痛，叫这孩子腰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那……那当然不怪他……我真想让你去试试看，你……睡在一把椅子上过夜……你就知道那种滋味了……”

她一边生气，一边叫唤着。

孩子始终在哭。一个瘦弱怯懦的孩子，对呀，那躲在寒冷阴晦的壁橱里的孩子，他只能偶然从那张暂时空着的床上吸收一点温暖。

当时，我也很想哭。

最后我回到自己家里去睡觉了。

一家人

我要去看看我的朋友西孟·赖德樊，我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他了。

以前，这是我一个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肝胆相照，与这样的人共度宁静而愉快的长宵是件乐事，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会将心中的种种密事倾吐；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与其款款而谈时，会感觉到种种稀少敏感的，机智的，体贴的主意，都是从那滋润心灵的并使之自安的好感中产生出来的。

多少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分离过。我们曾经一同生活，旅行过；曾经一同幻想，空想过；对于那些相同的事物，有过共同的爱恋与喜好，并且共同赞美过同一类书籍，一同领略过、感悟过相同的作品，因为相同的感触共同为己心动。常常只要彼此交换眼色，便会为那些我们共同了解的事物相视而笑。

后来他结婚了。他很突然地娶了一个从外省到巴黎来寻找未婚夫的年轻姑娘为妻。那女子长得非常瘦削，一头淡发，一双粗笨的手，两只清冽无神的眼睛，有着鲜润而笨拙的声音，和那些成千上万待嫁的女人别无二致，但是她怎么笼住了这个精明细致的汉子呢？这类的事，世人怎么能明白。也许那时候他希望幸福，希望那种可以依偎在一个温柔忠诚的妻子怀中，并不复杂却很隽永的幸福，这一切，他在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少女的清澈如秋波的目光中隐约见到了。

那时候，他并未考虑过，一个勤奋的、有生气和而且活跃的男子，对这种愚蠢现实境界一旦有所了然就会对一切都没有兴味了，除非他到了什么都不懂的糊涂地步。

我现在可以看见他变成什么样？像以前一样聪明、笑逐颜开和劲头十足的吗？还是被外省生活感染成熟无生气的呢？十五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可以让一个人改变的。

火车停在一个小车站上。我正从车上下来时，一个胖子，一个神彩奕奕大腹便便的大胖子，张着胳膊跑到我跟前一边喊着：“佐治。”我和他互相吻了吻，但是我却认不出他。然后我恍恍惚惚地低声说：“啊呀！你没见瘦。”

他笑语盈盈地答道：“该怎么办呢？生活安定！吃得香！睡得好！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吃饭睡觉。”

我端详着他，想从那副宽大的脸上找到从前可爱的影子。仅仅那眼睛保持原样，但是从前的神采无从寻找了，于是我暗自思量：假如眼睛的神采能够反射思想，那么现在占据这个脑袋的思想不再与从前那种相同了，不再是我从前深刻理解的那种了。

光芒愉悦和友好充满了那双眼睛，却没有了能够像语言一样表现一种心灵深度的那种聪明的清朗神采。

忽然西孟向我介绍说：“看呀，这是我两个大孩子。”

一个已有些妇人感觉的十四五岁的大女孩子和一个穿着中学生服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走过来，脸上是一种局促憨笨的神情。

我喃喃地说：“他们就是你的孩子？”

他笑着说：“对呀。”

“你究竟有几个孩子呢？”

“五个，另外三个在家里没有出来。”

他回答我的神情是那种高傲的、满意的、如同炫耀功绩。而我呢，我对于这个如同躲在笼里的兔子一样，守在外省住宅里成双对以生育孩子为能事的天真而高傲的繁衍者感到一阵深刻的怜悯与轻蔑混杂的情绪。

我坐在他亲手驾御的一乘马车上，于是我们便穿城而过——一座过分冷清的城那样昏沉阴暗，街上并没有活动的人和物。除了几条狗和三三两两的女人，偶尔看见一两个小店的老板，各自在门口脱帽致敬。西孟答了礼，然后就向我报了姓名，这大概想

向我证明他能够从姓名上认识所有的居民罢。

随后我便想到他一定对省议会的事有所梦想，在外省的一切闲居者都对这个怀着一种迷梦。

我们很快就从城里穿过，最后那车子走进了一个仿佛公园的园子里，然后便停在一所有几座塔楼几乎可以混充别墅的住宅前。

“这便是我的安身之处。”西孟说。

这样说不过是想被我恭维，我回答道：“真是好的很。”

有一位太太出现在门口前台阶上，她的衣饰和发髻都是专为迎接客人而装扮的，并且还为此预备了一些词句，这并不是十五年前我在教堂里见过的那个一头淡黄色头发，毫无神采的年轻女子。她成了个浓装艳抹的臃肿妇人——这类妇人，无法区分年纪、特色，也没有一点风采、灵魂，甚至一丁点儿作为女人所必须的东西。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平庸、多子的胖妈，那种人性的牝马，那种除了牵挂子女和厨房里的帐簿以外，心里再没任何牵念的肉机器。

她说了些欢迎我的话，接着我就走进门里的过道中间。其中，西孟那三个小一些子女，如同接受市长检阅似地按着高矮顺序排成一行。

我说道：“啊！啊！这就是那些留在家里的孩子吗？”

西孟神采飞扬地唱着他们的名字：“让，约瑟芬和恭特朗。”

客厅的门是开着的。我走到里面，便望见有什么东西在一把大围椅的当中抖动，原来那是一个人，一个瘫痪了的老年人。

赖德樊太太赶到我跟前说：“这是我的老父。他老人家已有八十七岁高龄”

然后她便凑在这个抖动着的老翁耳朵边高声喊着：“这是西孟的一个朋友，父亲。”

这个老爹费了好一会儿力气给我道早安，于是呀呀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哇，哇，哇，”一边摇着自己一只手。

我回答道：“你太客气了，先生。”

于是我在一个座位上坐下。

西孟进来了，他笑着说：“啊！你已经和老爹认识了，他老人家是个不同寻常的人。这就是孩子们开心的事。他很好吃，朋友，每顿饭总吃得撑得很难受。倘若我们任由随便吃东西，你简直无法想象他会怎么样，但是一会儿你就会看见，你就会看见。他贪婪地望着那些甜东西，如同那都是一些姑娘似的。你从前肯定从没看见过比这更有趣的事，你等会看罢。”

吃晚饭的时刻已经快到了，便有人带我到卧房去梳洗。我听见楼梯上传来好大一阵脚步声，于是回头去看。他所有的孩子们，都在他们的父亲的后面跟着我列队，这大概是给我做样子罢。

我卧房的窗子，正与一望无垠的平原相对。那犹如一个野草和麦田所成的大海，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座山，我想这就是这所住宅里所应有的生活的恼人而凄凉的写照。

一阵叫晚饭的铃声响了。我下了楼。

赖德樊太太挽着我的胳膊，神情像要举行仪式，于是便走到饭厅去。一个男仆一直把老翁的围椅推送到他那份餐具跟前，那老翁费着力气把那个颤巍巍的脑袋侧转过来，用贪婪好奇的眼光，把那些点心糖果打量来打量去。

于是西孟边擦着手边说：“你马上会看到使你开心的事。”

并且所有孩子们，都知道再让我看这个老爹贪馋的怪样子，便同时笑将起来，至于他们的娘，将双肩微耸着，浅笑着。

赖德樊用双手握成传声筒的样子，开始对那老翁喊道：“今晚我们有牛乳甜稀饭吃。”

那老祖宗的干瘪多皱的脸上有了光彩，颤动得更厉害了，而且是全身性的，以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并为此而愉快。

我们终于开始用餐了。

“看罢。”西孟小声嘟哝。

那老爹不喝汤、贪吃，别人为了他的健康只好强迫他。于是那个男仆人用汤匙使劲插到他嘴里为他灌汤。他不愿去喝那灌进来的汤，便使劲从嘴里喷出来以致溅到桌上和同桌的身上。

那父亲在那些孩子的兴奋愉悦之中，很高兴地说：“他真的很怪吧？这老头子。”

整整一顿饭的时间，注意力全在他身上。他用凶狠的目光盯着桌上那些盘碟。并且用他那拼命地摇晃的手，勉强去抓，并且拖到自己跟前。人们把那些东西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去引诱他表现出他对于那些食物贪婪还有那拼命的颤动以及他从眼睛、嘴巴和鼻子里表达出的无望的希望。末了他因为渴望而把口涎流到了餐巾上面，一边发出一些不易区别的不平之声。于是这令人憎恶的折磨使一家人为之开心。

后来，有人把一点点儿食物搁在他的盘子里，他使用一种激烈的贪吃样子吃着，为的是可以快点儿再去吃别的东西。

那份甜稀饭送上桌的时候，他几乎满身抽搐起来。他急得一个劲儿哼哼。

恭特朗向他高声说：“不给您这东西了，您吃得已经够多了。”

于是他们假装一点甜稀饭都不给他吃。

这时候他竟哭开了。在那些孩子们一起大笑的时候，他一边满身发抖一边哭得更厉害了。

终于，有人将他那很小的一份给了他，他把第一口这种点心咽下，我们便听见有一阵似乎表示馋嘴的可笑声响从他喉管里发出，便看见他伸着脖子作出类似鸭子把一块对于宽大的物件吞咽下去的动作。

接着，他只要一吃完，便开始跺着脚要求再来点儿。我不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怜悯起这个可怜又可笑的饿死鬼，于是为他请愿：“算了，再给他一点甜稀饭行吗？”

西孟回答道：“唉！不行，这么大年纪，吃得太多，对他不好。”

我便不作声了，只回味着他的话。唉！伦理，逻辑，审慎！这么大年纪！而他们因为考虑他的身体，竟然限制这种他还能够得到的唯一快乐！他的健康，对于这堆只能颤抖无法行动的残物，健康对他有什么用呢？拖延他的寿命吗？他的时间吗？几天呢，十天，二十天，五十天或者一百天？为什么？为他吗？或者为了让这一家人多欣赏一些他这衰微的贪吃的闹剧？

在他的余生里，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他只有唯一的希望与喜悦还残存着，为什么不把这最后的喜悦全盘给他，不让那最后的喜悦陪伴着他直到他死去的那天。

最后，我打了很长时间纸牌之后，便到楼上我的卧室去睡，我那时候是悲哀、悲哀、悲哀！

临了我立在窗口。窗外什么动静也没有，除了某一处树上偶尔传来很轻柔的呢喃鸟声以外。那只鸟这样在黑夜里低吟浅唱，一定是为了让它那正孵着鸟卵熟睡的伴儿，感到一种摇篮式的起伏摇曳的享受。

于是我联想起我那可怜的朋友那五个孩子了——他本人现在应该正在他那个丑恶的老婆身旁打呼噜了。

海 港

—

于 1882 年 5 月 3 日从勒阿弗尔出口开往中国海港的顺风圣母号是一艘三桅大帆船。在旅行了四年之后，它于 1986 年 8 月 8 日回到了马赛港。当初它把货物卸在中国海港之后，立即有了新主顾，有人包了它前往阿根廷的京城，又从这地方，装上了好些货物运往巴西。

经过了多少次坎坷行程、多少次海上损失、多少次的检修、多少个月的无风天和可以将船吹离航线的狂风，一切出乎意料，海面上的种种幸与不幸，曾经使得这艘诺曼第的三桅船与他的祖国相隔万里，直到现在它才满载美洲的罐头食物回到马赛来。

在刚开始出航时，不包括船长和副船长，总共十四个海员，八个来自诺曼第省，六个是布列塔尼省的人。回来的时候，只有 5 个布列塔尼人和 4 个诺曼第人还活着。在路上一个布列塔尼人死掉，四个诺曼第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失踪了，接替职务的两个美国人、一个黑人和一个挪威人。那个挪威人是在某天晚上用诱劝的手段从新加坡一家咖啡馆里募来的。

那艘庞大帆船的帆尽数卷好了，船桅上的帆桁构成了十字形，一条喘着粗气的马赛拖轮拖着船身，这时候已经进入海湾了，水面忽然慢慢地平静下来，阵阵余波，帆船摇动着从那座有名的伊夫古堡跟前经过，然后又从海湾里那被夕阳染成金黄色的灰白石岩下面经过开进了古老的海港。港里的船像是被堆起来的，它们沿着所有码头，船舷与船舷相依，全世界的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各种设施简直应有尽有，混杂地停在这个充溢着臭水而又过于狭窄的港内碇泊区。马赛当地有一份红烧鱼羹以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味著名，这些船舶在碇泊区里，简直就像是一份“船羹”浸在一份加了香料和过的鱼汤里一样相轻触、摩擦。

在一艘意大利双桅小船和一艘英吉利双桅快船的中间顺风圣母号下碇了，那两艘船在事前让出了空档使它通过。然后，等到办好了海关和海港的一切手续，三分之二的海员被船长批准到岸上去找寻夜晚生活的乐事。

天黑了，马赛一片灯火。在夏季傍晚的热空气里，一股带着大蒜味儿的烹调香飘浮在夏夜的热空气和喧嚣的市区。市区里到处都有人声，车轮转动声，撞击声，南方意味的欢笑声的交响。

那十个多少个月来在海上漂泊的汉子一下上了岸，因为久离祖国人地生疏，又因为与都市生活的习惯有些陌生，所以都是犹疑不定的，他们并排站两行，慢吞吞地向前走。

他们晃晃悠悠走着，小心谨慎地寻觅方向，在那些和碇泊区相通的小胡同中探索，在这最后六十六天的海程之中，在他们身上性的饥渴早就扩大，现在他们全体都陶醉在这欲望之中。走在前头的是几个诺曼第人，引路的叫绥来司丹·杜克罗，那是一个高大强健而且狡猾的青年，只要他们登陆准是他来领队。他猜得着哪有好地方，使出的手段总是别有特色，并且那些常常发生在港中海员们中的喧闹场面中间，他是很少介入的。不过他一旦介入的时候，便谁也不怕。

那些黑暗的小胡同正像是许多排泄脏水的阴沟，全是与海岸相对的路线，从里面吐出一种来自窄小屋子里的气息。绥来司丹在这些胡同之间稍作犹豫，终于决定选择了一条蜿蜒盘曲的过道。其中好些房屋都在门上点着向前突出的风灯，门牌号码用大型数字标在磨沙色玻璃上。在各个门口的窄小的弯顶下面，好些系着围腰女佣打扮的妇人都坐在麦秸靠椅的椅子上，一看见他们走过来，她们全站起往前紧走几步，一直走到那条把胡同分成两半的明沟边，把那些慢步走着的海员们的行列割裂开了。那些海

员们慢步走着，马上就要接近妓院了，他们因此而兴奋地唱着、笑着。

偶然间，一个没穿外衣的胖女人从某一家门里过道的尽头一扇忽然打开的棕色中牛皮门里露了出来，白棉纱的紧身裤把她肥大的腿完全暴露出来了。她的短裙犹如一条膨胀的束腰带、胸部肩部和胳膊上的柔软肌肉，将一副绣着金边的黑绒腰甲映衬成为一种粉红的颜色，她远远叫着：“你们来吗，漂亮小伙子？”然后，她居然亲自跑出来，扭住他们中的一个，如同一只蜘蛛拖着一只大于自身的昆虫一样攀住他。用尽全身力气向自己门口拉，那汉子因受了这种接触的影响，只软弱地抵抗着，而其余的人站在原地观望，他们的犹豫不定的是他们应该立刻进去还是继续进行这场令人艳羡的散步。最后，那妇人费尽气力才把那海员拉到自己店子的门框边了，在他后边的其他人正要涌进去，那一类地方杜克罗是认识的，这时候他突然叫唤道：“别往里走，马尔尚，不是这地方。”

那个被拉的汉子听到这声音，便粗鲁地把自己的身体挣脱出来，然后那些海员又重新排成行，那个妇人气极了，在后面骂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同时，他们前面的沿街一带，喧闹将别的妇人吸引来，都走到了各自的店门外边，用发嘎的声音嚷出了种种满是许诺的召唤。这本是一条斜坡儿下来的胡同，现在，爱神们守着门合唱出来的引诱的奉迎处在靠坡上的一段，失望的姑娘们合唱出的各种侮辱性的肮脏诅咒处于靠坡下的一段。海员们像着了火的夹在两者中间，走得一步紧似一步。他们不断与其他的一群相遇，很多腿上带着当作响的铁件的兵，其他海员，还有不少零零散散的小资产阶级和店员，到处都发现不甚明朗的灯火。在一边新胡同点着，他们走在泥泞路上，踏着渗出来的臭水穿行在这到处是窄小房子的迷宫里，这种“肉味风”始终把他们夹在中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杜克罗下定决心了，接着就站在一所外表较为美观的房子跟前，他们所有的人都进去了。

二

延长到四小时的欢会中的花样层出不穷！那十个海员用六个月工资饱尝了爱情和美酒。

他们盘踞在那家咖啡馆的大厅里，如同这里的主人向那些常来的普通顾客，这种顾客都坐在那些位于各角落的小桌子上，那些没有接着客的女招待当中便有一个打扮成英国胖孩子的或者打扮成音乐咖啡馆的歌星的，跑到他们这边侍候，然后就与他们依偎着坐下了。

每一个海员一走进来就选定了并且保留着他的女伴一直到晚会结束，平民是不喜欢变来变去的。他们把三张桌子聚拢来，干了第一杯之后，许多和海员人数平等的女伴的加入使那已经散了的双行队形被扩大了一倍，眼下他们又重新在扶梯房里整队了。那扇通到各处卧房的窄门涌进了那列由爱人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每一对爱人儿的四只脚都长久在每一级木板楼上踏出许多声响。

然后，他们又下楼喝酒，然后又重新上楼，然后又再一次下楼。

现在，他们差不多都在高声大气地说着半醒半醉的话！每个人的眼睛通红的，都把心爱的人抱坐在膝头上，又是唱又是嚷，把拳头高举起来敲打桌子，端着葡萄酒对嗓子里直灌，把人类的野性毫无顾忌地撒出来。在这些汉子的中央，绶来司丹·杜克罗拥着并且热烈地吻着一个跨在他腿上的脸上发红的高个儿女招待。他不像别人醉得那么重，这倒不是因为他喝得少些，而是由于他还怀着好些另外的念头，他来得比较温和，尽力没话找话说。现在他的各种思维有点中断了，忽然间就把想起来的话忘掉

了，以至于他不能正确地表达他本来想说的事。

他笑着，重复地说：

“这样，这样……到目前，你在这儿时间不短了吧。”

“半年了，”那女招待回答。

从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是满意她的，仿佛“半年了”这句话就是品行良好的证据，后来他接着说道：

“你以这种生活习惯吗？”

她犹豫着，然后用忍耐的意味说：

“大家惯了。这并不见得比别的事情更令人讨厌。无论女佣还是妓女，都一样是肮脏的职业。”

他的神色仍旧对这种观点表示肯定。

“你是当地人？”他问。

她以摇头表示“不是”，没有答话。

“你的家乡离此很远吗？”

她又用同样的方式表示“对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她仿佛在思索、在回忆，然后，喃喃地说：

“我来自贝尔比尼央。”

他很满意地说：

“啊，是那儿。”

现在由她来问了：

“你呢，是海员吗？”

“没错儿，美人儿。”

“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

“啊，是呀！我去过好些地方，看见过那些海港和其他的一切。”

“你可是环绕过地球一周，也许？”

“你说得对，或者不如说是绕过两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又显得迟疑起来，在搜寻一件被他的脑子遗忘的事，然后又以一种略微显得严峻的声音问：

“在你们旅行中间，经常遇见许多海船吗？”

“你说得不错，美人儿。”

“你是否碰巧看见过顺风圣母号？”

他的笑容中带着嘲讽说：

“那也只是上一周的事。”

她的脸色发白了，脸部苍白无血，后来她问：

“真的，的确是真的？”

“真的，就好像我们在说话一样。”

“你不撒谎，起码？”

“我对着上帝发誓！”他说。

“那末，你可知道绥来司丹·杜克罗是否还在那条船上？”

他吃惊了，不自在了，想得到更多的消息：

“你和他熟吗？”

她也显得很怀疑的了。

“噢，不是我！是另一个女人认识他。”

“那个女人在这儿吗？”

“不，是附近的。”

“是这条胡同的？”

“不，在别的胡同。”

“什么样的女人？”

“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女人。”

“那个女人她想知道有关于那个海员的什么事？”

“也许她与那海员是同乡人吧，我怎么知道？”

因为预感到了有件严重的东西即将显露在他们面前，他俩的眼光互相对视着以窥探对方。

稍后，他说：

“我可以见她一面吗，那个女人？”

“你想对她说什么？”

“我会对她说……我会对她说……说我与绥来司丹·杜克罗见过面。”

“他的身体可安好？”

“正像我一样，结实健壮！”

她默不作声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思虑上，然后，从容地说：

“顺风圣母号，到什么地方去啦？”

“就在马赛，根本不用问。”

她克制不住了，突然作了一个异常吃惊的动作：

“的确是真的？”

“真的！”

“你和杜克罗认识？”

“是呀，我和他认识。”

她依然拿不定主意，然后很慢很慢地说：

“行呀，行呀。”

“你找他什么事？”

“听我说，你可以告诉他……并没有什么！”

他始终盯着她，渐渐地自己也越来越不自在。最后他明白了怎么回事。

“你也和他认识，你？”

“不，我不认识，”她说。

“那么你找他，到底为什么事？”

突然，她像是下定了决心，站起来跑到老板娘坐镇的柜台跟前，打开了一只柠檬果，把它的汁子挤在一只玻璃杯里，然后又用清水把这只杯子装满，末了端给杜克罗：

“把这个喝了吧！”

“有什么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解解渴。以后我再告诉你。”

他照她说的喝了，拿手背蹭了蹭自己的嘴唇，然后说道：

“喝完了，你说吧。”

“我要跟你说件事，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对他说，你曾看见过我，也不要对他说是谁对你讲起的。你当我面发誓。”

他狡猾地举起了手。

“这个，那我发誓。”

“向上帝发誓！”

“向上帝发誓。”

“既然如此，你以后这样说：他的父亲、母亲、阿哥都死了，那是三年半之前，也就是 1883 年的 1 月。肠热症让三个人在一个月內丧了命。”

好半天，这种极度的痛苦使他无论如何也找不着什么话来回答，他全身的血都沸腾了，随后，他怀疑了，接着就问：

“你确信这是真的？”

“我确信这是真的。”

“谁告诉你的？”

她把两只伸直的胳膊压在他肩头上，睁开两只眼睛盯着他：

“你应当发誓绝不随便告诉别人。”

“我发誓绝不告诉别人。”

“我是他妹妹！”

他不由自主地把这个名字说了出来：

“弗朗琐斯？”

她转过神儿来盯着他端详，然后，由于一阵令人疯狂、恐惧而战栗的刺激，她很低地，仿佛像含在嘴里而没有吐出来的一般喃喃地说：

“噢！噢！你是，绥来司丹？”

他俩面面相觑地都不动弹了。

在他俩的四周，从始至终都响彻着的狂呼乱叫。酒盅儿，拳头和鞋跟的声音与那些叠唱的拍子响应着混杂成一种噪音，同时，妇女们的尖声尖气的号叫和男人们的狂呼疯吼混成一团。

他觉得坐在他身上的她，浑身灼热，神色紊乱，紧紧地搂着他，她是他的妹子！那时候，为了不被人听见，他把声音压低到连他自己也只能勉强听见的声音说道：

“糟糕！我们在一起干了什么哟！”

她立即热泪盈眶，支支吾吾地说：

“这难道怪我吗？”

而他突然说：

“那么，他们一个也没活下来？”

“一个也没有。”

“父亲，母亲还有阿哥？”

“一个月中三个人相继去世，就如同你说的一样。当时，我孤苦一人，除了我那些破衣裳以外，一无所有，我用家具抵了欠药房、医生和三桩埋葬的帐。”

“以后，我到加舍老板家里帮佣，你很清楚他，那个跛子。那一年我才刚好满十五岁，从前你离开家时，还不到十四。我被他骗了。人在年纪小的时候，总是那么轻信。之后我又在公证人家家里做女佣了，又被他引诱了，还把我带到勒阿弗尔那地方一间屋子里。不久，他就再不怎么来了，我过了三天没吃没喝的日子，后来因为没有工作，我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来坐酒店了。我因此也看见了几处地方，我！唉！几处不洁净的地方！卢昂，埃勿勒，里勒，鄯尔它，贝尔比尼央，尼斯，最后是马赛，至今！”

她涕泪纵横，打湿了脸部，流到了她的嘴里。

她接着：

“从前，我以为你不在了，你！我可怜的绥来司丹。”

他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先头一点也没有认出你，我。从前你又瘦又小，现在，这么强健！但是你怎么也没有把我认出来，你？”

她做了手势表示她的失望。

“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所以在我眼里他们都一个模样！”

他始终瞪大眼睛盯住她的瞳孔，被一种羞惭的情绪所束缚，并且这种强烈的情绪驱使着他像挨打的孩子一样总想哭嚎。他仍旧抱着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双手在她的脊梁上抚着，这时候他终于从注视里把她认识了，认识了他这个妹子——从前他在各处海面上飘荡的时候，她正和她曾经埋葬的三个人留在家乡。于是，突然用他那双海员才有的粗大的手掌把这个重新寻着了的脑袋瓜抱住，吻着她，这是我们吻亲骨肉时的样子。随后，一阵抽泣动作，一阵男人们的强烈抽泣，如同波涛一样长的，简直就像一阵大醉中干噎一般在他的喉管里升起。

他咬着嘴说：

“弗朗琐斯，我的小弗朗琐斯，你在这儿，你原来在这儿呀……”

最后，他突然站起来狂吼着，声音震耳欲聋，一下举起拳头在桌上重重地捶了一下，把那些被震翻了的小玻璃杯子都打碎了。接着他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伸长两只胳膊，扑倒在地下了。末了他在地下翻滚着，一边嚷着，一边用四肢击打着地面，并且一边发出好些近似乎临终干喘的令人恐惧的呻吟。

所有他那些同伴都冲着他大笑。

“他不过是多喝了几口，醉了，”有一个说。

“让他去睡吧，”另一个说，“倘若他出街，马上会有人把他送到监牢里。”

这时候，因为他身上还有几个零钱，老板娘就把一个床位给了他。于是他那些醉得自己也直晃悠的同伴们从那条窄小的扶梯上把他举起一直送到卧房里。就是那个刚刚接待了他的妇人的卧

房。而那个妇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在那曾经做过他们犯罪证据的卧榻边靠着，陪着他一直哭到天亮。